天城山奇案

松本清張著



如果，作家的使命在於提示伸張人性尊嚴，並反映批判時代。那麼，松本清張不僅是戰後日本社會的評論性小說家，還扮演著仲裁大師的角色。

『天城山奇案』四篇小說的共同主題意識，正是松本氏苦心孤詣之所在；他透過兩性關係的衝突和隱密行為，融入社會的脈動，並以詭奇疑惑的寫實手法，塑造了兩性的敗德悲劇。

到底是社會環境改造了兩性關係，抑是由於兩性錯亂和紛擾的關係，攪亂了世界的和諧面？這位日本現代推理小說大師在此一代表性作品中，若隱若現的別有所指。

天城山奇案　目錄

天城山奇案

一

我初登天城山時，轉眼已是三十數年前的事了。

『二十歲的我，頭戴高等校帽，穿了件藏青底碎白花紋的上衣，下着一件裤子，書包掛在肩上，獨自一人到伊豆旅行的第四天的事。前則於修善寺溫泉過了一夜，湯島溫泉過了二夜，而拖厚樸木齒的木屐登上天城山。』這是川端康成的名著『伊豆舞孃』中的一節，據說這本書寫於大正十五年，巧得很，我正是那時候登天城山。

不過我並非高等學校的學生，當時也只有十六歲，是個鐵匠之子，且所走的路線恰好與這部小說所寫的方向相反。我是從下田越過天城坡，再經湯島溫泉往修善寺走，我沒有穿木屐，只赤脚走路。至於爲何不穿木屐而赤脚行走，理由後面自有解說，巧的是我也穿着藏青底碎白花紋上

次。

我家在下田地方開了間打鐵店，上有雙親，兄弟六人，我排行三男。長兄對打鐵沒興趣，而到靜岡某印刷廠當見習工。雖一家七口生活無匱，但雙親嗜酒，經濟也就不甚寬裕。

從小就不喜歡打鐵工作的我，又對下田這個小鎮沒什麼留戀，因此早已打算將來一定要離家到外地謀生。我始終覺得在靜岡的長兄過得很舒服，於是也想一有機會定到長兄那裏。

另一理由是不勝母親的嘮叨。打鐵店大都是一早就開門，愛睡懶覺的我因此常遭母親責備，每每聽母親嘮叨時，心中即思及靜岡的大哥。

六月底的某一天，約清晨五點半，母親就來喊我起床，而當時睡意正濃，頭根本離不開枕頭，因而少不了母親的一頓責罵。

這頓罵使我決心執行心中的期望，隨手拿件藏青底碎白花紋的衣服穿上，腳着蔴裏草鞋，腰帶裏放了十六錢，就這麼從家中出走了。想想到靜岡，不住旅社而露宿步行的話，十六錢的飲食費應該够。

當天像是風雨欲來雲滿天的悶熱。從下田遠遠可見天城山的山峯，現在必須靠自己的兩條腿越過它，如此一想，不禁興奮莫名。似乎翻過這座山到那一頭，就有一片我所期待的自由天地展現於眼前，所以離家時，步履是何等輕快。

可是，到天城隧道的這段路相當長，彎彎曲曲的山路無止境的連續着，一路上也少有行人，靜得使我不覺有些寂寞。好不容易走到山地隧道的入口，同頭望去，眼下盡是原始森林，而在遙遠的下方才是下田小鎮，從此眺望，下田有如一盤散沙。

走過隧道之後，眼前又是另一番景色，有着密林的大大小小的山，像波浪般的一座又一座，這種氣勢是我從未見過的。眼底下的山與山之間白煙裊裊，散落着幾戶民家，煞有嚴肅之感，像是來到另一個世界，連呼吸的空氣也似乎不同。十六歲的我頭一遭深感腳踏異鄉的恐佈。

離開隧道，約走了一里路，往湯湯島方向行去，這時，一位揹着大包袱的人從後面很快的趕上我。

『小兄弟，你要上哪去?』

那人隨口說道，當我同答是到靜岡時，他吃驚的瞪大眼睛瞧着我，這時我才看清楚是位賣糕餅的，也正好肚子餓，於是掏出五錢買了他揹在背上的麵包充饑，如此，我腰帶裏只剩下十一錢。

我和那個人走到三本松地方，他說有些事待辦而與我分道揚鑣。

我又是單獨一人走着，一路上沒人可以聊天，愈走也就愈有寂寞感，也因此開始後悔沒禀告母親而任性出走。來到這前所未見的陌生環境，使我不覺空虛又害怕。一思即此，原想到靜岡的

勇氣不禁動搖起來，這時，從後面又有一位揹着大包行李的男人超過我，這次是位布販，和剛剛那位賣糕餅的人同樣的問話：

『你要到那去？』

這次我不說是靜岡，而回說到修善寺。他表示到半途還可以與我同行。

布販大約三十出頭，一路上談天說地，使我覺得這個人很可靠，於是我將今天出門的眞相抖出來。他也告訴我，這社會上人心難測，險象環生，要我處處小心謹愼，我想，這位布販四處爲生，閱歷也多，對他的忠言自是信之無疑，且他所表示的意見也很合乎我剛才的想法，因此到靜岡的勇氣又打了折扣。

雖然靜岡有位親哥哥，但必竟還年輕，也尚未學成單挑大樑的技術，於是又有不够牢靠的感覺，況且，說不定長兄知道我擅自離家，也許會趕我回去，我又想，到那時就眞的是孤獨一人了，如此一想，走路的雙脚不由得又沉重了許多。

走到湯湯島時，太陽已將西下，前面的山頭上可見發紅的夕陽，晚霞也已灑落於臺地上。更看得到散散落落的溫泉所冒出的白色蒸氣。

兩人正走到一家茶店，進去吃了些糠糬。由於走了一段長路，肚子又餓，脚也痠疼，草鞋的鞋帶把脚磨得幾乎破皮。在這裏，我付了十錢的糠糬費，因心中想要這位布販陪我多走些路，所

以忍痛付錢請客。這麼一來，腰帶裏只剩一錢了。

『小兄弟！對不起啊！』

布販口中如是說，但臉上却毫無愧色。

是否從此打道回老家，我還是沒能下決斷，而仍跟着布販走，可是想回家的意志却愈來愈濃。

這時，從對面走來一位高大的男人，自離家開始，所見到的行人都是附近農夫之類的人，可是現在出現的這個人，我一看就知道是出外人。

除了高大身材之外，眉毛稀疏，却有個大鼻子。眼睛也相當大，皮膚污黑，一臉未修的絡腮鬍，穿着印有『岩崎』的半截式外衣，而肩上掛着舊行李箱及大包裹。

不過這高大男人却垂着頭，步履闌珊，擦身而過時，他向我瞟了一眼，所以我不由地回頭看看他，而那件上衣的背後印着(和)的記號，左肩還掛了把雨傘。

『看樣子是個工人，』布販也回頭看，如是說。

『那種人有如流浪漢，你要特別注意，很有可能是個歹徒。』

布販像要提高我的警覺而這麼說。我自己看那人時就有這種感覺，因而點了點頭，這更有使我不敢到靜岡的恐懼感。我們彎彎曲曲的繞山而行，山路的一旁有些空地，狩野川就出現在這空

地的另一頭。

『小兄弟！我想在這裏和你分手。』

布販在此和我告別，他表示不到修善寺，因爲到修善寺還有一段路程。本來我以爲這布販會陪我走到修善寺，不想這麼一來，我的期望也就落空了。

『再見。』

布販搖了搖背上的行李，往山路旁的田埂走去，從他走的方向望了望，才知遙遠處有個小村落，這時我方感覺剛才不應該請他吃糖糠，眞個划不來。我再摸摸腰帶，只剩一錢而已。

太陽已下山，附近已籠罩着濃濃的暮氣，我終於決心返回下田的家，我先回頭看看來時路，連個行人也無，因而正猶豫着。

就在此時，從修善寺方向有位女人走來，從她的打扮看來，像是住在附近的農婦，頭上披了條毛巾，但衣服却是印着美麗條紋的絲綢，因其下襬折起來而看得到穿在裏面的紅色襯裙，她步履極快，可是却赤着脚。

看她走路的樣子，我推測這女人一定是要越過天城山到湯之野或下田。這麼一想，更強化了我回家的決心，且獨自一人走回去的懼怕感也不覺消失了。

這女人很快從我身旁走過，這時我才看淸楚她白晳的臉孔上還塗了口紅，相當漂亮，化粧的

粉香也隨風撲鼻。

女人走過去之後，我也立刻跟在她後面保持大約幾十公尺的距離，在她背後可看得到繫在腰上的紅腰帶打結着垂下來，孩提時代，我結腰帶時也覺得這種結法很美，何況是配在她那有光澤的絲綢上。

和她維持些許距離的走着，這使我很有滿足感，但走不到半町（譯按：一町等於一〇九公尺）時，她突然回頭看我，然後站在路上，好像是要等我。

『嗨！要到那去？』

她問道，在已經昏暗的暮色中，戴着毛巾的她顯得臉孔更白。

『我要回下田。』這時我的回答是中氣十足。

『喔！到下田嗎？』女人說着，看看我，她的眼睛配在臉上，煞是好看。

『那正巧，我陪你一起到下田吧！』

女人這麼一說，我感覺自己臉上一陣發紅。

況且與她同行，又可以聞到不斷飄來的粉香，由於她走得很快，所以我也儘量加快脚步。

『到下田還有幾里路呢？』她問着，聲音有點嘎啞，但語調柔和。

『約十里吧！』我大概估計着說。

『十里路嗎？』女人道。

『看樣子今晚也許走不到了。』女人喃喃說着，露出困惑的表情，又問：

『你今晚打算在那裏過夜？』她問。我很清楚自己身上只剩一錢，當然是露宿荒郊，但又覺得說出這話豈不羞恥，因而未予回答，可是很快又想，到了湯之野的話，就有父親的主顧住在那邊，如此想妥之後，才說：

『也許我會在湯之野過夜。』

『哦！是嗎？那還算好。』

她雖如是說，但我自身的難題尚待解決，因此回答得有氣無力似的。我又直覺這女人說不定和我一樣身無分文，可是一想，難道穿了這麼好質料的衣服，豈會沒錢在身上？

不過想想，能夠和這女人露宿，又有什麼關係？一思及此，心中不由爲之悸動，當然這種感受是不可輕易脫口的。

路上，她時而與我聊天，時而默默無語，且偶爾回頭看看後面，也許她覺得我還是個孩子，不怎麼可靠也說不定。我也不時看向後面，連個人影也沒，而山路兩側的杉樹密林在夜幕將臨的昏暗中，只有這條路反倒顯得灰白。

她一會兒談談這個，一下又改變話題的隨意說說，好像考慮我的年齡而選擇適當話題般的感

覺，從她說話的溫和口氣及優雅態度，實在是賞心悅目，這是我過去從未聽過的聲音。

我覺得能向湯之島方向走回來的確很好，若未下定決心回家，就沒這種機會與她同行，更何幸能與這麼個美女在夜幕低垂的天城山路上走，如此一想，心中不無舒服之感。

她仍然箭步如飛，而我的腳趾由於走了一天又痛苦難當，不稍稍振作的話，一定跟不上她。也許她已看出我的困擾，說道：

『喂！乾脆脫下草鞋，赤腳走看看。』

『也許赤腳走路，腳才不會很快就疲勞，只有在石頭多的路才穿着草鞋走，這樣，你的草鞋或許可以耐穿點。』

說完，還表示她的草鞋就放在腰帶裏，並用手拍了一下背部的腰帶，我覺得這主意不錯，也依樣脫了鞋，置於腰帶中。剛赤腳走路時，腳底很冰冷，但過了一會卻有涼爽的舒服感，連腳趾的疼痛也似乎消失了，況且能和她赤腳同行，心中不禁飄飄然。

我們又走了一段路，不久，前面出現一位高大的男人，我很快認出他是誰，因他肩上扛着行李箱，另一肩則掛着把傘，衣服背後還看得到印刷的(和)字。

那高大男人正走上坡，因走得慢，不一會我們就趕到他背後了。白天在湯之野見到這人時，我就有份不安感，不想又在這裏遇上。

「那是個什麼樣的人？」女人說着，同時放慢脚步，凝視工人的背姿，從她說話的聲音可以感覺這女人也有一份不安感。

「也許是到處流浪的土木工人吧！」

說着，我又憶起白天那布販所言，因而想還是快點趕過他爲妙，萬一那工人對她有什麼不軌行動的話，我是得擔任護花使者的，而這時隧道入口已在目力所及之處。

可是出乎意料之外的，這女人面對我說：

「你！你先走好不好？」

我一驚，啞然。她又說：

「因我有事要和那個人交涉，也許要花一點時間也說不定，所以你先走。」

我想這穿着好衣服的女人對那土木工人會有什麼事呢？眞個一頭霧水，旋即又想起那布販說的一句：「那種人很可能是歹徒。」而幾乎有阻擋這女人去會他的衝動，可是我還只是個毛孩子，這種話怎麼也說不出口，雖然直覺那是危險的，終究還是心蹦蹦跳的說：

「那我在這裏等妳好了，我不先走。」

又是出乎意料，這女人凝視着我：

「你不必在這裏等。你可以先走。」而態度迥異於剛才，不但粗魯，且還帶着責備的語氣。

她見我驚慌不知所措，於是改口道：

『老實說，我有要事和他談，所以對不起。你先走，只要談妥，我就會從後面追上你。』她和藹可親的說着，在這黑暗中覆着毛巾的女人的臉，有如葫蘆花般的雪白。

我雖點頭表示同意，可心中却不免失望，好像從心底有塊東西脫落一般，倘若我不是十六歲的孩子，對方不是二十二三歲的女人的話，當時我一定強烈提出抗議，只好相信待會兒她會追上，我而孤單單一人走這黑暗的山路。正跨步時，那女人還從背後推着我。

須臾即趕過那土木工人，土木工仍然垂着頭，連側臉看我一眼都沒，這使我更增厭惡感。不過對他還是有些畏懼，所以加快步伐走了一段路之後才敢回頭。果然看到那女人和那工人在路旁說話，在黑暗的樹林中仍依稀可見那白毛巾與紅腰帶。

我不想再理會，遂走進隧道。終於來到湯之野附近，不但看到遠方的民家燈火，也聽得到水流聲，這條河可不是狩野川，而是流向下田的本谷川。

我仍然期待那女人會從後面趕來，因此放慢脚步，可是她並沒有來。

第二天我才回到下田的家。由於一天一夜行蹤不明，母親見我平安回來，不禁哭出聲來。

二

已過三十多年了。我現於靜岡縣西側的中都市經營印刷業，在這都市一帶還算是規模頗大的印刷廠。爲什麼現在會想起三十年前的往事呢？因最近承印了靜縣警察本部某課的『刑事搜查參考資料』。

印刷廠印好之後還要裝訂，一天，我將付梓的其中一本順手拿來翻閱，裏面就有四五件靜岡縣內發生的犯罪例，而想不到的是，所看到的竟是三十幾年前越過天城山時的那位土木工人與那女人的事，且我的名字也包括在內。

見到我名字時，確實嚇一跳，現在還能回憶當時的那些事而寫成文件，並被列爲犯罪之一，這實在是意想不到的，更何況承擔印刷工作的居然是我的印刷廠，也使我對因緣的不可思議性及命運的安排感到奇妙異常。

印刷的全文如下：

天城山土木工人凶殺事件

發生事件的當時情況

大正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上午十點，上狩野村湯之島派出所有如下之報告：天城山御料地內天城隧道下方，也就是要進入本谷的製冰廠附近木谷川上的白橋旁，有一把雨傘及携帶用的舊行

李箱和一個大包袱。雨傘上印有『本立野士谷艮作』幾個字，還有一件背上印有(利)字記號，衣領印着白色的『岩崎』字樣之半截式上衣丟在地上，現場又似乎有人格鬥的痕跡，很多茅葉被踩得亂七八糟，橋下也有破爛的內褲、襯衫、短褲、背心等等棄置河裏，附近一帶毫無人影，首先發現的是下田汽車公司黑田司機，他以爲發生了什麼事而火速向本派出所報案。

現場調查及搜查情況

接獲報案後，江藤署長立泒山田警部補及田島刑警至現場調查。

現場離湯之島約三里地，因位於山區，以致到達時，已是當天下午五點左右。

他們展開偵查，可是一切均與報案情況一致，並無進一步的發現，只得從遺留物上查證。

舊行李箱中有七件物品：爐棒條紋而袖口爲淺黃色的棉襖一件，衣領印有『大丸組』的無袖棉襖一件，白色衛生衣布料的舊襯衫二件，表面紺紅、裏面淺黃的舊圍兜一件，約九文半大小規格的紺色襪子一雙，表面紺色，裏面淺黃的木棉製手套一個等等。

以兩種不同顏色織成經緯圖樣的木棉製中古包巾，在角上用白線縫出『正』字，包巾裏的東西有：表面直紋，內面淺黃之男用夾衣一件；衣領仍着『世話六間堀』而背部印有[illegible]記的半截式上衣一件；衣領印有『大丸組』而背部印有Ⓢ記的半截式上衣一件；衣領印有『橋本』二字而背部印[久藏]的半截式上衣一件；衣領印着『今村』而背部印[illegible]的半截式上衣一件；白色與淺黑條

紋的短褲一件；肩膀破損之棉毛布製襯衫一件；卡其色綾織布製的舊鴨舌帽一頂，如此共計八件。

這些衣物均折疊整齊，也無翻過的痕跡。再撈起河中的背心、短褲、內褲、襯褲等詳加檢查，結果發現背心右口袋裏放着『五月』牌煙絲五匁（按：一匁等於三・七五公分）。左邊口袋有一表面素花綢而裏面爲細軟薄毛布製的白色小錢包，錢包裝有四張十錢紙幣；一張五十錢紙幣；五錢白銅硬幣一個；一錢銅硬幣三個；合計九十八錢。從這些衣物加以判斷，也許所携帶的東西或金額更多，可是又沒有遭搶刼的跡象。

兩位刑警想，會不會應該有的東西而遺落未查？因而重新調查一番。譬如，既有煙絲，那麼這個人一定喜愛抽煙，則應有煙斗才對，但附近怎麼也找不出煙斗，如果煙斗和煙絲一起置於背心口袋的話，當背心丟入河中時，也許煙斗從口袋掉了出來也說不定，可是找不到煙斗，依常理推測，強盜該不致於搶走煙斗。又調查棄於地上的衣服，背心的鈕釦口有最下面一個扣好，而其背部則從中央往側面撕裂。

更怪的是那件短褲，扣子居然都未拆開，而在扣好的情況下脫下來，以致短褲的裏布外翻，其他內褲、襯衫等等均四分五裂的拉破。

可見，這些衣褲之類一定遭某人的強迫而慌張脫下來的樣子。

依上述情況，而且附近也沒有人，使調查此案的山田警部補及田島刑警更覺事有蹊蹺。

事件傳開，於是上狩野村的十數名消防組員爲了援助警察的搜查而趕赴現場，該物品之所有者是自殺亦或他殺實爲次要的問題，最重要的是搜查屍體到底在附近什麼地方。

以現場看到的衣領上有『岩崎』字樣而背上印㊋的半截式上衣爲線索，進行調查被害者當天通過天城山時是否有人見到。

目擊者旋即出現。依其敍述，是有位身穿背印㊋字的半截式上衣，年約四十五六歲的土木工模樣的男人帶着舊行李箱，肩上掛着大包袱，一副很疲倦的樣子，於六月二十八日下午六時左右在湯之島新田往天城山行走。

之後，與這男人相差不了多久，又看到一位頭戴毛巾，衣著很漂亮，腰部掛着草鞋却赤腳走路的二十四五歲女子也同樣登天城山，目擊者又指出，這女人與先前的男人好像有事而在途中站着談話。

搜查工作持續着，終判明這女人也是越過天城山來的。又聽說，住在上河津村下佐野的田山木屐店老板等二三人於翌六月二十九日上午七時左右於天城山中的鍋矢橋時近見到一位二十四五歲的女人往下田方向走，其打扮極似娼婦，也看到同樣往下田方面走的一位十五六歲的少年。

從這些消息看來，土木工模樣的男人，娼婦般的女人以及少年在二十八日黃昏時刻經過天城

山乃不爭之事實。

刑警爲更了解當時的情況而速往田山木屐店查證，可是老板及目擊者均稱，當天因前往岐阜縣釣鮎魚而不在，調查人員也就未得進一步的消息。

彼等又對天城山附近的空屋、哨岡小屋以及其他可疑場所進行調查，結果在被認爲是行凶地點的白橋附近一冰倉（離白橋約五〇公尺處）中，發現舖在地面的鋸木屑上有赤脚走過的足跡。其足跡僅約九文半大小，同時，冰倉裏仍存有些許冰塊，倉庫內自是冰冷，因此衆人皆認爲決不可能在此過夜。

依常理判斷，要進入冰倉的話，通常必須穿襪子，總不可能赤脚走進去吧。可是鋸木屑上的九文半大小的足跡又是誰的呢？照理，九文半大的脚應該是婦人的。

由此推測，到這裏來的人必定和冰倉庫毫無關係。

根據線索，是過天城山的女性是赤足沒錯。並推測這女人也許在白橋附近與土工模樣的男人談話，進而起爭執而失手殺了男的，然後在冰倉裏度了一夜，待天亮，爲避人耳目才匆忙通過天城山也說不定。

不過，這女人是否眞是兇手？如果不是，那麼僅隔五〇公尺距離的冰倉裏的她，不可能不知道行凶的狀況，最起碼也該聽得到凶殺時的悲鳴或求救聲吧。

一方面，離白橋約一公里半，靠近大仁方面的山葵澤附近，也就是天城嶺靠右側石垣旁之灌木及草叢下有人格鬥過的痕跡，草被踐踏得很凌亂，也有像是滑倒或攀登的形跡，地面上還看得到赤腳爬上爬下的足跡。

從這些狀況，警方又推測是在此格鬥並殺害之，然後剝其衣物，運走物品，搬到白橋附近僞裝成行凶現場，因此將帶來的那些物品扔在白橋附近，衣服則投入河裏。

於是搜查集中於白橋附近，在發生格鬥而草木倒下的地方也有一些足跡，不巧的是，下午十一點左右下了一場大雨，致使調查工作暫停，而到翌晨才又開始。

這場雨下了一整夜，甚致有些地方的河水漲滿得幾乎鬧水災。不過第二天，山田警部補還是帶了三十名消防隊員再赴天城山。

另一方面，田島刑警即委託大仁警署調查行踪不明的土木工模樣的男人身份，並針對現場附近的一些物品與印着下狩野村本立野土谷良作的那把雨傘的關係。

雨傘的來源

調查結果，這把傘屬本立野土谷良作先生所有，而於六月二十七日借予同村的後藤仁作使用。

仁作於二十八日上午七時左右還給良作，而只告知良作家人將傘置於面臨街道的門邊，然後

就回去了。當時良作的家人並未介意，可是到二十九日上午八點想起這把傘時已經不見了。因此搜查人員推測一定是從大仁方向走來的那位土木工模樣的男人竊取的。

又有目擊者道，在湯之島方面看到一位土木工模樣的男人走動，此人身高約五尺七八寸，膚色稍黑，留着五分頭，嘴、眼均大，一副扁平的大鼻子，眉毛稀疏，有點削瘦，像生病的樣子，年約四十五六歲，着半截式上衣。以這種人相爲依據，警方又在大仁附近搜查，得知村落裏一些青年於六月二十七日晚上見到這位土木工人露宿於田方郡田中村宗光寺內田圃的稻草堆中。

由於這土木工人一臉倦態，好像生病的樣子，村民們爲了同情他而於二十七日夜間將他帶到旅客自炊式的守木小客棧，老板是土谷榮造。次日二十八日上午八時，這土木工人即離開客棧往下田方向走。同情這土木工的青年當時還帶麵條來煮給他吃，而且還吃了兩碗。投宿時，客棧人員拿出登記薄要他寫上住址及姓名，可是這土木工不論棧方如何要求，就是不肯登記。

所以這土木工的舉動確實有令人可疑之處，客棧方面還認爲此人有點精神異常，於是警方確認這土木工人即天城山中行踪不明的男人。

搜查被害者

在大雨之下，警方仍不辭辛勞的帶領着消防隊員於天城山中進行大搜索，可是並無重大發現。

同時也對山葵澤下的可能發生格鬥的地點詳加調查，而上一次發現的足跡也被雨冲掉了。可疑的是馬路與河流間寬約五十尺的地方，此處呈一斜坡，周圍約二三尺地有小杉林。沿着河畔長滿了雜草，其中有部份草被踐踏得倒下，好像有人被推入河裏一般。而離河岸約十尺處有兩棵直徑七八寸，高約一公尺的杉樹，問題是這兩棵杉木幹附着着泥土，且像是以沾滿泥土的手在樹幹上擦過的樣子。

由於這地方是斜坡，又，發生凶案的當天晚上下雨，所以被害者或加害的手才會附着泥土而在樹幹上擦拭。（要是錯過了這一天的話，這些樹幹上的泥土也會和足跡一樣被大雨冲失吧！好在冒着大雨來搜查才能有這種發現，也因此成爲後來的證據之一。）

至目前爲止，那土木工到底是死是活，連個影子都查不出，而發生凶案的場所即如前述的山葵澤附近，很可能兇手將這些物品由這裏搬到白橋附近，並丟入河裏，這種推測大致無誤，只是最主要的土木工屍體尚未發現。

發現屍體、驗屍狀況

警方仍繼續搜查土木工模樣男人的行踪。終於大正十五年七月十日，離山葵澤約一里的下游，稱爲天城山中滑澤的地方，屍體是赤裸裸的躺在河裏，因被土橋的橋墩擋住而未隨波流走，這已是凶案之後的第十二天了。

江藤署長立派山田警部以及田島刑警會同湯之島的紺野醫師前去驗屍。

他們確認這屍體就是自二十八日夜間後行踪不明的那位土木工的。由於天氣炎熱，且又浸泡河中數日的關係，屍死已呈嚴重腐爛，從頭上、臉部的幾處傷口看來，很難說是自殺，醫師並指出係受銳利之刀傷致死，顯然他殺無疑，又因腐爛得厲害，幾乎判斷不出那一傷口才是致命傷。於是暫停驗屍，於報告檢查官後予以解剖，結果斷定是他殺而非自殺。

搜查工作及工作分配

既定是他殺，故又重新展開搜查行動，杉原部長往神奈川縣國府津方面，而游佐部長則對熱海隧道工程的土木工們進行被害者的身份及原籍調查。

另一方面，田島刑警與石川巡查爲了進一步查訪加害者的情況，而宿泊於天城山中的楹引小屋，並於天城山入口處與來援的保安課金村主任刑事會面。金村、田島兩刑警及石川巡查一行乃沿着馬路一帶仔細調查一位最具嫌疑的二十四五歲女子。

除了土木工、二十四五歲女人之外，當天走過天城山的那位少年也是警方的查訪對象，不過很快的就找出該少年。少年乃下田町打鐵匠的三男，是當天下午七點左右在湯之島附近遇見那位女人而一起走到隧道北側入口附近才分手。少年表示，當時看到那女人和可能受害的土木工模樣的男人在路上說話，得到這線索之後，警方即縮小調查範圍，而將重點集中於女人身上。

警方查出那土木工在小客棧住夜時，村民不但煮麵給他吃，還贈了五十錢銀幣給該土木工。

逮捕犯人

那女人是從修善寺方面往天城山走，因此警方推測該女子一定和修善寺、大仁、長岡一帶有地緣關係，於是針對這幾個地方調查，結果修善寺警察署大有斬獲。

消息是修善寺××町經營飲食業的西原庄三郎所雇用的女服務生，本籍茨城縣××郡××村，名大塚花，年二十三。該女子自六月二十八日下午一時離開西原的飲食店即行方不明，又、大塚花還欠了許多債而悄悄的溜走，西原先生覺得事態不妙，正擔心她一去不返，所以正派了店員四處尋找大塚花。

打聽此女之人相及身材，頗符合與被害者在天城山中行走的那女人的情況，因此現在搜查的女嫌犯即大塚花。

重點在大塚花從西原先生的店溜走時，身無分文，於是更增加了她殺死土木工的嫌疑。

搜查對象直指大塚花後，警方至七月至十五日才查出大塚花正在大島的元町一家飲食店工作，故派員逮捕，並移送下田警察署。

開始調查時，她完全否認行凶，而只承認確實與被害者在天城山路上說話，但話畢即與之分手，並單獨一人走過天城山。對警方所提當天晚上住那裏的問題，答說是在湯之野的古池旅館，

警方又問，從西原先生店裏溜走時，口袋不是沒錢？又怎麼付旅館費呢？結果她說，口袋裏還有一圓，而住宿費只有六十錢，還找回了四十錢。

田島刑警立往古池旅館查證，得知大塚花確實在六月二十八日晚上投宿於此，不過她是用兩個五十錢硬幣支付的。

田島刑警懷疑這兩個五十錢硬幣，因而詢問旅館人員是否仍留着那兩個硬幣？又怎麼證明是那女人付的硬幣呢？對方表示，由於當時見大塚花的打扮，覺得不同於一般人的關係，認爲這女人也許患了什麼惡疾，因此消毒了那兩個硬幣而保存着，聽此消息的田島刑警很高興，馬上帶同那兩個硬幣，並請上述田方郡田中村的青年石森隆太加以辨認，該青年表示，二十七日晚上給宿泊於土谷小客棧的土木工的五十錢銀幣就是其中一個，且銀幣的生銹情況及缺口等等均符合。

由此，警方知道大塚花至少從被害者身上奪取一個五十錢硬幣，且另一個硬幣也很可能搶自被害者。關係大塚花平日的品性方面，警方往西原先生的飲食店查證，得知大塚花行爲不檢，常爲客人而與同事打架，並時而出示剪刀等凶器欲傷害其他女伴。從這些情況加以判斷，大塚花於通過天城山遇見那位被害的土木工人時，也許利用四下無人，且身無分文的關係而起意殺害土木工，並從其身上搶錢。

警方再嚴加拷問，這次她就承認搶奪了被害者兩個五十錢銀幣，但却狡滑的說是和土木工談話時，他自願給的。不過警方認爲一位四處流浪的土木工無故給陌生女子一圓是不合情理的，於是又繼續追問，這時大塚花才表示，是在路上和那土木工談論之後，兩人就在山中某草叢裏發生關係，而得到一圓的代價。

但還有些疑點尚待澄清，警方鍥而不舍的問着大塚花，終在七月十七日晚上招供。

大塚花的供詞是，在天城岡與被害者相遇，因身無分文而想賺點盤纒，所以主動示意，願以色情交易，想不到他却於事畢賴帳，因此一直跟在他後面追着要錢，如此走過隧道之後，他還是不肯付錢，於是一怒之下掏出置於腰間的匕首往他身上刺去，不想一刀命中，他的身體也就在杉林中滾落而斷命，又急着想要錢而趕快脫掉他身上的衣服，忽忽摸到兩個五十錢銀幣後心慌的逃走。而警方所言，他背心左側口袋中有九十八錢的小錢包也許是驚慌，又加上天黑的關係而未見到。

搜查的反省

警方將大塚花移送檢察處，却在檢察官的偵查下又翻供了，只承認與被害者媾合而得到一圓代價的部份，對於加害土木工的事則完全否認。在警局時，大塚花供說凶器匕首是丢在木谷川，可是發生凶案的二十八日下午十一點至二十九日早晨，那一帶下了場雨，木谷川水位也隨之昇

高，匕首亦流失了，雖警方也曾搜了好幾次，但沒有找到。

凶殺案重要證據之一的物證匕首沒有找到，而被告又翻供否認，結果在大正十五年十二月五日，靜岡地方法院對被告大塚花宣判因證據不足而無罪，這時檢察官也未再起訴。

本事件是轟動一時的伊豆地方之山天城山中所發生的，這一帶常下大雨，且民家稀少，旅客幾乎找不到宿泊之處，而此案件發生地所屬之大仁分署及下田分署的各署長與警察為破案所做的努力確實可嘉。遺憾的是少了直接證據，而使嫌疑犯倖得無罪的判決。反省此一凶案的話，也許會感覺雖然下雨而河水暴漲，可是對兇手丟下匕首的木谷川未予徹底搜查是美中之不足，還有一點是，被害者是位四處流浪的土木工的關係，以至法院判決時仍查不出其姓名與身份，可謂一大奇案。

三

我看了本案的紀錄之後，不由得想起三十幾年前的事，當時還是孩子的我，看到那女人時就覺得打扮得很美，且認為她會陪我一起越過天城山而興奮，萬萬想不到這女人竟是某餐廳的女服務生，且是修善寺一帶的娼婦，見此紀錄，方使我恍然大悟。

本書所寫的少年當然就是我，我現在還記得清楚，當我回到家的第二天就有兩位下田警署的

刑警找我說話，他們問了很多問題，母親愁眉不展的立於一旁，我家從未與警察來往，所以這次造訪自然使一家大小緊張不已。

這本書付梓之後，我還是一有空就看了又看，更使我回憶了三十多年前孩提時代的許多事，其越天城山時的光景，只要走過那一隧道則眼前展現的氣象有如入異國之感。伴我同到湯之島的那位賣糕餅的商人，還有布販、走路顯得有氣無力的那位帶把傘及大包袱而身材高大的土木工、裝扮得很漂亮的年輕小姐，自她身上發出的粉香及說話的優雅聲音，太陽西下中的天城山風景，而在依稀昏暗中如葫蘆花般美麗的臉——

我看了這本書後約三四天，每一有空就會想着，且連工作都無法集中精神，可見此案對我有多大的衝擊。

大概第五天時，委託印刷這本書的警方人員來了。

『老板，我們要印的書好了沒有？』我看這警察年紀像已六十出頭，寒暄中才知他叫田島，歷任各警署的司法主任，第二大戰後又當過刑警課長，現爲刑事部的特約顧問。

『印好了。』說着，請田島先生到客廳奉茶，然後才搬出付梓的書，田島先生拿出老花眼鏡戴好，隨意拿了幾本翻閱，見其表情，我覺得他看得很滿足。

『怎麼樣，老板你自己也看了嗎？』他抬頭看我，問着。

『有啊！我隨便看看，還蠻有趣的。』

『你看那一段呢？』

『我是先看天城山的土木工凶殺案。』我率直道。老刑警浮起笑容說：

『其實當時我就是搜查本案的辦案人員之一，所以這本書的原稿也是我寫的。

『哦！這麼說，你就是書中的田島刑警了？』我一問，他即頻頻點頭說：

『是啊！當時我還年輕，只有二十歲。』然後想了一下，又說：

『所以我寫作時，愈寫愈憶起年輕時代的感觸，也好像閱讀我的一樁失敗紀錄般。』

『爲什麼說是失敗紀錄？』

『現在想起來，更深刻的感覺到當時應首先尋找那把匕首，可是木谷川因一場大雨而暴漲，水流很急，確實難以搜索，不過無論如何也應該要查出這把刀才對，這是唯一遺漏的地方。當時警方都急於找出那土木工屍體及凶手，所以大塚花才在證據不足大理由下僥倖得到無罪的判決，案發不久，我還直覺那女人一定是凶手。』由於他的話有點前後順序不同，所以我又問他：

『這麼說，大塚花不是犯人嗎？』

『我現在冷靜想想才感覺當時警方做事過於慌張。』田島老刑警說。

『我還感覺那女人最初在警局的自供中，只有她的賣春行爲目的是要得到被害者一圓的動機

是眞的。』

『這麼說，你的看法又如何？』

『我覺得在天城岡附近冰倉中的那個九文半的足跡是問題所在。大塚花行凶之後本想到冰倉中宿一夜，但過於寒冷，也無法在鋸木屑上睡覺，於是又走了出來，如此才會到湯之野那間旅舍投宿。在警局詢問大塚花時，她完全否認去過冰倉。當時我感覺這女人很會扯謊，可是後來我又認爲她所言不虛，因爲我判斷到冰倉裏的是另外一個人。』

『哦！是別人到冰倉裏嗎？』我又問。

『而且冰倉裏還有些冰塊，太冷是無法睡覺的，連鋪在地上的鋸木屑也潮濕了，這種地方怎能躺臥休息呢？』

『喔，你的靈感不錯嘛！』老警看了我的臉說。

『這點事情我當然想像得到。』我有點心慌的回答。

『不，你的看法完全正確。』老警頻頻點頭道。

『我問大塚花時，她承認穿的鞋子是九文半的，不過在天城山中時就脫鞋赤着脚走，由此很容易令人想到鋸木屑上的足跡一定是這女人的……還有，收留這娼婦的修善寺那家飲食店裏，我所打聽的消息是，這女人很怕冷，一到冬天總比別人穿得多，幾乎整個人顯得臃腫；這麼怕冷的

女人怎麼可能到冰倉裏過夜呢？也許脚一踏進冰倉就馬上轉身出來吧！因此警方一開始調查就持有這種推測，這也是很合理的。』說到這裏，田島老警端起茶杯舒暢的喝了幾口之後，才說：

『依我的感覺來說，二十八日晚上是有另一個人跑進冰倉裏睡覺。』話說完時，他的眼光朝向我。

『奇怪，那些鋸木屑也潮濕了，怎麼有人敢在那地方睡覺？』我反問。

『不，直到最近我才曉得縱使是潮濕的鋸木屑，但仍有一種不致使鋸木屑附着於衣服的睡法。』老刑警眨眨眼睛說。

『這種方法我是從卅一位做天然冰生意的人那裏聽到的，此人表示，炎熱的夏天裏，工人總是愛進冰倉裏睡午覺，只要把梯子放在上面，又在梯子上放些木板即可舒服的躺下，當然潮濕的鋸木屑也就不致於沾上衣服。……我聽到這方法後才憶起三十多年前到冰倉裏調查時，好像看到冰倉裏有一個梯子，當時如果我知道有這種方法可以睡覺的話，也許，這案件又有另外的發展也說不定。』

『另外的發展？』

『就是說，一定有某人在二十八日晚上睡在冰倉裏，而兇殺案發生的地點就在冰倉附近，所以一定會聽到被害者的悲鳴或格鬥聲，亦或吵架聲。如果查出在冰倉裏睡覺的人就好了。』

『不過聽說冰倉裏的鋸木屑上有女人的足跡。』我在低聲音說。

『九文半大小的足跡是合乎大塚花的脚板。一般說來，九文半的足跡大致上是女性的，當然偶爾也會是男人的足跡。』

『喔！是男人？』

『是啊！就是男孩。』老警說，想了一下才又補充：『如果是十五六歲男孩的話，也有這麼大的脚印。』

『……』

『在這報告書中也有記載，當時有一位少年和大塚花一起在天城崗附近走。這少年是下田某打鐵匠的兒子，當年聽說是受母親責備而一氣之下離家出走，可是走到湯之島附近又半途折返，就在這個時候遇見大塚花而兩人結伴同行。刑警也到過少年家查訪，少年表示只和那女人走到天城崗即分手而自己繼續走回來，可是那少年回到下田家時已是二十九日下午了，他二十八日晚上是在那裏過夜呢？這是一個關鍵。』

『……』

『當時我們刑警對這問題未予深究的理由是，對方是十五 六歲的孩子，認爲和這凶殺案應不致發生關連，所以沒有人進一步加以查證。……我現在想，一定是那位少年跨進冰倉裏睡

覺。』

我聽得入神，不由得身體在椅子上滑了一下而發出吱的一聲。

『那位少年是十六歲，應該知道冰倉裏的那種溫度，而且負氣出走，口袋裏一定沒有錢吧，在這種情況下，很有可能進冰倉裏過夜，十六歲少年的脚印也差不多是九文半大小。喂！我說的對不對？』老警說着，好奇的注視我的臉。

『說的也是。』我有氣無力的附和着說。

『所以當時對那少年不該放鬆，應該進一步問他口供才是。我相信少年對這兇案一定多少知道一點。所以剛才我才說也許有另一種發展。』

田島老刑警話一多，又端起茶喝，我也陪起茶杯潤一下喉，相對無語，只聽得到喝茶的聲音。

『不過，啊……』老警拖長了聲音，又說：『這是三十幾年前的事了，縱使現在才發現眞正兇手也已經超過法定時效，對兇手也無可奈何了。殺人時效是十五年，現已過了兩倍不止的時間了。』

『你寫原稿時，是不是又到下田地方調查呢？』我一面嚥了嚥口水，一面問。

『是啊！我走了一趟。因我寫原稿時突然有所懷疑，所以又去了下田，說起來也差不多有三

十幾年未到過那裏了，而這次去了之後才眞正感覺到一切都變了，不過還回憶得出以前留下的光景，下田現在已變成觀光勝地，住在那裏的都是新一代人了。』

『那位少年的家呢？』我問。

『以前是打鐵店，現在却是觀光遊覽車的停車庫，聽說那少年已離開打鐵店約三十年了。』

田島老警好像說了很多話般的伸了伸懶腰，然後吩咐我將付梓的書送過去。

『每次受你們的照顧，謝謝你。』我嘴唇幾乎發抖般的說着，點了點頭。

老刑警走出去，半途又突然回頭看着我說：

『對了，還有件事不解，就是有關動機的問題，倘若在冰倉裏過夜的少年是殺死土木工的凶手的話，那他殺人的動機又是什麼呢？也不是爲了搶錢，因爲遺留的手製錢包中還找出九十八錢。……這個疑問我至今仍無法了解。』

我未作答。

田島老刑警微彎着腰從店門慢慢走了出去，我未轉身回店裏而逕上二樓臥房，往陽台的一把椅子上坐下，看着夕陽照射下的屋頂。

老實說，當時我走到天城嶺隧道入口處之後，又一轉身向着湯之島方向走。

當時我確實很介意那漂亮女人與土木工人的相會，我看到高大的土木工和那女人說話而心裏

很不是滋味，這就好像要窺視黑暗隧道般的危險感。

當時女人突然要我自己走回家而離開我，並去接近那土木工，這種情況使十六歲的我尤生不滿，也因此心中頓覺空虛才又轉回去，理由是想再得到這女人的同意而陪我走路，以便消除寂寞感。

我注意看着黑暗的前方，小心的走着，這時開始下雨，雨滴都打到我臉上了，天空與附近的山都變得黑魆魆。

雖然走了一段路，却不見他們兩人。使我不由得心慌，心想，這山地裏只有這條路，當然也有一些小叉路，但這些小徑有的是往下方到山葵澤的，有些則是通往山頂。

我已經走過那女人對土木工說話而趕我走的那個地點，可是仍然看不到他們，心想，也許他們加快脚步走到湯之島那邊，旋即又想，應該不可能。因太陽已完全下山，天又下着雨，附近一帶又黑漆漆的，我認爲也許未注意看才沒有發現他們。於是又再轉身往隧道這邊回來，這時我就全神貫注、睜大眼睛緩緩的走。

如此走了十幾公尺時，忽然聽到路旁不遠的草叢中發出沙沙的聲音，在有點毛毛雨的夜裏，又沒有風，縱使颳了風也不致於發出那樣大的沙沙聲，我不免起了很不可思議的疑心。

我站住，側耳傾聽，這時聽見了那女人的呻吟聲，心中一驚，可是一片黑暗，根本看不出呻

吟來自何方，我相當了解那種聲音是發自女人的，況且附近一帶全是茂盛的雜草灌木，因此剎那間直覺那女人也許遭那男人的輕薄或虐待，我心跳動得很厲害，又聽到那女人的呻吟聲，像是被以勒緊脖子時會發出來的聲音。

我想大聲喊叫，可是夜裏的山是又黑又靜，我又害怕，倘若我的叫聲觸怒了那高大的土木工而衝過來打我怎辦？就在這種恐怖感中，反想一觀究竟，因此躡脚走到靠近聲音的草叢裏。

這下可清楚聽見附近草堆中有人動的聲音，還好我的眼睛在黑夜裏滿管用的，我看到草叢中有二條黑影擁抱在地上，隨着身體的蠕動，旁邊的灌木及草叢也隨之發出聲音。

我看得呆住了，吞了吞口水，心想，若再聽到那女人臨終般的尖叫聲的話，我一定要衝出去，可是在節奏性的沙沙聲中，這次却意外的傳來女人嘻嘻的笑聲，就好像滿足的發自喉嚨的聲音一般，奇怪的是並未聽到男人發出的任何聲響。

我再集中精神注視着，終於有一人影先站起，另一條人影也站起來，這時，我意外的看到那女人用手拍拍自己衣服上的泥土，並拿起褲子穿，接着兩人手拉手扒開草叢往大路上走去，路上我清楚的聽到女人對土木工說：

『五十錢太便宜了，那有這個行情。』

『最少還得多五十錢，你應該有錢才對。』

女人說話的聲音很正常，我懷疑爲什麼剛才會發出那種呻吟聲呢？當時我確實不解。

『我沒有錢。』男人簡單的說，帶點濁音。

『你別撒謊了，應該多付五十錢，你再賴的話，我就自己動手拿囉。』

話畢！女人即伸手去摸男人的身體，男人抵抗着，可是動作上就比不上女人來得敏捷，結果口袋裏的錢好像被搶了過去，我覺得像是五十錢硬幣，這下女人才對土木工說：

『你看！你又不是沒錢，想不到這麼吝嗇，你得到滿足之後就想賴，你也不替我想想，我是忍耐着你發臭的身體氣味而讓你完成好事，所以最少沒有這種價碼的話，我是太吃虧了。』說着，也沒道聲再見就獨自一人加快脚步走了。

那男人似乎低聲發了發牢騷，但也沒有要追上她的跡象，只見他仍緩緩走着。

這土木工快到隧道處就被殺死了，兇手是我。就在土木工把揹着的行李要換一肩而蹲下來的姿勢下，立即拔出懷裏的刀往他頭上及臉孔一帶亂砍。這把刀並不是買來的，是我在打鐵店裏自己打出來的。

土木工的身體從右側的石垣滾落到下面的杉林中，我也跑下坡到他躺臥的地方，想他一定有很多錢而胡亂撕破他的衣服尋找。由於緊張，我是怎麼剝他的衣服，現已記不清楚了，雖沒看到錢，但我目的並不在錢。

我很快的感覺到所做的錯事萬一傳揚出去就不妙了，因此，乾脆一不做二不休的在他背後又補了一刀，然後拖着屍體到河邊，先把刀丟在河裏。

這天晚上我是到冰倉裏，將梯子放在鋸木屑上，舖了木板，舒服的睡了一夜，直到天亮才起身回家。這一天就有刑警到家裏調查，我只說和那女人在天城嶺附近分手，刑警還很和藹的摸着我的頭而不再追問下去。

爲什麼我會衝動的殺死土木工呢？雖年僅十六歲，可是在黑暗中，我仍依稀感覺到土木工對那漂亮女人幹什麼。老實說，在我幼小時，有一次見到母親與一位不是父親的男人做了同樣的行爲，因此當我看到兩條黑影在地上滾動時，剎那間就產生着我的女人被這土木工霸佔般的憤怒感，現在想來，一個區區少年竟然敢對那麼高大的土木工下手，還眞毛骨悚然。

老練的田島刑警心裏明白當時的那位少年是我，三十多年前的我的行爲雖已過了時效，可是這份衝擊也許一輩子都不會喪失時效吧！

證言

一

女人面對着鏡子在妝扮，小型的三面鏡是石野貞一郎在上個月買給她的，而鏡子旁邊的大、小衣櫃也是石野先生送的，只是不同時候從百貨公司買回來。

房間有四榻榻米半的面積，而有兩間房間是同樣大小，裝潢都很簡潔，室內的裝潢象徵着年輕女性的氣氛與色彩。四十八歲的石野貞一郎從室外進入了這個房間，就有沐浴春風裏的綺麗感覺。

至於石野貞一郎的自宅，當然是更寬大了，但是，却無優柔感，只是充滿着乾燥乏味的氣氛，雖然室內裝潢價格昂貴，可是，顯得冷淡又褪色。和家人相處時，石野也並非很和諧，好像孤獨的存在着，因此，在家中時，感覺自己的心都冷却下來一般。

石野貞一郎很快的換上了西裝，而躺在榻榻米上，以一隻手的手肘依靠在榻榻米上而抽着煙，不過，眼睛仍注視着正在妝扮的這個女人的背姿。這年輕的女人叫作梅谷千惠子她所穿着的上衣和裙子都是很明亮的顏色，再配合她的化妝，顯得更美艷。

在後面注視她化妝的石野先生的表情很和悅，與在家中對待黃臉婆的態度是迥然不同。

把梅谷千惠子遷移至此居住已有一個月了。本來這位小姐也是在公司裏服務，可是，自從與這位女人有了特殊關係之後，石野貞一郎就讓她辭去工作，因此，同事們都不知他倆的這種關係。這種事若傳揚出去，或許會影響石野貞一郎的前途，而再也保不住他的課長寶座了，所以，他才會立刻將這方面妥善安排，同事們都被蒙在鼓裏，沒有人發覺這位小姐的辭職是與石野課長有着密切關係。石野貞一郎甚至希望將來更能出人頭地。

石野的自宅位於大森，他的自宅至位於丸之內的公司之間有電車路線，而金屋藏嬌處並不在這條電車路線上，由此可見，石野貞一郎是個很謹愼的人，另築香巢，仍能考慮周到，不讓春光外洩。石野把香巢安排於西大久保區域的一條小巷內，此地環境寧靜，而讓千惠子小姐居住於此，而且租房子和繳房租的一切手續都由千惠子小姐經手，石野貞一郎並不出面，他認爲如此才不會洩露了他倆的關係。當倆人要會面時，也是選擇夜晚，從大馬路進入這條巷子有着一段距離，而巷內又與另幾條巷子交叉，因此，走在小巷中也可僞裝作只是過路人。石野貞一郎走在這

條小巷內而快到千惠子的住宅時，總是會很拘謹的觀望周圍，認爲都無人注意時才迅速的進入這個香巢。

所以，至今鄰人未曾見過石野貞一郎，千惠子小姐也很了解這位情郎的謹愼行動。東京市內，人口衆多，房屋密集，可是，縱使隔壁鄰人，也幾乎沒有寒暄，每個人的生活好像都孤立着——

『噉！』千惠子妝扮好了，因而面對鏡子站了起來之後，轉過身來注視着貞一郎，而臉上浮現滿意的微笑。

『課長啊！今晚你又要告訴太太什麼理由呢？』

貞一郎擧起依靠在榻榻米上的手肘，而看了手錶，才說：

『九點鐘！我可以對太太說，去澁谷看了一場電影才回來，這樣就可配合電影院散場的時間。』說着，起身將一件大衣套在小姐的身上。

『可是，如果太太問你電影內容，你不會說明時可就麻煩了。』

『我還記得很清楚上一次欣賞的電影內容，我隨便說說就可以了！』

『哦?!你眞會講話！』說着，兩人對看着而開懷大笑。

千惠子先走到門口，左顧右盼的查看有無可疑的人在注視，才回頭向石野作了手勢，這種信

號是他倆都很熟悉的。

有時候，石野貞一郎從千惠子的住宅出來時，却阻止千惠子送他至門口，而當他們出外走路，也絕不會牽着手同行，因爲不希望別人把他們看成是情侶，當然也不希望被別人看到他們倆人同行，這是石野貞一郎謹愼之處，唯恐露出破綻。在千惠子小姐的住宅裏，就肆無忌憚的親熱着，可是，一旦踏出門外，貞一郎就變成很懦怯的人，對於貞一郎的這種作風，千惠子就視爲愛情的表示而來接受，却不敢拒絕，所以，千惠子往往是距離貞一郎五六步的隨後跟着，而僞裝與貞一郎毫無關係的陌生人，各自行走，當貞一郎搭計程車要回去時，千惠子也不敢站到計程車旁，仍保持距離的站在黑暗的角落來歡送。

十二月十四日，這一天的晚上，並不很寒冷，貞一郎又是走在前面，而千惠子小姐也依然與他保持距離的跟隨在後，從巷內至汽車來往的大馬路之間有六百公尺的距離，雖然已是夜晚，路上仍有少數的行人，可是，無人會以奇異的眼光來注視石野和千惠子的關係。

與大馬路距離一百公尺時，迎面而來的一個人突然像石野貞一郎點頭，令石野驚駭着，從路燈的依稀照射下，石野很快的看出這個人就是同樣居住於大森的杉山孝三，杉山的住宅和石野的住宅很接近，平常在路上相遇也會互相寒暄。

由於對方點頭的關係，石野也拘於禮貌上而點頭回禮，可是，當彼此擦身而過之後，石野很

快的心中產生悔意，心想自己爲什麼也要點頭回禮呢？應該當作陌生人不必要和他點頭，如果假裝是陌生人，也許杉山會認爲是自己認錯了人，何況是在夜間的這種小巷內，認錯人是有可能的。

石野又想着，我帶着小姐出來才遇上這個鄰居，對於這種偶然的相遇，深覺不妙而嘆氣，又想着杉山這傢伙爲什麼會來西大久保走動呢？這樣一想之後，心裏就產生一股怨恨杉山的無名火。杉山好像是某公司的職員。

石野很快的又想着，也許對方也有和我同樣的思考，如此一再想了之後，石野貞一郎的臉色正轉爲黯淡。

石野貞一郎到了大馬路，等着計程車時，腦中還在胡思亂想着剛才的那種場面，而千惠子小姐也趕到石野的身旁。

『剛才那個人，你認識嗎？』千惠子壓低聲音而問，千惠子在後面好像也看清楚那個人。

『是鄰居。』貞一郎也同樣小聲的回答。

『哦？』千惠子吞了口水而很驚駭的又問：『沒有關係吧？』好像在爲石野擔心一般。

『應該不會有問題。』

『那個人會不會對你太太提起這件事？』

『我和他並無深交，因爲是鄰居，在路上碰了面時，也只是彼此打個招呼而已，我從未和他聊天。』

千惠子聽了之後，好像也安心多了而不再說下去。石野在等待空車，可是，今晚卻少有車子經過。當石野貞一郎要吩咐千惠子小姐盡快遠離他身旁時，千惠子又問：

『喔！剛才那個人會不會發覺我和課長是一起出來的？』

這麼一問，又使石野貞一郎再度驚駭，心想如果對方有這種感覺，也許會隨便的向鄰居們提起今晚的事，然而人言可畏，萬一傳至太太耳朵，麻煩可就大了。

『妳不是和我保持了距離嗎？』石野好像要確認一般的問着：

『是啊！』

『那個人有沒有看到妳的臉？』

『不！他走得很快，好像沒有注意看我。』

『這麼說，我就安心了，他一定沒有注意到。』說着，石野喘了一口氣，好像到此才安心下來一般。

『是嗎？』

『我的判斷應該不會錯，好了！好了！不要再提了！妳別太靠近我身旁好不好?!』石野以眼

色配合着講話口氣，而讓千惠子注視着。千惠子就發出嗒嗒的鞋跟聲音而遠離了幾步，這個時候，剛好有一輛顯示空車標識的計程車駛過來。

坐在計程車內的石野貞一郎，又開始回想千惠子小姐所問的那幾句話，也就是重新深入的想。石野最擔心的是那位可惡的杉山孝三是否會向鄰居或太太透露今晚九點多鐘在西大久保與我相遇的事？是否會誇大其詞的加油添醋的傳揚出去？萬一讓太太知道這件事，怎麼辦？如果太太知道我並無西大久保一帶的公事而且還帶着小姐同行，也就更麻煩了！倘若這種事傳揚至公司，我的課長地位立刻會受動搖，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石野又想着，剛才千惠子分明是說杉山孝三走得很快幾乎沒有注意到她，這句話應該是可靠的，他不會把我和走在背後約兩三公尺距離的廿二歲的梅谷千惠子聯想在一起呢？杉山也許認爲這位小姐只是一般行人，因而連看一眼也沒有，如果以察覺到我和小姐之間的關係，應該會投以好奇的眼光注視小姐。

石野貞一郎想到這裏，才勉強的放心些，如果繼續往壞的方面思考，只會增添不安感。計程車已駛至東京外圍的環狀線，石野將車窗稍微打開而讓寒風吹入，又搖了幾次頭，好像要換換氣氛。

迴到大森的自宅時，已經九點四十五分，按了電鈴之後，門燈亮了，太太開門來迎接。

『你回來了。』太太的聲音略微嗄啞，是個肥胖的女人，而剛才分手的梅谷千惠子是個身材動人的小姐。看到這個黃臉婆時，石野一下子轉變爲枯燥的心情。

『你今天回來遲了！』石野坐在門口脫鞋時，太太的這句話就好似從他的頭頂上襲擊而來。

『哎！因爲在澁谷看了一場電影。』石野說着而很快的走進去。石野始終覺得家中的氣氛很冷漠，心想爲什麼沒有絲毫的好感存在？

『要吃飯嗎？』太太拿着要給石野更換的衣服來而問。

『在外面吃過了。』石野貞一郎儘量簡單的回答，而肥胖的太太就露出不悅的表情，可是，並無進一步追究今晚的行蹤，石野就坐在沙發上抽煙、喝茶，過了一會兒，才去睡覺。

翌日早晨，醒起來時，陽光正照射着紙門。而枕邊有太太放置的當天報紙，石野從棉被裏伸出手，將報紙拿在眼前。

——看家的年輕太太被謀殺。向島區的竊盜殺人事件，

石野貞一郎很快的閱讀之後，就將報紙置於枕邊。

那就是昨晚大約九點至九點半時，廿三歲的年輕太太正在看家，却在此時被闖入屋內的強盜殺死，過了一會兒，她的丈夫返家才發現太太的屍體，而後立刻報案，現場是位於向島區很小的住宅街，當年輕太太獨自看家時發生的。不過，石野認爲這種事件經常發生，並無特殊感覺。

石野貞一郎又閉起眼睛想睡一會兒，可是，突然想到梅谷千惠子小姐，心想我的千惠子也是獨自一人看家，這樣一想之後，立刻睜開眼睛而心跳加快，內心有着極大的不安感。

二

很快的又過了兩個星期，而一切都很平穩，在這一段期間內，石野貞一郎又與梅谷千惠子會面一次。

『喂！上次你在路上遇到的那位鄰居，後來有沒有說什麼？』千惠子問。

『沒有！就是像妳所說對方並沒有發覺我們的關係，妳可以放心。』石野貞一郎說着，腦中很快的浮現出杉山孝三的長型臉，又想着從那一晚相遇之後就再也沒有見到他了。

『這樣就好！』千惠子露出微笑而說。如此，對於這件事，兩人已不再掛心了。

石野貞一郎服務的公司也是一切平穩，沒有任何同事發現石野課長和過去也服務於公司的梅谷千惠子小姐有着特殊關係。石野貞一郎在公司內，總是帶着一副嚴肅的表情，對部下的課員要求嚴格，表現出正人君子的態度。

有一天，下午三點多鐘，石野正在看放在辦公桌上的公文時，銀行的服務員來通知有人要與課長會面，而且將訪客的名片轉交給石野課長，名片上印着『警視廳搜查第一課警部補奥平爲

雄』，石野看了之後，臉上好像要燃燒起來一般，心想警察上門總是沒有好事，很快的又聯想到是不是梅谷千惠子出事了？而服務員又說：

『共有三個人來訪，並非只有一個人。』石野叫服務員先帶領訪客在客廳等待。

石野課長從容不迫的再多看了兩三張文件，可是，由於緊張的關係，對看過的公文卻毫無印象，他終於起身走向會客室去，心想趕快會面而了解他們的來意，才能消除此刻的不安感。

一進會客室，就看到穿着西裝的三位男人坐在圓型桌的一側，當他們看到石野課長進來時，都很有禮貌的站起來，最左端的客人年紀最大，而其他兩位都是年輕人。

『我是石野。』石野很穩定的和他們寒暄。

『我是奧平，對不起！打擾了你的公事。』這位年紀最大的警部捕和石野寒暄之後，也順便介紹身旁的兩位年輕人，可是，石野貞一郎由於緊張的關係，很快的忘了兩位年輕人的名字。

奧本警部補是方型臉，有着商人模樣，臉上時時帶着曖昧的微笑，一面飲用銀行服務員端來的茶，又一面毫無主題的聊天。石野貞一郎點了煙而開始抽着，可是，對方仍無表明來意，因此，內心還是很不安。

『我今天來此的目的是……』奧平警部補從只袋中掏出手册，過目之後，才說：『石野課長的住宅是位於大田區大森馬込××號，是不是？』

『是！沒有錯！』

石野貞一郎的心跳加快，心想爲什麼警方要抄下我的住址呢？確實十分不安，又想他手中的手册又記載了些什麼？

『嗯！那麼！我知道了。』奧本點點頭，而注視石野的面孔，又問：『你家附近住着一位杉山孝三，你認識嗎？』

石野貞一郎的內心越感奇妙，因爲上次在夜裏才遇見杉山孝三。

『我只認識他，却不曾和他來往，也不曾交談。』

奧平警部補又點點頭而繼續詢問：

『那麼，如果你們在路上相遇，你也認得出杉山孝三這個人，是嗎？』

『當然！』石野貞一郎同答之後，很快又想到上次在西大久保與杉山孝三相遇的事，難道今天他們要來調查的會與那件芝麻小事有關嗎？

『那麼，我再問你，十二月十四日晚上九點多鐘，你在西大久保的靠近大馬路的巷子內遇到杉山先生，你還記得這個事實嗎？』

石野貞一郎立刻明白所問的正是那一天夜晚的事，不過，日期是不是十四日呢？但是，在西大久保遇上杉山的次數也唯有那麼一次，這樣想着，腦子很快的又浮現千惠子小姐的面孔，如果

此時自己說明並無目的而只是在西大久保一帶徘徊，也許就會使我和千惠子的秘密暴露了，可是，天啊！這種事非保密不可。這樣一想之後，石野故意歪頭而曖昧的回答：

『哦？是嗎？』然後，才又探索般的問：『在路上遇見他，這又有什麼關係呢？』

『噉！這是很重大的事！』奧平警部補的表情突然轉變爲很嚴肅。『坦白說，關於這件事，你現在也不必傳揚出去，問題是十四日晚上九點多鐘在向島區發生了殺人事件。也許你也在報上看到，就是殺死一位看家的年輕太太的案件，而杉山孝三是目前這個案件的重大嫌疑犯。杉山先生對我們說明當晚那個時刻，他正走在西大久保的巷子內而且與你曾相遇，所以，今天我才來確認此事，你也知道西大久保和向島區是有一段距離的，幾乎不可能趕過去殺人，如果他所說的是事實，那麼，這就是他不在場的最有力的證據，因此，請你務必愼重思考之後才答覆。』說着，奧平的銳利眼神集中於石野課長的臉上。

石野貞一郎確實很驚駭，心想爲什麼如此巧合，會在那天遇上他，可是，若承認了這個事實，恐怕好事就將暴露，當然，一場家庭風波也將接踵而至，想到這裏，石野的心不由得顫抖着，因此狠下心而說出謊言。

『不！我根本沒有在那個地方遇見杉山先生。』石野貞一郎以有力的聲調回答。

三

這一天，石野貞一郎下了班就立刻返家，因爲警視廳派搜查員來詢問的關係，使石野課長的心情十分沉悶，所以，下了班也不想去找千惠子。至於杉山孝三的生死，他是毫不關心，石野課長返家之後，仍感憂鬱。由於搜查員詢問有關遇見杉山孝三的事時，他却說了謊言，其實，心裏很明白十二月十四日晚上九點多鐘時確實在西大久保的巷子內遇見杉山，而感覺警方好像是專程爲了要暴露他的秘密才來調查一般。

爲什麼杉山孝三會被列爲向島區年輕太太兇殺案的嫌疑犯呢？詳細內幕至今未知，可是，那個時間，我確實在巷子內遇見杉山，而且，由於對方先點頭寒暄，我也向他點頭回禮，如果我坦白這一切，那麼，兇殺案發生的那個時刻，他就有不在場的證據，當然，我必須上法庭當證人。

可是，有利於他的同時，對我而言，却是危險性非常大。如果我出面證明此事實，那麼，梅谷千惠子也從此暴露，接着就有許多破綻出現。這些破綻的幻影使石野貞一郎毛骨悚然。雖然杉山孝三是我的鄰居，可是，我和他並無交情，我的地位以及家庭生活値得與這種人的利益交換嗎？如果交換，豈不太愚蠢了？石野課長的內心一再的盤算着。

一進家門，就看到肥胖的太太走了出來。

『噉！今天你下了班就回來，是應該如此。』肥胖的太太似乎很高興，石野將手中的公文袋交給太太而拖了鞋之後，就走進屋裏去了。

『你知道發生了一件大事嗎？』從背後傳來太太緊張的嗄啞聲，使得走到房間的知野又吃驚着，而隨後來到石野身旁的太太又說：『住在我們附近的杉山先生，聽說就是向島區年輕太太凶殺案的嫌疑犯！你知道嗎？』太太睜大眼睛說得喘兮兮，石野注視了太太的臉孔，才發現低陷的鼻子上竟浮出一些汗水，石野又想着該如何回答太太。

『我是聽別人說的！前天警方正逮捕了杉山先生，平常看他是個很溫和的人，的確！知人知面不知心，我也很意外。今天有幾位警察出出入入於杉山先生的家，而且向他的隔壁鄰居打聽消息，眞是轟動了這個寧靜的住宅區，聽說他的太太哭喪着臉，他的三個子女看着警方進進出出，也難過的哭了，眞令人同情。』

太太一面說着，好像一面振奮起來，石野從未見過太太說了這麼多的話。

石野又在想着，關於今天刑警來公司搜查的事，是否該告訴太太？換上了衣服，直到晚餐之前，石野仍始終在考慮是否要告訴太太。

石野課長認爲警方辦案是很執拗的，也許以後還會經常來公司求證，因此，決定把今天的事告訴太太。

『今天也有警視廳派刑警來公司。』石野貞一郎盡量不深入的說出來，可是，太太聽了之後，突然表情緊張的睜大眼睛注視着丈夫，從太太的神色中，右野知道太太也很意外，因此，又繼續說：

『聽說杉山孝三向警方透露，曾在西大久保的巷內遇見我，而且還說是案發的那個時刻遇見我的。妳也知道我是不會到沒有公事的地方走動，可是，刑警們表示着，杉山先生在警察局一口咬定是在那個時刻遇見我的，眞是胡說八道，杉山先生以爲如此就能脫離嫌疑。』

『噉！眞是不應該！你如何回答警方呢？』太太露出緊張的表情而問。

『當然，我就簡單的說沒有這種事，我是不敢隨便撒謊的人。』知野說着，還露出微笑來表示自己受冤的立場。

太太聽了之後，才很安心的點點頭說：

『那麼，那個時刻，你在那裏呢？』太太銳利的眼光集中在石野的臉上，使石野內心深感不妙，好像太太的靈感比刑警們更精明。

『太太啊！妳還記得嗎？有一次我在涉谷看了一場電影才回來，回到家時，妳還說我回來遲了，記得嗎？』

『嗯！有這麼一次！』肥胖的太太雙下巴動了動而露出微笑，可是，接着又很氣忿的說：

『那麼，杉山先生為什麼亂說這種話呢？他和你究竟有何仇恨？為什麼要如此血口噴人吃？』

『唉！理由很簡單，就是想要挽救自己的一條命，溺水者攀草求生，在這種緊要關頭，當然想盡辦法撤個謊！』石野故意裝出很穩定的態度而說，可是，內心感覺十分矛盾，因為攀草求生者並非杉山孝三，而是自己，為了不使自己和千惠子的好事曝光，才昧着良心撤謊。

石野又想着，無論要付出多大的代價，我也一定貫徹自己所說的這些話，因為世上最重要的是自我，可是，又想着，杉山孝三會不會注視到在我背後走着的梅谷千惠子？那傢伙也許也向警方透露有位小姐走在我背後。不過，縱使他透露了，我也仍要堅持否認這個事實，當然，我還要說明當時我正在澁谷看電影，而且必需說我在影院內和散場之後都沒有遇見熟人。

石野貞一郎心想，不能讓千惠子繼續居住在西大久保，最好遷居至另一地方，否則，日後警方的搜查工作上也許會橫生枝節，到那個時候，後悔莫及。

不出石野所料，警方經常請石野至警察局問話。首先去了好幾趟搜查本部，隨着案件的搜查進行，也出庭了幾次法院的檢察處，後來，又到東京地方法院作證人，不但如此，又幾次出庭於高等法院，確實帶來不少麻煩。由於杉山孝三以嫌疑犯被起訴，後來得到死刑的判決，可是，杉山孝三不甘心，又上訴，結果，高等法院將此案發回地方法院再審，反覆進行之後，現在又上訴

至最高法院。

石野貞一郎最初向警方所說的證言，對杉山孝三已是十分不利，可是，却沒想到這種影響是致命性的，石野心裏當然明白這是不利於杉山的，只是未料到會成爲杉山被判極刑的條件。

隨着警方的調査而事件內容也逐漸明朗化，這個時候，石野貞一郎所提供的證言即成爲判決杉山孝三最重要的條件了。當初，如果石野說明：『十二月十四日晚上九點多鐘，在西大久保的小巷內，我確實遇見杉山孝三。』那麼，不但杉山不必被警方拘留，而且很快的會被判爲無罪。

可是，石野一口咬定沒有遇見杉山，而且說明當時正在澁谷觀賞電影，也就證明石野當天晚上未到過西大久保，當然不會遇見杉山孝三，這種很肯定的證言是很有力的，而且，後來警方又再來確認幾次，也都是同樣的證言內容。由於數次都表達了同樣的內容，而且一次比一次表達得更巧妙，也加油添醋的來增強眞實性，甚至石野也錯覺自己所言是眞實的。

那位被害的年輕太太是被兇手從背後勒死的，她在當晚九點曾到附近的商店購物，而九點三十分時，她的丈夫就發現太太的屍體，所以，兇殺案是發生於九點至九點三十分之間。

家中的物品並無被歹徒翻動的跡象，不過，遺失了現款一萬五千元以及丈夫的照相機一臺。在現場並未採取到兇手的指紋。

由於警方的行動，終於發現被竊去的照相機已賣給上野的照相機銷售店，而交易時，歹徒寫

下姓名和地址，當然，歹徒是以僞名，不過，成爲重大線索的是筆跡。

警方也到被害者的鄰宅調査詢問，有一位生命保險公司的推銷員曾說了一句話：『這案件好像不大對勁兒！』當然，他是毫無責任的隨意吐露了這句話，可是，這句話傳至警方的耳裏，而且由於杉山孝三也是某生命保險公司的職員。

實際上，杉山孝三爲了勸誘生命保險，也曾拜訪被害者，而且都是白天登門拜訪，當然那位年輕太太也在家，所以，杉山孝三很熟悉被害者的住宅附近一帶的環境，也了解住宅內的裝潢等等一切設置，重要的是杉山孝三又無法提出兇殺案發生時不在現場的證據。杉山孝三向警方表明，他也在西大久保勸誘生命保險，而且認爲有幾處人家是有希望受保的，因此，當天晚上，他也去了西大久保，但是，從住宅外觀望，察覺屋內似乎並無人，所以，未按門鈴就又返回，而於途中恰巧遇見鄰居石野貞一郎。杉山孝三向警方說明得井井有條，可是，使杉山孝三深感意外的是石野貞一郎完全否定了這個說法。西大久保和向島區有着一段距離，時間上是無法很快的從一處到另一處，所以，只要石野貞一郎能證明杉山孝三所言是事實，則杉山孝三就有不在凶殺案現場的證據了。

警方也帶杉山孝三至照相機銷售店，請老板指認杉山孝三是否就是買照相機者，老板起初認爲很像是，再經警方多次追問之後，老板却改換了口氣而確認是杉山孝三來買的。

警方又請了兩位筆跡的鑑定專家，來鑑定交易時歹徒所留下的筆跡，經與杉山孝三的筆跡相對照之後，兩位專家證明筆跡是杉山孝三的，如此一來，杉山孝三更是啞口無言了。

以上就是這件兇殺案的概略。由於現場採取不到指紋，所以，證據方面尚缺乏重要的這一項。至於歹徒竊去的一萬五千元，也未調查出下落，但是，警方認爲那些錢在最近兩星期內可能已被歹徒用盡了。對杉山孝三更不幸的是，也無任何證據能說明他未曾到照相機銷售店買照相機，又無法證明在時間方面他不可能去照相機銷售店。

從以上警方的調查內容來看，更會感覺杉山孝三在西大久保遇見石野貞一郎的這項口供是十分重要的，可以說是關係着杉山孝三生命的存亡。

可是，石野貞一郎自始至終都一口咬定，即否認杉山孝三所說的事實。

問（審判長）：證人認識杉山孝三嗎？

答（石野貞一郎）：我不曾與他交談，也沒有來往，不過，他是我的鄰居，所以，我認識他，大部分是上下班時會遇見他，彼此點頭寒暄而已。

問：如果你在路上遇見他，你認得出他是杉山孝三嗎？

答：當然認得出！

問：根據杉山孝三的說法，十二月十四晚上九點多鐘在新宿區西大久保××町附近的路上遇

見你，你有沒有印象？

答：我從未在那個地方遇見杉山孝三，我也還記得很清楚，他所說的那個時間，我正在澁谷的××電影院觀賞電影。

問：你是從幾點鐘觀賞到幾點鐘？

答：七點十分到九點二十分，電影片名是××××。散場之後，我就直接返回大森的自宅。

問：你在戲院附近是否有遇見熟人？

答：我沒有遇見認識的人。

問：我再問你，當時觀賞電影的觀衆大約有多少人？

答：我並沒有注意這些，不過，似乎是客滿，但是，我要重新說，關於這一點，我已不記得了。

問：電影是如何的內容呢？能描述嗎？

答：這部影片最初的場面是……

石野貞一郎向警方、地方法院、高等法院都是說明了以上同樣的證言內容，由於這是關係此案件的最重要問題，因此，檢察官的詢問、律師的反駁詢問等等，都是很執拗的，可是，石野貞一郎就如在汪洋大海中航行的一條船的船長，很勇敢的來應付，而他自己也感覺這條船的船上還

坐着嬌滴滴的梅谷千惠子呢！

四

這個案件終於上訴至高等法院了，可是，對於這種情況，石野貞一郎仍表現出冷淡的態度，他的證言都清楚的被記錄下來，而保管於法院，他還是每天自由自在的生活，照常至公司上班。

但是，僞證的罪惡感依然會時常浮現於腦海中，心想保管於法院的證言文件都是自己撒謊的結晶，審判長、檢察官、律師都是看了我的那些虛僞證言的資料，而且當那些是極貴重的資料，那也是天底下無人能發現其虛僞的資料，唯有一個人知道我所說的是謊言，那就是被告的杉山孝三。

可是，杉山孝三所知的謊言並非只有石野貞一郎的，還有，鄰居的家庭主婦向警方提供對我不利的言詞，照相機銷售店的老板的證言，甚至筆跡鑑定專家的證言都是天大的謊言，杉山孝三心想，一個人的生活往往會爲了芝麻小事而墮落至千丈的地獄中，想要爬出來却是不容易的，這個社會上，好像到處都有陷阱，有理說不淸的圈套太多了。

嗽！我終於落入陷阱了！杉山孝三自己這樣想着。石野貞一郎也在心裏想着，我也是受害者啊！因爲那個時刻杉山孝三爲何要經過那個地方呢？完全威脅到我的私人生活，來破壞我的好

事，如果杉山孝三沒有經過那個地方，也不是在那個時刻，那麼，我的私生活就不會受到任何威脅，也不必要屢次上警察局或法院，更不會使我常產生不安的心理，所以，認爲自己也是受害者。萬一當時正擁抱着梅谷千惠子，而被杉山孝三看到，後果更不堪設想了。又想着，如果在千惠子的屋內多抽一根烟，或提早三分鐘出門，就不會發生這種倒楣事了，絕不可能遇見杉山孝三，完全僅差了兩三分鐘的時刻，事實就不會是如此了，但是，偏偏如此，才遇上了杉山孝三，而惹來一身麻煩。

石野貞一郎想到這裏時，感覺這社會上好像有許多不合理的事隨時會出現，而自己最秘密的私生活正巧會來到這個危險邊緣，幾乎被破壞了，覺得社會上的人都是很可怕的，這麼一想之後，更想着最好足不出戶。

終於報紙登載着個件兇殺案在最高法院判決之日快到了，不過，這個消息發表時，已經是事後的第三年，僞證的石野貞一郎仍逍遙於法外，而這三年間，石野貞一郎的私人生活也有了變化。

原來梅谷千惠子另有一位年輕的戀人，而至最近才被石野貞一郎知道這個事實，使石野萬分懊惱，認爲自己長期受蒙騙，拿給千惠子的生活費竟全交給了小白臉。

然而，更妙的是並非石野貞一郎自己發現這個事實。有一次，梅谷千惠子和那位年輕的戀人

約會時，拿起手中的報紙看而有意似無意的說：

『我覺得杉山孝三這個嫌疑犯實在太可憐了，其實，他是無辜的。』

聽了這句話，那位年輕的戀人更不敢怠慢的立刻詢問原因，千惠子就先表示着只對他談論此事，請他絕不可外宣傳，當時，年輕的戀人就對天發誓必定遵守，因此，千惠子才安心的細聲向他吐露事實，說明那天晚上在西大久保和石野貞一郎確實曾遇見杉山孝三，而這位年輕的戀人睜大眼睛專心聽着女友的談論。

當然，並無遵守對天發誓的承諾，他立刻向好友透露這個大消息，而他的好友正巧是擔任杉山孝三案件的辯護律師事務所的職員，也就又將這個消息轉告律師，且自認是立了大功。

律師很快的辦理手續而向法院控訴石野貞一郎僞證，因此，石野貞一郎認爲不會被任何人查出的事實終於曝光了，他的私生活也被報紙登載，石野貞一郎就像突然被千鈞重量之物襲擊一般，不知所措。

更令石野貞一郎痛恨的，就是口口聲聲要與他相處的梅谷千惠子竟然暗自擁有超越他的戀人，不但如此，家中的妻子更是責怪他，這個社會上好像到處都有他的敵人，而且，此時才發現自己長久被梅谷千惠子欺騙着感情。

所以，昧着良心之事仍會受天懲罰。

寒流

一

B銀行R分行的經理冲野一郎認識『美娜世』餐廳的女老闆前川奈美的時期是在冲野初就任分行經理時，對客戶做禮貌上的拜訪時。換句話說，這家餐廳也是B銀行的客戶之一。

在東京市內而言，R地區也是一個商業相當旺盛的繁華地區，隨着東京市人口的增加，這個地區的一些空地被開拓爲住宅區，至東京市中心的交通很方便，也有好幾家百貨公司，尤其到了夜間時很熱鬧，幾乎可和東京的熱鬧地區銀座相提並論。在這個地區，有好幾家銀行皆設立分行，而同行之間的競爭也相當激烈，被派到R分行當主管的冲野一郎，可以說是坐在很重要的實座上。

目前在B銀行逐漸擴張勢力的某派系的常務董事是推薦冲野一郎來擔任這個重要位置的人，

是四十二歲的常務董事桑山英己。年紀不大便擔任常務董事的原因是桑山英己的祖先是創立B銀行的功勞者，且並有一段長時間擔任總經理的關係。

後來，他那位當總經理的祖先退休，在兩三年前才死亡，隨着他的死亡，B銀行的董監事便分爲兩大派。現任的總經理是桑山祖先提拔的人，做事很溫厚，可是，在他之下的副總經理很能幹，逐漸地培養了自己的黨羽勢力，桑山英己也瞭解情勢，爲了對抗副總經理的黨派，也漸漸地在動腦筋想辦法，毋寧說，將來有機會的話，就把這位副總經理拖下來，桑山相信自己這方面的手腕。

所以，擔任常務董事的桑山，有機會就安揷自己的心腹部下於重要的地位，這次提拔冲野一郎爲R分行的經理，也是其中之一。桑山英己和冲野一郎是同期的同學。

冲野一郎抱着很大的熱中就任R分行的經理，和前任經理的移交工作結束之後，便馬上對自己管區內的客戶，作了就任後的禮貌性拜訪。

『我們現在要去拜訪的「美娜世」餐廳的女老闆是……』在汽車裏禿頭的前任經理向冲野一郎說。『這位女老闆是個很能幹的人。他的先生大約三年前逝世，她才三十歲，可是却能够把這家餐廳經營得很好，好幾家大公司都是這家餐廳的客戶，經營情況很穩定。』

『喔！這麼說是個女強人？』冲野一郎今年四十三歲是身材高大的人，一面聽前任經理的說

明，一面掏出白手帕擦擦眼鏡玻璃而露出微笑。

『雖然是女強人，可是他的外貌、身材，一點皆不差，是有名的美人，』前任經理喃喃地說。『反正，等一下我們拜訪他的時候，你就會知道我說的一點都不假。』

『美女寡婦，而且善於作生意，這可要小心了。』

沖野一郎在車裏也和前任經理談起這家餐廳的經營內容，而餐飲業，旅館業、酒家等等的行業，向銀行貸款時，都被列爲最需要考慮的對象，毫不受優惠的。

『將來會變成如何，當然我們不知道，不過，目前的「美娜世」確實經營得有板有眼，很健全。不但在我們的銀行有存款，而且也不會勉強地向我們貸款。』這位前任經理好像很照顧這家餐廳地說好話。

『也許幕後有人撐腰吧！』沖野一郎隨便地問。

『喔！是那種生意，所以，我也不敢保證，只是據我所知並沒有不良的風聲，由此可知，那位女老闆的爲人處世是一本正經。前年，這家餐廳重新裝潢，當時，向我們借了七百萬元，可是，到今年春季，本利都還清了。』

『喔！這麼說，是很好的客戶囉！』沖野一郎說着，心裏不免懷疑這位前任經理，一再地讚美女老闆，也許對他有特別的好感吧！

『美娜世』餐廳是位於離坡路的繁華區不遠的巷子裏，聽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是某華族的別墅，後來，老闆買下這幢別墅，就裝修爲店面，不過，庭院部份還是保留以前的模樣，很有古色古香的優雅感。

沖野一郎就在餐廳第一次看見女老闆前川奈美，這時才知道，方才在汽車裏所聽到有關讚美她的話，毫無虛言，雖然是三十歲，可是看起來好像只有二十五歲，苗條的身材，又着和服，很雍容華貴，嬌小的臉龐，有一雙烏溜溜的美眼，這使得第一次看到她的沖野一郎有很好的印象，端正的細小的鼻樑，配合着他的櫻桃小口，而且，看起來毫無驕傲的氣勢，從他的臉龐到苗條的身材，讓人有可愛的感覺。

從第一次的見面，沖野一郎便有喜愛前川奈美的感覺。

半年之後，沖野一郎就和前川奈美交際得很勤。

這個時候，餐廳又要擴建，所以，奈美便向B銀行貸款，時常跑銀行，有時候，沖野一郎也到餐廳和奈美洽談。

擴建的時候，前川奈美只好在外面另租房子居住，她選擇環境寧靜的住宅區，而且有圍牆的大房子，奈美小姐和亡夫生了二個女兒，她租的這幢房子很寬敞，母女三人之外，僱用兩位女僕人一起住，還顯得很寬敞。

奈美小姐向銀行貸了一千萬元，而且很順利地就貸到款。總行的調查部長也是屬於桑山常務董事派系的，當然對沖野一郎有好感，只要沖野事先向他打個招呼，這個分行送出的文件，便毫無困難的得到批准。

『美娜世』雖然經營正常，可是，按照銀行的貸款對象而言，餐飲業列爲『不緊急的貸款對象』，而且是屬於丙種的貸款對象。

可是，這一千萬元的貸款却很順利地便得到批准，這完全是沖野一郎的幫忙，辦手續時，有一些細節的文件，都是沖野一郎親自帶着文件前往前川奈美處塡表或蓋章，其實，這種事情只要派一位普通職員辦理就可以，不需要經理親自出馬。

有時候，奈美要從他的存款中領出一些錢，而打電話到分行時，沖野經理也往往親自帶着現款送到奈美小姐的住處。

從這些情況來看，沖野一郎好像是厚顏而垂涎女色的男人一般，其實，他是很溫厚的紳士，他的嗜好是欣賞音樂和看棒球比賽。學生時代，他就喜愛音樂，所以，家裏有很多他所收集的外國名曲唱片。

沖野的家裏，有太太和二個小孩，太太除了身體比較虛弱之外，並無什麼讓人非難的地方，沖野和太太結婚之後，在外面只有過二次輕浮的行爲而已，可見，還是不敢做得太過份，理由是

他爲了自己的事業前途，而對自己的生活相當潔身自愛，說起來是性格相當拘謹的人。

沖野一郎喜愛前川奈美的是什麼呢？當然，奈美小姐漂亮，而且具有一般女人所無的另一種美感，人長得很可愛，而且又有高雅的美感，當沖野知道他的背後並沒有護花使者撐腰時，更有想接近她的意念，他還感覺到這位寡婦，不但頭腦好，而且很有經營的手腕，奈美對沖野一郎的印象，也沒有不好的地方。她的周圍時常會出現誘惑者，其中有政治家，少壯企業家，也有藝術家，奈美小姐已經看慣了男人的這些不正意圖的行爲，因此，便不想進一步地和男人打交道，只有表面的應付而已，奈美小姐知道，不小心而和男人隨便交際的話，如果對方心懷不軌，一定會招來很多的麻煩，說不定連自己的財產都會被霸佔，以現在奈美小姐的體驗而言，所有的男人好像都是爲了聲色而終日地誘惑女人，有這方面的恐懼感，使奈美小姐到現在都一直能夠過着安寧正常的生活，這種正經的做人處世原則是這家餐廳生意興隆的主要原因。

沖野一郎和前川奈美之間的距離，愈來愈接近，在奈美的眼裏，沖野一郎是個純眞的男人，並不是以奈美的財產爲目的而接近他的男人，而且覺得沖野的教養不錯，是神經纖細的紳士風格的男人，他的穿着，時常很乾淨又瀟洒，當然這和他的職業、地位有關，和奈美小姐說話時，也不會用粗魯的話，聲音不大也不小，而且很客氣地表達意見。平常來餐廳的男人中，奈美小姐所看到的，大部份都是有猥褻感的人，和沖野比較的話，風格完全不同，也許沖野的穿着，對奈美

小姐而言，也是一種魅力吧！

剛開始來往的時候，都是爲了工作上的事情；然而時間一久，沖野也逐漸地會有私人的交談。由於爲了貸款而沖野一郎出力幫忙，所以，前川奈美也好幾次地招待沖野經理而表達謝意，有一次，在招待沖野經理之後，兩個人又到夜總會跳舞，剛開始和奈美跳舞而握着奈美的手的沖野經理，手還會有點發抖，這使奈美小姐更感覺到年過四十的沖野還有相當的純眞性。

後來，沖野往往一下班就到奈美家，由於餐廳的擴建還未完成，所以，經常就在奈美的家裏隨便吃了晚餐。

有時候，沖野會邀請奈美小姐去聽音樂會，或看夜間棒球比賽。

『美娜世』餐廳有一位很老練的女管理人，所以，奈美小姐偶爾和沖野去聽音樂會的時候，餐廳的工作還是很正常，不會有任何影響。

他們兩人去看棒球比賽時，沖野總是很仔細地向奈美小姐說明棒球的規則，對出場的選手的姓名，或對比賽中一些精彩場面，也會向奈美小姐解說，來看棒球比賽時，奈美小姐總是穿着外國布料的洋裝，因此，更顯得出她的美麗身材曲線，而很引一般觀衆的矚目。

參加音樂會時，奈美就穿着價格昂貴的服裝，繫着毫華的腰帶，總是坐在沖野的身旁。奈美小姐很懂得穿着，家裏有很多奢侈的衣裳。經濟富裕，所以都向一流的服裝店購買自己所喜愛的

高級品，不過，奈美小姐要有漂亮的穿着打扮，才合乎餐廳的行業。

由於時常穿着毫華，因此，在音樂會場裏，也很引人矚目，很多婦女們都帶着羨慕的眼光看她。

沖野一郎在音樂會的演奏中，也常常向奈美小姐說明古典名曲的曲名或作者，演奏的歷史等等，也許沖野的說明並不很好，奈美小姐只是隨便聽聽而已，其實，奈美小姐喜愛日本音樂勝於西洋音樂。

帶着奈美小姐去音樂會的沖野有無以言喻的享福感。

到了夏末的某一日黃昏，沖野一郎正好和奈美小姐在神宮外苑一帶散步，而在稍微陰暗的樹蔭下接吻，當然這並不是最初的接吻。最初的接吻時，沖野一郎還會有點顫抖，可是，這次的接吻又有另一番感受。

沖野一郎放開抱着奈美小姐肩膀的手，並很快地離開她，單獨一人走出去。從外苑的森林樹木中，遙遠地看着街上屋頂的各種霓虹燈招牌，沖野的步伐很快，好像要去辦什麼事一般，而向着一家店面很漂亮的地方走去，這家店的店面打掃得很乾淨且洒着水，從大門走進去，來到有庭石的地方，這時沖野才回頭一看，穿着雪白衣服的奈美小姐，在黑夜裏姍姍地走過來，這是沖野認識前川奈美小姐半年之後，也是頭一次有實際交往的時候。

從此，這兩個人的關係，就如火如荼地昇華了，奈美小姐有時候不管餐廳的事，而特地來和沖野一郎約會。沖野也往往藉口是公司開會或公差等等，瞞着太太而晚歸，不但如此，白天在辦公室時，腦子裏就期待着夜間的來臨，有時候，就揑造一些理由而把公司交給代理人，便跑去奈美家吃中飯，如此，或多或少地就影響了工作。

沖野一郎還想着將來可能的話，就和奈美小姐結婚，一想到嬌美的小姐能够抱在懷裏，就覺得無論如何都划得來，也可以說，不顧一切犧牲，也要完成婚事。

沖野一郎也想過自己的太太身體虛弱，也許可以從這個理由想辦法讓太太瞭解而離婚，可是，這種事傳揚出去的話，就不好意思在銀行服務，那時，只好辭職，想到這裏，沖野一郎又覺得本來是桑山常務董事的提拔，才得到這個經理的寶座，將來還有升到董監事的機會，沖野一郎想到要放棄這種將來的幸運時，又不甘心，因爲，過去好幾年在銀行服務，一直是爲了要有出人頭地的一天，現在爲了那位小姐，把一切將來的幸福放棄，這是很大的苦痛，可是，一想到嬌滴滴、美麗的前川奈美小姐時，還是覺得得到美人才有人生的意義，這時，沖野覺得在庸俗的社會上的出人頭地，有什麼用，如此一想，又想着如果要和奈美小姐結婚的話，要如何安排，以環境的情況而言，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終於，沖野一郎想着必須要克服一切障礙，才能得到奈美小姐，前川奈美小姐也睜大美麗的眼睛，浮起熱烈的表情，對沖野表示着願意和他結婚。

可是，沖野一郎也有一抹不安感，這就是現在自己是B銀行的經理，地位好、收入高，所以才會得到小姐的青睞，想起自己身爲分行經理，而處處給奈美小姐方便，才得到小姐的芳心，可是，一旦辭職的話，如何呢？沖野想着自己並沒有超人的地方，也沒有特殊才幹，是個凡庸的人，目前在銀行的組織中，能够耀武揚威，可是離開的話，很快地會變成毫無特色可言，如無能力者一般。

頂多，依奈美小姐的好意，而擔任『美娜世』餐廳的會計，可是，這種工作在經營能力很強的小姐眼裏是微不足道的小地位，到那時，小姐對他的臉色也許就不同，說不定一脚就把我這個小職員踢開，沖野一郎很擔心這種情況出現，因此，計劃歸計劃，還是不敢一下子付諸實行。

如此，沖野一郎和前川奈美小姐，雖然有將來結婚的諾言，而常常約會，而且，奈美小姐又表示着，如果沖野肯來的話，隨時都可在家裏接納他，沖野一郎還是考慮着環境的麻煩問題和前途的不安，而徬徨着，在徬徨中的人生，又有另一番滋味。

沖野和奈美的交往，互相都很謹愼，而且很注意環境，所以，到目前爲止，銀行裏的同事們還沒有人察覺到他們之間的關係。有時候，奈美小姐來銀行而和沖野坐着談話，可是，銀行裏的人都以爲他們談的是公事。

前川奈美到銀行來的時候，總是打扮得很漂亮，加上她的天生麗質和姣好的容貌，因此，一

進來就很引人注目，B銀行裏的人幾乎都認識這位『美娜世』餐廳的女老闆。

有一次，總行的桑山常務董事來B分行巡視，在和沖野一郎談公事時，有一位職員走近沖野的身旁說：『美娜世餐廳的女老闆有事找沖野經理。』

『聽說那家餐廳的女老闆很漂亮。』常務董事桑山英已隨意地從旁而言，看了沖野一郎一眼笑着說：

『如何？如果可以的話，也讓我開開眼界吧！因爲她也是我們銀行的客戶，藉此機會，我也應該向他作禮貌上的寒暄。』

對方是頂頭上司常務董事，而且是同期同學，這句話說出來之後，沖野不敢拒絕，桑山的穿着打扮很高貴，是沖野一郎望塵莫及的，身上的西裝是高級衣料，這不是沖野經理可以比得上的，當然沖野也知道有錢人總是如此。

於是兩個人一起到會客室見前川奈美。

沖野一郎的不幸，便從此萌芽了。

二

前川奈美小姐到銀行之後，就在會客室坐着，這個時候，忽然看到沖野一郎畢恭畢敬地帶着

上司走進來，因而趕緊站起來，一臉驚愕的表情；一雙烏溜溜的眼睛睜大着，顯得活潑又漂亮。

『這位是我們銀行的常務董事。』沖野一郎露着微笑把很客氣地站在身旁的桑山英己介紹給前川奈美小姐。

『我是桑山。』常務董事拿出名片，向前川奈美彎着腰寒暄。

『你很愛護我們銀行，謝謝你。』

前川奈美小姐也回禮着，而用雪白的手接下名片，看了一下便收起來。

他們三人坐下來交談。這間會客室四面都是落地玻璃窗，光線很充足，因而把前川奈美小姐雍容華貴的姿態襯托得更美麗。

『我常常聽到沖野君的報告，據說你的餐廳事業很興隆。』

桑山常務董事露出微笑，而繼續向面前的奈美小姐說話。其實，沖野很少對這位常務董事提及有關奈美小姐的事，而現在看到這位常務董事連連說了很多奉承話，不由得頻頻苦笑。

『啊！這種小生意不算什麼，由於我單獨一人要照顧店內，又要主外，很忙碌，遭到不如意的地方也不少，我們女人還是比不上像你們這種能力高強的男人，尤其在經營方面，確實覺得很吃力，』

前川奈美小姐也露出微笑，不過眼瞼稍微垂下，好像不敢正視這位常務董事，而小姐眼瞼上

顯出的長睫毛，在她雪白的臉龐上，彷彿是雪白指甲的陰影一般。

『不過，忙歸忙，你經營得這麼好，是個偉大的女強人，單獨一人能够處理得井然有序，眞是不容易。』桑山英己又看了前川奈美的臉龐而讚美一番，然後又說：

『如果有什麼需要辦理的事，請你不要客氣，告訴沖野君，他一定會給妳方便。』

『謝謝你。』前川奈美把上半身婉曲成很漂亮的姿勢而道謝。

在會客室的交談，大概十幾分鐘而已，可以說只是初見面的寒暄性質，禮貌上的交際而已。

桑山常務董事在談論中，就很巧妙地說出今年的經濟景氣預測，他在財界上很活躍，因而對這方面的趨勢很瞭解，說得很動聽，偶爾也透露一下一些報紙或雜誌上沒有登載的新消息，是個善於言辭的人，使得前川奈美不由得佩服他的才識。

將要告辭時，前川奈美小姐才對桑山常務董事說：

『我的餐廳裝潢得不大好，如果有機會的話，請你光臨我的餐廳，也許我的烹調技術不高明，做不出合乎口味的菜肴，不過，如果有機會多領教常務董事的指教，是我覺得很榮幸的。』

『謝謝你，將來如果有機會，我會去拜訪。』

桑山常務董事也頻頻點頭地說，然後，對着坐在身旁的沖野一郎說：『啊！你啊，有沒有去過這位小姐的餐廳？』由於是談論中的隨意一問，因而沖野一郎有點突兀感，而稍微口吃地回

答：「有，去過。」同答之後，想了一下又說：

「他的餐廳裝潢得很華麗，料理也很好，我相信你有機會去光顧的話，就知道了，一定不會失望而歸。」

「旣然你這麼說，一定錯不了。」桑山雖然這麼說，可是忽然有所感覺的又問。

「聽說餐廳目前擴建中，一定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吧！啊！對了，小姐在擴建中也一直住在餐廳裏嗎？」說着看看奈美小姐。

「不。」奈美小姐說着搖搖頭。

「擴建中，工人出入，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因此，暫時在外面另租房子和兩個小女兒一起住。」

「這麼說，住在那裏呢？」

「在S街。」

「喔！那是理想的地方，我有時開車也經過那裏，不過S街的確實方向是？」

「以環狀道路來說，是靠東邊，我所租的房子附近，是以前N宮殿下的別墅。」

「喔！那一帶我知道，我有一位朋友也住在那兒，我有時候會去拜訪他，那一帶的地形，我並不陌生。」桑山英己話說的速度比進來的時候快得多。

『喔！是這樣嗎？……』奈美小姐嫣然一笑，而看着桑山說：

『既然如此，那麼，你訪問你的朋友時，可順道來寒舍，不過，是個簡陋的房子。』

聽到這句話時，沖野一郎忽然有不安感，因爲，從未聽過常務董事有一位好朋友住在S街。

後來，沖野一郎和前川奈美兩人在別人的住宅裏相會時，便談起桑山常務董事的事情，首先提起這個話題的是沖野。

『從上次的見面看來，我覺得桑山常務董事好像對你有意。』沖野一郎說着，並注意看看奈美的臉孔，好像要找出奈美的反應一般。

『是嗎？』奈美低着頭，不多說話。

『他不是說過要儘量給你方便嗎，據我所知，他對客戶說話，總是一副面無表情的臉孔，當然，寒喧的客套話還是會說，不過，像上一次對你所說的那種承諾，却很少見。』

『喔！是嗎？』奈美小姐回答着，顯出毫不關心的表情。

沖野一郎好像還是對上次見面時，桑山英己所說的那幾句話耿耿於懷，因爲，沖野認爲爲了奈美的貸款而賣力的人是我，而不是桑山，但桑山却在奈美小姐的面前說，要辦事的話，請奈美小姐告訴我，這種說法，好像把我的努力及對奈美的恩惠，通通變成他的功勞一般。

在學生時代，沖野就很瞭解桑山常務董事的個性，他的這幾句話，確實使沖野一郎耿耿於

懷，他知道桑山英己很懂得粉飾門面，做事表面不留痕跡，是個很狡猾的人，在學生時代，桑山曾經霸佔朋友的女朋友，而利用之後，就棄之如敝屣，這種事沖野知道的就有兩件，由於和他是同期同學，桑山曾拜託沖野替他調解這種桃色糾紛，這種苦勞，還留在沖野的腦海裏。

從上次他們初見面時，桑山常務董事就對奈美小姐有很大的興趣，沖野一郎看就知道，因為，從過去桑山的作風而言，他對女人要手段是很快的。

『上一次常務董事還問過你的住處，到現在還沒去拜訪你嗎？』沖野一郎還是一副想摸索奈美小姐的反應表情般地看着奈美小姐而問。

『啊！沒有來。』奈美小姐用手撩了一下垂下來的頭髮，而搖着頭說：

『是嗎？』

這個時候，沖野一郎想要告訴前川奈美有關桑山英己的好色事蹟；換句話說，想要讓他知道，桑山是個必須警戒的人物。

可是，話到喉嚨時，沖野一郎還是勉強地把想要說的話吞下去，因爲沖野覺得說出來的話，奈美小姐會認爲我是個嫉妒心強的男人，沖野一郎喜愛音樂，看書，也喜愛看棒球，可是，天生冷靜的性格，所以看棒球時，縱使自己喜愛的選手打出安打，或表現出很好的技巧時、也不會像其他觀衆那樣喊叫或拍手，只是露出微笑或欣賞的眼神而已，沖野一郎也很瞭解自己這種性格，

而且，想者也許就是這種冷靜的性格，才獲得奈美小姐的青睞吧！在這個時候，表現出嫉妬性的話，也許會破壞自己的這種良好性格。

另一個理由是桑山目前是銀行的常務董事，雖然是同期同學，不過，那是過去的事，目前是上司和部下的關係，在桑山的眼裏，沖野就如傭用的人一般，過去是同學、朋友，可是，現在是掌握生死大權的上司。由於桑山是常務董事，掌握着銀行的實權，這才能提拔我這個同學沖野，換言之，現在的寶座是因他而得來的，所以，現在的沖野一郎對桑山英己有上司、部下的顧慮，另一方面，也有提拔的恩惠、情義。

『妳對我的愛情不會改變吧！』沖野一郎伸手把桑美小姐圓滑的肩膀摟過來而說，沖野想着只要確認這點，才是防禦的方法。

『不會改變，永久的。』奈美小姐在沖野的擁抱中，點點頭說。

可是，奈美小姐隱瞞着一件事，就是自從上次初見面之後，桑山常務董事已經到奈美小姐S街的住宅拜訪過好幾次了。

最初的訪問時，桑山常務董事說：『正好有事經過這裏，順便來拜訪一下，』當時，安靜的家裏，忽然聽見有人按電鈴的聲音，女僕人出去開門之後，便帶着桑山英己的名片進來。

前川奈美小姐很吃驚，立刻到大門口去，這時，高大的桑山英己穿着瀟洒地站在門口。而在

陽光照射的馬路邊，還看到陽光反射的黑色豪華轎車。

『我今天正好有點事來這邊，所以順便來拜訪。』桑山看到小姐時就露着微笑說，然後，又幾乎鞠躬着說：

『上一次和你見面，眞的謝謝你。』

奈美小姐也回禮着說：

『喔！請進。』

『不，我在門口就可以了，妳家相當漂亮。』說着，眼睛轉了轉而看看房子。

『請進來吧！』雖然，奈美小姐再請，可是，常務董事還是說有事要辦，要回去了。

後來，又來拜訪兩次，第二次時就到房子裏坐，可是，逗留不久，頂多聊了二十分鐘就回去了。

『正好有事經過附近，所以順便來拜訪。』這就是這位常務董事來訪問時的口頭禪，每次都很輕鬆的樣子，可是，這種短暫的訪問，一次又一次地累積下來，就會形成一個相當的重量感，對這種作法的結果，這位常務董事好像瞭如指掌。

奈美小姐不把常務董事來拜訪的事告訴沖野一郎，她覺得說出來的話，好像會傷害沖野，這是身爲女人天生的預感吧！當然，奈美小姐也依稀感覺得到這位常務董事的訪問目的，而在主管

和部下關係的這兩位男人之間，更不好把這種事告訴沖野一郎。

不過，奈美小姐對其他男人要誘惑她的事，還是會主動地向沖野一郎透露。

譬如，最近有一位男人對奈美小姐頻頻地獻殷勤，這位男人現在是皿碟類的收藏家，過去，當過國會議員，在他的住宅裏，現在已經收藏了好幾千個古代的精美名碟，這位男人邀請奈美小姐到他家參觀，如果，奈美小姐喜歡的話，也願意奉送，這些皿碟，大約地估計，也有一億元的價值，這位男人還表示在東京一帶的古董店，沒有人不認識他。

不久之前，這位男人還主動贈送一座香爐給奈美小姐，由於奈美小姐經營的是餐廳生意，不好得罪任何客人，有一次奈美小姐搭了這位前國會議員的汽車之後，便邀請奈美小姐吃飯，而且還建議到適當的地方休息，奈美小姐只好委婉地拒絕他，可是，他就不規矩地摸著奈美小姐的手，接著把奈美小姐的手指拿到他的嘴裏，用舌頭舔了一舔。

『那位前國會議員想說服我的技巧有兩種。』奈美小姐很有趣地開始談起這件事來。

『其一是他在我面前拍胸脯說，他有希望將來擔任大臣，他表示這次選舉當選的話，就可以坐上大臣次官的寶座，如此一來，下一任的大臣非他莫屬了。』

『那麼，另一種技巧是什麼？』

『是他收藏皿碟的事，他告訴我，從學生時代開始就有興趣到處收集皿碟類，而現在還是繼

續著，由此可見，他能夠對某一件事集中精神而貫徹始終，這是他的性格，因此，一旦對我有愛情的話，這種愛情是海枯石爛也不會改變的。』

『喔！確實高明，看樣子說服的方法有好幾種。』沖野一郎說著，不由得笑出來。

『是啊！太固執了，因此，有一次我不耐煩地告訴他，我現在有撐腰的人，他一聽這句話，就露出很驚訝的表情，可是，很快地又建議著說，我們兩個人的交情，只要不讓你的撐腰人知道的話，又有什麼關係，不愧是當過國會議員的人，很狡猾，而且，他對我表示時，是一副很純眞的面孔，一有機會就想帶我到適當的地方休息，我才不吃這一套。』說到這裏，前川奈美小姐也笑出聲來。

沖野一郎聽了奈美小姐的話時，又想著桑山常務董事會用那一種方式來說服奈美小姐呢？可是，這種不安感不敢在奈美小姐面前表現出來。

常務董事到目前爲止，所交往的女人幾乎都是藝妓，對酒吧的女經理或舞廳的女服務生等等，好像不感興趣，桑山有時候還表示，他是古典派的人，很重視傳統風俗。

桑山常務董事爲什麼對前川奈美有這麼大的興趣呢？沖野一郎的推測大概不會差很多，因爲前川奈美小姐有很高雅的氣質，這是一般藝妓或風塵女郎所沒有的。自己經營餐廳也有一筆財產，現在是沒有丈夫的年輕女人。穿上和服的話，藝妓的艷美也比不上她，而且頭腦清晰，容貌

妓好，又有經營的才幹。

以只有空虛的外表，沒有內在美的藝妓來看的話，就很容易瞭解爲什麼桑山常務董事對前川奈美小姐鍾情了。

不過，沖野一郎又有另一種不安感，從那一次桑山常務董事見過奈美小姐之後，就常常從總行到E分行巡視，以前很少來，而最近常常來的理由，也不是什麼重大的公事，有時候，就坐在沖野經理的辦公桌旁邊，隨便談了一些打高爾夫球的事便回去了。

雖然，桑山常務董事來分行時，每一次都簡單地看了一下，聊聊天就回去了，可是，沖野一郎還是想著這位上司也許要來偵察什麼業務上的事。部下與上司的談話，是不會平等的，對上司的談話，總是隨便附和，可是，由於心裏有不安感，往往答錯上司的問話。

在這種有依稀的危險感的當頭，終於有一次，桑山常務董事就建議要沖野一郎，在明天的星期六陪他帶著前川奈美小姐到箱根遊覽，更令沖野一郎驚駭的是，這次的遊覽計劃要宿一夜。

聽了之後，沖野一郎臉色蒼白，可是，在上司的面前，又提不出拒絕的理由。

『喔！這個遊覽計劃安排得很好。』沖野表面上還露出笑容讚美上司，可是，放在辦公桌下的兩隻腳，不由得顫抖起來。

『你啊！我的計劃很周到吧！不過，那位寡婦還是由你出面邀請他。』常務董事露出奇妙的

笑容說。

『是。』

沖野一郎還是恭敬地送常務董事到大門口，看著他的豪華轎車開走之後，帶著一副蒼白的臉孔回到座位。

三

這是風和日麗的晚秋氣候，天空好像澄明的玻璃般的碧藍。

常務董事桑山英己自己開著豪華轎車來載站在某十字路口的分行經理沖野一郎。由於剛從銀行下班的關係，沖野還帶著公事包。這是星期六，銀行的辦公只到中午，而他們約定的時間是下午二點半，沖野分行經理就站在離分行不遠的十字路口等待，以他的表情看來，好像很不耐煩，也有站著發獃的感覺。

過了一會兒，車子就來了，沖野一郎對開車的桑山點點頭，而坐在桑山的隔壁座位。

『你有沒有通知前川小姐。』桑山馬上問著。

『有。』沖野回答。

『如何？』

『她說如果有空就會和我們一起去。』

『有空的話，這是什麼意思呢？』

桑山自言自語著，一面開車，一面轉彎車子向著前川奈美小姐的住宅方向開去，嘴裏叼著香煙，而在沖野的眼裏，叼著香煙的桑山的側面，顯得心術不正般的感覺。

沖野一郎並不是用電話告訴前川奈美小姐，而是昨天聽了桑山的箱根遊覽計劃之後，一下班就馬上到奈美小姐的家告訴她箱根遊覽的事，當沖野訪問奈美小姐時，家裏的女僕人很懂事地離開他們。

『這是常務董事提出來的遊覽計劃，妳怎麼辦呢？』

沖野一郎進來之後，先擁抱奈美小姐，才把這件事提出來。

『去就去吧！去年我沒有機會到箱根欣賞紅葉，所以……』奈美小姐說著，睜大著眼睛，好像很高興。

『不過，現在去看紅葉的話，已經太遲了。』

沖野說這句話的意思，是暗示奈美小姐拒絕，不要去。

『是嗎？』

『不僅這樣，現在箱根的氣候也很寒冷。』

聽了這句話之後，奈美小姐不由得瞟了一下眼睛看沖野的表情，好像很沮喪的樣子，頭腦靈敏的奈美小姐很快地便知道沖野的心情，因此就說：

『既然如此，不去也好。』

沖野一郎在心裏喊著萬歲，而顯出很有安心感的表情，可是，接著又有對桑山常務董事如何交代的煩惱。如果，這種拒絕會引起桑山常務董事的不高興，該怎麼辦呢？說起來，桑山英己是個喜怒無常，難以取悅的人，而且，不會把感情表現在臉上，他不高興的話，就用另一種方式報復，過去的這種受打擊的情況，沖野也碰過好幾次。

『不，我並不勉強你一定不要去，明天的下午三點，我會和常務董事開汽車來邀請你，如果你沒有興趣，或不方便的話，當然你可以拒絕。』

奈美小姐在漂亮的眼瞼垂下來的同時點點頭，這個動作使沖野一郎感覺到奈美小姐很瞭解自己的心情，而會拒絕邀請。

這些內容，桑山常務董事當然不知道，一面開車，一面又問。

『依你的說法來看，前川奈美小姐也許有不方便，不會來的口氣嗎？』

好像很擔心般地側過頭看沖野的臉孔而問，沖野雖然一顆心蹦蹦跳，可是，故意裝著無事般地說了相反的事。

「不，我昨天通知她時，我覺得她會來。」

「是嗎？不過，我好像有被拒絕的預感。」常務董事閃避了正在過馬路的一位小孩而說。

沖野心裏很欽佩桑山的敏銳靈感。

「不，我認爲她會來。」沖野一郎再一次地強調。

「由於她的餐廳生意好，客人多，而且也有一些男人看上她，追求她，也許也會邀請她到箱根遊覽，她以前告訴過我，有一位男人開車到她的家門口，等著她開門，因爲那個時刻她還在睡覺，當然，我們的人格和那種無聊的男人不同，所以，我相信奈美小姐一定會來。」

「喔！是嗎？」常務董事還是懷疑的口氣，可是，他的眼裏，顯得很熱情，而看著奈美小姐家的方向。

「我可以和你打賭。」沖野一郎說。

「打賭嗎？」桑山常務董事說著笑出來，而問：

「要賭什麼呢？」

「常務董事有的是錢，我輸的話，我提供價值五千元的東西，可是，常務董事輸的話，要提供價值一萬元的東西。」

「噢！這樣我吃虧，一萬元太多了。」雖然桑山這麼說，不過，表情變得很開朗，因而說：

『好吧！打賭就打賭。』

如此，兩個人一起笑出來。轎車很快地開到高台上的寧靜住宅區，而車子就停在前川奈美小姐的家門口。

『喂！你下車去叫他。』桑山常務董事下令。

『是！』沖野一郎下車，而去按大門口的電鈴。

一下子，門就開了，沖野一郎差一點驚駭得叫出聲來，前川奈美小姐打扮得很華麗，而她的女僕人陪著她走出來。

『這樣我輸了。』桑山一面開車，一面對臨座的沖野笑著說，好像心情很爽快。

『是啊！』沖野一郎也愉快地回答。

『一萬元的話，好像我出血了，應該稍微減價才對。』

『常務董事啊！豈有此理。』

『啊！好啦！好啦！哈！哈！哈！』

不過，所怨恨的人並不是常務董事，而是單獨一人坐在後座的前川奈美小姐，到昨夜，沖野還以為奈美小姐會拒絕，可是，為什麼又臨時變卦而出來呢？也許，他喜歡宿一夜的箱根遊覽計劃，也許是能夠和他的戀人一起在箱根宿一夜的關係吧！雖然多了一位常務董事的旁人，可是，

對女人而言，這是很高興的事吧！沖野一郎從車子的鏡子看看後座的前川奈美小姐，而自己作了這種解釋。

奈美小姐當然不知道桑山英己的爲人和性格。桑山年輕的時候，獵取女人的手腕很高明，而隨著年齡的增長，這位喜好女色的常務董事也逐漸地涉足於花柳界，這一次，桑山很明顯的是爲了獵取奈美小姐而來的。

昨夜，我應該更清楚地表達這種情況，而讓奈美小姐知難而退才對，沖野愈想愈後悔，更糟的是，也沒有告訴奈美小姐，桑山過去的爲人和他的好色程度。本來，也想要透露，可是，爲了不顯出自己的嫉妬心，因而勉強地把那句話吞下去，因爲，說出這一切的話，奈美小姐一定會改變對我的觀感，現在，印在奈美小姐心裏的自己的形象很不錯，一定是看上我冷靜的理智性吧！如果不注意言論，談吐的話，很可能摧毀自己的形象，那麼，奈美小姐愛我的心意就會改變，沖野很注意地不露出自己的破綻。

今天會有這種結果，說起來，還是自己昨晚交代不清，毋寧說是自己不敢坦白地告訴奈美小姐，這和自己感情的抑制以及對桑山的上司地位的顧慮有關，不過，在交談中，奈美小姐好像知道我的心意，可是，以他今天的外出來說，還是不瞭解，奈美小姐也許是單純地想著沖野在身邊，有什麼關係，才出來的，如果是這樣，昨晚我應該更強調，也可以強迫她拒絕，不要來。

可是，坐在汽車後座的奈美小姐的表情，好像滿不在乎，從鏡子裏看到的是一副無神情般的表情，沖野一郎一方面又恨，一方面又自責自己的懦弱，而升起了無名火。

這部豪華轎車，一路上開得很快，從京濱第二國道，經過東海道，而已經在大磯的新舖的馬路上急駛，太陽西下的關係，海洋的天空已有了紅色的晚霞。汽車從小田原開進箱根，這個時候，天色也暗了，不過，一路上車子開得很穩。

桑山常務董事注意看著前方，一面開車，一面偶爾對著後座的奈美小姐說話，都是想到而隨意說出的話，當桑山說話時，奈美小姐總是上半身向前傾著，而接近桑山的背部聽他說話，奈美小姐誇讚桑山開車的技術很高明。一路上他們三人談論著，不過，從說話的次數來說，好像奈美小姐和桑山的談論佔了大部份，沖野一郎好像是配角般的，偶爾說幾句話而已。

車子到了塔之澤，然後就開上坡路，而到『宮之下』，這個時候，天色完全晚了，所以，桑山更小心地開車，車子走在彎彎曲曲的山路上，過了一會兒，就到了強羅村落的一家大旅社前面，這才停車。

『沒有問題吧！』沖野一郎說。

『啊！應該沒有問題。』常務董事壓低聲音而簡單地回答。

他們兩個人的這段談話，前川奈美小姐當然聽不懂。桑山常務董事是個很機警的人，這種情

況，最不喜歡被人看到，因爲，如果有人看到銀行的人帶著有業務來往的婦女一起到箱根遊覽，這種消息稍若傳到敵對的另一派耳裏的話，一定會成爲被攻擊的弱點，對自己的前途影響重大，所以，桑山常務董事帶藝妓出場時，總是選擇不太引人矚目的二三流的歡樂場所，可以說是小心翼翼，老同學的沖野一郎對桑山的這種行爲很瞭解。

他們很快地從旅社的大門走進最裏面的一個房間，這個房間已經準備好燃燒的暖爐。

『喔！這個山地地方比平地寒冷得多。』沖野一郎說著聳聳肩膀，自己覺得一顆心很不穩定地跳著，因爲，自己感覺到今晚的危機。

奈美小姐面孔朝下，眼睛也稍微閉上，坐在榻榻米上，奈美小姐自己很瞭解這種坐姿是最美的，而且，她今晚穿著一套很美麗，平時很少穿的和服，當沖野一郎在他的門口看到今晚奈美小姐的打扮時，不由得咋舌而感歎。

他們要先洗澡。在旅社服務生的引導下，前川奈美小姐先去洗澡，然後，兩個男人一起去洗澡。

『寒冷時，能够泡在這種溫泉中，確實是一大享受。』桑山從澡盆中浮出肌肉結實的肩膀而高興地說。

『是啊！看樣子我們明天還可以欣賞紅葉的美景。』沖野附和著說。

『不，時期已經太遲了，也許看不到紅葉。』桑山說。

這個時候，他們很自然地不談奈美小姐的事。

同樣泡在澡盆中的沖野一郎想著在另一澡堂裏洗澡的奈美小姐的美麗胴體，而拿著毛巾擦了一下自己的臉。

回到房間的三個人就圍著被爐而坐，被爐上蓋着花鳥圖案的綢料棉被，服務生端來的菜餚便放在上面，他們開始用膳了，洗過澡的奈美小姐重新化妝，因此，看起來美艷動人，奈美小姐很善於化妝，平時也花了很多時間在化妝上，頭髮也梳得稍微鼓起，很適合她的臉孔，聽說這是一位技術高超的美容師指導她的化妝法。

『太太，妳眞的很漂亮。』

桑山常務董事替奈美小姐斟酒時，總是先說這句話。

『我說的並不是奉承話，沖野君也在這裏，坦白說，過去我也常常到聲色歡樂的場所，看過的藝妓很多，可是，沒有一個比得上太太的美麗。』

『啊！請不要這麼說，否則，我的臉不知道要向那個方向呢？』奈美小姐害羞得用雙手掩蓋着臉孔。

『不，我說的是眞心話，我這個人是天生不喜愛說奉承話的人。沖野君，我說的是不是？』

桑山常務董事說着側過頭看沖野君問，沖野不敢怠慢，趕緊說：

「說的是，常務董事爲人最正直。」雖然這麼說，可是，話說完時，沖野一郎的腹部就有如水沸騰般的厭惡感，在心裏還駡着這個混蛋專找我當證人，你這個好色鬼，過去就憑着花言巧語而騙了好幾位女人的感情，這種事，沖野有的實際上看過，有的是從同學或同事那兒聽來的。

啊！這個壞人，他欺騙的對象並不限於遊玩對象的女人，自己不小心也會中了他的圈套，尤其是在銀行內的派閥間的明爭暗鬥中，桑山是有名的玩弄權謀計策的人。

可是，今晚却出乎沖野意料之外的，桑山常務董事開門見山地說自己也常常涉足於聲色歡樂場所，說了這句話之後，才強調奈美小姐的美貌，這種作法，對桑山這種人而言，是反常的。沖野以前也聽過，桑山自我誇耀地說一些得到女人芳心的絕招，所以，今晚沖野一郎確實提心吊膽地很注意桑山，並看奈美小姐的眼神和談吐。

沖野很緊張地注意桑山的談吐，是另外還有一個理由，這就是自己和奈美小姐之間的那種不可告人的關係，絕不可讓常務董事知道，因爲，這種事會影響自己的前途安危。

從來旅社到目前的情況而言，桑山還不知道這種特殊關係的樣子，這麼一想，沖野就很有安心感，因而，又拿起面前的酒杯喝了一口，不但如此，沖野也儘量地不看奈美小姐，也故意裝着好像和奈美小姐談不來的樣子，沖野知道話說多的話，多少會露出馬脚，所以，每次說話時，每

一句話都很注意，即使敬酒、斟酒也儘量地表現得和奈美小姐之間有點生疏的樣子，反正，儘量避免有瓜田李下之嫌，沖野也擔心着，如果和奈美小姐相視時，也許，奈美小姐會不小心地從她的眼神，或表情中露出破綻，讓桑山有所感覺便不好，所以，在用膳、交談中，沖野儘量不看奈美小姐，也採取少說話的方針，好像被一個有力的人壓在牆壁上一般的感覺。

沖野的這種態度，桑山很快地有所感覺，心裏想着沖野很識相，處處考慮我的面子，所以，桑山常務董事心花怒放。

『太太，妳很會喝酒。』桑山一面替奈美小姐斟酒，一面誇讚着。

『喂，沖野君，我們三個人今晚喝個通宵如何？』

『很好啊！』

『不，我不勝酒力，我正想先告辭。』

奈美小姐好像有點醉了，沖野很瞭解奈美小姐即使醉酒，也不會表現於臉色，只是他的眼睛會有一點濕潤感而已。

『是嗎？大概再喝一點無妨吧！反正，我們今晚也不回去，在這裏休息。』

桑山這麼說之後，就和沖野開始談論一些銀行同事的事情，而沖野總是附和着桑山的意見而隨便敷衍着。

『啊！下雨了。』聽到外面噼哩叭啦的雨聲，桑山說：

『看樣子，明天沒有辦法開車在這附近遊覽。』

『旣然如此，乾脆休息一下，我們就回去吧！』

『這樣也好。』桑山常務董事讚同地說。

這場酒席到凌晨兩點多鐘才結束，前川奈美小姐就先走到隔壁的房間，而他們兩個男人就在酒席的房間睡覺，由於喝酒的關係，他們人躺下之後，很快就睡着了，而傳出鼾聲。

可是，黎明五點多鐘，桑山就醒了，而溜到隔壁前川奈美小姐的房間。

由於來得太突然，奈美小姐來不及從棉被裏坐起來，桑山英已就蹲在奈美小姐的枕頭邊說：

『太太，我們去洗澡好嗎？』

奈美小姐，在棉裏把身體縮得更小而說：

『我等一下才去。』

奈美小姐拒絕着，常務董事却露出微笑說：

『天氣好冷。』說着桑山就把一隻手伸進棉被裏，用力地握着奈美小姐的手。

四

雖然是五點鐘左右，可是外面還很暗，而前川奈美小姐這個房間的燈都關掉了，只留下靠枕頭邊的小枱燈，在燈光的照射下，可以看到抵玩男人的奈美小姐的臉孔。眉頭皺着，頭部側過去，這種逃避的動作，反而激起桑山常務董事的慾念。

『不要這樣，好不好。』

被桑山握着的奈美小姐的手正掙扎着，另一隻就抓住棉被的一端，不讓棉被掀開一般的防衞動作。

桑山的手，更用力而不放開。

『我不會侵犯你的。』常務董事儘量裝着穩重的態度，可是，說話的聲音，却是發抖的聲音。

『我很喜歡太太，可以說是一見鍾情。』桑山就把嘴靠近奈美小姐的耳邊緩和地說：

『我再說一次，我不會有任何不軌的行爲，這種寒冷的天氣，只讓我鑽進妳的被窩裏就好了。』

『不可以，請你到那邊坐一下好嗎？』奈美小姐還是拒絕着，可是，又驚駭又緊張着，身體縮得幾乎成爲一團。

伸進被窩裏的桑山的手有溫暖的觸覺，這是奈美小姐的體溫，又有芬芳香味，令人有快活感的溫暖，桑山覺得背部寒冷，因此，想一口氣地鑽進被窩裏。

這麼一想，桑山就先在被窩一邊躺下來，接着，把一隻脚伸進棉被裏，又有一股暖感，可是，伸進去的脚還未觸到奈美小姐的腿。

『不可以，不可以這樣。』奈美小姐無力地叫着，而轉身躲避。

『太太。』桑山又喘氣又喃喃地叫着，而用一手抓着棉被的一端掀起來，這一掀，就看到穿着旅舍衣的奈美小姐的肩膀到腰部一帶的肉體。桑山不管用手肘推過來的奈美小姐的抵抗，反而把身體更靠近奈美小姐的背部，一接觸奈美小姐的身體時，連肩膀一帶都溫暖起來，而桑山的一雙脚已經壓在奈美小姐因驚駭而縮在一起的腿上，而這雙脚用力地要控制奈美小姐的脚一般而動作着。

接着，桑山的臉就從背後靠過去，碰到奈美小姐的頭髮時，一股香味撲到桑山的鼻子，桑山更用力地握着奈美的手，在被控制的情況中，奈美小姐的手還是放在胸部上而防衛着，由奈美小姐的手腕，桑山感覺到奈美小姐的激烈動悸，桑山的脚尖像顫抖一般的繼續控制奈美小姐的脚，因而也要踢開脚端的棉被。

『不可以，請你離開我。』

奈美小姐的臉儘量逃避靠過來的桑山的臉，而壓低聲音叫着，櫻唇未開，爲了掙扎，而吐出不規律的呼吸，在攻擊和防衛的翻滾中，高級舶來品的香水的香味又撲向桑山的鼻子。

這使桑山的色慾更高昂，現在，就豎立了一手的手肘，而抬起上半身，這是要從上壓下去的準備動作，臉孔朝向奈美小姐圓滑的肩膀靠過去，他的嘴唇想儘量地貼在奈美小姐的臉頰上，桑山感覺到奈美小姐的身體有彈性，隨着掙扎抵抗，肉體的觸感更微妙了，桑山的兩隻脚已經完全控制奈美小姐的脚，因此，先放開握着奈美小姐的手，而用這隻手繞向奈美小姐的頸子，如此，就可以把奈美小姐的身體抱過來，如此，已經到了最後的成功邊緣了，桑山的腦子裏什麼也不想，只集中於要控制她、征服她。

可是，這個動作忽然不得不停止，因爲，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房子的外面有聲音傳過來。這個房間隔成爲二，和奈美小姐的這個房間只隔一道紙門的外側，有一間四個半榻榻米的房間，而在這個小房間的外面才是走廊，現在聽到的聲音，就是從小房間外的走廊傳來的，好像是拖鞋的聲音。

一定是沖野這傢伙，桑山很快地就想到了。

其實，從房間溜出來而到奈美小姐的房間時，沖野一郎是背着桑山而躺臥，不過，沖野還是能够及時地察覺到桑山的起床，只是，假裝還繼續睡而已，從桑山開紙門溜出去時，沖野的一顆心就七上八下的，心裏想着你這個老狐狸，想要做什麼，我都知道，因此，桑山溜出去之後，沖野就坐起來了。

外面的聲音，一下子就停止了，可是，接着傳來了敲門的聲音，雖然是輕輕地敲門，可是，對桑山而言，幾乎心臟都快破裂般的緊張感，因此趕快放手。

『太太。』沖野一郎的低呼聲傳過來。

『想不到妳也這麼早就醒了。』

桑山已經感覺到沖野一郎一定知道我來這個房間，奈美小姐也知道是沖野一郎。因爲奈美小姐和沖野單獨兩人約會時，沖野不會這麼禮貌地稱呼他爲太太，當然這一切是桑山常務董事所不知道的。

『是，我醒了。』

奈美小姐這一回答，更使桑山有被冰水淋到頭一般的感覺，現在的桑山幾乎要發抖，因爲，感覺到沖野好像將要踏進來一般，而將露出狼狽相，這使得奈美小姐的心情大快。

『太太，既然你醒了，是不是要去洗澡呢？』沖野一郎口吃般的斷斷續續地說，雖然聲音很小，不過，以他的說話聲調而言，帶有發現者的勝利感。

『好啊！不過，等一下才去。』奈美小姐故意發出還很想睡覺的聲音。

『喔！這樣也好。』

沖野一郎說着，還站在房間外的走廊上，而這段時刻，桑山就緊張得不知所措，心裏只恨着

沖野這傢伙怎麼還不走開，連走開的脚步聲都沒有，桑山更緊跟着，也許沖野這傢伙會一下子推開紙門，衝進來，這使得桑山坐立不安地趕快站起來整理衣褲，不過，精神還集中於耳朶，注意着一切動靜。

好不容易，聽到從走廊上傳過來的脚步聲，很溫和的拖着拖鞋的聲音，當這些聲音聽不到時，桑山英己已經完全離開了奈美的棉被，稍微穩定下來的桑山，才靠過去，向俯臥的奈美小姐的耳邊，小聲地說：

『太太，對不起，請原諒我……不過，你絕不可把我來這裏的事告訴沖野。』

桑山再一次地扣好鈕釦，要走出去時才說：

『有機會的話，請你再和我見面好不好？』

桑山英己無力無氣地走出去，而很快地回到房間，這下子，才看到棉被裏並沒有躺臥的沖野一郎。

快到中午時，像昨夜一般地他們三個人就把酒菜放在被爐上而吃。

桑山英己，沖野一郎互相皆不提早晨的事，好像假裝無事一般的，而前川奈美化妝得比昨天更漂亮，沖野一郎偶爾瞟眼看他，因爲沖野很想從奈美小姐的臉上探索今天早晨受的騷擾的反應，可能的話，找出桑山老狐狸留下來的一些痕跡，所以，沖野的眼睛銳利穿鑿性地看了奈美小

姐的臉孔一下。

外面還是下着雨，從玻璃窗望出去的箱根的連山，在霧中顯得很寒冷，這種雨，也許是帶着雪粒，碰到地面時，有點像是沙粒落在地上般的聲音。

『好不容易想邀請太太來欣賞美景，結果，天不作美，實在令人覺得掃興。』桑山常務董事一面看外面，一面說：

『我們不得已，只好在這裏喝酒。』

『也許，在這種空氣好，又安靜的地方喝酒，聊天比較好。』沖野一郎附和着說，他們在這個時候，就決定大概在快黃昏時的四點多，出發回家，沖野認爲這樣規規矩矩地坐着吃，反而好得多，因爲，這樣大家在一起，沖野才安心。

這兩個男人又開始談起銀行的事了，一下子說某些同事的壞話，一下子，又嘲笑另一位同事，好像不把早晨的事情放在心裏，毋寧說是互相都不知道早晨的事一般地談得很起勁，交談中，偶爾就請奈美小姐參加意見。

奈美小姐的酒量確實很好，喝酒時，眼睛總是朝下，而將酒杯拿到嘴邊慢慢的喝這是很緩慢又溫和的喝法，臉色也好像不會紅的樣子。

『今天，我才瞭解太太的酒量確實很好。』桑山說着，又替奈美小姐斟酒。

沖野一郎還是像昨天一樣，儘量不看桑山的這些動作，不過，桑的動作，好像是要讓沖野知道他和奈美小姐的親密性，這樣，又吃，又喝，又聊天，一直到下午兩點多鐘時，也許，話題也差不多沒了，肚子也飽了，桑山就說：『我好像有點疲勞。』然後，看了他們又說：

『到出發之前，還有一點時間，我想我們就在這裏睡一下吧！我看這樣吧？沖野君我們兩人就以這位太太爲中央，三人並排睡一下吧！』

對這種提議，沖野一郎又很吃驚，以一位女人睡在中央，而兩個男人在左右，這種睡午覺法，很像在酒家的房間戲弄酒家女一般的情調，這是桑山最慣用的一種方法。

『是嗎？也許這樣也可以。』沖野很不願意地說出這句話之後，就看奈美小姐的臉，可是，奈美小姐可能有點醉的樣子，垂着頭，所以，一點都看不到她的眼神反應如何。

桑山就主動叫了服務生來收拾房間，並舖好棉被，準備了三個人的枕頭。』

『太太，請。』桑山浮起笑容，向奈美小姐打招呼。奈美小姐轉身，背部向着男人解開了腰帶，這個時候，沖野一郎也儘量不看小姐這邊，而看窗戶外的景色，並吞了一口水，隨着吞下的口水，喉嚨咕的響了一聲。

『沖野君。』桑山叫着。因而沖野一郎趕緊轉過身來看到奈美小姐已經睡在中央的棉被裏，而且棉被蓋住她的臉。

『喂！你就睡在那邊吧？』又是命令般的指着位置，要沖野到那邊，這是靠近房間門口的位置。而桑山自己却睡在最裏面的位置，沖野想着這種安排也顯出我的地位比他低，這就使沖野有無可奈何的感覺。

這兩個男人很快地脫下上衣和褲子，只穿着浴衣鑽進棉被裏，躺下去之後，不久沖野一郎才發現蓋在身上的棉被有起伏地動，由此可見，自己由於不安感的關係，呼吸節奏很亂。

『喔！很像到了極樂境界。』從鼓起來的奈美小姐身上的那條棉被的那一邊，傳過來桑山常務董事的聲音。

『明天，又要到銀行工作，我一想到上班，就懶得回東京。』

依桑山的銀行地位而言，這樣話是不大合適的，可是，沖野很快地想到這句話是故意要說給奈美小姐聽的。

『是啊！我也有同感，一想到上班就很厭惡。』沖野一郎又是附和着說，不過這次是自己的眞實感受。

沖野又想着桑山時常有意無意擺出一副上司命令性的態度，這一定會使奈美小姐受影響，因而，又覺得中了桑山的小圈套了。

奈美小姐幾乎都不說話，雖然躺臥着，可是，奈美小姐一定有很高的警戒心吧！沖野這麼想

着。沖野還認爲奈美小姐只是表面上應對桑山而已，眞正關心的還是我，也許她現在一定很懊惱昨天出門的事，說起來，我也有很大的責任，早就應該向她說清楚，讓她不要來多好。

三個人都閉着眼睛，表面上看起來都想趕快睡覺的樣子，其實，三個人心裏都各有所思，只是表面上閉着眼睛睡覺而已，沖野一郎又感覺到自己的心臟跳動好像又加速了，並豎着耳朵，集中精神，只要桑山常務董事的脚一動就會知道，沖野雖然閉着眼睛，腦子裏又擔心着桑山的一隻脚好像向奈美小姐那邊伸過去。

這種躺臥的休息，比醒着的時候更痛苦，爲了確認，沖野在不知不覺中，很緩慢地移動自己的脚來配合隔壁的棉被，而在移動中，沖野的脚尖終於碰到奈美小姐的脚底，這種觸感是沖野早已經驗過的奈美小姐的肉體感，奈美小姐的脚也隨着微微動了一下。

『沖野君。』

突然，桑山常務董事叫出聲來，沖野一郎嚇了一跳，趕緊把脚縮回自己的棉被裏，而臉色有如血都退下來般的蒼白。

『你現在去洗澡吧！』

沖野想着爲什麼在這個候時，又是用命令的口氣說這句話呢？

『剩下約一個小時，我們就要出發回去，所以，你去洗澡。』桑山看着天花板，可是，加強

了語氣說。

『不！』沖野一郎狼狽地回答，然後才慢慢地說：

『因爲，我剛才已經簡單地洗過了，不想再洗了。』

『唔！』常務董事的說話聲音，變得不和氣了。

『不要這麼說吧！這是我的好意，你還是出去洗一洗吧！』

很明顯的這是上司下令的口氣，使得沖野一郎有壓迫感，要顧慮這位喜怒無常的上司了。

『是。』

沖野一郎口是心非，可是，還是從棉被裏站了起來，只有心臟跳得更快，而其他的動作就儘量地緩慢，一下子走到一個角落，走回來之後，才好像忘記一般地又走到那個角落拿香皂，桑山看到他的慢吞吞的動作，拿香皂時，由於手指發抖，香皂差一點掉下去。

奈美小姐的臉孔被棉被蓋着，只有頭髮露在棉被外，桑山看着她的頭髮，覺得奈美小姐很美，當沖野一郎像喪家狗般地走出去之後，桑山常務董事就好像拿掉眼中釘一般地去接近中央的棉被了。

『那麼，我走了。』這是沖野一郎要踏出這個房間時說的一句話，一到走廊，沖野一郎就覺得這條走廊很寒冷，到浴室的話，還要下一段樓梯，可是，現在也沒有理由回去探得究竟。雖然

到了浴室門口，但是，却沒有心情看浴室裏面。

現在，我和那個房間的距離拉遠了，那個老狐狸桑山，現在也許又開始對奈美動手了，在這種幻想中，沖野忽然覺得眼前一片漆黑，有關常務董事的色情故事，以前聽過不少，現在，這些故事好像走馬燈一般地出現，也許，桑山現在正利用他的絕招向奈美小姐進攻吧！今天黎明時，他確實闖入奈美小姐的房間。

沖野一郎的胸部彷彿受到壓迫般地有痛苦想。面色蒼白在浴室前踱來踱去，有一位從走廊上走過來的女服務生，看到這位六神無主、奇妙表情的沖野，不由得吃驚，而停住脚步看了一下，也有一位洗好澡的客人，從浴室出來之後，還特地回頭看了沖野一眼。

沖野一郎又看手錶，這個時候的一分鐘，有如半小時般地漫長，反正，不想進去洗澡，終於帶着乾燥的毛巾走回去，一路上有心痛的感覺。

到了房間門口附近時，沖野一郎故意加強拖鞋的聲音，而用力地推開紙門，先到小房間，接着，在好像會看到不吉利的景象一般的預感下，又推開另一道紙門，看着房間裏面。

他看到奈美小姐還是老樣子，只有頭髮露在棉被外而躺臥着，好像是睡着的模樣，不過，沖野也推測奈美小姐可能只是假裝睡覺而已，時常讓一流美容師整理的頭髮還是很漂亮，在枕頭上的頭髮毫無蓬亂的樣子，所以，沖野感到很安心，由這種情況來看，應該沒有遭受到那隻老狐狸

的強暴了，接着，就看老狐狸那邊。他背對着奈美小姐而側臥着，只有棉被的末端和冲野走出去的位置有些不同之外，一切皆無變化，這使得冲野又安心下來，可是，很快的又想着，桑山也許是聽到我的拖鞋聲，才慌張地離開奈美小姐的身邊。

『怎麼搞的？你回來了。』常務董事臉孔還是朝向那邊而問。

『你洗澡怎麼這麼快呢？』帶着嘲弄的口氣說話。

『啊！很不巧，剛好有一個團體的旅客在洗澡間，人太多了。』分行經理還是畢恭畢敬地辯解。

從箱根回來，已經第三天了，這天晚上，冲野一郎搭了計程車到奈美的住宅，不過，距離奈美小姐的住宅約五六十公尺時，就叫司機停車，這段路打算慢慢的走，冲野也是個很謹慎的人。

奈美小姐的住宅，到了晚上，附近一帶就很寂靜，雖然，位於環狀道路附近，來往的車子很多，但是，路上幾乎沒有行人，路燈也隔好遠才有一盞，路兩旁的每一戶人家皆圍着籬笆，每一幢房子，在夜空中，顯得只是黑暗的聳立而已。

冲野一郎，看起來有點東張西望的樣子，慢慢地走，到奈美家門口附近，忽然，有所發現地站住，他所看到的是，隔着馬路的對側的某家圍牆上放着很多花盆，這些花盆的陰影一直印在路

旁，可是，在陰影中好像有一輛不大陌生的汽車，這輛汽車的尾燈已經熄滅了，仔細一看，也沒有司機，沖野不由得往汽車方向走了幾步看個究竟，終於發現這是桑山常務董事的轎車，是豪華的凱廸拉克（Cadillac）。

這一發現，使沖野一郎幾乎發獃地站住了，心臟的跳動也混亂起來，只有拖着而無力地往回走，而不甘心的眼淚已經掛在臉頰上了。

五

從這一次意外的發現之後，最近，桑山常務董事也不像以前那樣，常常來R分行了。和奈美小姐到箱根遊覽之前，沒幾天就來分行巡視，而坐在經理座位的旁邊，時常聊天，可是，這種情況已經不再出現。當時，他總是開着那部豪華的凱廸拉克轎車來。

沖野一郎終於感覺到自己過去是被桑山常務董事利用。換句話說，表面上是來分行巡視，而實際上是爲了接近奈美小姐，自從三個人到箱根遊覽之後，桑山就幾乎不來分行了。由此可見，他們已經有了實際接觸，沖野這麼想着，覺得很不是滋味。

桑山英己在學生時代，這方面的風評便不好，要利用同學時，就會找藉口接近，一旦目的達到，沒有利用的價值時，就很快地又疏遠了，當時，很多朋友對桑山皆無好感，有些人還說：「

他是標準的利己主義者，狂妄自大的人，」所以，和桑山親近的朋友，寥寥無幾，至於能夠和沖野一郎合得來的理由是沖野的懦弱性格，有時候，受悶虧時，也不會馬上把憤怒表現出來。

桑山本來就是靠先人的勢力，才在B銀行竄升起來的，把沖野引進來的理由，完全是由於沖野的溫厚又懦怯的性格，尤其，桑山為了女人而惹出麻煩的情況時，總是請沖野來打圓場，說難聽一點，只是把擦屁股的工作推給沖野，可是，一旦事情解決之後，桑山又開心地在花街柳巷中出入，因此，沖野也為了桑山的不知反省、改過，心裏很憤慨，可是，看在老同學的情面上，並沒有撕破臉，所以，才能維持朋友的關係，沖野很瞭解桑山這些厚顏的作風，而對他的狡猾，也許反而有些羨慕。

可是，這一次的情況和過去的任何場合完全不同，那位奈美小姐並不是他人，是自己先追到的美女。從學生時代到現在的這個年紀，沖野還未嚐過戀愛的滋味，到這個年紀，才燃起情火，而得到這位愛人。至於桑山英己，時常玩藝妓或酒吧女，好像是這方面的職業選手，說難聽一點，就是好色鬼，而現在，他的魔手將要獵取奈美小姐，好奇的舌頭將要伸到沖野愛人的身上，也許，箱根遊覽之後，桑山已經佔有奈美小姐的胴體。

沖野一郎和前川奈美小姐戀愛，也付出一個很大的代價。就是他的太太淳子已經知道丈夫的輕薄行為，因而很氣憤地演出自殺未遂的鬧劇。

起初，太太淳子以爲沖野下班回家的時間愈來愈晚，是因爲銀行的工作忙碌的緣故，可是次數愈來愈多，有時候深夜才回家，甚至，有時候不回家而在外過夜，難免對自己的丈夫起了疑心，這個時候，就不再相信丈夫所說的銀行的應酬、交際或出差等等的理由，終於，時常從沖野的西裝或褲袋找到一些很可疑的東西，而丈夫換下的襯衫有豪華的外國香水的香味，有時候，也會很意外的從丈夫的身上聞到法國香水的味道，這使得淳子的疑心改變爲肯定。

另一方面，沖野對淳子說話或態度，也沒有過去的那種自然感和穩定感，對銀行工作情況的述說，也不如以前認眞，終於，有一次就責備沖野，可是，沖野還是利用各方面來證明自己是淸白的，不是那種輕浮的男人。

過了不久，在明訪暗探的追蹤下，淳子終於知道丈夫所迷戀的女人是誰了，從此，這個家庭就沒有以前的那種和諧氣氛了，有時候，吵架聲還鬧到三更半夜，從吵架中，淳子終於得知自己的丈夫有意要放棄這個家庭。

有一天，沖野很規矩地，一下班就趕快回家，走進門口時，就聽到淳子的鼾聲，沖野就走進房間，想看一下自己的妻子，可是，一走進去，沖野就嚇得獃住了，因爲，在淳子的身旁，有很多安眠藥的空盒，沖野臉色蒼白地打電話到醫院請救護車把淳子送到醫院，幸好，今天下班就回家，才挽回淳子的一條命。

在醫院醒來之後的淳子，出院之後，還是怒氣未消，而跑回娘家，不再回來，可憐的是他們的那兩位子女，大的是十三歲的女孩，而小的是八歲的男孩，沖野沒有辦法，只好僱用一位女僕人來照顧這兩位子女，並看家，如此，美滿的家庭已經破壞得差不多了。

得到美女奈美小姐的代價竟然是這麼大的苦痛，可是，時常在外面輕浮的桑山英己，却沒有這種麻煩的樣子。

自從發生這個家庭的鬧劇之後，沖野打電話給前川奈美小姐時，他的口氣就和以前不太一樣了，不像以前那樣爽快地答應約會，連說話的語氣都不似從前的開朗性和情調，有時候，不知道是眞是假？接電話的女僕人只是簡單地說：『小姐不在，』便很快地把電話掛斷。

所以，沖野就把打電話的時間改成晚上八九點，可是，還是一樣，只說小姐還未回家，打到餐廳時，就說已經離開餐廳回去了，其實，餐廳的生意最好的時刻，應該是八九點鐘的時候，奈美小姐這個時候更需要在餐廳裏照顧才對。這種被拒絕約會的次數愈來愈多，沖野終於感覺到小姐不在是很明顯的拒絕藉口。

沖野一聽到奈美小姐不在或外出時，便很快地聯想到一定又是桑山常務董事帶她出去的，他們兩個人又在一個自己不知道的場所約會了，漸漸地，沖野也探聽出桑山走動的場所了，沖野有時候便假藉別人的姓名，打電話到自己探聽出來的一些場所，很不幸地，並沒有找到常務董

事。

沖野一郎回憶着遊覽箱根的時候，桑山帶着命令的口氣說『你現在去洗澡』的那一幕自己被趕出房間的尷尬場面，又回憶着在浴室門口及走廊上的痛苦幻想的當時場面。可是，現在面臨的苦痛幾乎比上一次的苦痛更大。

不過，沖野一郎還是不敢在桑山英己的面前發脾氣，但是，沖野一郎也已不似學生時代的懦怯性，而心裏想着前川奈美小姐應該是屬於自己的女人。因為，要沖野和太太離婚而和奈美小姐結婚的要求，並不是沖野一郎提出來的，而是奈美小姐自己提出來的。

本來，應該理直氣壯地在桑山的面前大罵一頓，可是，不敢這麼做的唯一理由是，桑山是自己的上司，自己只不過是他的僱用人之一，只是這種自覺罷了，這關係着自己的生活和地位。

常常出現於奈美小姐家路旁的凱廸拉克轎車，最近看不到了，並不是桑山常務董事對奈美小姐的態度改變了，而是改搭計程車來罷了。

也許桑山常務董事現在覺得那部豪華轎車即使停在黑暗的路旁，也會惹來麻煩，才改搭計程車，因為，現在已經不需要在奈美小姐面前，表現富裕了，以保密性而言，還是搭計程車比較好。

最近，沖野一郎一下班就到奈美小姐家附近的十字路口，從七點站到九點，沖野藏身於路燈

照射不到的黑暗處，探索桑山常務董事所搭的計程車，只是爲了這個目的而已，而當發現的時候，胸部就起伏得很快，又有苦痛感，有時候，站了二三個小時，脚也站酸了，而像一隻喪家狗般地走回去，有時候，在奈美小姐家的附近，看到桑山常務董事搭的計程車，但是，對於自己的無可奈何，又覺得很不甘心，可是，這種探索行動也不願停止。

那一輛豪華的凱廸拉克轎車不再出現，當計程車停下來，而桑山的高大身軀走出來之後，便很快地消失於奈美小姐家的門口，這種情況，沖野一郎連續幾天都看到。

每晚，桑山走進去之後，大約一小時左右才和奈美小姐一起走出來，而這段時間，沖野一郎還是很有耐心地站在外面等待着。在等待中，沖野也會幻想着在房間裏的桑山和奈美小姐，有什麼甜美的談話，也想像着，以前自己擁抱奈美小姐的情況，是否也同樣地出現在桑山的身上，這麼一想，沖野的胸部又痛起來了，而腦子就有鼓脹的感覺，擁抱奈美小姐的身體時，他所做出來的動作或表情，對沖野而言，還是記憶深刻，既富浪漫氣氛，又新奇，又羅曼蒂克。

也許，他們的好事演完了，桑山就摟着小姐的柳腰，從門口走出來時，又喚了計程車，而桑山很體貼地先讓奈美小姐坐進去，然後自己才坐進去，每當看到這種情況時，沖野好幾次激動地幾乎要衝出去，想要狠狠地揍一頓這對狗男女，可是，每一次都能夠抑制這種幾乎狂暴般地發作，這也許是沖野天生的懦弱，和考慮到自己生活的破綻及前途的關係吧！

他們兩個人在計程車裏依偎着，而在紅色尾燈的照射下，隨着汽車很快地便離開了，沖野總是馬後炮地等汽車開動之後，才跑了十五六公尺的路繼續觀察，當然，這是男人在本能性的衝動下，不知不覺地做出的動作，當然，沖野也知道人的跑速不能和汽車相比，看着離開的計程車的背影，沖野又很快地想着他們要去的地方。

沖野一郎回家時，看到自己兩個可愛的子女已經睡得很甜，而僱用的女僕人就揉一揉睡眼，趕快到廚房準備晚餐，家裏冷冷清清的，這個時候，沖野只好坐在客廳抽煙，首先想念回娘家的太太，可是，很快地隨着吐出的煙霧，又想到奈美小姐和桑山的行蹤，也許，他們又在某一場所廝混，沖野確實感覺到身體的疲勞，只是，神經還是很刺激地活動着，毫無睡意。

可是，沖野一郎好像也沒有辦法完全不和奈美小姐約會，每天還是不斷地打了好幾通電話，而好不容易地得到奈美小姐的答應，這個時候，奈美小姐就和以前一樣，會到外苑約會。

『最近，妳好像有點變了。』沖野一郎說話的語氣有點顫抖，除了這麼說之外，沖野現在也找不出更好的一句話了，而約會時，還是不敢提到桑山常務董事的話題。

『我自己認爲沒有什麼改變。』奈美小姐稍微垂下頭而說，好像是藉用她的長睫毛來掩飾自己的表情一般，而說話時，不似以前那樣帶着甜美的微笑，說難聽一點，就是冷淡。

『不，我還是覺得妳變了，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

可是，奈美小姐不回答，嘴巴緊閉着，只顯出漂亮的嘴形而已。

『妳習慣於奢侈的生活，你的收入也不錯，也許，妳的對象應該是比我有錢的人，對妳而言，比較合適吧！』

奈美小姐低聲地說，沒有這回事，並且搖了搖頭，沖野好像更要確認這點一般的，目不轉睛地對着奈美的臉孔而說：

『照你這麼說，我們的感情還是不變，是不是？』

『我和你交往已經有一段時期了，可是，最近漸漸地有了空虛感。』奈美小姐用幾乎聽不清楚的聲音說，然後，想了一下又說：

『坦白說，我很同情你太太，我覺得我們做了壞事，你太太還未鬧自殺之前，我確實認真於和你交往，甚至，還想過能夠投進你的懷抱裏和你結婚，可是，自從你的家庭風波出現之後，我一直掛在心上，最近，又感覺到好像每天都有陰鬱感。』

奈美小姐說話時，緩慢地走來走去，而眼睛望着地面，好像心情很沉重的樣子。

『我想了很多，結果得到的結論是，也許，我們無法結婚，一方面，我覺得對不起你太太，一方面，在聽到自殺未遂的消息之後，一想到你就覺得你也變得很悽慘，也許是有因果關係，才會結爲夫妻的命運安排，對這方面，我空閒的時候，冷靜地考慮時，腦子裏就變得很複雜，連你

的臉孔都好像改變了一般。』

沖野一郎默然不語地走來走去，等到奈美小姐的話告一段落時，才說：

『喔！是嗎？』

奈美小姐又說：

『坦白說，現在我覺得你很悽慘，而比我的處境更悽慘的人，我總是不會有好感的，如果我們繼續下去的話，我覺得你不會有轉好的日子。』

沖野一郎聽到這裏，不由得握緊拳頭而發抖，在他們約會的外苑一帶，可以看到零零落落的年輕情侶。

『說起來，你也是相當狠心的女人。』沖野一郎抬頭看着陰暗的天空而說：

『如果，我的經濟很好的話，何必還在銀行，現在，馬上可以辭職。』

沖野的這句怨言，使奈美小姐感覺到這是憎惡桑山常務董事的情緒下說出來的。

奈美小姐今天說的話，雖然不完全是眞心話，可是，也不是故意放空氣的虛言，坦白說，這個時候，奈美小姐還是愛着沖野，不過，在太太服用安眠藥的自殺事件之後，她也看到了沖野的狼狽相，這個打擊是很大的，奈美小姐對沖野的魅力感，可以說是從此打了一半折扣。

奈美小姐也想過和沖野分手，而結束這段男女之間的戀情，不過，過去的愛情好似惰性般

的，無法一下子消失，這種情愫不容易一刀兩斷。

幾乎和這個事件出現的同時，桑山英己就對奈美小姐動腦筋了，在遊覽箱根的時候，桑山就目中無人般的命令沖野出去洗澡，而乘着這個機會，撲向奈美小姐的身體，擁抱着奈美小姐的肩膀而說：

『太太，拜託你，不要冷落我，我很喜歡妳，自從那一次在東京看到你，我的心就無時無刻地想着妳，你應該會答應和我交往吧！』

狡猾的桑山，那個時候，已經知道奈美小姐和沖野一郎之間的交情，只是假裝不知道而已，因此，和奈美小姐交談的時候，從來不提到分行經理沖野的事。

桑山回到東京總行之後，很有恒心地，一有空就去拜訪奈美小姐，而且，時常帶着奈美小姐出去玩，有時候到舞廳，有時候到酒吧或夜總會，對玩女人很有技巧的桑山，已經很自然地帶着奈美小姐出去，而一起出去的情況已有四五次之後，有一次和奈美小姐在舞廳跳舞時，桑山就藉着喝酒壯膽而對奈美小姐說：

『我們跳完舞之後，到一個我很熟悉的地方吃飯吧！你會跟着我來嗎？』

這一次，桑山就帶奈美小姐到一家二流的大飯店，來到這個地方，桑山又和奈美小姐喝酒，奈美小姐開始醉了，毋寧說這是桑山有意安排的情況。

桑山很瞭解，要讓奈美小姐捨棄沖野一郎的話，必須要有一位異性出現在奈美小姐的心中，如果，沒有這種情況出現的話，女人是不會下決心的；換句話說，要使這位小姐改變方向的話，必須要有讓她改變的起跳板，如此才能放棄沖野。

桑山不愧爲玩女人的高手，看到奈美小姐醉了，而幾乎支撐不住的時候，就用手抱着小姐的肩膀，而在半推半就中，強行把奈美小姐帶到一個套房裏，在幾乎沒有激烈的抵抗中，桑山就壓在奈美的身上，可以說是在奈美小姐的同意下，桑山便征服了這位女人，這是桑山夢寐以求的事，當然，桑山旣興奮，又高興。

這是一個重大的轉捩點，桑山當然就呈現追擊的情況，對奈美小姐燃起的熱情更大了，旣然佔有了小姐的肉體，因而以後桑山的動作就不像以前那樣客氣了，明目張膽地到奈美小姐的家，只是不必炫耀自己的財富，因而不開豪華轎車，換搭計程車，桑山爲了避人耳目，約會的地方總是不到一流的大飯店，而且，也不固定於一家旅舍，怕讓旅社的人記住臉孔，也怕旅舍的人知道自己是銀行常務董事的身份，可以說處處小心，另桑山獨特的機警性，在打電話方面也下了一番苦心，桑山絕不會使用銀行的電話和奈美小姐通話，當然，也要求小姐不可打電話到總行來，換句話說，一切的安排和連絡，都是由桑山安排的。

有一天晚上，桑山又來奈美家，隨便地一手摟着奈美小姐的身體，而躺在身旁喃喃地說：

『對了，我要說的是沖野君的事。』

這句話，桑山一點都不緊張，好像馬路消息一般的說出來。

『那個傢伙現在被調動了，不會在這家分行擔任經理了。』

『什麼？』奈美小姐聽到這個天大的消息，不由得注視桑山的臉孔。

『這是銀行臨時的人事調動，沖野君被調到宇都宮的分行當經理。』

『這麼說，他就要離開這個地方了？』

『當然，一般而言，不會讓一個人長久地在某一個分行當經理，有一段時期之後，總是會被調動，我覺得沖野君暫時到那個鄉下去當經理，應該忍耐一下吧！哈！哈！哈！』桑山很得意的看了小姐的臉孔表情，而說完話時，還露出狡猾的笑容。

『我今天就把沖野君叫過來，當面告訴他，那個傢伙好像覺得很意外，而臉孔表情變得無法形容的怪樣，我覺得他對東京這個地方還很留戀的樣子。』說着，又看了小姐的臉孔，而嘿！嘿！嘿地笑出來。

奈美小姐感覺到這完全是桑山常務董事所策劃的調動，又感覺到爲了自己，使得他們兩位男人明爭暗鬥從此開始了。

六

沖野一郎從桑山常務董事口裏聽到被調到宇都宮分行當經理的消息時，心裏雖然很不高興，可是，又有什麼辦法呢？只能夠勉強地抑制心裏的不快，而表面上還是溫和地說：

『是，我到宇都宮赴任。』

桑山好像是先通知沖野，所以，表現得和沖野商量一般，很客氣地說，桑山惺惺作態地表示着，沖野君，你肯不肯去呢？而且，帶着很親切的微笑，好像是尊重沖野的意見一般，其實，在這種先通知的方式下，又有誰敢拒絕命令呢？在這家銀行裏的人事調動上，在還沒下正式派令，就先來通知的情況，過去，沒有一位職員敢拒絕調動命令，頂多，很婉轉地回答：『讓我考慮一下好嗎？』這是職員的最大抵抗，可是，為了飯碗，還是會接受調動，職員們都很瞭解，如果拒絕的話，很可能會被炒魷魚。

所以，雖然，桑山用很溫厚的眼光和客氣的語氣通知，可是，這種態度是上司調動部下時，很普遍的作風，桑山又表現着對沖野的同學友情而說：

『啊！你啊！到鄉下多見識一下也不錯，多經歷幾個地方，這對我以後要提拔你的時候，也比較好說話，一直待在這個地方也不好，既然你也是銀行的重要幹部，對鄉下地方的業務，不辦

解的話，以後地位升高時，就不好指揮鄉下的銀行業務，說起來，到鄉下去，還是對你有好處。」

沖野一郎敢怒不敢言，心裏很清楚，這個狡猾的桑山，又會有什麼樣的巧言呢？明明這是這個傢伙使出的詐術，因爲，沖野已經意識到將來不會有升官的希望了，怎麼還會提拔我呢？桑山和奈美小姐的關係，還未出現之前，沖野也認爲自己的前途燦爛，可是，這種可能性，現在消失了，而今天來通知把我調到鄉下的宇都宮，這是我前途似錦的美夢，已經消失的一個信號而已。

這個老狐狸，如果將來要提拔我爲幹部的話，應該不會把我調到鄉下的宇都宮，應該調到橫濱、大阪、京都、名古屋、福岡等等大都市的分行當經理才對，結果，把我調到三流的鄉下分行，很明顯的，這是降格，而從銀行過去的人事調動來看，在鄉下銀行服務的人，沒有再升官的機會，頂多被調到另一個鄉下分行服務，而一直到退休，從來沒有一位鄉下分行的經理，會調回到總行的重要地位。

這次的人事調動是臨時性的，而且規模小，沖野被調走之後，副經理就升爲分行經理，其他，有兩三位課長級的人互換工作崗位而已，說起來，只是爲了沖野的調動才做的人事調動。

以前，銀行裏的人都認爲沖野一郎的背景，靠山是桑山常務董事，因此，正式的人事調動命

令下來之後，銀行裏的同事們都很意外，因爲，桑山常務董事是當今掌握B銀行實權的人，按照常理而言，應該把沖野調到大都市的重要分行當經理才對，可是，却相反的，下放到鄉下去。

常務董事的反對派人士，當然很贊成這種調動，因爲，他們認爲桑山派的重要分子沖野降格爲宇都宮分行的經理，會減弱桑山派的力量，所以，在總行的人事調動會議上，反對派的人很輕易地就贊成了。

不過，有眼光的人士，從這個調動上，就感覺到，一定是常務董事和沖野之間發生了什麼瓜葛，這些人很有興趣地，在暗中談論，並要看看以後的轉變如何，只是，還沒有人發現他們兩人之間的瓜葛問題而已。也可以說，只有桑山和沖野兩人的心裏知道而已。

分行的行員們，爲了替沖野一郎餞行，而辦了送別會，而桑山常務董事却特地趕來參加。

『沖野君和我……』

在送別會上，桑山常務董事先站起來說話。

『大家也許知道，我和沖野君是大學的同學，也是好朋友，我和他很有緣份，又能够一起在這家銀行服務，因此，有人說，我和他是一心同體，這種傳說，我也聽過好幾次，不過，這是事實（大家笑出來），在學校裏的時候，我我時常和他一起玩，他叫我，喂！我就叫他，你這個傢伙，因此，有關沖野君的性格也好，爲人也好，我很瞭解，同樣的，沖野君也很瞭解我，也許，

最瞭解我的缺點的人，也知道我的弱點很多吧（鬨堂大笑）！坦白說，我重用沖野君的理由，完全是基於他的才幹，我這個人從來不會私情用人，我是公私分明的人，這點，我藉這個機會，明白地告訴大家，我一切都是公事公辦，也許，各位之中，有些人對這次的沖野君被調到宇都宮分行當經理感到意外。不過，這也是有道理的，因爲，這種調動，表面上看起來不是升格的調動，不過，因爲，我需要更瞭解鄉下的業務，如果把能幹而有才華的人，都派在大阪、橫濱等等的大都市的話，對地方銀行業務的發展或求進步而言，便有些不妥當的感覺，爲了我們銀行的發展，不要大家都靠在陽光照射得到的溫暖地方，有些人也應該到陽光照射不到的地方，這才對我們銀行的業務發展有所幫助。換句話說，就是基於這種考慮之下，才派他去宇都宮，如此，對關東地方的業務更有起色作用。也可以說是地方分行中最重要的大經理（大家拍手），將來，對於能幹的人，我也會繼續用這種方法安排，沖野君，可以說是這種人事方針下的第一號，我對他的期待是很大的，當然，沖野君的責任也很大。在此，我祝福沖野君的奮鬥邁向成功之道，及身體健康。」

桑山常務董事致辭之後，餐會就開始了，不過，桑山常務董事表示還有重要的事，必須趕回總行，因此，只用了一道菜，便匆匆忙忙地離開了。

由於大家的誠意，沖野一郎無論如何要留到這個送別會結束時，才離開，參加的行員心裏都

瞭解經理的心情感受，因而都很客氣地，儘量不看經理的表情，這個送別會結束時，比預定的時間提早了很多。

沖野一郎單獨一人回家，不過，在路上忽然有所感覺般地打了一通公用電話給前川奈美小姐。

先打到『美娜世』餐廳，接電話的服務生說『今晚小姐還未到餐廳』，因此，沖野又打到自宅，接電話的聲音是熟悉的女僕人的聲音，在電話中說『小姐不在』。

因爲，過去沖野常常到奈美小姐家，因此，這位女僕人認得沖野的聲音，他回答時，好像有厭惡感一般，當沖野又問『她幾點出去的』時，她就不耐煩地回答：『大概七點左右吧！』

『小姐去那裏呢？』

『我怎麼知道，她也不會告訴我。』

沖野只好掛了電話，而從公用電話亭中走出來，一陣寒風吹過來，幾乎把衣服都掀起來了。以前，無論奈美小姐去那裏，都會交代這位女僕人，而對餐廳方面，也會交代清楚，所以，沖野打電話過去的話，這位女僕人或餐廳的服務生，都會清楚地回答說，她現在在美容院做頭髮，或去那裏買菜，或是很清楚地回答說，大概幾點再打電話來等等。——這表示奈美小姐很關心沖野的電話，而交代得一清二楚，可是，這種情況改變了。

沖野很快地又想到，桑山那個傢伙不參加餐會就離開，表面上說是要回總行，很可能又是去找奈美小姐了。

沖野又想着，桑山又把奈美小姐帶到不引人矚目的旅社，而現在又是擁抱着奈美小姐吧！又很快地幻想這兩個男女在房間裏的動作，沖野回憶着奈美小姐的肉體，而對桑山玩弄女人身體的猥談，過去也聽了很多，以前，桑山毫不保留地，開心地談論他征服女人的技巧，也許，現在桑山又用他的技巧，隨心所欲地玩弄奈美小姐吧！

沖野一郎又回憶着，剛才送別會開始時的常務董事所說的那些話，什麼公私分明，什麼大都市的一流分行經理等等的話。當時，在場的行員們好像心裏都有數，知道這是沖野的降格，都用同情的眼光看他，不過，人大部份是幸災樂禍的。在我的面前用同情我的眼光看我，可是，在暗地裏，也許嘲笑我的降格也說不定。

沖野就模仿桑山致辭的那種口氣，而在路上喃喃地說，並很憤慨地自言自語：『我才不當能幹的人，這樣的話，反而會被踢到鄉下地方，』沖野自己這麼說了以後，又感覺到行員們也許在談論中也會說這一句話。

沖野心裏明白，這次被調到鄉下的唯一理由，完全是因爲前川奈美，雖然，在致辭中，桑山一點都沒提到這方面，可是，自從箱根遊覽之後，桑山對沖野的態度，確實一落千丈，變得很冷

淡，而沖野也從這個時候，對桑山逐漸有厭惡感，互相都不說奈美小姐的事，可是，在心中這件事就是兩人對立的原因，沖野很瞭解桑山的性格，對這次的調動，也早就有預感了，只是來得太快而已。

以這次的調動而言，自己就不是屬於他的派系下的人，也許，將來還會頻頻地被調動到其他的鄉下分行，愈走愈下坡，也許，有一天，銀行的人幾乎沒有我這個人的印象吧！不要期望會有被調回總行的機會，本來，還夢想着前途似錦，有一天，當上銀行的幹部；然而，這種美夢，現在都像水泡般的消失了。

爲了赴任，必須做的工作很多。

首先，沖野一郎打算把分居了很久的太太，從娘家接回來，而一起到宇都宮，只要離開現在的分行地域，太太也許就會改變心情吧！夫妻住在鄉下的話，便不像現在的熱鬧環境，鄉下的空氣好，環境安靜，自己也會忘了奈美小姐，太太也同樣地會對這一段不好的印象逐漸淡薄吧！說起來，現在是陰暗的生涯。

剛知道被調動時，沖野還考慮着，乾脆還是辭職，然後，找桑山談判，甚至毆打他，不過，辭職之後生活的不安感，又很快地浮在腦子裏，因爲，沖野知道到了這種年齡，要找一份適當的工作，是不容易的，這種感覺，很快地使沖野提不起勇氣辭職，想到自己的這種懦弱，這種無用

的情況時，沖野幾乎要掉眼淚，也想着，乾脆撞牆自殺算了。

太太淳子回來了，最高興的是沖野的兩個子女。

不過，一看到自己的太太時，沖野就很快地感覺到，太太比不上奈美小姐的美艷，是個不折不扣的黃臉婆，不論是臉孔、或動作、或性格，沒有一樣使沖野看得順眼，爲了奈美小姐而鬧自殺未遂的事件以後，沖野對太太的感受，就如同對他人一般，談不上夫妻之間的體貼，及恩愛感。

明天就要赴任，而這一天的晚上，沖野一郎又在外面打了一通電話給奈美小姐。

『是我。』

電話裏傳來了奈美小姐的聲音，奈美小姐的聲音，還是那麼甜美，那麼動聽，沖野很快地感覺到，她一定早就從桑山那邊知道，我明天就要離開這個地方。

『這幾天，我打了三四通電話找妳，可是，沒有找到妳。』沖野說。

『對不起，讓你白打了幾次，很不巧的，都是我不在的時候。』奈美小姐，這次很有禮貌地道歉。

『我明天就要到宇都宮赴任，妳也許知道吧！』

這暗示他和桑山的交情。

『喔！』

奈美小姐的反應也很快，不過，也有不好意思的樣子，只模糊地應了這一聲，便說不下去了，停頓了一下，才說：

『啊！你想到那裏去了呢？你赴任的事，是不久之前，銀行裏的人來這裏談公事時，告訴我的，不過，你赴任之後，還是住在東京吧！』

沖野一股怒氣幾乎要爆炸出來，心裏想着，妳是從桑山那兒得到消息的，何必用這句話來掩飾呢？不過，性格溫和的沖野，還是能够抑制這股怒氣。

『暫時和東京無緣了，就是暫時要離開妳了，我想今晚和妳見面，妳來不來？』

『啊！有點不方便。』奈美壓低聲音說：

『因爲，很不巧地，今晚有點事必須要辦。』

沖野的血沖上頭，幾乎要駡出來，可是却很不可思議地，忽然大笑而說：

『我是想再見妳一次，才離開東京，能不能安排一點時間？』

『喔！是嗎？……』好像猶豫不決，想了一下才又說：

『還是要來看我嗎？實際上，我沒有辦法。』

『爲什麼？』

雖然，心裏的一股怒氣又沖上來，可是，又是笑出來。

『沖野先生，我已經下了決心，所以，還是不見面比較好，因爲，見面三分情，互相又有許多話吧！這反而不好。』

『我不會爲難妳的。』沖野說。

『我想和妳作最後的見面，我是男人，不會有怪異的行爲，只是和妳分離到外地之後，也可以回憶我們的一段美好的情感而已。』

沖野好像一位高中生般地說這句話，可是，又想不出更好的話。

『我看還是死心吧！』奈美小姐低聲地在電話中回答。

『我們的愛情，還是到此告一段落吧！這樣分手，也許還會有餘韻，我相信，你雖然到宇都宮，可是，還是常常會到東京吧！那個時候，再見面，也許會比較好吧！』

『這麼說來，是沒有辦法了？』

沖野心裏怒火高升，可是，自己又不自覺地，忽然又狂笑了一陣。

『請原諒我吧！』奈美小姐溫和地說，然後爲了要打斷電話，趕緊又說：

『祝你健康，再見！』說着就掛斷電話，掛斷電話的聲音很大，使沖野的耳朵很不舒服。

喔！過去的戀情，也到這裏斷了，沖野的頭腦幾乎昏過去了一般，搖搖擺擺地，毫無目的地

離開電話亭，路上來往的汽車很多，沖野又想找桑山的那部凱廸拉克轎車，可是，沒有這種型式的汽車，心裏想着，他一定又開在黑暗的小巷，而向着奈美小姐的家一般的感覺，又是胡思亂想。

沖野隨便地抬起手，有一部計程車就來到他的身旁，沖野毫無目的地坐進去，然後，才想到要司機開到那裏呢？車子開動之後，才向司機說：

『到銀座。』

沖野想到熱鬧繁華的場所散散心，可是，又想着這一份寂寞的氣氛，即使到了銀座，是否會消失呢？

還未到銀座時，在路上，沖野偶然地看到一個招牌，這個招牌的地點是幢高樓大廈，因而，招牌顯得很小，這是一家私人偵探社的招牌，沖野忽然心血來潮般地叫着：

『喂！我要在這裏下車。』

這是一棟三樓的小建築物，只有樓下的燈還未熄滅，沖野推了門，躊躇地走進去。

辦公室並無特殊的裝潢，在辦公桌上，有一些帳簿和算盤，而壁櫥裏擺滿了書，壁櫥的下方有很多抽屜，也許，員工們都下班了，只看到兩位好像值班的事務員在裏面，其中的一位是年輕人，而另一位是老頭子，他們看到有人進來，因而都側過頭來看沖野。

『請坐。』

那位身材瘦的老頭子站起來，手放在櫃枱上而問：

『有什麼事呢？』

『喔！』沖野先環視一下辦公室，才說：

『已經下班了嗎？』

『不，我們的工作很忙，員工們都是因公事出去了，你有什麼事可以告訴我。』

枯瘦的臉，黑皮膚，眼睛也稍微凹下的這位老人，打量了一下沖野而說。沖野一郎看到這個老頭子時，就覺得是個衰老、不中用的人，不過，還是隨便地點點頭，而坐下來。

『喔！客人，我們坐下來慢慢談。』

老頭子按了開關，使客廳的幾盞燈亮了起來，這時，沖野才看清楚辦公室的客廳是隔成幾個小房間的，天花板有隔音設備的裝置，是個令人覺得有神秘感的地方。

七

黑皮膚、枯瘦臉孔的這位秘密偵探社的人，帶着微笑，而很快地從口袋裏掏出一張名片，給沖野一郎，並說：

『我是伊牟田，請多多指教。』

沖野仔細地看了名片，名片的左上端印着這家偵探社的標誌，而這個人的名字叫做『伊牟田博助』，由此可見，這個人是這家偵探社的正式職員。

『今晚很寒冷，很不巧，正好你進來之前，把暖爐的火都弄熄了。』

這位秘密偵探員，給人的印象是和藹可親的，說話時，可以看到他的牙齒都已經發黃，好像是老煙槍的樣子，而且，門牙也缺了一顆，因此，說話時，時常看到他的舌頭。

沖野，大衣都不脫地坐在椅子上，覺得肩膀一帶很冷，腳尖也有冷感，看樣子，這家偵探社沒有暖氣設備。

沖野一郎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忽然在這裏下車，而走進來了，好像是作了一場夢，而到這裏的感覺。

本來，聽到奈美小姐，『嗒』的一聲掛斷電話時，心裏很混亂，而叫了計程車之後，本來是要到銀座溜達、散散心的，可是，看到『秘密偵探社』的小招牌時，忽然才想着，要進來看看，可以說是想到就做，一點都沒有要做什麼的計劃，可以說是一股衝勁的情況下，毫無目的地衝進來。

沖野抽着煙，皺着眉頭，心裏正想着，要怎麼辦？還是離開這裏，乾脆到銀座吧！而等想好

了之後，明天再來拜訪。

『對不起，有什麼要我們處理的事，請不要客氣，告訴我。』

伊牟田博助好像看出沖野的猶豫不決的心一般，微笑着說，他的手裏還帶着一些文件，他把文件放在桌子上，而拿出鋼筆。

毫無目的地跑進來的沖野，現在，面對注視他的偵探員的眼光時，又覺得不好意思走出去了，想着乾脆告訴他，回去想好之後，明天再來，可是，心情沈悶的沖野又不想說。

也許，伊牟田博助對這種猶豫不決而走進偵探社的客人，已經看了很多的關係吧！還是露出很溫和的表情，而微笑着，沖野又看到對方缺少一顆門牙的嘴巴，而他的嘴邊有很多皺紋，這位老人頻頻地點頭而說：

『啊！客人慢慢說，沒有關係。』說着，把拿着鋼筆的手放在桌上，而上半身前傾着，好像在等待沖野說話一般。

『要我們調查什麼案件呢？這家偵探社，會確實地調查出結果來，而且，絕對替客人保密，所以，絕對不會讓對方察覺，因爲，我們是專門做這一行的工作，這點，客人不必擔心。』說着，把拿鋼筆的手在紙上搖動一下，好像要沖野趕快說出來一般的動作。

在催促的情況下，沖野逃不出去，也知道，被面前的這位偵探員纏住了。對方還是注視着沖

野，皮笑肉不笑一般地，又動了拿鋼筆的手，好像將要聽沖野的意見，而紀錄的樣子，在這個狹窄的客廳裏，充滿着好像有一條繩子綑住沖野的氣氛。

『啊……』伊牟田博助把鋼筆放在表格上，而開始問訪。

『請問，你要調查的對象是誰？請你告訴我姓名？』說着，看看沖野。

『桑山英己。』

沖野絕望般的隨便說出。不過，說出來之後，很快地就覺得很懊悔，可是，來不及了，因而，又猛抽了一口煙，並吐出出來。

『喔！桑就是給蠶吃的桑葉的桑嗎？』伊牟同博助一面說，一面趕快地寫下來。

『他的住址？在那裏服務？』

這位偵員一面繼續質問，一面紀錄，而沖野注意地看他紀錄。

『喔！是B銀行的常務董事嗎？是地位高的人。』

伊牟同博助知道桑山英己的頭銜之後，驚歎地問：

『那麼，你想調查的內容是什麼呢？』

『就是他的品行方面的調查。』沖野說。

『喔！就是這方面的調查嗎？』伊牟田博助不由得『嗤』地笑了一聲。

『並不是茫然的品性調查，而是重點的調查。』

『那麼，告訴我內容的重點是？』

『就是和婦女的關係，那位女人的名字，我告訴你。』

伊牟田博助就按照沖野的說明，而寫了前川奈美四個字。還寫着奈美小姐經營的餐廳名字，以及她的住宅的住址，伊牟田寫完之後，又拿給沖野確認。

『喔！那家餐廳很有名，我好像也去過一次，那家餐廳的女老闆，難道會和B銀行的常務董事發生，……啊！這個社會，確實有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伊牟田說着，搖搖頭。

『那麼，你想要調查那一點呢？』

偵探員眨了眨眼睛，又看沖野。

沖野一郎，這個時候，已經沒有才走進這個辦公室時的那種猶豫不決或懊悔感，沖野的眼前，好像又看到擁抱着奈美的桑山的那種醜惡的姿態。

伊牟田博助，把桑山英己和前川奈美兩個姓名並排寫着，看起來，好像夫妻一般，沖野看在眼裏，更煽起了嫉妒心，而胸部起伏得很快，把手中的香煙，狠狠地丟在地上，而說。

『那兩個狗男女約會的場所。』沖野說着，把椅子稍微向前移動而說：

『對這點，請你徹底地調查。』說話的聲音也很激動。

『我告訴你，桑山常務董事很機警，很小心，所以，他和前川奈美的事，不但，絲毫未讓銀行的行員察覺，而且，還很注意和銀行有關的人，保密工作做得很好，譬如：約會的地方，總是選擇二三流的旅社，或風月場所，這完全和他的愛面子，虛榮的作風相反，絕不會在同一個地方約會，他很擔心，在同一個場所出入的話，很容易被記住臉孔，這就要請你們調查了，不要忘記他們約會的日期，時間，請正確地紀錄下來。』

『我知道你的意思，這種差事，讓我們辦起來很簡單。』

伊牟田博助頻頻地點，而把沖野的希望，都紀錄下來。

『我們處理這種事時，絕對不會讓對方察覺，我們的跟踪技術很高明。』

『喔！我還要告訴你，桑山有一部豪華的凱迪拉克轎車。』

然後，提醒伊牟田博助，而說：

『不過，這個傢伙要去和奈美小姐約會時，很少使用他的豪華轎車，常常搭計程車，總之，他是個很機警的人，所以，你們跟踪、調查時更要注意。』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哈！哈！哈！』伊牟田博助笑着說。

『這種差事是我們的專長，請你放心，不論，對方用什麼方法避人耳目，或掩蓋，我們也有辦法查得出來。不過，我問你……』伊郎田說着，抬起頭看沖野，才說：

『你要調查的事，只有這點嗎？其他，還有什麼？』

『這樣就可以了。』沖野強調地說，然後又說：

『只要查這點，我就滿足了。』

『喔！我知道了，也許，調查費用會稍微高一些，因爲，在東京市內坐汽車，到處跑，到處跟踪的可能性很大，這只不過是車費而已。』

『沒有關係，還是調查吧！』

『對不起，請把你的大名和住址，寫在這裏。』

伊牟田博助，把桌子上的表格，移到沖野的面前，並把自己的鋼筆遞給沖野。沖野接過鋼筆，想要寫字時，覺得伊牟田的體溫、還留在鋼筆上，拿在手上，有點不舒服，因此，掏出自己的鋼筆來寫。

『謝謝你。』

伊牟田把寫好的表格拿過來，看了一下沖野一郞的頭銜和名字，而抬起頭看着沖野說：

『說起來，你和桑山同在B銀行服務。』

伊牟田又眨了一下眼睛，可是臉上沒有任何表情。

『那麼，調查報告書要送到那裏呢？是送到你宇都宮的家，還是送到B銀行宇都宮分行的辦

公室呢？」

沖野一郎想了一下，才說：

『還是送到銀行來！』

沖野一郎想着，送到家裏的話，很可能會被太太知道。

『知道了，那麼，我們會寄給宇都宮分行的沖野經理，而且，我們會用掛號信寄去。』

『這樣可以，而且，要署名沖野一郎，這才表示不是公事，而是私事，如果，你們只寫分行經理的話，銀行的辦事員也許以爲是業務關係的信件，而隨便拆開來看，尤其，是我出差、不在時，副理會替我拆開，也說不定，所以，還是直接寫我的姓名，不要寫經理。』

『是，我知道了，那麼，信封我也不使用有印刷秘密偵探社的信封，而使用一般人寫信的，沒有印刷任何店號或名字的普通信封，而寄信人就用我的名字「伊牟田博助」』。

『喔！這樣可以。』

沖野贊成這個辦法，然後，按照伊牟田博助所說的，繳納一半的調查費用。

『不過，我覺得這種事，確實令人覺得意外——』

伊牟田看到這一樁生意，大致上談好了之後，才從口袋裏掏出抽過的，剩下一半的香煙，而點上火，然後，就半躺臥地、舒服地坐在椅子裏，眨了眨眼睛，而說：

『在這個世界上，確實有很多令人想像不到的怪事，難怪古人有一句話，「知人知面不知心」，堂堂大銀行的常務董事，却會做這種見不得人的事。』

當然，伊牟田從冲野的說明中，已經知道這件事的大略內容了，因而，故意地好像同情冲野的樣子，而表示意見，也許，覺得這麼表示意見之後，可以從冲野的口中，打聽到一些內容，不過，還是一副很同情的表情。

冲野一郎情緒又變得很不好，因爲，感覺到被這位穿着簡陋的偵探員同情，自己好像變成一個很無用，懦弱的人，因此，看了伊牟田，而用命令般的口氣說：

『那麼，這件事給我辦好。』說着，就從椅子上站起來。

伊牟田博助就送冲野到大門口。

冲野一郎到宇都宮分行就任。

冲野覺得這個鄉下的生活是無精打采的。就任的第一天，冲野就看到這個分行的建築物很小，行員也比以前的R分行少得很多，而氣氛、環境都帶着鄉下氣味，往來的客人也和以前完全不同，都是一些鄉下的中小企業的商人，例如：木材商人或木屐製造商便是大顧客，反正，一切都是鄉下風格，從銀行走出去，不到幾十公尺，就可以看到田園。

在街上溜噠時，總是聽到鋸木材的機械鋸的嘰嘰聲音，而路旁的小店的店面也可以看到堆積

如山的木屐，和車水馬龍的東京，完全不能相提並論，好像這個小鎮毫無活力一般。

沖野完全提不起勁來工作，在這種鄉下分行做事的話，人也會變得沒有活力一般，可是，那個老狐狸桑山英已在送別會上，還說這是個大分行，我是大分行的經理，沖野愈想愈氣。

永遠的，不會再調回東京的總行，看樣子，做了幾家鄉下分行的經理，便退休了，目前，可以預測將來的人生，只有這條路而已，不會再成爲主派的一分子了，調動的派令公佈於銀行裏的時候，人家才會知道這家銀行有沖野一郎的存在吧！只是坐冷板凳，依照別人的吩咐來做事而已。

沖野和太太之間的感情，也沒有轉好的跡象，爲了奈美小姐的事，太太自殺未遂之後，對沖野的感情大不如前，而分居了一段期間之後，現在，勉強地到宇都宮住在一起，不過，沖野覺得寧願太太不在身邊，因爲，那樣反而有輕鬆感，太太用幾乎沒有笑容的臉色對待沖野，有時候，沖野要太太做事，也是用僵直的臉孔表情應付，而不像以前那樣溫順地回答，對沖野的日常生活的照顧，也好像愛理不理似的。

如果，沖野用命令式的口氣要太太做事的話，太太總是會抬出奈美小姐的事，而嘲笑般的回答，回答的話中總是帶刺，大致上，是用冷眼來對待沖野，由此可見，太太還是不原諒沖野的行爲。

所以，下班回家之後的氣氛，就不比上班時輕鬆，而兩個子女也知道父母不和睦，因而，總是帶着一副陰暗的臉孔，來到這個鄉下之後，兩個子女和鄉下小孩一起玩的關係，最近，也學會了這個鄉下地方的方言了。

沖野，也是機械性地，每天上班、下班，毫無做事的熱中，好像是爲了生活費，而無可奈何地上班，更談不上推廣業務或招客人存款的工作，沖野認爲，即使銀行的業務比其他分行的成績差，也無妨。

有一天剛上班時就看到桌子上有一封掛號信，這是來這裏就任之後，過了約一個月時，信封上用毛筆寫着沖野一郎先生，而信封的背面署名伊牟田博助，不過，字寫得很漂亮。

這好久沒有感覺到悸動的胸部，又開始起伏了，沖野的手指發抖着，在撕信封的封口時，也撕了兩三次才撕開，裏面有三張信紙，內容如下：

『謹啓，你委託的事，已經調查，內容如下，』這是最上面的信紙，開頭的第一句話。第二張信紙，記載着調查用的明細，對這些費用的內容，沖野連看都不想看，而趕快地翻第三張來看，心臟的跳動愈來愈快，沖野閉起眼睛，想冷靜一下，胸部有苦痛感，不過，還是睜開眼睛看下去。

『桑山英己先生和前川奈美小姐的約會日期、時間、場所如下：

十一月二十一日。澁谷區××、葫蘆屋（套房）。下午八時——十時二十分。
十一月二十六日。新宿區××町、山室旅館。下午九時三十分——十一時十分。
十一月三十日。墨田區××町、微波莊。下午六時四十分——十時十五分。
十二月三日。澁谷區××町、葫蘆屋。下午八時二十五分——十一時三十分。
十二月十日。大田區××町、柳月亭（套房）。下午十時十分——翌日凌晨一時一分。（這個時刻，是從浴伊克夜總會出來的時刻。）』

沖野一郎看完時，頭部幾乎有發燒的感覺。

八

正確的調查報告文件，過了幾天又送來了，而伊牟田博助寄來的信，也是隔幾天便有一封，桑山和奈美小姐交往的內容，就像事務報告一般地常常送來，得到的內容如下：

十二月十五日。墨田區××町、微波莊。下午九時——十一時二十分。
十二月二十一日。大田區××町、柳月亭。下午八時三十分——十時四十分。
十二月二十四日。澁谷區××町、葫蘆屋。下午十一時——翌日凌晨一時二十分。（因是聖誕夜的關係，到巴格達舞廳跳舞的回程之際。）

十二月二十八日。墨田區××町、微波莊。下午九時四十分——十一時三十分。

沖野一郎把身體斜着，看看報告書，這種姿勢，好像不是看什麼秘密文件一般。一次又一次地來信，沖野一郎也逐漸地習慣於看伊牟田的來信了，現在開信時的手背，也不會像第一次那樣發抖了。

報告書中所提的八時三十分——十時四十分，從這個時刻，可以看出桑山英己和川奈美之間的情事內容，時間的長短，就反應出他們愛欲的深刻。

桑山英己是玩弄女人的經驗豐富的老手，過去，他們交情好的時候，桑山就會談到這方面的技巧，往往說得很精采，所以，過去沖野也曾經按照桑山猥談中的幾種技巧應用於奈美的，肉體上，當時，在自己的玩弄下，奈美的肉體便在自己的安排中滾動着，確實很巧妙。

現在，沖野已經沒有他們剛交往時的那種一想到就會有很大的憤怒感，而嫉妬感也淡薄了很多，也不會一衝動，就想坐火車趕到東京去的那種憤怒感，在銀行裏看了報告書時，還是像看銀行的文件一般的，能夠在正常的呼吸下看完。

也許是離開東京的關係，這就是眼不見爲淨的結果，而事情也已經過了二個月以上，對一切感受，很自然地慢慢地淡薄了，這並不是從此不管他們之間的韻事，並不是從此就灰心不管了，只是能夠抑制衝動的情感而已，而這種情感已經密集爲一種執念。

這一年很快地過去了，又到新年。

伊牟田博的信件不再來，因爲，沖野付的調查費是到年底爲止，不過，過年之後不久，伊牟田博助又寫了一封信來。

『恭賀新年，去年你委託我們調查的那件事，今年是否還要繼續調查呢？如果需要，那麼請趕快告訴我們，同時，請先交付調查費的一半的預付款。』

沖野一郎並不馬上回信，不過，心裏想着，最好繼續調查，可是，又想着伊牟田這個傢伙，好像是利用我的憤怒情感而賺調查費，從印象上而言，沖野對伊牟田並無好感。

如此，日子一天又一天地過去了，雖然，沒有回信，可是，沖野一郎也逐漸地覺得有不穩定感，過去，幾乎每星期都有伊牟田博助的來信，然而，過了年之後，除了那封賀年卡之外，什麼消息也有，這使得沖野有空虛感。

今天，沖野考慮了之後，想再滙一筆調查費，正好這個時候，有一件差事，必須要親自去東京辦理，就是B銀行要在東京擧行各分行經理聯席會議。

『我明天有公事要到東京。』

出差的前一天晚上，沖野才告訴太太，現在，沖野要外出時，總是要向太太說明理由。

『是嗎？那麼你去吧！』

太太還是不面對沖野，一面工作，一面冷淡地說。沖野想着，也許太太認爲他是要去東京和奈美小姐約會，不過，這種事還是不要解釋，否則，可能又會引起一場家庭風波。

沖野並沒有告訴太太，奈美小姐又搭上了另一個男人桑山的事，不過，他也想過，如果把這種新的局勢告訴太太的話，太太一定會安心，可是，看到太太這種冷漠的態度，沖野又寧願把這種新的事實保密起來，爲什麼會有這種感觸，沖野自己也不瞭解，不過，沖野覺得好像在遙遠的地方看到了另一個目標。

還有，這是男人的自尊心，對太太乞憐而妥協，是令人厭惡的事。以前爲了奈美小姐而自殺未遂的事，太太也從來不提這種體驗，只是，在態度上，表情上，處處拒絕沖野。沖野也知道，自己到現在還是愛着奈美小姐，而且，這種感情比對太太的愛更多，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會這樣，也想過，倘若把奈美小姐背叛自己的事實，告訴太太的話，好像是自己承認自己現在悽慘的處境。

早上，太太還是形式上地送沖野到門口，而沖野也不在意地說：

『會議是今天和明天，後天我就回來了。』

話說完之後，也不看逖行的太太，便走出去了，而太太也沒有回答，在冷漠的表情中，只有銳利的眼光注視着冲野的背影。

今天，B銀行的總行非常熱鬧，日本全國各分行的經理都來了。分行經理互相拍着肩膀而寒暄，談笑風生，這是開會前的情況，有的三四個人圍在一起聊天，也有十幾個人聚在一起，好像是互相開玩笑似的，不過，大致上，這些分行經理分爲三大羣。

一羣是副總經理派的經理們，一羣是屬於桑山常務董事派，而另一羣是不屬於任何一派的，換句話說，就是沒有靠山的一羣，也是最寂寞的一羣。副總經理和桑山派的經理們，看起來都很活潑，說話的聲音也比較大，而寂寞的一羣，只是互相細聲地談話而已，這些寂寞的一羣的經理們坐在離主席位置最遠的角落一帶，他們都帶着羨慕的眼光，看着其他兩派的經理。

冲野一郎到底要坐在那裏呢？本來，就不屬於副總經理派，可是，自己又有自卑感，不敢坐在桑山常務董事派經理們的位置上，如此，很自然地便向寂寞一羣的那邊走過去，這些寂寞的經理們看到冲野走過來時，還是頻頻地點頭，並向他寒暄，但是，冲野現在也不想馬上和這些寂寞的一羣親近，因爲他覺得很不自在，過去，冲野也是輕蔑這些寂寞一羣的經理們，而現在却自動地參加他們，和他們拉關係，這是很難堪的事。

可是，寂寞一羣的經理們，很自然地眼光都朝向冲野，在B銀行中，最大的兩大派是副總經

理派和桑山常務董事派，可以說是兩大暖流，而寂寞派好像是一股灰色的寒流，現在的沖野一郎，從暖流中被趕了出來，而在毫無選擇的情況下，只好投進灰色的寒流裏。

常務董事派的經理們，看到沖野時，表面上很親熱地寒暄一、二句，可是，很快地就把頭側過去，好像害怕沖野會繼續和他們談話一般，也有本來和沖野很親密，並且曾經互相勉勵要爲常務董事派奮鬥的人，這次便很露骨地輕視沖野了，這使得沖野感受到人情的淡泊而變得畏縮了。

至於副總經理派的經理們，就用好奇的眼光看沖野一郎，有的甚至交頭接耳的好像嘲笑沖野一般，所以，在會場中，沖野變得很孤獨。

開會時間快到時，總經理和副總經理都來了，總經理是個矮小且禿頭的人，而相反的，副總經理的身材魁梧，肩膀聳起，看起來很威風，又過了一會兒，高大的桑山常務董事也帶着微笑走進來了，他先看了一下副總經理派的經理們，然後，以眼光接受自己派系下的經理們的歡迎。

所以，在會場裏，沖野一郎的處境是很尷尬的，連呼吸都有不順的感覺，好像血液都往頭上沖，而行動也有不自由的感覺，也許是人太多的關係吧！桑山常務董事並沒有發現人羣中的沖野，等到走到沖野的面前時，才突然發現一般地說：『喔！你來了。』

沖野一郎也想說話，可是，話到喉嚨時，又停住了，說不出來，很快地想着，我又有什麼說話的必要呢？桑山很快地走到自己派下的那羣人中。

會議開始，首先是總經理上台說話，他先分析現在的經濟情勢，接着，又對今後的銀行營業方針作了適當的訓示。然後是副總經理上台，把總經理說明的事項，作了補充性的解釋。桑山常務董事是報告銀行的營業成績。人很多，會議也很隆重，可是，氣氛却是嚴肅的，令入覺得是疲勞轟炸的會議。

這些銀行的幹部致辭之後，接着，就是各分行經理的報告，還是對自己管轄區的營業情形作報告，而各地區的報告順序是事先安排好的，當主流派的經理們，聽到有趣的報告內容時，就顯得很高興，很有活力的樣子，說話的口氣也很活潑，而那些坐在遙遠角落的寂寞派的經理們，還是壓低聲音，偶爾互相談論一下而已。

輪到沖野一郎報告時，沖野便上台，可是，會場中好像沒有人注意聽他的報告，坐在主席台的那幾位重要幹部中的桑山常務董事就不看沖野一郎，而和身旁的人談話，一下子，又垂下頭，好像是做什麼事一般。沖野還記得去年的經理聯席會議時，他上台報告的時候，大家都看着他，很熱心地聽報告，而當說到精采的時候，大家一定拍手表示歡迎，可是，今天的場面顯得很冷漠，好像是自己在唱獨角戲一般，這使得台上的沖野心裏更有冷漠感。

開會的第一天晚上，大家都參加了在熱海觀光地舉行的酒筵，沖野還是孤獨地靜坐一旁，去年喜歡和他說話的那幾位經理，今年都不來和他接近，好像害怕什麼一般。

酒宴結束時，已經深夜了，銀行方面已分配好每四位經理一個房間，這是按照地區分配的，和沖野同一個房間的三位分行經理中，有一位是桑山常務董事派的，可是，這個人很少和沖野說話。

『偉大的人物，都不知道到那裏去了？』

有一位經理回到房間的時候這麼說着，然後，看了同房間的幾位經理們笑着說。

『總經理，副總經理都不在，連常務董事也不知道到那裏去了，他們的房間，只有舖好的棉被、擺好的枕頭而已。』

這個時候，沖野還躺在床舖上，沒有睡着，可是，聽到常務董事也出去時，不禁心跳了一下，總經理、副總經理的品行好壞，不必去管他，可是，桑山常務董事不在的消息，使得床舖上的沖野想了很多，一下子胸膛就有好燃燒一般的感覺，因而，便從床舖上坐起來，而到走廊上，而在沖野的背後，又傳了一些經理們的談論聲音。

『我們也不必太乖了，那裏有孤獨一人睡覺的呢？喂！我們也出去逛逛如何？』

沖野一郎走到有電話的地方，拿起電話筒就說：

『我想打電話到東京。』

在電話中，總機問他要打幾號，沖野很快地說出前川奈美住宅和『美娜世』餐廳的電話號

嗎，沖野覺得好久沒有使用這兩個電話號碼，沖野首先接通的是奈美小姐家的人，而沖野就故意地改變自己的聲調而說：

『喂！我是桑山先生的代理人……』

聽到回答的聲音之後，沖野很快地認出這是奈美小姐家的那位女僕人的聲音，對方說：

『喔！是嗎？』

由於沖野改變聲調的關係，女僕人還不知道這是沖野，即使，覺得和沖野的聲音有點相似，也料想到，沖野會在深夜裏打電話來吧！

『女主人在嗎？』沖野還是儘量地改變聲調而問。

『喂！』女僕人吃驚地叫着而說：

『你是不是從熱海打過來了的？』

『是啊！』

『我家的女主人，大約在四小時之前就去熱海了，難道還沒有到嗎？』

還是沖野意料中的事，還是不出所料的，桑山英已叫奈美小姐到熱海來了。

『那麼好。』

『可是……』

女僕人好像還要說話，可是，沖野一郎立刻掛斷電話，這位女僕人在奈美家服務很久，所以，也知道奈美小姐的秘密，以前奈美小姐和沖野打得火熱時，也是一樣。沖野就告訴總機不必接到『美娜世』餐廳了，之後便回到房間，而換了西裝就出去了，沖野心情沉悶，獨自一人在熱海深夜的街上走着。

熱海的丘陵上，有許多一層一層的旅社，而這些旅社的霓虹燈，都還閃爍着，沖野心裏想着，桑山又和奈美小姐在其中的一家旅社裏，這麼一想，心裏又想是不是應該到每家旅社走動一下。

昨天，還在宇都宮的時候，沖野的激動感已經冷靜下來了，可是，現在一下子又回到以前的那種衝動性了，這完全是因爲知道桑山和奈美又在旅社中的關係。——

又過了約兩個星期，宇都宮分行的一位女辦事員，拿了一張名片給沖野經理，說是有人要找他，他看了名片，才知道來的人是伊牟田博助，心裏想着，有什麼事情，用寫信的就可以了，爲什麼他本人來呢？

『好久不見。』伊牟田博助坐在經理辦公桌的旁邊說，臉上帶着微笑，而頻頻地點頭寒喧着。

『你還是老樣子，身體健康，事業興隆。』

枯瘦臉孔的伊牟田博助，說話的時候，臉上堆滿了皺紋，而副理看到這個新客人時，不由得

頻頻地瞟向這邊，心裏想着，這位客人不像是和銀行有往來的客人，伊牟田穿了一套厚布料的西裝，而西裝的布料很粗，而且，衣領一帶有污垢，並繫了一條有皺紋的舊領帶。

『上一次，我用信連絡。』

伊牟田博助把身子靠向桌子，而用一隻手掩住自己的嘴巴，小聲地說，從伊牟田的嘴巴中飄來一股臭味。

『我們還是繼續調查，而按照你的意思，我拍了他們的照片作爲證據。』伊牟田說着，硬從手中的皮包裏拿出一包東西。

『你。』

沖野一郎先看了四周一下，而制止將要拿出一個大信封的伊牟田。

『你今天是不是有什麼事來宇都宮而順道來呢？』

『不，經理啊！』伊牟田搖着頭，然後低聲地說：

『我是特地來的，因爲受你的委託，而趕快把作好的調查資料帶來。』

伊牟田博助好像爲了要表示自己的誠意，所以，說話時，頭都伸了出來，而小眼睛吃驚般的睜得很大，這些好像都是在強調特地來宇都宮而作的表情。

『就是這個。』

伊牟田博助拿出褐色的大信封，而放在沖野的面前，這個大信封的紙質很厚，照片就放在裏面，不過，沖野一郎不敢當場開封。

『因爲，這是躲在陰暗處拍的，花了很多精神，你看看就知道。』說着就要動手開封，而沖野也慌張地制止伊牟田的手，表示不必打開。

『反正，等一下我會看的。』

伊牟田聽了就露出微笑，而把頭更靠向沖野的面前而說：

『經理啊！那個女人很了不起，這次又開了餐廳的分店。』

『喔！』對沖野而言，這是新消息。

『雖然說是分店，但是，店面和裝潢很華麗，聽說是買了××前子爵的住宅而改建的，所以，裏面有很精緻的庭院，依我看那是政府指定的文化財產之一。』

當伊牟田說話時，沖野又看到了缺一顆門牙的舌頭動作。

九

沖野一郎從伊牟田的口中得知，前川奈美買下了舊華族邸宅，而改建成『美娜世』餐廳的分店，以那位小姐的性格而言，這是很可能的事。

奈美小姐，雖然身材嬌小，可是，事業心却很重，也許是丈夫死亡之後，她的事業心才變得如此熾烈吧！以前，有一次沖野和奈美小姐約會，坐着車經過高輪時，偶然地看到有一家裝潢得很精緻的餐廳。

當時，奈美小姐就趕緊叫司機停車，而下車欣賞這家規模很大的餐廳，而且，對沖野表示，希望自己將來也有一家像這種堂皇店面的餐廳，當時，奈美小姐睜大着眼睛說：

『也許，我的這種希望，聽起來是個夢想，不過，我還是信心十足，將來一定要做到。』

奈美小姐說話時的神情，與其說是告訴沖野，毋寧說是宣誓自己的決心，而說話時的奈美小姐的眼神和表情確實有一股決心感——說起來，是個女中丈夫。而奈美小姐實際上也有經營的才幹。沖野深愛着奈美小姐，而不敢馬上結婚的理由，就是考慮到結婚之後，這種能幹的女人一定會瞧不起丈夫，就是在這種預測之下，沖野才不敢馬上和她結婚。

『喔！買了那幢豪華的住宅，那麼一定花了不少鈔票吧！』沖野一面抽煙，一面問伊牟田博助。

『那當然，聽說大概五六千萬圓吧！已經辦好過戶手續，目前趕着裝潢店面。』

伊牟田博助說完之後，又笑出聲來，而他的缺一顆門牙的牙齒看起來很滑稽，而放在桌下的一隻脚也不停地搖動着。

『那位小姐有那麼多的鈔票，這是我想不到的。』伊牟田說。

可是，沖野一聽到這些消息時，馬上就連想到桑山常務董事。心裏想着，這筆錢一定是B銀行透支出去的，明白地說，這是在桑山的安排下所貸出去的錢，雖然，奈美小姐也有錢，可是，頂多是其中的三分之一罷了，而剩下的三分之二的四千萬圓是銀行貸款，沖野知道，奈美小姐的財產，只有『美娜世』餐廳和自己的住宅而已，當作擔保品也無法借到四千萬圓，而且，按照銀行的規定而言，餐廳業是必須愼重考慮的對象，是應該警戒的貸款對象，是屬於業務中的丙種。

『據說，不久就要僱用很多女服務生，我眞的不瞭解這些鈔票是從那裏來的？』

伊牟田說着，又看看沖野的表情，可是，沖野對這個問題沒有表示意見。

『我拜託你的調查資料，都在這個信封裏嗎？』

沖野說着，用一隻手把這個大信封拿起來，伊牟田東張西望地說：

『是的！除了照片之外，還有他們兩個人的約會日期和住宿的地方，只要你把這些資料對照着看的話，就會瞭解。』

伊牟田說完話時，又伸手要拿信封來打開，沖野又慌忙地阻止他。

『不，等一下我會慢慢欣賞……』

沖野瞟了眼睛看了隔壁的副理，這時，他正在看桌子上的某一家小公司的借貸對照表，不

過，沖野還是很小心，心裏想着，也許，副理假裝是看公文，其實，集中精神於耳朵聽這邊的談話，因此，壓低聲音說：

『照片是你拍的嗎？』

『是啊！我拍的。』伊牟田也模仿着沖野，用微小的聲音說：

『你看了就知道，有在套房或旅社中兩人共處一室的情況，也有他們兩人一起出現的地方的照片，有些照片，是我躲在旅社外面的陰暗處拍攝的。』

『喔！在那種場所，你也能拍照？』沖野吃驚地問。

『當然，我是吃這種飯的人。』

伊牟田說話時，嘴巴又張開着，顯出缺一顆門牙的牙齒，而一股臭味又飄向沖野的鼻子。

『要窺視室內男女纏綿的情景是不簡單的，所以，我先送一個一千元的紅包給旅社的女服務生，我是上了年紀的人，所以，送這種紅包給女服務生，也不會慌張，當然，我就向女服務生撒謊，我告訴他，裏面那個男人是我公司的職員，最近揮金如土，所以我懷疑是否盜取公款，而來花天酒地，因此，不得不特地出來跟蹤，探索個究竟。我的這些謊言，很有效果，女服務生很同情我，還幫忙我找地方窺視室內的春光，這一套技巧很管用，到每家旅社，都無往不利，而在這種地方做事的女服務生也不是什麼好東西，既然收了我的紅包，他也會害怕以後的麻煩，因此便

和我合作。』

沖野聽得入迷，心裏很佩服伊牟田的手段。

『不過，經理喚！』伊牟田又眨了眨眼睛，把臉靠過來說：

『因爲，是在不讓對方察覺的情況下偷拍攝的，所以，難免有點不清楚，主要的原因是不能使用閃光燈，所以，照片看起來有點黑暗，雖然，臉孔拍得不很清楚，不過，一看身材和體型就知道是他們，這是最充分的證據。』

沖野一郎在銀行裏不敢打開這個褐色的大信封。先把這個信封放在抽屜的最裏面，然後付出伊牟田要求的調查費，費用相當高昂，但是，沖野認爲即使把一個月的薪水通通付給他，也不覺得可惜。

『謝謝你！』伊牟田很愼重地把調查費放在內袋，而鞠躬道謝。

『那麼，我先告辭了，是不是繼續送報告來呢？』

『好吧！』沖野一郎苦笑着說。

『還是這麼辦，謝謝你。』

伊牟田彎着腰從椅子上站起來，而副理又瞟了眼睛看伊牟田。

『喂！以後還是寫信來就可以了，不必每次都跑來。』沖野覺得常常來不大好，因而這麼吩

咐着。

『是。』伊牟田的枯瘦臉孔上，又露出莫名其妙的笑容。

『今天我本來打算去日光觀光，因爲我還不曾去過，所以，就想乾脆順便跑一趟，今天晚上我會在中禪寺湖過夜，以後我會用郵寄的。』

沖野看了伊牟田矮小但肩膀寬濶的背影，忽然覺得又上了他的圈套，因爲，他進來時，表示是特地爲了這件事而來宇都宮的，可是，收到調查費之後，又改變了口氣，說是要去日光，雖然是順路，但是去日光才是主要的目的，而到銀行來只是順路罷了。

沖野心裏又想着，伊牟田這個傢伙一定是利用今天的這筆錢，在旅社中召妓遊玩，這麼一想，就有噁心感，可是，沖野心裏也想着，只要把我需要知道的調查內容，確實得做好，管他把這筆錢用在什麼地方，如此一想，沖野的心裏又覺得舒服多了。又想着，反正這筆錢，遲早都要付的，所以，還是付了比較好。

沖野一郎下班後，就直接回家，而褐色的大信封就放在黑色的公事包裏。

回到家裏，沒看見太太，問女傭人時，他就說吃過午飯之後，太太說有點事情要出去，直到現在還未回來。沖野心裏想着，在人地生疏的宇都宮，太太會有什麼事需要出去辦這麼久呢？而將晚餐的準備和小孩的洗澡等等的事，都吩咐這位十八歲的女傭人去做，太太自從服用安眠藥自

殺未遂之後，一直還未和沖野和解。

知道太太不在，沖野覺得有如一把沙射進嘴裏一般，可是，這個時候，太太不在也好，他馬上到自己的房間，把紙門關好，然後趕快拿出那個大信封。

開封時，又有一陣緊張感，以前的報告書，只是報告他們的約會時間和場所，可是，現在要看的是照片，不論如何，桑山和奈美小姐的醜態會在照片上。

沖野一郎鼓起勇氣把信封裏的東西拿出來，如手掌般大小的照片共有五張。在明亮的燈光下看的話，也許，心臟的跳動會很快，果然，照片如伊牟田所說的有點黑暗，而在黑暗中顯出雪白的東西，因此，必須開枱燈才能看到清楚的輪廓。

在明亮的燈光下，可以知道第一張照片是男女一起走進一家旅社大門的情況，男人穿着大衣，女人穿着漂亮的和服，而且頸子上圍着白色的圍巾，門口的燈光，和從門內射出來的光線照射着這兩個人的背影，這是躲藏在陰暗處偷拍照的樣子，在黑色中還有白色的散落的點，而中間部份有點模糊。不能使用閃光燈的緣故，只能拍出這種不大清晰的照片。

可是，從男人的背影和體格，以及大衣的穿着來看，充分地顯出桑山英己的特徵，而跟在背後，稍微垂下頭的女人，也完全顯示出奈美小姐的特徵，雖然，和服上的花紋有點模糊，但是，沖野看過奈美小姐穿這件和服，最能够判斷的是奈美小姐頭上的那種鼓起來的髮髻，而身材也完

全吻合。

幾乎相同情況的照片有兩張。另一張照片上所拍攝到的門口，和前兩張完全不同，這是男女一起從旅社走出來的情景，桑山垂着頭，兩手揷在大衣的口袋裏，而大步地走着。在這張照片中，也可以顯出桑山的機警，而走在他後面的前川奈美小姐的身體，有一半被桑山的身體擋住，而雪白的圍巾也掩蓋了她的臉孔的一部份，不過，她那特殊的髮髻還是看得很清楚。從同一家旅社走出來的，從背後拍攝的照片又有一張。剩下的另一張是在房間裏的情況，大概那位偵探員是從庭園的隱藏處，透過玻璃窗而拍攝的，但是，可以看到裏面人物的動作，也許是逆光拍攝的關係，輪廓稍微朦朧。如伊牟田博助所說的，爲了不打草驚蛇，而隱藏在黑暗地方拍照的，所以，能够拍到這種程度已經不錯了。

男女雙方好像都穿着旅社準備的便衣，而對坐着吃菜、喝酒，只是臉孔部份有點不清楚，不過，從身體的輪廓和頭髮來看，是不折不扣的奈美小姐和桑山，只要認識這兩個人的任何人，一看就可以認出，也可以說，身材的特徵完全在照片上表達出來。

沖野一郎看得入神，幾乎屏息地看了又看，看到照片上的桑山和奈美小姐，幾乎會有頭昏的感覺。

十

沖野一郎還記得一個東京的電話號碼。這是沖野還在總行的時候，曾經參加股東的工作，而當時常常利用的電話號碼，沖野一郎還記得對方的姓名，可是，他的住址却記不清了，反正，要找這個人時，只要撥這個電話號碼就可以了，那個地方好像是個特殊的單位，不過，按照號碼撥過去的話，應該連得絡上。以前，常常是打電話過去時，拜託那邊的人傳話，這樣，最遲三十分鐘內，對方就會回電話。

沖野一郎是看了照片之後的第四、五天，才偶然地想到這個男人。是個五十出頭而肥胖的人，常常和他連絡的時候，是兩年前的事，後來，因爲沒有連絡的必要，便好久沒再打電話去。那位男人是福光喜太郎。

現在，沖野偶然地想到福光喜太郎，可是，要不要打電話過去呢？還是猶豫不決着。這樣考慮了約兩天，終於從自宅打了一通電話去。

『我想找福光喜太郎。』

『喔！好的，你貴姓？』

是一位中年婦女的聲音，可是，這個聲音，對沖野而言，並不陌生，這是和兩年前打電話連

絡時完全相同的聲音。

『我是B銀行的沖野一郎，現在，我在宇都宮，我的電話號碼是×××。』

沖野說完之後，對方就說知道了，然後才掛斷電話。

沖野的一顆心跳得很厲害，也有一點後悔，這樣過了約四十分鐘，電話鈴響了。

『喂！喂！你是沖野先生嗎？』

這是兩年前常常聽到的那種帶濁音的聲調。

『我是沖野一郎，你是福光先生嗎？』

沖野興奮之餘，說話的聲調就大了。

『我是福光，好久沒有和你連絡了，你現在就在宇都宮服務嗎？』

『是啊！好久沒有聽到你的聲音了，以前受你的照顧，謝謝你。』

『不，你太客氣了，我覺得當時並沒有幫你什麼忙。』緩慢地，又是用濁音的聲調說話。

『我是被調到宇都宮來的，看樣子，不再有機會飲用東京的水了。』沖野自嘲地說。

『喔！這種變化，我都不知道。那麼，請問有什麼事呢？』

福光喜太郎事務性地問着，沖野一郎就慌張地說：

『我想和你見面，而詳細的事情，等見面時再告訴你。』

『喔！你說的事，是不是緊急的要事呢？』

『當然，愈快愈好。』

『要在東京見面嗎？』

『是啊！我到東京去，由於銀行的工作關係，我想在星期六的晚上，我們見面，你方便嗎？』

『等一下，我看看我的工作行程表。』

如此，沖野就拿着電話筒暫時等待，過了一下子，對方又說話了。

『好吧！那麼我們要在什麼地方見面呢？時間呢？』

『為了方便我們連絡，我想就在兩年前我們常常見面的那個地方，就是目黑區的××區，我想在晚上的七點，你看如何？』

『好吧！那麼就這樣吧！』

福光喜太郎說完這句話時，也沒有寒暄就掛斷電話了。沖野好像辦好一件大事般的坐下來，喘了一口氣。

很快地，到了要見面的星期六晚上。沖野已經趕到東京來了。——

看到福光喜太郎時，沖野覺得在短短的兩年之間，福光先生好像蒼老了很多，不過，臉色的

氣色還是很好，也許是忙碌的現代生活吧！從他的身上，可以看出他的疲勞。

福光喜太郎還是和兩年前與沖野見面時的情況一樣，總是帶着一位女人來。好像不是他的太太，也不像是姨太太，反正，一定會帶着一位身分不明的女人來，今晚，他帶來的這位女人，看起來，年紀和福光先生相差一大截，起碼比福光先生年輕二十幾歲，不過，這位女人，沖野兩年前也看過，同樣地，也比兩年前有點衰老，聽說，過去是在花柳界討生活的人，這種女人，總是會很快地在眼尾出現小皺紋。

『今晚，接受你的山珍海味的招待，請問到底要我辦什麼事呢？』

福光喜太郎看着沖野笑着說，在他的細小眼睛下，已經可以明顯地看到垂下的皮膚和皺紋，不過，給人的印象，是好好先生的樣子。

沖野一郎也偶爾瞟眼睛看一下依偎在福光身旁的那位小姐。和兩年前看到的時候，比較起來，這位女人變得寡言了，好像是個很溫順的女人，不過，並沒有多大的變化，沖野和福光交談時，這位女人總是在吃菜，不過，他們都說一些不重要的社會上的話題，而等到服務生看到他們吃得差不多而來收拾碗筷時，福光才示意這位女人退下，他們兩個人則到另一個角落談話。

沖野要告訴福光喜太郎的是一些秘密的事，所以，不方便有第三者在場，福光也許不知是這種機密，所以，才貿然地帶了這位女人來。

「我告訴你，」沖野一郎壓低聲音，在福光喜太郎的耳邊說話。
「這是有關桑山常務董事的事，也許你會覺得意外，他是個敗德的人。」
「什麼？」福光一聽到沖野的這句話時，好像很吃驚地看着沖野，好像是懷疑沖野說錯話般的表情。
福光會覺得意外，是理所當然的，因爲，過去福光認爲桑山常務董事會提拔沖野，沖野應該可以說是桑山的親信。稍微瞭解銀行內幕的人，都知道這種事，而福光喜太郎也因爲交易而跑銀行的關係，早就聽過這種消息，雖然不是一流人物，可是，是有名的大股東之一，而沖野一郎之所以會認識福光先生，也是受了桑山常務董事的指示，而去和福光先生交際的。所以，福光一直把沖野一郎當作桑山常務董事的親信部下來看待，可是，剛才沖野一開口就駡了桑山，這使得福光大爲吃驚，而顯出啞然的表情。
不過，福光喜太郎的反應還是很快，而露出勉強的笑容說：
「這令我覺得很意外，從你的口中會說出這種話。」說着，用探索的眼光看沖野一郎。
「不過，我也覺得把你調到鄉下的宇都宮分行當經理，也是很令人覺得意外的，現在想起來，是不是從那個時候開始，你們之間有了什麼過節。」
「是啊！」沖野一郎說。

「我老實告訴你吧！可是，這些話，你不要再向別人說，這也是今天我要你幫忙的事，說起來是我的恥辱，也是B銀行的恥辱。」

「好吧！你說下去吧！我保證不會再對任何人說，我這個人，本來就是很會保密的人，總是把重要的事放在心裏，不會隨便說出來的。」

冲野一郎從公事包裏拿出褐色的大信封，放在桌子上而說：

「你也知道，我和桑山常務董事是大學的同學，而到了B銀行做事之後，我也爲了他、幫他做了很多事，爲了私人的感情，幫了他很多私事，也吃了不少苦，不過，那個人確實不够朋友，你看，忽然把我調到鄉下的宇都宮，他認爲我在東京的話，對他有所妨礙。」

「奇怪了，你會妨礙他什麼？」

福光喜太郎的兩手手肘放在桌子上，而用手掌支撑着下巴，露出很有趣的表情，來聽冲野的說明，表面上是一副和藹可親的臉孔，不過，從他的眼神中，可以感覺到那股銳利的眼光。

「在東京的R區，有一家「美娜世」餐廳，你知道這家餐廳嗎？」

「「美娜世」餐廳嗎？」

福光喜太郎的眼睛看着遙遠的地方，好像是在想這家餐廳，而順便地側過頭看了一下來到身旁的他那位女人。

『喂！我們去年年底去的那家餐廳，是不是「美娜世」，當時是田村先生請客的。』

他這位姨太太般的女人就點點頭，這時他正夾了一塊魚糕放進嘴裏，這位女人的特色是時常帶着一副想睡覺般的眼神。

『喔！我想到了，那是一家裝潢很漂亮的餐廳，料理很好。』福光喜太郎說着，看看沖野一郎。

『就是那家餐廳。這一次擴大營業，而開了一家分店。這個分店本來是××前子爵的住宅，裏面的庭園很漂亮，被列爲國家的文化財產。「美娜世」餐廳的老闆是一位寡婦，依我的推測，我們B銀行的桑山常務董事，不正當地利用職權而貸款給這家餐廳，大概有五六千萬圓吧！把那些抵押物作不當的評價，而讓這位寡婦借了五六千萬圓，你說這是應該的嗎？』

『喔！有這種事。』

福光喜太郎露出驚訝的表情，而緩慢地抽了一口煙。

『不正當的融資，由此可見，桑山常務董事和女老闆的寡婦之間，也許有特殊的關係吧！』

『是啊！桑山年輕時，就是喜愛玩弄女人，品性不好的人，「美娜世」餐廳的女老闆也是中了他的圈套，而被他籠絡了。』

沖野一郎說到這裏時，不由得激動起來，聲音也大了，這使得那位帶着睡覺眼神而正在喝酒

的女人，趕快側過頭來看一下沖野。

『喔！說的也是。』

福光喜太郎搖搖頭，而隨着歎息時吐出一口煙。

『喔！好朋友也往往會爲了女色而翻臉。』

福光瞇起眼睛而看自己吐出去的煙霧的流動方向，這些煙霧正飄向電燈泡的周圍，一下子，好像使得房間的亮度暗了下來。

福光喜太郎，好像已經瞭解一切內容了，沒有這種靈感的話，他怎麼能夠時常在股東大會中出盡風頭，而吹皺一池春水，在出席股東大會之前，福光喜太郎很懂得作幕後交易，那些微妙的手段是很高明的。

福光喜太郎在股東大會中的活躍，還不算是大人物的活躍，因爲，他沒有親信的部下，只是他精於這方面的交易，又是老資格，往往很簡單地抓住其中的要害，所以，能夠在股東大會中，有如翻雲覆雨中地活躍着，在這方面，他有豐富的智慧和策略，所以，正面上，無法在股東大會上解決的問題，往往需要利用福光喜太郎出面。兩年前，沖野一郎受桑山常務董事的指示，而拜託福光出力時，福光確實很巧妙地發揮他的作用。

福光在嘴裏喃喃地說，說起來，爲了女人而友情破裂的事，確實看過不少。沖野看到福光喜

太郎的表情，有點發獃般的，又好像在想什麼一般，不過，很快地感覺到，福光先生一定在想像着，桑山、沖野兩個男人和寡婦之間的三角關係吧！好像是在這種想像之下，他已經設計出一張作戰圖一般，他的眼光現正閃閃發亮地看着桌子，這樣過了一會兒，他又看了桌子上的那個褐色大信封而問。

『你有沒有確實的資料？』

『就是這個。』

沖野說着，拿起信封，而把裏面的東西拿出來，然後說：

『這就是桑山常務董事，而這個人是「美娜世」餐廳的女老闆，這些照片就是證明這對男女關係的證據。』

這是秘密偵探社的伊牟田博助送來的照片和一些報告書。福光喜太郎皮笑肉不笑地伸手拿起照片，看過每一張照片，拿着這些資料的福光的左手小指彎曲起來，也許，福光已經看出他們生活的黑暗的一面，因而抬起頭說：

『很有趣。』

福光把這些資料放在桌子上，不過，桌子上還是有些散落的菜和滴落的湯，爲了不使這些資料弄髒，便把這些資料放在那位女人的面前了。置於最上面的是一張照片，這張是桑山常務董事

帶着奈美小姐進入套房的照片，福光的那位女人也瞟了眼睛看最上面的這張照片，也許是對這方面沒有興趣的關係吧！便把身體轉向有火爐的方向而開始抽煙。

『調查得很好，不愧是專家。』

福光喜太郎看過資料之後，就知道這是秘密偵探社製作的資料。

『這種資料很好，這比其他的資料更有用，那種人最怕的就是醜聞，說起來，很類似轟動一時的T銀行事件。』

福光喜太郎滿面笑容，而他所說的T銀行事件是二三年前發生的不正當融資事件，當時，是T銀行的總經理和東京銀座某一流餐廳的老闆，有不尋常關係的醜聞。

『好吧！這件事讓我來插手。』福光喜太郎答應着，然後看了沖野說：

『我替你報仇，我一定讓你消除怨恨而心滿意足。』

福光說着，還打量着沖野的臉色，這使得沖野一郎不由得臉紅起來，當然，這個時候，福光已經瞭解，沖野背叛桑山的原因了。

『說起來，這並不是只關係着我個人的事情。』沖野辯解般地說。

『老實說，對銀行而言，是不幸的事，常務董事做得太過份了。』

『說的也是。』

福光喜太郎表示同意，而頻頻地點頭。

『自己金屋藏嬌，而把你當作眼中釘般地拔掉，完全是爲了自己的好處，把你流放到鄉下的宇都宮，這是萬不該的事，雖然，和我福光這個人沒有直接關係，不過，我愈想愈氣，我不由得義憤塡膺，而要打擊他，這種人要徹底地整他，才會大快人心。』

『好啊！萬事拜託了。』

福光喜太郎從口袋裏拿出一本小筆記簿，這本筆記簿好像時常放在口袋的樣子，封面有許多的摺紋，又骯髒，不過，裏面寫着很多有關工作上的事。

『喔！對了，銀行的股東總會是不是下個月開，好像是股票停止過戶公告的前幾天，會登載於某報紙的樣子。』

福光喜太郎翻着這本筆記簿，而眼睛看着遙遠的天空，好像又在想什麼事的樣子，從年輕時代起，他就處理許多冒險的事，不過，現在他的眼睛也有點視力衰弱的情況，但是，沖野看了福光喜太郎的態度和談吐，就覺得找到可靠的人了。

沖野一郎很瞭解福光的策略，現在就預測着，開總會時，福光會雙手插腰地昂頭站立，而血氣沖上頭般的臉孔發紅，對着董監事們怒吼的姿態。——

股東總會再過兩星期就要開了。

沖野一郎好像等不及這個日期似的，希望趕快來臨，所以，最近他一上班之後，就舒服地躺在經理的大椅子上，而很有活力地處理公事了，如果需要和外面交際的話，也會很勤快地主動出去，而很熱心地辦理公事。對他而言，很期待兩星期後的精采場面，有時候，在工作中的一點休息時間裏，他就會想像開總會時的桑山常務董事的尷尬場面，一想到這種場面時，沖野一郎又有一股精力而賣力地做事。

在開總會時，福光喜太郎一定會叫著：

『議長，我有意見。』

然後，倏地站起來，而滿臉怒氣地手指着桑山常務董事，而開始追問。他會一手就拿着證據的照片和約會的資料，而滿臉發紅地大喊大叫，這個時候，由於太意外的關係，桑山常務董事一定臉孔發白。而滿場便喧嘩起來，福光喜太郎就如猛獅般的，傲然地怒視着董監事的座位那邊。而配合着他的斑白頭髮，愈說愈大聲，然後，把他和奈美小姐約會的時間、場所，一條一條地唸出來的，然後，又用雙手擧起那些照片，讓在場的衆人看吧！

這個時候，桑山常務董事一定會垂下頭，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很難堪地離開會場，他的手指，他的膝蓋也發抖着，連走路都不穩吧！而常務董事派的人，一定狼狽不堪，一片慘然，可是，副總經理派的人就會懷着複雜的心情來欣賞吧。好像打翻了一個大蜂巢一般地嘩然，屬於主

流派和反對派的股東們，就會對罵，也會踢着椅子，或摔杯子，或許是這種場面吧。——沖野一郎一想到這種場面，幾乎進入了忘我的境界，而陶醉於其中。

當然，這一場鬧劇結束之後，桑山常務董事便要鞠躬下臺，沖野好像現在就看到下臺後的，有如喪家狗般的桑山的那副狼狽相。當然，副總經理派便理直氣壯地推翻了桑山常務董事的寶座了。

更使沖野得意的是，前川奈美小姐一定從此不再理桑山英已了吧！他們兩人之間並沒有深厚的感情，桑山常務董事只是垂涎於奈美小姐的美麗胴體而已，而奈美小姐只是想利用常務董事的職權而貸款。

所以，下臺之後的桑山，名譽上、人格上都受到很大的損害，暫時會在社會上抬不起頭來，更無顏見奈美小姐了。而現實的奈美小姐，知道桑山英已被銀行趕出去時，一定會認爲已經沒有利用的價值，從此就不理桑山常務董事了。

沖野一郎又繼續想着，那個時候，奈美小姐也許會投到我的懷抱裏來，想到這裏，沖野心花怒放，幾乎樂不可支，說起來，這也是很奇妙的想法，對桑山英已恨之入骨，可是對奈美小姐的憎恨感却不及對桑山的憎恨感的十分之一，沖野一郎又想着，那個時候，奈美小姐也許會流淚而向我道歉，理所當然的，我就安慰她，寬恕她，因爲，奈美小姐只是受了桑山的誘惑而犯錯而

已。壞人是那隻色狼桑山，沖野一郎現在就想着投到自己懷抱來的奈美小姐的熱情的嘴唇，和那一雙美麗的眼睛，好像已經聞到和自己熱吻時的撲鼻的熱氣和芬芳的香味。

沖野愈想心情愈愉快，當然，現在還是空想的時候，不過，在這幾天內，倘若副總經理派的分子聞到這股氣味的話，也許，會有人來和沖野商量，因爲，副總經理派的人厭惡桑山常務董事，有如眼中釘一般，而能够拔出這隻釘子的人就是我，我的功勞對副總經理而言，是很大的。

以前，沖野一郎是扮演着桑山常務董事的親信，因而，副總經理派的人都對沖野沒有好感，這也是沖野不把常務董事的醜聞資料，交給副總經理派的人，而利用手段厲害的股東福光喜太郎的理由。可是，這一次背叛桑山常務董事，而推翻他的實座，如此，也許總經理派的人會因爲沖野的這種功勞，而來拉攏沖野，這也並不是不可能的。

雖然，現在想了很多，可是，這一切並不完全是空想的，因爲，這是有可能發生的場面。到了那個時候，沖野就不必在寒流裏，而參加新的主流派吧！

如此，沖野愈想愈開心，而美麗的遠景，一幕又一幕地出現。

離開股東總會的日期，只剩下一星期了，有一天，沖野一到銀行的辦公室時，電話鈴就響了，沖野立刻拿起電話筒。

「我是福光。」說話的聲音嗄啞，但是，聲調還是相當有力。

沖野聚精會神地聽電話，這下子才知道福光喜太郎特地從東京來宇都宮看他了，在電話裏，福光說。

『我有一點事，要和你商量。』

沖野心裏想着，也許這是福光喜太郎要做最後衝刺的準備工作，因此，才不辭遙遠地從東京趕來。

『請問你現在人在那裏？』

『我在火車站，現在剛下車。』

『那麼，請你在火車站附近一家××亭餐廳等我。我馬上過去。』

沖野和福光喜太郎通過話之後，接着，就打了一通電話到××亭，交代餐廳的人準備豐富的菜肴。

——大約三十分鐘後，沖野就到了××亭，看見福光喜太郎；背部靠在房間的柱子而坐在榻榻米上，還是老樣子地帶着那位睡眼惺忪的女人，這個女人一副冷漠的表情，而木然地坐在福光的身旁。

『上一次，謝謝了。』

沖野一郎面帶微笑地向福光喜太郎寒暄。這個時候，福光一直咬着嘴唇；面向外面坐着，而

當聽到沖野的聲音時，突然，怒視着沖野而大聲地罵着。

『混蛋！』

福光的臉孔，有如紅鬼般的通紅。

對於這種意外的場面，沖野一郎啞然。

十一

福光喜太郎滿臉通紅地怒視着沖野，眼睛充血，露出紅絲，如此，大聲罵了之後，嘴唇還微微發抖着。

沖野與沖沖地趕來，却被福光罵混蛋，因而驚慌失措，不知道該怎麼辦，只是茫然的看着福光怒髮衝冠的臉孔，過了一會兒，才回復冷靜的心而說：

『福光先生。』沖野有點口吃般地叫着：

『到底怎麼回事？』

福光喜太郎還是怒視着沖野，眼睛閃閃發亮，好像幾乎要衝過來一般，而他的眼睛還是充血般通紅。

『你還好意思問怎麼回事？』福光喜太郎將沖野說的話覆述一遍，又說：

『喂！沖野君，你不要裝傻好不好？』

又是大聲地罵着。

『你讓我出洋相。』

沖野很吃驚，爲什麼福光今天會發這麼大的脾氣，還是摸不着頭緒。

『老實說，我不知道你爲什麼生氣，你一來就發這麼大的脾氣，大罵着，也不說原因，請你冷靜一下，把事情說清楚，我到底讓你出了什麼洋相？』

沖野說着，看看福光喜太郎，同時也看了他身旁的那位女人，沖野並不期待這位女人來緩和福光的怒氣，可是，一副滿不在乎的態度，確度令沖野很不悅。按照一般的常理而言，自己的先生和別人吵架，或罵別人時，縱使不是眞心的，表面，也應該說一些好話，或打圓場，那裏有這種女人，好像是三不管，而且，上一次沖野請福光吃飯時，這位女人也跟福光來，和沖野並不陌生，可是，現在就像是個耳聾啞巴的人。

現在，他又跟着福光來，而當福光大發雷霆時，她只注意着桌子上的那些菜肴，當福光的頭上浮起青筋大罵、大鬧時，也是一副沒有看到，沒有聽見一般的表情，她的眼睛還是想睡覺般的垂着，當沖野看她的時候，還動了筷子夾了一塊肉丸放進口裏，對一起來的福光的罵聲，無動於衷。

『你自己想想看，爲什麼讓我出洋相？』福光還是罵着。

『我從來不曾在別人的面前，像這次這樣出醜，我在社會上做這種事，已經有三十多年的經驗，而這次栽在你這個小子的手裏，丟臉丟盡了。』

這個時候，沖野已經漸漸地穩定下來了，好像福光是在遙遠的地方怒號一般，懷着很強烈的不安感，好像自己的兩隻脚都會搖動一般，不過，還是問：

『福光先生。』沖野說話的聲調有點顫抖。

『請你說清楚，好嗎？你今天一來便一直罵到現在，這樣罵，我也不知道你氣什麼？』

『好吧！』

福光喜太郎又睜大眼睛怒視着沖野，然後，看了身旁的女人說：

『喂！你把那個東西拿出來。』

那個女人又好像打哈欠般的，低聲應着『是』，然後，放下夾菜的筷子，打開放在她膝蓋上的手提包。這位女人不但不會安撫福光，可以說是，反而幫忙福光發脾氣一般，這位女人拿出來的是褐色的大信封，沖野心裏想着和自己的預測絲毫不差。

褐色大信封裏面裝的是桑山常務董事和奈美小姐之間的事情資料，這也是祕密偵探社的伊牟田博助送來的，上次，沖野把這些資料交給福光喜太郎，今天福光一來便一直罵到現在，而從他

發脾氣時說話的口氣來看，沖野終於想到問題一定出在這些資料上，果然不錯，拿出來的，就是偵探社送來的資料。

福光喜太郎像要觀察沖野的表情一般，視線不離沖野的臉孔，而接到那個大信封時，稍微探頭看了一下信封的裏面，然後，把整個信封向沖野的身上扔過去，而碰到沖野的肩膀，而信封掉下來時，便有幾張照片露在封口之外。

『讓我出洋相的就是這些資料。』福光又是大聲地罵着，然後，才回復平常說話的聲調，慢慢地說。

『沖野君，你把眼睛洗乾淨，看看這些資料吧！實在很荒唐，你還好意思用這些假資料，讓我去丟臉，難道你和我有什麼過節，或懷恨我嗎？』

『荒唐？』

沖野一郎滿面通紅，雖然，自己所猜測的沒有錯誤，可是，這種不安感，現在要如何解釋呢？沖野也不知道該如何說起。

『沖野君，過去我太相信你了，這是我太粗心大意了，也可以說是我生涯中的一大失敗。』

福光喜太郎又回復大聲大駡：

『你提供的這些資料，都是假的，你還好意思給我這種假資料，讓我出面去駡人，結果，臉

都丟盡了，出盡洋相，你要如何挽回我的面子呢？』

『喔！福光先生。』沖野一郎說話的聲調軟弱，不過，又繼續說：

『你說是荒唐的資料？裹面記錄的都是假的？可是，我是請秘密偵探社調查的，對方是吃這種飯的人，可以說是專家，他們提供的調查結果，怎麼會荒唐呢？……』

『實在是愚弄人家。』福光喜太郎好像吐了一口水般的說：

『你以爲資料上寫的都是千眞萬確的嗎？』

福光說着，便伸手把掉在沖野面前的那個信封拿過來，然後，粗魯地把裹面的東西都倒在地上，因而那些報告書和照片都散落在地上了，然後，隨便拿起地上的一張文件，而在手上拍了幾下說：

『這些都是假情報，可是，我一點都沒有發現這是假的，我對裹面的每一項都很生氣，經過我的查證，結果沒有一項是眞的，譬如：報告書上紀錄着，這一天晚上的九點起，桑山常務董事在向島的××莊，和前川奈美小姐約會，可是，我調查的結果，桑山常務董事在那天的早上，趕到大阪市主持分行的會議，一直到夜間，那裹還能囘來約會呢？還有報告書上紀錄着，他們在澁谷區的某旅社開房間，男女共處一室而做不倫的事情，時間是晚上的八點，可是，經我查證的結果，那個時間，桑山在T大飯店，參加許多客戶出席的懇談會，而且，這個會開了約二小時，散

會時，已經很晚了，這時，他規規矩矩地坐車趕回家，你給我這種亂七八糟的資料，要我去罵人家、挖苦人家，這不是存心陷害我嗎？難道我這麼說，有什麼不對嗎？你說吧！」

沖野一郎看着不斷怒罵的福光喜太郎，臉孔也逐漸變得蒼白，心裏想着，福光先生這樣氣得要命，也許，眞如他所說的，報告書上的每一項都是揑造的，因此，沖野不由得想起那位枯瘦臉孔的伊牟田博助，愈想愈覺得伊牟田博助的眼睛，充滿着詐欺的眼光，愈想愈覺得這個傢伙心術不正，可是，很快地又想到，即使報告書是假的，可是，那些照片確實是眞的，應該是鐵證才對。——

『難道連照片都不可靠嗎？』

福光喜太郎好像早就料到沖野會問這個問題似的，很順手地拿起一張照片，又用手狠狠打了幾下而說：

『照片裏的人不是桑山常務董事，那位小姐也不是前川奈美小姐，那是隨便請了別人來當替身的，只是化粧裝扮得很相似那兩位男女而已，你看照片中，他們兩人的臉孔都拍得並不清楚。』說着，露出奇妙的笑容。

聽他這麼一說，沖野一郎又大爲吃驚，因爲，沖野以前看到這些照片時，也有這種感覺，這五張照片中，沒有一張把桑山和奈美小姐的臉孔拍得淸楚，不過，當時，只聽信伊牟田博助的解

釋，因爲，當時是在黑暗的光線中，而且，不敢使用閃光燈偷拍的關係，臉孔輪廓一帶免不了拍得不淸楚，當時，沖野覺得被伊牟田博助欺騙了。這就是說，伊牟田博助安排一位身材類似桑山的男人，和身材類似奈美小姐的女人，而以適當的場所爲背景，拍攝這種輪廓朦朧的照片。

這時，沖野一郎忽然覺得中了伊牟田博助的圈套，沖野回想着，第一次看到伊牟田助這個人時，覺得以他的穿着和說話的表情而言，好像是不大光明的樣子，這種人，剛開始的時候，也許是按照沖野的要求，認眞地調查桑山和奈美小姐之間的情愛證據，可是，在半途中，也許被桑山發現了，結果，狡猾的桑山便用高額的鈔票收買他，也說不定。

旣然，已經被收買的話，當然，調查報告書上的每一項都是揑造的了，連照片也是假的，那個老狐狸桑山，也許已經查出沖野的意圖，而使出這種收買的手段，現在，桑山在暗地裏，一定露出勝利者的笑容而嘲笑我吧！這麼一想，沖野的心裏不由得又有一股怒氣湧出了。

爲了調查，而付了很多調查費給伊牟田博助，而收了調查費的伊牟田博助，當天就表示，要去中禪寺遊覽，他走出分行時，還哼着歌。——

『福光先生啊！』

沖野一郎有所感觸般般地先對喜太郎點頭，然後說：

『經過你的指點之後，我終於瞭解眞相，說起來，我也是受害者，被偵探社的那個傢伙騙

了，爲了這件事，連累了你，讓你丟臉，我在此向你道歉。」

福光喜太郎眼睛轉動着，看了沖野之後，好像怒氣已消了一半般地說：

『我也有這種感覺，不過，沖野君！』福光抿着嘴角，皺皺眉頭而說：

『你是受害者，被偵探社的人騙了，你這麼說，好像就沒有問題了，可是，我聽信你的話，把臉丟盡了，而我的面子，你要如何替我挽回呢？』

面子？沖野一想又有奇妙的感覺。本來，這是我和福光先生之間的事，福光先生的面子是在什麼地方丟盡的呢？他爲了我，到處去確認眞相，對這份苦勞，我應該有相對的酬謝才對，而沖野一郎隨着思考，臉孔的表情又有了變化，這一切看在福光喜太郎的眼裏，因而，又生氣地罵着。

『喂！你又在裝傻嗎？我被桑山常務董事譏笑，他說，像我這種社會經驗豐富的人，也會受你這種年輕小伙子的欺騙，沖野君，你知道我出盡洋相嗎？對這種情況，你能夠彌補我嗎？』

沖野一郎剛聽到福光喜太郎的這一句話時，當時並無深刻的考慮，可是，過了一會兒，又想着，福光在桑山常務董事的面前受盡恥辱，這又是從何說起呢？沖野一郎終於能從另一個角度來衡量這件事了，很明顯的，福光喜太郎單獨去拜訪桑山常務董事。

本來，我和福光之間的計劃和約束，是在股東總會的會議上，福光喜太郎才挖苦桑山常務董

事的，並揭發他的醜聞，且在大家的面前，公開他的不正當融資等等，就是要以這些打擊，讓桑山常務董事丟臉而下臺。

這個時候，沖野的腦筋清晰了，心裏想着，福光不等到開股東總會，就先去和桑山常務董事見面，這是什麼意思呢？沖野一郎想到福光的這種作法時，因而，嘴唇發抖地說：

『福光先生，你這種作法，好像和我們的約束不同。』

這句話說了之後，才更仔細地說：

『本來，我和你談好，要在開股東總會時，你才責備桑山常務董事，可是，聽你的說法，你已先去和常務董事見面，我實在摸不透你的用意？』

沖野心裏想着，福光喜太郎就是帶着我的那些資料去和桑山常務董事見面，想勒索一筆錢，作爲堵嘴費，與其在總會上大吵大罵，不如暗中先讓桑山常務董事知難，並向桑山拿個大紅包，這才是上策。

也許，福光拿這些資料給桑山的時候，桑山眞的就指報告書上寫的都是假情報，這才丟盡了臉，也沒指到油，因此，才會惱羞成怒地跑到這裏來，把一股氣往沖野的身上發洩，不過，這個時候，沖野一郎已經看出福光的所作所爲。

『不要說假話，好不好？』

福光喜太郎還是反駁着沖野一郎，而作如下的解釋：

『我去和桑山常務董事見面，而確認報告書中的每一項，有什麼用呢？我事先到處查證每一項，所以，才好辦事，否則，我冒然地在股東總會時，在滿場的衆多人數中才發表的話，更是丟臉，說不定，還有人會譏笑我是神經病，我三十年來的名譽都會栽在你的手裏，從此，我就無法在社會上做人了。』福光喜太郎好像很不滿地看了沖野而說，然後，又滿臉怒容地說：

『沖野君，即使沒有這麼做，我也在桑山常務董事的面前出醜了，他和我談話之後，還笑我說，我已經老了，他是很狡猾的人，一定會到處宣揚這件事，這種效果和在股東總會上出洋相的效果差不多，說起來，都是你惹起的，難道我說的不對嗎？』

對福光的說法，沖野現在不回答，因此，福光又說：

『嗳！說啊！為了解決出醜的事，我今天才特地到這個鄉下宇都宮來要和你談個徹底，和你談判，你不要老是眨眼睛而不說話。』

福光喜太郎說完之後，握起拳頭，打了桌子幾下，這使得桌子上的碗盤跳動着，而發出鏗鏘的聲音，然而，一起來的那位女人，還是埋着頭，津津有味地吃燒烤的鯛魚。

沖野一郎特地請假到東京，他是打電話請假的，理由是感冒，在家裏，他的太太還是以冷眼

相待，因此，對這個案件的內容，沖野絲毫未向太太透露，不過，太太看到自己的丈夫，這幾天的行動不大一樣，反而心裏有痛快的感覺。

沖野來東京的目的，當然是要來找秘密偵探社的伊牟田博助談判，想問他，那些報告書上所寫的事實眞相，沖野回憶着，那位時常眨眼睛而臉孔枯瘦的伊牟田博助，表面上，好像是個很善良的人，可是，萬萬想不到，竟然是做假情報的大詐欺者，他的作風確實太惡劣了。

計程車就在那幢掛着偵探社招牌的建築物前停車，沖野便下車。

第一次在這個地方下車的時候是晚上，可是，也許今天是白天的關係吧！映在眼前的這家偵探社的建築物，顯得很簡陋，沖野走進去時，辦公室裏有四五位男職員正在辦公，沖野環視了一下辦公室，可是，却看不到伊牟田博助，正要問的時候，有一位年輕的職員已經走到沖野的面前，兩手放在櫃枱上而說：

『客人請進。』

看到沖野默然不語，因此，又問：

『客人啊！有什麼事呢？』

『伊牟田君在嗎？』沖野面無笑容，帶着發怒的聲音說：

『喔！你要找伊牟田先生嗎？』事務員緩慢地問着，好像覺得有點奇怪的樣子。

『是啊！我要找你們公司的伊牟田博助。』沖野說話時，幾乎要罵出來一般。

『伊牟田先生。』這位職員一面說話，一面看着沖野的臉孔而慢慢地說：

『他已經辭職，現在不在這裏了。』

『什麼，他辭職了？』沖野好像被笨重的東西打了腦袋一般地，氣也氣不出來了。

『什麼時候辭職的？』沖野憤怒地問：

『你早一點來就好了，他前天才離開我們公司，而且，並沒有告訴我們到那裏去，請問你找他有什麼事呢？』

這位職員露出不可思議的表情看着沖野。

沖野也不知道自己在喊叫些什麼，反正，是從這個辦公室衝出來的，蹣跚地在人行道上走着，愈想愈氣，好像這個社會上的所有人都要欺騙沖野我這個人似的。

付了一筆高額的調查費給伊牟田，又送給福光喜太郎幾乎兩個月薪水的鈔票，這些錢，好像都丟進了大海一般，好像自己是一個很笨的人，到處被人詐欺金錢。

十二

沖野一郎每天都懷着憂鬱的心情到銀行上班。

雖然，坐着分行經理的大辦公桌，可是，心情沈悶得好像是不得已上班一般，他的表情上，沒有笑容、看起來，好像臉上的皺紋，一下子增加了很多，而當處理完文件之後，一有空閒的時間，還是一副陰暗的臉孔，由此可見，他的心情很惡劣。

偶爾抬起頭看部下時，也是帶着銳利的眼光，只是，銀行的員工們各自忙着自己的工作，沒有人注意到經理的表情，這種情況連續了好幾天，員工們已經感覺到這位經理，好像很陰險，沖野把手肘靠在桌子上，而用手支撐着自己的下巴，有時候，垂着頭，好像心情沈重得正在考慮什麼一般，可是一抬起頭時，他的眼光又很快地射向辦公室裏的每一個角落。

沖野一郎是受了那個假偵探社職員伊牟田博助的欺騙，而又受了以爲可靠的福光喜太郎的威脅，而付了一大筆錢。現在，沖野一郎愈想這些事，愈覺得不是滋味，那天來這裏大發脾氣的福光喜太郎，得到錢之後，又帶着那位冷漠、面無表情的情婦，到鬼怒川溫泉，開心地遊覽吧！

說起來，都是由於桑山常務董事陰險的手段，才使得伊牟田博助背叛我，福光喜太郎也是在開股東總會之前，就和桑山見面，而完全不顧和我的約定，而且，還來這裏恐嚇我，福光也是被桑山常務董事輕易地收買了，說起來，沖野的計劃，沒有一件成功，都是慘敗。

可是，沖野還是不灰心，心裏想着，我應該還有另一種辦法。

桑山常務董事和奈美小姐的如膠似漆的戀情，和這方面的證據，也許，如福光所說的完全失

敗了，可是，這兩個人的通姦是鐵證般的事實，這個鐵證，沖野要是提出來的話，很簡單的，就是常務董事圖利於奈美小姐，也可以說，違反銀行的融資，這是很明顯的不正當的融資，這種證據，任何人皆無法改變，一流銀行的常務董事，爲了自己的戀人，而對奈美小姐提供的擔保品，作不確實的評價，這種融資是違背常務董事的職責的，倘若公開的話，一定會受到人人的指責。

可是，銀行的調查部長是屬於桑山常務董事派的人，只要常務董事下一道命令的話，調查部長唯唯諾諾地，不敢反對，草率地高估擔保品的價值，好像是替自己的子女取名一般，調查部連吭都不敢吭一聲，這種內幕，沖野瞭如指掌。

不過，沖野一郎還覺得自己掌握着這個證據，絕對還不到完全失敗的程度。

沖野心裏想着，向反對桑山派的人透露這個消息，反對派中最有力的人士是副總經理，他恨常務董事入骨，這兩派是水火不相容的，如果，把這個消息告訴副總經理派的人，那麼，他們一定不會罷休，會羣起攻擊桑山常務董事，不過，沖野還是愼重地考慮，好像，現在還不是透露這個消息的時候，覺得時間上還早。

『美娜世』分店，還在改建裝潢中，沖野認爲還是等到分店開張時，才提出這個案件，如此，才會更轟動，而且，效果會更好，而且，一般商店的擴建或裝潢，大致上，都會比預算花費得更多。沖野相信『美娜世』分店在裝潢完成之前，桑山常務董事一定會貸款給奈美小姐，當

然，金額愈大愈好，如此，把這個醜聞提出來的效果，才會更大。

沖野也想過，如果在『美娜世』餐廳分店的改建及裝潢未完成之前，提出這個案件的話，會影響奈美小姐這家分店的開幕及經營，過去，自己和奈美也有一段戀情，如果摧毀她的分店的話，就會影響奈美小姐，沖野不忍心這麼做，在沖野的心目中，可恨的是桑山常務董事，而不是奈美小姐。

經過了好幾次的考慮之後，沖野認爲那家分店的庭園是政府重視的文化財產，以前是貴族的住宅，所以，還是等到改建、裝潢好之後，才挖出桑山常務董事的違反行爲，這個時候，反對派的人一定會出面打擊桑山常務董事，一定會作徹底的攻擊吧！

沖野一郎憂鬱的臉孔表情中，偶爾就會睜大眼睛，一下子變得很高興，這完全是因爲他掌握着桑山的這種違反行爲的證據。

到目前爲止，自己所安排的打擊常務董事的計劃，好像都失敗了，可是，這並不是完全的失敗，因爲，自己手中還掌握着他的弱點，就是這件鐵證，沖野一想到這個證據時，心情就會忽然地開朗起來。

沖野一郎，在暗中想辦法調查『美娜世』分店的裝潢工程的進度，結果，好像是還要三個月才會完成。三個月——沖野一郎覺得自己必須要忍耐地等待這三個月才好。每天都無精打采地到

分行上班，而晚上，有時候會想到那個可惡的伊牟田博助，也會恨福光喜太郎，因爲，這兩個人都欺騙沖野，不過，沖野心裏想着，只要這三個月過去，而事情爆發的話，一切的怨恨和怒氣都會煙消雲散。

日子一天又一天地過去，沖野一郎心裏也產生了一股快感，這就是東窗事發的日期快到了，因而，也很起勁地去上班，有一天，和銀行有往來的土木工程公司的久保田謙治，到銀行來見沖野經理。

『經理，你好。』

久保田謙治面帶微笑地向沖野寒喧之後，才坐下來，然後又說：

『我的公司時常受你的照顧，我非常感謝，爲了表達對經理的謝意，我想請你吃晚飯，後天晚上，你方便嗎？』

久保田先生的這家土木工程公司，並不是很好的客戶，不過，前任經理不知道爲什麼，好像對這家公司相當地幫忙，而久保田先生也爲了融資的事，常常出入於這家分行，他也是這個地方上有頭有臉的人，對於久保田先生的邀請，沖野一郎並不很感興趣，但是，禮貌上還是婉轉地拒絕，可是，久保田謙治又很誠懇地說：

『經理啊！我從來不會給人家添痲煩的，請你放心，請你接受我的邀請，好不好？我也請了

幾位東京的朋友，他們都是很好的人，我會在宴會上替你介紹的。』

沖野一郎一聽到，也有東京的人會來參加，心裏又高興，又恐懼，還是覺得對這些人要有警戒心才好，依沖野的體驗而言，想和銀行經理打交道的人，大致上，都是爲了借款而來的，不過，久保田先生所說的這些客人是東京的人，東京的金融機構很多，總不至於到鄉下來借款吧！依規定而言，東京是沖野分行管轄外的地方，可是，又想着，他所說的東京來的一些客人，到底是誰呢？

『我請的東京的客人，都是正派的人，不會是令你擔心的人，談吐風趣，而且，還表示着能够和你一起吃飯，是很榮幸的，而且，我和這些人已經交往了二十幾年，他們的爲人處世，我都很瞭解，是直率、坦白，且光明磊落的人。』

這一天的傍晚六點鐘，久保田謙治還親自開着汽車，到銀行來接沖野一郎，一看到沖野一郎，便笑嘻嘻地說：

『我邀請的那些客人，聽到我邀請到你的消息都很興奮。』

沖野坐了久保田謙治的汽車，一路上，久保田還斷斷續續地和沖野聊天。

『你請的東京的客人，是什麼樣的人呢？』沖野不在意地問。

『喔！到了那裏，你替你介紹時，你就會知道都是好人。』久保田好像自言自語般地，面帶

微笑地一面開車，一面說。

汽車開到宇都宮的某一流餐廳前面停車，在這個地方來說，這家餐廳是很高級的，沖野以前也來過兩三次，他們走下車，而到了餐廳的大門時，有四五位女服務生在門口迎接。

『歡迎大駕光臨！』女服務生們鞠躬而面帶笑容地說。

久保田謙治就如嚮導般的先走進去，而沖野就跟着進去，可是，那些女服務生並沒有跟着來。

沖野心裏覺得奇怪，爲什麼連一位女服務生都不敢跟來呢？隨着久保田走到更裏面時，沖野更是驚訝，在地板打得很光亮的走廊上的一側，約有十五六位穿着和服的男人蹲着，當看到他們兩個人走過來時，便頻頻地點頭，這使得沖野一郎不由得把走路的速度緩慢下來，這個時候，走在前面的久保田謙治，回過頭並伸出手說：

『喔！沖野先生，請跟我進來，這些人就在這裏歡迎你。』

『可是……』

沖野還是猶豫不決，這時，點頭的其中一個人就抬起頭來，看看沖野說：

『先生啊！請不要客氣。』

這個人說話的聲調很有力，沖野不由得睜大眼睛，多看一眼，結果，才知道這些人都穿了整

齊的和服，而且頭髮都是五分平頭。沖野一郎也認爲，既然來到這裏，更沒有理由拒絕而回去了，看了這些歡迎的人的穿着和風格，就大約知道是什麼職業的人了。

沖野，好像被久保田拉着手一般地繼續走進去，而這些男人又是垂下頭，兩手着地，好像把沖野當作天上人一般地歡迎。久保田帶沖野走進去的是這家餐廳最裏面的一個大房間，而走在前面的久保田，便伸手推開紙門。

『歡迎大駕光臨。』

在房間裏，一位坐在榻榻米上抽煙的男人，看到沖野一郎走進房間時，立刻站起來敬禮。這個人看上去，約四十五六歲，是稍微肥胖，氣色很好的人，也是穿着和服。

『我很高興看到先生的光臨。』

這個男人鄭重其事地在榻榻米上，兩手着地而向沖野敬禮，一切都是在莊嚴的氣氛中，來歡迎沖野。

『經理啊！』

久保田說着，便坐在沖野的身旁，然後，才向沖野介紹說：

『這位先生是東京的山本公司的董事長山本甚造先生，和我有二十多年的交情，我受他的恩惠不少。』

然後，又看了山本先生說：

『老大，這位就是沖野分行經理。』

於是，沖野也趕緊向山本先生點頭，可是，內心有一份不安感，看樣子，招待我的人是山本先生，他很可能是暴力集團的老大，因爲，在沖野一郎的記憶中，當時在東京服務的時候，好像聽過山本甚造、山甚等等的暴力集團頭目的名字。

可是，沖野又很快地想着，我過去和這種團體並無來往，爲什麼他會特地從東京來這裏呢？而且，還帶了在走廊上的那些嘍囉們來，不但如此，還很隆重地歡迎我。沖野確實摸不着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因而顯出一副很迷惑的表情，也許是山本先生已經看出沖野的迷惑吧！他的氣色好且很有光澤的臉孔，忽然露出笑容，而用沙啞聲且很有禮貌地向沖野說：

『久保田時常受你的照顧，眞謝謝你。』

『啊！我們到那邊寬鬆一下。』

說着，便領着沖野先生到另一個地方坐下來，這個地方是這個房間的大柱子前面的小客廳，而比榻榻米高一階的棚子上，就掛着梅樹和松樹兩幅圖畫。

沖野還是有不安的感覺，但是，還是端正地坐下來，這個時候，山本就坐在沖野的身旁，而久保田先生，反而坐在離遠一點的地方，也就是末座的位置，也許，這是對山本先生的階級差異

的表示吧」

這個時候，又有人推開紙門，沖野以爲是女服務生來了，結果，走進來的是剛才在走廊上歡迎的那些男人，這一羣人大概有十五六個，他們在沖野和山本先生的前面，分成幾列並排坐下，把和服的下襬撥開而端正地坐着。

『你們啊！』山本先生看了他的那些部下而說：

『坐在這裏的這位先生是B銀行的分行經理，沖野先生。久保田時常受他照顧，你們應該向他寒暄，可是，我如果把你們一一向沖野先生介紹的話，太麻煩了，你們自己報名，而向沖野先生鞠躬，知道嗎？』

很快地，使沖野一郎臉色改變的事情發生了。

遵從老大山本先生的意思，坐在前列右端的一個人立刻兩手着地於榻榻米上，並向沖野一郎磕頭，而自我介紹地說：

『我是山本公司的營業部長，小名是鍛治久一。我是有五次傷害前科的人。以後，請沖野先生多多指教。』說着，又是鄭重其事地磕頭。

接着，這個人身旁的另一個人，又是磕頭地說：

『我是山本公司的會計部長，榎本正吉。我是有四次傷害前科的人，請多多指教。』

又輪到身旁的另一個人，兩手着於榻榻米上，並磕頭地說。

『我是山本公司的施工部長，小名是櫻井忠助，一樣有四次傷害前科。……』

如此，依序的，一個接着一個報名，而且，都是有傷害前科四次、三次，最少的也有兩次記錄，這十五六個人中，沒有一個沒有傷害前科的，可是，每一位都是很有禮貌地自我介紹，並向沖野經理敬禮。

由於人數很多，他們自我介紹之後，沖野一郎根本記不得他們的名字了，與其說，要記住齊藤、三木、椎郎、倉田等等的姓名，毋寧說，分爲前科四次、三次而記住他們的臉孔，比較容易。偶爾，他們側頭看沖野時，沖野就覺得他們的眼光很銳利，好像射進自己的心一般。

沖野心裏有畏懼感，更讓沖野心裏不安的是，不知道他們憑什麼理由招待他。他們目前看起來很規矩，並很有禮貌地自我介紹，而且，也很坦白地說出傷害前科的次數，可是，很明顯地，這不是單純的土木公司，這是暴力色彩濃厚的集團，這使沖野覺得有受威脅的感覺。

『沒有一位守規矩的人，在社會上却是有刺的傢伙。』

山本先生看着眼前的他的嘍囉，而面帶微笑地說。說完時，便發出很強烈的笑聲，這又使得沖野有一股威脅感。

『啊！你們這些服務生，現在可以進來了。』久保田到隔壁的房間喊叫着。

很快地，有五六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藝妓走進來，而熱鬧的酒筵就開始了。

在酒宴中，藝妓們彈着三弦琴唱歌，而這些粗暴風格的男人，也隨着哼起歌來，歌喉都很不錯，有的，如低音男歌星的聲調一般，唱起歌來很動聽，並不遜色於職業歌手。

『沖野經理啊！你也輕鬆一下，高昂一曲吧？』

山本先生頻頻地向沖野行禮而說。

沖野雖然覺得有令人作嘔的感觸，可是，看到和藹可親、滿面笑容的山本時，心情又緩和下來。

又吃、又喝的，酒筵進行得很熱鬧，而唱歌的聲音、及談話的聲音，都在不知不覺中，愈來愈大，因而一片喧嘩，這是沖野一郎意想不到的場面，這個時候，沖野才感覺到，其實，他們是藉用吃飯的名義，來軟禁我這個人。

在唱歌聲、談話聲、酒杯交碰的喧嘩中，山本先生靜悄悄地來到沖野的身旁，而在沖野的耳邊，小聲地說：

『沖野先生，關於桑山常務董事的那個案件，我覺得就這樣算了，淘氣也應該適可而止，哈！哈！哈！哈！我認為這麼做便沒有大人氣派了，不過，這是我的愚見，你認為如何？』

聽起來，好像是隨意想到而說的，而且說話時，還是保持着和藹的笑容和聲調。如果，是不知內情的第三者的話，還以爲他們兩人正在商量等到酒筵完後，再到另一個酒家，開第二次酒筵。

這時，冲野一郎恍然大悟，好像頭部忽然被某種東西毆打一般。冲野立刻想到是桑山常務董事收買這些暴力傢伙，而使出脅迫的手段，所以，這位頭目山本，才帶了一大堆嘍囉，特地從東京到這裏來，而方才這些嘍囉的集團性自我介紹，便是一種向冲野示威的表演。

當冲野一郎聽完了山本先生的耳語，而且，又聽了幾乎追問般的一句話，『你認爲如何？』時，就很不自在地毫不考慮地點點頭，冲野覺得這個時候有一股不能拒絕的氣氛，山本先生說話的聲調和表情，都帶着那些嘍囉的威脅感，可是，會場中還是不斷地發出彈三弦琴的樂聲，和那些醉醺醺的嘍囉的歌聲，看起來，好像是賓主盡歡的場面，可是，如笑裏藏刀般氣氛正威脅着冲野一郎。

冲野好像是無意識地輕微點頭時，山本先生忽然爆笑般的笑出來：

『喔！是嗎？你很懂事，我很感謝你，我也不會再提這個問題了，今天，我們高興地喝吧！哈！哈！哈！哈！』

——酒筵結束時，他們還是很鄭重其事地歡送冲野一郎，而且，叫了汽車，送冲野一郎回

去。

在汽車裏，沖野的臉孔已經變得蒼白，連自已的身體好像都不屬於自己一般的昏迷着，也有無力的感覺。終於知道，又受了桑山的另一場打擊，很善於動歪腦筋的桑山常務董事，早就知道沖野的意圖，所以，又是先下手打擊。這個社會，鈔票是很管用的，而有錢的桑山常務董事，正在利用臭錢，抬出暴力集團的手段來對付，目的完全是朝向沖野而來的，也可以說，已經到了意氣用事的地步了。

表面上是無微不至、且盛大的酒筵，事實上，是山本先生的脅迫暗示，沖野一郎對這些人的暴力色彩覺得噁心和恐怖，看樣子，要密告桑山常務董事的弱點，要挖苦他的行動，應該要看破了，從此，不要再提起了。

一次又一次地使用各種手段，而且，都是先下手打擊，桑山的術策，使得沖野一郎有難以招架的感覺。

坐在汽車中的沖野一郎，就在這種複雜的感觸中，眼淚不由得奪眶而出。

十三

沖野一郎一回到家，就看到信箱裏，有一封伊牟田博助的來信，信封的背面端端正正地寫着

他的名字。

這個騙人的傢伙，現在又寫信來幹什麼呢？——沖野對這位詐欺者，以前的秘密偵探社的人，不由得燃起怒氣，因而，差一點把這封信撕成碎片，可是，想想，旣然寫信來，也許是有什麼意外的消息還是開封，而裏面有兩張信紙，內容如下：

『我早就辭了××偵探社的工作，好久沒有到這家偵探社了。昨天，專程到這家偵探社看看，結果，老同事告訴我，你找我，不知有何貴事？我聽了那些同事轉告的話之後，才知道你對我非常生氣，我心裏想着，也許是對我的調查結果，有什麼誤會吧！我這個人做事很負責，我相信我的調查資料，不過，我也想瞭解你生氣的原因，如果，你有機會到東京來的話，請你光臨敝公司，我的住址如後面所寫的。雖然，我已辭去了偵探社的工作，但是，我現在還是在工作，我擔任中古汽車的推銷員。』

在信的末尾寫着××汽車普及商會和地址，而且，還畫了這家商會所在地的草圖。

沖野一郎看完信之後，心裏覺得很厭惡，這個狡猾的傢伙，騙了我的錢，還有什麼話好說呢？被桑山常務董事收買，捏造虛僞的調查報告書，來騙我的調查費，難道這樣還不心滿意足嗎？現在，又要耍什麼花招或詭計呢？難道爲了賺錢就不擇手段嗎？是不是要置我於死地才甘心呢？

看完了信，沖野又想把這封信撕掉，可是，忽然又想起，伊牟田博助已經不是秘密偵探社的人，既然，信上寫着他服務單位的地址，而且是推銷中古汽車，我應該也想個辦法來利用他一下才對。

沖野這麼想了之後，就打算寫一封信給伊牟田博助，因爲，沖野心裏想着，騙子騙了人家的錢之後，總是溜之大吉，可是，這個傢伙還特地寫信來告訴我他服務的地方，也許，個中有出乎意料之外的情節，——沖野就是這麼想，才沒有把那封信撕掉，還是把它摺好，放在自己的口袋裏，說起來，也是這封信讓他有所感覺，這種感覺到底是什麼。——

沖野一郎連續地受到桑山常務董事的打擊，很像一隻蒼蠅般地到處碰壁，愈想打擊桑山，就愈是受到桑山先下手的打擊，沖野感覺到，單靠一個人的力量，還是無法抵抗有組織、有權力，而且有錢的桑山常務董事。對方，好像在遙控的操縱下，隨心所欲地蹂躪沖野，桑山舒服地坐在東京的常務董事的大辦公室裏，吞雲吐霧地嘲笑受打擊的沖野，也許，他現在又正露出勝利者的冷笑而鄙視我這個人吧——

沖野愈想愈不甘心，而眼淚又掉下來了，不過，還是抑制着自己的衝動，而勉強地維持冷靜，能够使沖野冷靜下來的是，那封信中所寫的某部份，打動了沖野的心。

終於，沖野一郎考慮之後，決定有一天到東京去，從宇都宮到東京，搭快車，約要兩個小

時，所以，下班之後，才趕去也來得及。

按照那封信的地址去找，果然看到××汽車普及商會的招牌，沖野走過去，才發現汽車的陳列場比辦公室大了好幾倍，而這家公司的周圍，裝飾着一些紅色的小旗，看起來很漂亮，而在陳列場上有各種廠牌的汽車，這些汽車都擦得很乾淨，乍看之下，不像中古汽車，在明亮的燈光照射下，每一部都很有光澤，很漂亮。沖野在外面看了之後，便很快地向辦公室的大門走過去。

『喔！大駕光臨。』

在辦公室裏的伊牟田博助，看到沖野向大門走過來時，立刻走出來和沖野寒暄。沖野毫無表情地注視着這位枯瘦臉孔的推銷員，從很多皺紋的臉孔中露出的笑容，令人覺得毫無惡意。

『我接到你的信了。』沖野不由得帶着怒容，簡單地說：

『很好，我們到那邊聊聊吧！』

伊牟田博助瞟了眼睛，而瞄了一下沖野的臉孔之後，又是眨了眨眼睛，然後，趕快收拾了他的辦公桌上的東西，好像要下班般的和沖野一郎，從辦公室中走出來，他們走進附近的喫茶店。

『想不到你是個既殘酷、又無情的人。』他們兩人坐下來之後，沖野怒視着伊牟回而狠狠地說：

『想不到你的調查報告書所寫的，都是隨便揑造的資料，簡直是欺人太甚，難道我說的，不

對嗎？』

在演奏音樂的這家喫茶店中，伊牟田聽了沖野一連串的責備，還是老樣子，霎了霎眼睛，不過，好像心裏又有不平而說：

『經理啊！你說這些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沖野心裏又不高興了，認爲這個傢伙又在裝傻，多麼狡猾的人，不過，又很快地想着，從他說話的自然表情來看，也許，我的判斷有差錯，因此，就說：

『到底什麼意思？你問你的良心，應該比我更清楚吧！』

『我不懂，經理啊！請你詳細地告訴我。』伊牟田嗄啞地說。

於是，沖野一郎就約略地說明了一下，當說明結束時，伊牟田博助便皺皺眉頭，看了沖野而說：

『喔！經理啊！你被那位福光喜太郎騙了。』

然後，停了一下又繼續說。

『依我看，福光喜太郎是被桑山常務董事收買了。我敢發誓，我的調查報告書中記錄的都是千眞萬確的，照片也是我花了很多心血，好不容易才拍攝到的，我不是如你所說的那種壞人，不過，這要我如何解釋呢？眞的令我很困擾。經理啊！福光喜太郎是利用我的調查報告書，向常務

董事勒索，不僅如此，還裝着施了大恩給你，如此，又向你揩油，在桑山常務董事和你兩邊，都得到利益，社會上就是有這種人。』伊牟田說着，用手擦一擦額頭，而顯出難爲情的表情。

聽了伊牟田的解釋時，沖野又認爲這種說法很有道理。當時，看到伊牟田的來信時，沖野就有這種預感，果然不錯，對於自己這段期間的誤會伊牟田的事，終於得到解答。

『伊牟田君。』沖野說着，先向伊牟田點頭，表示道歉之意，而說：

『我懷疑你，對不起，原諒我吧！』

伊牟田博助還是老樣子，眨了眨眼睛，露出苦笑而說：

『啊！經理啊！我也很瞭解你的誤會，桑山常務董事使用這種惡劣的手段，也難怪你會懷疑。』

現在，好像是伊牟田反過來安慰沖野了。然後，又說：

『不過，桑山常務董事確實做得太絕了，好像是蠻不講理的人，我也替你打抱不平，除非是不知道，否則，只要知道你的情況的人，都會替你打抱不平。……也許，你隱瞞着不說，我也猜得到桑山常務董事做得太不合情理了，我這個人，看到這種情況時，總是會很憤慨的，雖然，不關我的事，不過，這種壞人是人人都會唾棄的，現在，旣然讓我知道利用我的調查報告書，我當然不甘罷休，理經啊！旣然如此，我現在完全站在你這邊，來幫助你。』

沖野從來沒有看過伊牟田這張枯瘦的臉孔上，會露出這樣高昂的表情，也沒有聽過這麼激動的說話口氣；然而，這種態度和說話的口氣，令沖野很佩服伊牟田的做事魄力，因而，很感動地道謝說：

『伊牟田君，謝謝你。』

『不過，有一天要請你大力幫忙了。』沖野說。

『當然，我義不容辭地幫忙你，我現在已經不是秘密偵探社的人了，所以，縱使替你做任何事，我也不會要求調查費或手續費的。』說着，露出微笑。

現在，沖野一郎心裏想着，要和桑山常務董事拼命了，也許是受了伊牟田博助的激勵吧！現在的沖野，可以說是處在絕望的情緒中，即使，繼續在銀行做事，也不會有什麼發展的希望，只要桑山常務董事還在這家銀行的話，沖野的前途就毫無希望，好像一直孵豆芽般的做到退休罷了，過去的沖野是屬於桑山常務董事派的主流份子，因而過着輝煌的銀行生涯，也許是有過這種歷程的關係，現在，沖野的處境顯得更有悽慘感，不但是在銀行，連回家之後，也沒有和諧的家庭氣氛，太太總是冷眼相待，而引起這一切的原因是奈美小姐，她也許不再投進沖野的懷抱裏，沖野可以說是四面楚歌，所呈現的情況都是不幸的。

到目前為止，沖野是要站在安全的基石上，來打擊或趕走桑山常務董事，這種作風，就是長

年過着領月薪生活的人的吧！總是先考慮自己的安定性，在這種求穩定的基礎上，怎麼能夠發揮徹底的力量來打擊桑山呢？

要殺死桑山的話，沖野自己也要有負重傷的感覺才可以，也可以說是要以牙還牙，要有激烈的復仇心才可以，換句話說，要先捨棄維持自己安全生活的觀念，才能轟轟烈烈地拼命、戰鬥，當然，也不必再考慮自己的面子或任何利益。

一個人在捨棄希望時，才會有很大的決心，也才能夠強勁地做出事來。

這個時候，從喫茶店的窗戶看到一部豪華的凱廸拉克轎車駛過，而車窗裏面有白緞帶布的窗簾，從東窗看汽車裏面時，沖野不由得吃驚了，沖野覺得好像是桑山常務董事開着這部車來偵察喫茶店中，他們兩人的談話一般，桑山常務董事有一部這種豪華的轎車。

可是，這是錯覺。凱廸拉克車的數量很少，但是，並不是只有桑山常務董事才有這種車。

――

『伊牟田君！』沖野的頭腦中，浮起了一種靈感時，馬上叫了出來。

『伊牟田君啊！你目前是中古汽車的推銷員，對不對？』

『沒錯，因為，我覺得在秘密偵探社做事時，入不敷出，所以，不得不改行。』

說完之後，就注視着沖野的臉孔，好像打量着沖野，要說什麼話一般。

『凱廸拉克車……就是五八年型的凱廸拉克車，能不能借用四十五小時？』沖野也注視着伊牟田的臉孔而說。

『我服務的公司，並沒有凱廸拉克車。』伊牟田無力地回答。

『不過，要借用四十五小時的話，這件事我還是可以辦到的。』伊牟田補充地說。

『那麼，你想辦法替我借這種車，而把借用的車開到常務董事和奈美小姐約會的旅社的前面。這兩個人約會的地方，你應該比我更清楚。』

『當然，在星期六的晚上，總是可以看到他們兩個人，大致上是從晚上的七點到十點之間，會在旅社開房間，地點是澁谷區的「春月」旅社，現在，馬上行動的話，還來得及，這是我過去跟蹤他們而留下深刻的記憶，我相信現在也不會改變吧！可以說其準確性很高，請問你借用凱廸拉克車的用意是什麼呢？』伊牟田說着，用不可思議的眼光看沖野。

『反正，要碰運氣看看，常務董事的那部轎車，也是五八年型的凱廸拉克車，不過，在東京市內，這種車很少，桑山常務董事在旅社中和奈美小姐約會之後，走出春月旅社時，一定是精神散漫，容易發生錯覺，當然，會不會成功？沒有試試看是不知道的，好像是一場賭博。』沖野說。

按照沖野的看法如下：倘若，能够使桑山常務董事中計的話，桑山就成爲竊盜的嫌疑犯，而且，奈美小姐在他身邊的關係，當警察調查時，很自然地，他們兩個人的關係就曝光了，而且，

這是在現場被警察抓到的，所以，很好辦，……最愛面子而處心積慮的桑山，這個時候，就會像啞巴吃黃蓮一般的，一定被警方查出一切了。

『也可以說，高級汽車竊盜的嫌疑爲動機，而這個消息一定會宣揚出去，那麼，副總經理派的人，也會因爲這個案件，而查出桑山常務董事對奈美小姐的不正當融資。』

沖野一郎在說明時，愈說愈興奮，而眼睛看着遙遠的天空，說話的聲音愈來愈快，也愈大。

『喔！我懂你的意思了。』

伊牟田的枯瘦臉孔浮起笑容，而點點頭，接着又說。

『那麼，我就向某人借用凱廸拉克車，而告訴這個人，向警方報案說，他的凱廸拉克車失竊。』

伊牟田露出莫名其妙的笑容，而說話時，不斷地看着一副興奮臉孔的沖野。

果然，他們兩人在旅社中幽會，而到了十點時，就看到桑山常務董事帶着奈美小姐走出來。

『春月』旅社是家二流的旅社，所以，一流銀行或一流大公司的董監事們，不會到這種旅社來，房間的裝潢，並不很現代化，也沒有寬敞的房間；然而，桑山常務董事來這家旅社時，總是用僞名登記，他是怕自己的身份暴露，來這裏的人大部份是中小企業公司或小公司的人，這種人幾乎都不會和一流銀行來往，即使帶着小姐開房間，而在旅社裏碰面，也無所謂，因爲，互相陌

生，這就是桑山常務董事一到星期六，就帶着奈美小姐來這裏開房間的理由了。

走出旅社的大門時，門外相當陰暗，爲了帶小姐來的客人着想，旅社故意在門口裝設小燈，使環境陰暗，只是靠這種黑暗的亮度走路而已。

桑山發出噠！噠的皮鞋聲音而走出來了，這個人很機警，臉孔還是朝下，而兩手插在外套的口袋裏，而奈美小姐就緊跟在桑山的身後，她的披肩正好掩蓋着她的臉孔的下半部，奈美小姐也許是因爲桑山的交代，因此，來這裏幽會時，不敢穿太華麗的衣服，桑山常務董事曾經對奈美小姐說，絕不可打扮得像一流餐廳的女老闆模樣才好。

桑山已經離開這家旅社，他看到黑暗路燈照射下的路旁停着一輛汽車，因而站住了，一看就知道車體是五八年型的凱廸拉克車，不過，桑山又覺得奇怪。

桑山不由得回憶着，我今晚是不是開了自己的這部車來呢？不過，怎麼看這部車都像是我那部轎車，所以，刹那間，又有了迷惑感。

由於和奈美小姐的幽會已成習慣性了，因而，最近常常使用凱廸拉克車，有時候，從銀行下班時，覺得開凱廸拉克車之後，又換計程車，很麻煩，所以，直接開到奈美小姐家來接奈美，有時候，便把汽車開到路旁的黑暗地方停車。

這個特候，桑山的確很迷惑，想不起來今天是開凱廸拉克車來呢？還是在中途搭計程車來？

還是停在奈美小姐家附近？一下子，變得各種情況都有可能的感覺。

桑山很瞭解自己那部轎車的特徵，而且，時常停在路旁的黑暗地方，在旅社裏，摟着奈美小姐歡樂之後，也許影響了記憶力，又在這種黑暗的地方，視覺往往超過記憶力，頭腦確實有點昏迷。

就在桑山的躊躇和迷惑中，依偎在身旁的奈美小姐，就優雅地說：

『喔！你今天還是開着這部高貴的凱廸拉克車來。』

說着，身體更緊貼在桑山的身旁，這句話，使得桑山在刹那間得到解答了，認爲今天自己還是開着這部車來。

其實，這一天的幽會，是前川奈美小姐先來這家旅社等待的，所以，根本不知道桑山坐什麼車來，只是看到路旁的這部車時，隨便地讚美一下而已。

聽了奈美小姐的那句話後，桑山好像才恍然大悟地，趕快走到轎車旁，然後，習慣性地揷進口袋裏，摸汽車鑰匙，可是，摸不到鑰匙，因此，用手拉了車門，結果，車門就開了。

喔！我怎麼這麼不小心呢？連車門都沒有關好，這完全是我太着急地趕着去和奈美小姐約會的關係，如此想着，自已也露出苦笑，而坐進駕駛座位，這一切行動都是習慣性的，也是無意識中的很自然的行動，看到五八年型的凱廸拉克時，他的這些無意識性和習慣性都會出現。

接着，奈美小姐也趕快地坐在駕駛座位的旁邊，兩個人相視一下而露出滿意的笑容，一切都是有安心感的動作，如此，兩個人坐好之後，就『砰』地一聲把車門關好，這個時候，奈美小姐突然尖叫起來。

『唉！奇怪。』接着又說：

『今天的這個座位，我坐下來的感覺，好像和往常不同，你是不是重新裝潢過呢？』

這下子，桑山也不由得在嘴裏叫着奇怪，而想打開車門出來看看。

這個時候，從黑暗的車窗中，看到兩道燈光照射進來，桑山覺得很刺眼，而把頭側過去，在汽車後面有兩位警官帶着手電筒，而叫着：

『這就是不折不扣的偷車賊。』

紐

一

七月二十八日的上午十點左右，有三位少年在路上向着下方的多摩川的河灘走去，又跳又跑地，其中二個人帶着皮手套，而一個人帶着棒球棒子。

多摩川的堤防上，舖設着一條馬路，不過，這條馬路很狹窄，只有能讓一輛汽車通過的寬度而已，要從這條馬路到河邊的話，必須經過堤防的斜坡，而這個斜坡的半途上，就舖設着鐵絲網，目的是防止不法商人亂採河灘的砂石。

在堤防下，有些地方種着菜，有些地方就雜草叢生，這條多摩川的寬度很大，而在河流中也有一些浮起的小洲，所以，水流也要繞過河中的這些小洲而流下去，這條河的一側是屬於東京的世田谷區，而另一邊是屬於神奈川縣，這條河可以說是東京市和神奈川縣的界線，到了夏天的時候，河水減少，這個時候，河灘一帶的雜草長得很茂盛，而成爲小孩們喜歡遊玩的場所。

「喂！你看，那個地方的鐵絲網被剪斷了。」

正在斜坡上向下跑的一位少年忽然停住，而看着裂開的鐵絲網說：

『喔！眞的。』

另外兩位少年也跑過來看，他們吃驚地睜大着眼睛，爲了防止不法商人亂採砂石，而裝設的鐵絲網，應該是很堅牢的，可是現在看到的斷裂處，大約有三公尺長，一公尺寬，而被剪斷的鐵絲的一端向上翹起。

『一定有人來偷剪鐵絲網，而拿去賣吧！』

『傻瓜，剪這一點鐵絲網，能賣多少錢呢？』

『大概一百元吧！』

『不，依我看，頂多是五十元。』

『難道大人會做這種事嗎？』

『大人不會做這種小生意吧！一定是不良份子動手的。』

這一帶是人烟稀少的荒涼地方，在遙遠的地方，才看得見幾家民房的屋頂而已。不過，太陽西下之後，就有很多情侶在這裏約會，也有一些不良少年來這裏抽戀愛稅，而且，這種情況也已經發生過不少次了，現在的小孩們也知道這種事。

『喂，我們還是走下去吧！』

這些小孩不再看斷裂的鐵絲網，而向一堆草叢中跑過去，夏天的陽光很熾熱，也使河流的水面，反射得很刺眼。

這三個人適當地分開，然後，其中的一個人擔任打擊手，而擔任投手的人也要負責接打出來的球，如此，他們三個人打起棒球來了，有一次，球被打得飛到很遙遠的地方，而落在一堆草叢中，由於距離很遠，他們三個人不約而同地向球落下的地方跑，目的是要找球，可是，忽然他們發出驚駭的尖叫聲，慌張得趕緊往斜坡方向跑。

大約二十分鐘之後，管轄區的警察便到達這個地方了，而半小時之後，有兩部警視廳的車子也開到堤防上的馬路來了——。

他們發現的是一位男人的屍體，穿着開領的襯衫，紺色的斜綾毛料（Gabardine）的長褲，脚上穿了一雙黑色的鞋子，而臉孔朝下俯臥着，他的頭髮是七三式的旁分，他的頭部正好在草叢中，兩手被綑綁於背部上，是用一條日本式的薄毛巾綑綁的，而兩脚也是用棉織品的手帕綑綁，問題是這具屍體的頸子用塑膠繩繞了四圈，在強烈的陽光的照射下，塑膠繩還反射着強烈的光線，屍體的旁邊，只聞到雜草的香味，而聞不到屍體的惡臭，由此可見，是一具剛死亡的屍體。

「看樣子，是昨夜被殺害的，而且是兩手被綁於背後，兩脚也被綁着之後才勒死的，這種手

段很殘忍。」

搜查一課的田村警察股長，看着屍體而說；換句話說，兇手先把被害置於無法抵抗的狀態下，才使用那條塑膠繩勒死的。

在檢查屍體的同時，也對屍體的姿勢等等拍照，然後，才動手移動死者的臉孔，看樣子，好像是四十二歲的男人，頭頂的頭髮稍微稀疏，他的頭髮長得很長，綑在脖子上的那條塑膠繩，是在頭髮的下方纏繞的。

『看樣子，已經死亡了十四五個小時了，這樣推算的話，發生兇殺案的時間應該是昨晚的九點到十點之間。』

蹲在屍體旁邊的鑑識課員，抬頭看了警察股長而說：

『喔！昨晚九點到十點之間……這一帶已經很黑暗了。』

田村警察股長說着，看看附近一帶，只在遙遠的地方，依稀地可以看到一些民房而已，而對岸的神奈川縣的河邊堤防上，只有零零落落的幾棵松樹，而距離松樹更遙遠的地方，才看得到民房的一些屋頂，這條河的下游方向有一座鐵橋，這是小田鐵路的鐵橋，正好有一部電車，在鐵橋上行駛。

警方鄭重其事地把屍體搬到堤防上的警車中，這具屍體還要送去解剖檢驗。警方也在現場搜

查遺落於地上的東西，結果，找到一條擦汗且污髒的尼龍製手帕，這條手帕是在死者的褲袋中找到的。在屍體的身上找不到小錢包和錢。

、屍體躺臥的那一堆草叢中，都被踏得垂下來，可是，周圍一帶的草還是很茂盛，並沒有被人踐踏的跡象，也看不出附近一帶有發生格鬥或抵抗的痕跡，所以，股長看了部下的刑警們說：

『這個地方應該不是發生兇殺案的第一現場。』然後補充地說：

『就是在另一個地方殺害之後，才搬運到這兒來丟棄的。』

對股長的這種看法，那些刑警們都有同感。其中有一位刑警很偶然地發現堤防下面，斜坡上的鐵絲網有一處被剪斷而裂開着。也就是那些少年到這裏時，所發現的斷裂處。

『大概是從堤防上，把屍體搬到河畔去時，碰到鐵絲網，所以，才乾脆把鐵絲網剪開的吧！』有人說了這種意見，而大家也有同感。

警方把屍體送到K大學的附屬醫院解剖。解剖後的報告文件，送到警察局來的內容如下：

①死因是窒息死亡。兇器是索狀物。

②頸部的索溝有傷口，而內部的索溝上部，可以看到皮下出血。

③沒有舌骨骨折。

④推測死亡的時間是發現屍體的前一天晚上，亦即二十七日的下午八點到十點之間。

⑤在身體的前面和臉部有屍斑，而以指壓也不會消退。不過，右上膊外側和背部的屍斑，以指壓就會消退。

田村股長就會同解剖醫師來看解剖報告，因此，股長對最後的第⑤項的記載，就向警察局的刑警們作如下的補充說明。

「屍斑是血液的沉下，而會發生於屍體的下側。所以，屍體仰臥就會在上膊部的外側和背部。」

「上膊部，也就是手臂靠肩膀的部份。」

股長也想着，自己躺臥的狀態下，來推測手的位置，這樣，就可以很簡單地瞭解上膊部的外側，在躺臥時就會在下側。

「不過，我們看到屍體的時候，是俯臥的，因此，屍斑才會出現於臉部、胸部和腹部。用手指頭壓一壓，也不會使屍斑的顏色褪色，可是，背部和上膊的外側也有屍斑，而這個部份的屍斑，指壓的話，就會褪色，倘若，屍斑產生之後，時間還短的話，就可以經過指壓而褪色。」

說到這裏時，股長就停頓了一下，然後，又說明了：

「背部和上膊部的外側，也有用指壓，就消失了的屍斑，由此可見，仰臥的時間很短。」

『喔！是嗎？』

『換句話說，那具屍體在剛死亡之後的三四個小時內是仰臥的姿態，然後，搬到我們發現屍體的現場時，才變成俯臥的狀態，由於俯臥的狀態時間長，大概八九個小時吧！所以，臉孔和胸部的屍斑，用指壓也不會消失。』

『如此說來，是在被害者仰臥的狀態下加害的，然後才搬到那個河畔時才改爲俯臥，是不是？』

『喂！是不是在殺害的地方搬過來的呢？這點我們還未求證，而且，這些調查工作是你們所要負責的部份。』

在場的解剖醫師聽了田村股長的說明之後，露出微笑，不過，田村股長在心裏也想着，一定是殺死之後，才把屍體移到另一個地方。

如果發現屍體的場所是第一現場的話，附近應該有格鬥或抵抗掙扎的痕跡才對，可是，屍體俯臥的草堆一帶，好好的沒有任何跡象，只有屍體下的雜草被屍體壓扁而已。

爲了防止不法商人偷採砂石，而裝設的鐵絲網被剪斷，這就是會妨礙搬運屍體的工作才剪斷的吧！

死者是四十二三歲的壯年男人，能够把這種力氣充沛的男人，兩手綑在背後，兩腳綑綁，並

不是普通的力量，就可以做到的，一定會抵抗，不是打架就是會掙扎，怎麼會乖乖地被綁呢？而從屍體解剖的結果而言，死者的胃部裏檢查不出安眠藥。

現場的附近一帶沒有民房，不過，夜間很安靜，倘若發生打架或喊救命的聲音，應該還是聽得到的，關於這點，刑警們就到附近一帶調查，可是，當天晚上沒有人聽到喊叫聲。

在搜查會議上，田村股長便說明上述的情況，刑警們都認爲很有道理。

從屍體上找出來的遺留物和兇手使用的物品，有那條塑膠繩，和綑綁兩手兩脚的日本式毛巾，這種塑膠繩在東京市內的任何店都可以買到，毫無特殊之處，可是，綑綁的毛巾上有牽牛花的圖案，是紺色印染的，毛巾上並沒有任何文字；換句話說，並不是公司或商店爲了宣傳而贈送用的毛巾，這條毛巾是很重要的資料，也許調查毛巾的來源，便可以找到線索。

被害者的姓名和身份還不知道，看起來是四十二三歲的肥胖男人，圓臉，眉毛濃密，鼻子稍圓，嘴唇厚，額頭寬大，下巴堅實，可以說是一個體力充沛的男人。以他的身體的大小而言，手指看起來比較細小而且柔軟，由此，可推測被害者並不是勞工階級，很像是公司的職員或做生意的商人。右手的中指並沒有因拿筆而長繭的硬皮部份。所以，警方推測即使是公司職員，也不是記帳工作的人，大概是推銷或跑外務的人。

他的長褲是高級毛料製的，看樣子不是訂做的，而是成衣，不過，找不到洗染店所作的記

號，所穿的黑色皮鞋，尺寸大約是十文半，這雙皮鞋是高級皮革，不過，從鞋跟來看，這雙鞋已經穿了很久，因爲，脚跟部份已經磨耗了不少，而且靠外側的部份，磨耗得更厲害，由此可見，這個人走路的姿勢是外八字型的，而身體上也沒有動過盲腸或其他手術的痕跡，以身體的脂肪厚度而言，是營養良好的人，不是過寒酸生活的人。

這就是『多摩川絞死屍體事件』，當天，管轄的警察署就成立了搜查本部，而由有吉搜查一課課長指揮，田村股長擔任搜查主任。

從被害者的穿着來看，開領襯衫和毛料長褲的簡單穿着，令人認爲他是住在東京市內或附近的人，倘若是來觀光旅行的話，絕不會穿脚跟磨耗得很厲害的皮鞋，屍體上找不到小錢包，也許是被兇手偷走，也說不定。

至於印染牽牛花圖案的日本式毛巾是死者的東西，或是兇手的東西，現在還不知道，也許是兇手自己帶來的，反正，搜查本部認爲這條毛巾是很重要的線索，因而，以這條毛巾爲重點而調查。

發生兇殺的動機是什麼呢？有些刑警認爲是財殺，有些刑警認爲是由於怨恨而引起的，大致上有這兩種看法，主張財殺說法的刑警們的根據是屍體上找不到小錢包，而認爲怨恨而引起凶殺說法的刑警們則根據被害的兩手兩脚被綑綁，頸子被塑膠繩繞四圈勒死的殘虐性而推測的。纏繞

的塑膠繩很整齊，顯示着毫無慌張地纏繞的跡象。

『只爲了簡單的偷竊目的，不應該是這種考慮周詳的殺法，偷小錢包只是故佈疑陣的作法，目的是不讓警方輕易地查出被害的身份罷了。』

由於這種意見的理由充足，所以，警方大多數人都逐漸地認爲是因怨恨才引起兇殺。

『那麼，爲什麼把兩脚都綁起來呢？』搜查主任看看會議上在座的各位而問。

『我看一定是有很深的仇才下手的，兩手細綁在背後，而且連兩脚都綁着，這當然是爲了方便勒死而做的，由此可知兇手的仇恨程度。』有一位刑警看了搜查主任而作此回答。

『細綁兩手兩脚的理由是方便勒死之後的搬運工作。』有一位老資格的刑警說。

會議上又討論着，那麼用什麼交通工具搬運屍體呢？是卡車？自用汽車？或者是三輪小卡車？如果距離近的話，也許是利用脚踏車或手推車，過去就有利用脚踏車搬運屍體的例子。

『好吧！那麼，我們來討論搬運方面的事吧！如果，叫計程車的話，司機一定會看到，所以，我認爲兇手不會那麼笨，有可能用自用汽車或自用三輪小卡車，也許兇手有自用汽車，如果是用脚踏車或手推車的話，那麼，第一現場和第二現場的距離，應該不會很遠才對，所以，我們也要調查車主。』田村主任說了自己的看法。

炎熱的夏天，可是，爲了破案，刑警們還是分工合作地向四面八方展開調查了，這種調查工

作是很吃力的。

警方委託的鑑識人員送了一份報告書來，報告書上寫着：前科的登記簿上沒有死者的指紋。

警方也調查一些行蹤不明或離家出走的人，因爲，這是全國性的調查工作，所以，要完全得到各地方的答覆，還是須要一段期間的。

可是，出乎意料之外的，被害者的身份已經查出來了，本來，警方以爲要查出被害者的姓名、身份，是相當費時、費力的，可是很意外的，有一位婦人到搜查本部表示：他看到某晚報登載的這件兇殺案，才知道這件事。田村股長馬上請這位婦人到客廳面談，這是一位五十歲左右的婦人，名叫青木繁，家住千住，他的丈夫在鐵路局服務了很多年了，大約再過一年便要退休了。

『我看了晚報時，立刻想到是不是我弟弟出事了，我在報紙上看見死者的照片和穿着，覺得很像是我弟弟，而且，我也覺很他有被殺的跡象。』

田村聽了這位婦人的話時，立即有所預測，而在破案之後，才告訴大家他當時的預測，他的預感完全正確。

『那麼，請你告訴我，你弟弟的名字和年齡。』

『叫做梅田安太郎，年齡是四十二歲，職業是神官（按：指神社的僧侶）。』

『喔！是神官嗎？這麼說是僧侶。』

『是的，在岡山縣，而且，從先代開始就是這種職業。』

『在岡山縣嗎？』

『是的，是山裏的小鎮，津山。我的弟弟是在津山的八幡官擔任神官。』

『那麼，什麼時候來東京的呢？』

『大約半年前。』

『喔！』

『不過，其中有一點事情……』

青木繫着急地想看那具屍體是不是自己的弟弟，而表示倘若確認是自己的弟弟的話，他才說出內容，所以，田村股長便從辦公桌的抽屜裏拿出現場拍的照片給他看。

『你看這張照片的臉孔吧！如果是你弟弟的話，等一下還要帶你去認屍。』

這位婦人就從口袋裏拿出眼鏡戴上，手指微微地發抖，他一看照片，就驚駭得連剛戴好的眼鏡都掉下來，隨着『嗚』地一聲而哭出來了。

『喔！是你弟弟嗎？』

田村主任說着，從椅子上站起來，而走到掩面哭泣的這位婦人的背後。他的肩膀顫抖地哭

泣，拿着手帕掩着嘴，而喃喃地說：

『我弟弟還是被殺了。』

『什麼？還是？』田村主任說着，注意看着這位婦人。

二

青木繁用手帕掩着臉，一面哭泣一面說：

『我的弟弟還是被殺了。』

田村搜查主任很拘謹地注意這句話，而說：

『喔！還是？……這麼說，你弟弟被殺的事，你也許有預感嗎？』

這位中年婦人並不馬上回答，而手中的手帕，被揉得皺皺的，他先擦了一下眼淚。這種動作，也許表示要馬上回答的動作，所以，田村主任又走回自己的椅子而坐下來，兩手的手指交叉地放在桌子上，等待回答，青木繁的眼睛已經哭得紅腫了，而抬起頭說：

『剛才，我說過我弟弟是岡山縣的鄉下的神官，可是，他是不安於神官這種職業的人。』

『這怎麼說呢？』

青木繁這個時候，就慢慢地敍述內容，所以，田村主任更和藹地安慰他。

『神官的職業，是我父親那一代傳下來的，而我弟弟繼承這個職業之後，還是過着富裕的生活，因爲，這座神社歷史悠久，信徒多，而信徒之中，也有許多附近的豪農或地主，可是，我的弟弟認爲一輩子在鄉下當神官，很無聊，有時候，還向我表示，將來要自己創辦事業，他是個性積極的人，所以，覺得早晚拜神誦經等等的生活，是枯燥無味。』

『說的也是。』

田村主任附和着說，又暗示婦人繼續說下去，不過，田村也認爲這位婦人所說的當神官的枯燥無味生活，是有道理的。

『所以，大約半年前，他就帶着父親遺留下來的財產和向信徒代表們借的錢來東京，而計劃做事業。』

『那麼，這兩筆錢加起來，大約有多少呢？』

『詳細的數目，我也不知道，不過，大約接近二千萬元吧？』

『喔！二千萬元，……這是一筆大數目，你的弟弟到底要做那一種事業呢？』

『我弟弟從來也沒有很明白地告訴我們，只是他到東京來的時候，我問他，他就面帶微笑地說，等到準備好的時候，就會告訴我。我的丈夫還替他擔心，認爲鄉下人一下子來東京，不小心的話，容易被歹徒欺騙，因此，也好幾次地和我弟弟談論他的計劃，可是，我弟弟還是不說，我

丈夫覺得不可思議，還勸他趕快回故鄉，可是，我弟弟還是住在我家，而且，每天都出門。」

「是不是爲了事業而出門呢？」

「他說是爲了事業的籌備，好像是出去和一些人見面商量，不過，和他見面的人是什麼樣的人，我就不知道了，弟弟也不告訴我。」

「那麼，他的籌備工作進行得順利嗎？」

「好像並不順利。」青木繁垂下眼皮而說。

「最初的三個月，好像進行得很順利，而我弟弟也做得很有幹勁的樣子，不過，大概從兩個月前，就逐漸地不起勁了，他那副愈來愈無精打采的樣子，不僅是我，連我丈夫也看出來了，我們認爲弟弟也許是錢花得太多，因此，我們夫妻就向他提出忠告，本來，在鄉下當神官的人，忽然來到繁華的大都市東京，對環境，一切都不大瞭解，怎麼能夠創辦大事業呢？一不小心，就很容易被歹徒欺騙，如果被騙的錢是自己的錢還好，可是，連借來的錢也被騙走的話，以後就很麻煩，不好收拾了，我們夫妻就這麼告訴他。勸他回故鄉津山。」

「喔！結果呢？」

「弟弟還是聽我們的話，而回津山一趟，不過，並不是聽我們夫妻的忠告而回去的，他是回去賣掉一些山林，又帶了一些錢來東京。」

『那是什麼時候呢？』

『七月十五日，也是二個星期前。』

『請問，你弟弟來東京兩次，都是單獨一個人來的嗎？』

『是啊！他把太太留在津山，單獨一人來。』

『請問你弟婦的姓名和年齡。』

『弟婦叫做靜子，今年三十一歲。』

『你弟弟梅田安太郎是四十二歲，對不對？』

田村主任看了在身旁作談話筆錄的職員，而用手翻開紀錄的前一頁，看了一下而問。

『是啊！他們的年紀相差很多，因爲，他是續弦的，前妻在十年前病故，所以，後來才又娶靜子爲妻。』

『喔！是嗎？』

田村主任看了青木繁的臉孔，又說：

『請你繼續說下去。』

『就是這樣，弟弟總是單獨一人來東京。』青木繁又是垂下眼皮而說：

『不過，這次也許是事業情況不好的關係，我看到他的沮喪表情，就看得出來他好像顯得很

不自在，所以，我也好幾次地想向他打聽情況，可是，他還是不告訴我，我更覺得要趕快想辦法，讓他回故鄉，否則，損失會愈來愈大，就在我的擔心中，十九日的早晨，他出門後便不再回家。」

『十九日的早晨，他出門時，你認爲如何？』

『我覺得他好像有點慌張，好像很焦急的樣子，匆匆忙忙地就出去了，不過，這種情況最近常常發生，所以，我也沒有特別注意他。』

『你弟弟十九日的早上出門時，有沒有告訴你什麼？』

『並沒有說什麼，可是，沒有任何連絡，到了二十日的晚上，住在隔壁的香煙店的人來叫我去聽電話，我一接電話，就聽到我弟弟的聲音，他告訴我，「姊姊啊！我今晚不能回去，我失敗了。」』

『喔！今晚不能回家，失敗了。』

『而且，說話時，聲音斷斷續續的，我連反問的時間都沒有，他一說完話，就「咯」的一聲，把電話掛斷了。』

田村主任睜大眼睛看着這位婦人，好像認爲這位婦人所說的這段內容是很重要的，因此又問。

「喔！你所聽到的弟弟的聲音，和平常的聲音是不是不一樣？」

「是啊！好像是受了很大的打擊，而很沮喪的樣子，說話時的聲音好像很悲傷。」

「他所說的失敗，是不是事業計劃的失敗呢？」

「我也有同感，除此之外，沒有其他的解釋，我弟弟來東京之後，很熱中於自己的事業計劃，而情況大概是逐漸地變壞，也許，這是最後的破滅。」

「那麼，打電話來的時候，是二十日晚上的幾點鐘呢？」

「我記得大約是九點左右。」

「他從那裏打來的呢？」

「按照香煙店的人的說法是，他們聽到電話鈴聲響了之後，就拿起電話筒，而這時，聽到「鏗」的一聲，這是十元硬幣掉下來的聲音，因此，認爲一定是從東京市內的公用電話打來的。」

「自從那一次打電話來之後，你弟弟沒有再和你連絡嗎？」

「沒有，二十一日過去了，又到了二十二日也還不回來，我們夫妻很擔心，很怕他會自殺，因此，向管區的警察署提出搜索申請書，另一方面，也打電報給津山的弟婦，要他立刻到東京來。」

「弟婦……就是梅田安太郎的太太靜子，是不是？」

『是啊！』

『結果，靜子有沒有來？』

『來了，到我家時是二十四日的早上，我問靜子，我弟弟到東京來，到底想創辦什麼事業，結果，他也表示不知道，說起來，我的弟弟是個任性，而且固執的人，做事獨斷獨行，不和任何人商量，他就是這種性格的人，所以，連他的太太都不知道，結果，無法從弟婦的口中，聽到任何有關弟弟的事業計劃的消息，他和我們夫妻一樣，都不知道。』

田村主任一面聽，一面想着，被殺的梅田安太郎是僧侶，可是，是個事業心旺盛的人，做事獨斷獨行的性格，好像有很大的事業計劃，可是，一切都不告訴自己的太太，連對自己的姊姊、姊夫都不透露任何消息，就是這種性格的人，而鄉下人有這種性格的人，好像不少。

『靜子來東京之後，對安太郎的行蹤也很擔心，因此，有出去找過，是不是？』

『靜子也許考慮安太郎有可能去的地方，想要去尋找一番，可是，也想不到這種可能的地方，因爲，靜子是第一次來東京的，對這個環境相當陌生，總是待在我家裏，毋寧說是在家裏等待安太郎的消息罷了。』

『這麼說，安太郎完全沒有任何連絡嗎？』

『沒有。因此，弟婦也等得不耐煩了，到了二十八日的早晨，便搭火車回故鄉津山。』

「關於你弟婦靜子，有沒有什麼特殊的情況呢？」

「我也聽過一些他有點憂愁的話，他表示，雖然，幾乎不懂自己丈夫的事業計劃，不過，好像他的事業是令人擔心的事業。」

「喔！令人擔心的事業。」

「關於這點，我們一點都不知道，只是看了安太郎很不自在的態度，和他說話的表情，而猜想的，現在，又看到安太郎的這種死亡情況時，我還是認爲一定是被人家暗算了。」

「請告訴我，靜子津山的住址。」田村主任說。

「我們會通知靜子，請他來東京。」

梅田安太郎的妻子靜子，要搭下午火車的消息，是岡山縣津山警察署用電話通知的。

按照這種情況來看，三十日的早晨，會到達東京。從安太郎的姊姊的說法來看，安太郎生時有秘密性事業計劃，所以，搜查本部的人都期待着安太郎的妻子的到達，他也許會提供更確實的消息，搜查本部的刑警們，都期待着靜子的到達，因爲，一定能得到許多安太郎的消息。

還未到達時，搜查本部也爲了調查的事而一直很忙碌，例如：調查被害者頸子上的那條塑膠繩，和綑綁兩手兩脚的毛巾之來源的搜查等等。

另外，由於被害者很可能是在某地方被殺害（第一現場），然後才搬運到發現屍體的地方（

第二現場）」，而且，這種搬運工作很可能是在二十八日的上午零點到兩點之間，所以，刑警也調查二十七日深夜經過現場附近的汽車、手推車等等。

發現屍體的多摩川河灘一帶，白天也是很寂靜的地方，入夜之後，幾乎很少有人經過這裏，所以，不容易找到目擊者和這方面的消息，現場附近也沒有民房，距離現場的遙遠地方，才依稀地看到幾家民房的屋頂而已，而到了搬運屍體的深夜裏，一般人都睡熟了，所以，更沒有人聽到被害者的呼救聲，或喊叫聲。

也調查了許多計程車司機，可是，也問不出任何線索，搬運屍體的工具一定是車輛，問題是自用車呢？或自用小貨車，或手推車等等，這個時候，因爲無法從計程車司機這方面找到任何線索，所以，現在也調查自用車，同樣地，找不到任何線索。

三十日的上午十一點左右，青木繁帶着從津山來東京的被害者安太郎的妻子靜子到搜查本部來。

田村搜查主任先讓青木繁在另一個房間等待，而單獨地和梅田靜子面談。

梅田靜子是肌膚雪白、身材苗條的女人，也許是從昨夜坐火車到今天早上才到達東京的關係，他的臉上，可以看出旅行的疲勞和死了丈夫的悲傷感。

『你坐車很疲勞，而一到達就來我們這裏，眞是對不起。』

田村主任安慰地說，然後才站直身子向靜子說：

『這次你先生很意外地逝世，我衷心地哀悼他。』

田村主任面帶憂容而鄭重地說了之後，梅田靜子就哭了起來，而對田村主任點頭回禮，看了靜子的嗚咽，田村主任只好暫停詢問，而等到他稍微冷靜下來，擦乾眼淚之後，才說：

『你先生被兇手以殘忍的手段殺害，我們警方正在努力着，早日把那個可惡的兇手繩之以法，關於我們的破案方面，也期待太太能夠告訴我們一些消息或線索，請太太不要隱瞞，儘量和我們合作。』

聽了這段話之後，梅田靜子很感動地點點頭。

田村主任又繼續說：

『大致上的內容，我們已經從你丈夫的姐姐青木繁那兒瞭解了不少，不過，目前我們最須要知道的是你的先生安太郎，到底是計劃做那一種事業，才帶了那筆鉅款來東京呢？關於這方面，你知道嗎？』

『我先生是個獨斷獨行的人，有時候，我問他，他也不告訴我任何事，倘若我追問的話，他又會罵我而說「這種事不是你們女人可以知道的，你不必管這種事」，說起來，是個相當頑固的人。』靜子有力地回答。

「不過，我也依稀感覺得到，只是我沒有把這種感覺向他的姊姊、姊夫說而已。」

「喔！是什麼呢？」

「我的先生，好像要搬來東京，而計劃做金融業的樣子。」

「金融業，就是錢莊嗎？」

「是啊！他一直在鄉下擔任僧侶神官，不過，他認為這樣子，一輩子不會出人頭地，所以，想到東京創辦事業，因此，帶了自己的財產，以及向神社的信徒借的錢，如此籌備了一千七八百萬元，才來東京。」

「喔！這是一筆鉅款。」

「是啊！我認為這種事業的風險太大，所以，勸他不要做這種事業，可是，他是很頑固的人，一旦自己決定的事，無論是任何人的意見，他都不會採納，獨斷獨行的，如此就來了東京。」

「後來，他的事業計劃不順利，對這點，你有沒有什麼感覺呢？」

「從他的態度、神色來看，是有這種事業不順利的感覺，不過，他這趟回來，完全是為了要賣掉剩下的一點財產——山林，當第二次要到東京時，他臉色蒼白，只告訴我一聲，「我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有什麼下場」而已。」

『喔！他說過「我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有什麼下場」的話嗎？』

『是的，我先生平常就是很倔強的人，雖然，他說這句話的聲調很鎮定，可是，他臉上的表情，充滿了悲哀感，因而，我看不過去，要他明白地告訴我，可是，他就是不再說話了。』

這個時候，田村主任心裏想着，梅田安太郎的事業計劃，並不是單純的金融業，也許是更危險的事業，例如：麻藥或走私之類的危險事業。

三

被害者梅田安太郎，當時是從故鄉的岡山縣津山帶了一千七八百萬元來東京。這是他的妻子在搜查本部時說的，不過，安太郎眞的帶了這筆鉅款來東京嗎？搜查本部當然需要求證，才能確定。

所以，馬上和津山警察署連絡，拜託他們調查這件事，很快地得到了答覆，內容如下：

『安太郎的財產，大概有六百萬元，其中，處分山林地，得款三百萬元，透過神社信徒代表，而向五個人借款，大致上，向每個人借了二三百萬元，這五個人之中，有的是醬油釀造業者，有的是釀酒業者，或地主等等。』

津山警察署的報告書中，還有如下的記載：梅田安太郎的職業是神官，可是，這個人好像對

事業方面有很大的興趣，而且，口才好，做事也很有膽量，所以，本地上一次選舉市議會議員和縣議會議員時，就有很多人勸他出馬競選，可是，安太郎不願意出馬，他認爲當這種鄉下的議員，沒有什麼用處，要競選的話，就要到東京這種大都市當議員，他時常掛在嘴上的一句話是，將來賺大錢，就要把其中的大部份捐給故鄉，使自己的故鄉更發展、更繁榮。

所以，大家都認爲這個人是很有抱負、很有眼光的人材，因此，他一開口要借錢時，信徒代表就馬上爲他到處奔走，很快地從幾個人那兒，向每個人借了二三百萬元，由此可見，安太郎的信用很好，津山有些人甚至說，安太郎當神官是埋沒人材，如果，做生意、買賣的話，一定會成功。

從津山警察署的報告書來看，梅田安太郎帶了一千七八百萬元來東京，是錯不了的，這點和他的個性，都和太太靜子的說法完全一致。

安太郎來東京之後，就寄居於姊夫家，可是，每天都出門辦事，聲稱是爲了自己的事業計劃而做事，只是，他絲毫不向姊姊、姊夫透露他的事業內容，不久，他帶來的那筆約二千萬元的錢，都用光了，而最後打給姊姊的一通電話裏，就很悲哀地斷斷續續的說：『我今晚不能回去，我失敗了』；說完之後，就馬上掛斷電話，他姊姊連反問的時間都沒有，如此，過了一星期之後，他的屍體就被發現於多摩川的河灘上，而他對太太靜子，最後說的一句話是『我不知道自己

什麼時候會有什麼下場」，由以上他說的這兩句話來看，令人覺得他的事業計劃，充滿了危險性，好像是不大正派，或秘密性的事業，也許，是這個原因，才不敢向自己的親姊姊和姊夫透露。所以，搜查本部對梅田安太郎有了如下的推測：

①安太郎所計劃的事業，很可能是走私，或麻藥之類的非合法事業。

②因此，容易在黑吃黑的情況下，遭受歹徒的欺騙，他的那筆鉅款也被吞了。

③當他知道被欺騙時，當時，就要求歹徒還他這筆錢，可是，談何容易，歹徒一定不肯拿出來，這個時候，被害者也許就用要報警的口氣，要求還錢，也說不定。

④如此，歹徒的秘密組織，當然害怕安太郎眞的向警方報案，歹徒爲了殺人滅口，因而安太郎才會遭受那種殘忍的謀殺，說起來，原因是安太郎爲了要拿回錢而說出威脅歹徒的話，這就激怒了對方。

以上是搜查本部的推測，因此暗中開始調查麻藥和走私方面，同時，也集中力量調查安太郎二十日打電話給姊姊之後的行蹤。

對麻藥和走私方面很瞭解的刑警，展開了地毯式的調查，可是，查不出梅田安太郎所參加的秘密組織，這種組織很神秘，而從鄉下來的這位神官，怎麼能夠很輕易地連絡上這種秘密組織呢？這也是警方懷疑的地方，有一位專門查辦這種秘密組織的幹練刑警，對搜查員說：

『像這種鄉下來的外行人，倘若搭上那些秘密組織的話，我們應該或多或少會聽到消息才對。』

搜查員們都覺得這種意見很有道理，可是，田村搜查主任還不想放棄他的推測，因爲，除了這條線索之外，好像就找不到其他的線索。

要查出二十日之後的安太郎的行踪是很困難的，安太郎沒有向他姊姊和姊夫透露他的事業內容，更糟的是，安太郎剛來東京，也沒有知心的朋友，雖然，警方想從第三者搜查一些證言或資料，可是，安太郎在東京沒有深交的朋友，所以，調查起來很吃力。

那麼，二十日晚上之後，安太郎在那裏呢？住在那裏呢？警方也向東京市的旅社查問，可是，沒有一家旅社說有很像安太郎的男人來投宿，既然，不在旅社住宿，那麼，只好在朋友家裏或某些空屋中住宿，這個時候，可能想到的是，他被秘密組織控制自由，也可以說被歹徒監禁，有一位刑警在會議時，就提出如下的意見：

『梅田安太郎的妻子靜子接到姊姊、姊夫的通知，而知道丈夫行踪不明的消息，因此，二十四日就來津山趕到東京，而逗留了幾天之後，二十八日又回故鄉，我們推測的兇殺是發生於二十七日的晚上八點至十點之間，換句話說，發生兇殺案的翌日，靜子就搭火車回津山了，令人想到的一種可能是，靜子是否也參加了謀殺安太郎的工作。』

這個意見是指出，靜子在兇殺案的翌日回鄉，也許是偶然的，也許是有可疑的地方。這位刑警的意見，得到會議上在座的各位的重視。

田村搜查主任又傳喚靜子來搜查本部。

這次的靜子和上一次不一樣，臉上看不出坐車來的那份疲勞感，而且，由於丈夫已死亡了幾天，那種死亡的衝擊也比較緩和了，所以，這次的表情很冷靜。

『搜查本部的刑警們都很認眞地調查兇殺案？很遺憾的，到現在還未找到有力的線索。』

『讓你們吃苦了，眞對不起。』靜子說着，向搜查主任行禮。

『我們必須從各方面檢討這個案件，請問，你是二十八日才回故鄉津山嗎？』

『是的，我搭的是二十八日早上的特快車。』

『你要回去的事，是不是前一天就決定了。』

『喔！我是二十四日來東京的，在我先生的姊姊家過了三夜，在這段期間裏，得不到失踪的丈夫的任何消息，我也很擔心故鄉的家沒有人照顧，因此，才想要回去一趟，因此，二十七日我就對姊姊青木繁和姊夫表示，要回去一趟。』

『請問，你二十七日那天，做了什麼事呢？』

聽到這種質問時，靜子便有所感覺了，而抬起頭看着田村主任的臉，靜子露出一副懷疑的眼

光和表情，田村主任很快地知道靜子在心情，因而面帶微笑而和藹地說：

『你不要誤會，並不是懷疑你是兇手。』停了一下又說：

『由於現在我們的搜查工作，到處碰壁，方才我也說過必須要從各種角度重新檢討，我們很期待從你這裏得知一些參考資料，請你不要隱瞞，盡量幫忙我們，有話就坦白地說出來。』

『我知道。』靜子點點頭說。

今天靜子化妝得比上次更年輕，看起來很美麗。

『我二十七日的上午十點左右，才從姊姊家出門，老實說，一直待在家裏，也得不到丈夫的任何消息，一直待在家裏也不是辦法，所以，想隨便出去走一走，心裏想着，也許在外面會很意外地碰到我先生，也說不定。』靜子明白地說。

『我們鄉下的津山小鎭和東京比起來，相差很多，東京，不但人多，地域也廣濶，要在東京市而隨便走一走就碰到我先生的可能性很渺茫，這點，在我搭電車而在銀座下車時，就有深刻的感覺了。』

『結果，你在銀座那一帶散步嗎？』田村主任聽了這位鄉下人很平常的談吐，不由得露出微笑而問。

『是啊！我的先生失踪，而我出來的這種行動，也許會令人覺得奇怪，不過，我是第一次來

東京的，所以，難免有一份好奇心，想到處走動看看。」

他的這種想法，毫無不自然之處，大致上，住在鄉下的女人，第一次來東京時，都會有這種心情，田村主任聽了，點點頭又問：

「你在銀座逛了多久呢？」

「我記得大約到下午三點左右吧！逛了百貨公司，也簡單地吃了午飯，還去看皇宮，在那邊拜了一下。……由於我對這個地方很陌生，所以，一路上，問路了好幾次，因此花了不少時間。」

「說的也是，然後呢？」

「然後，我就坐了地下鐵而到澁谷。」

「喔？到澁谷去嗎？」

「我是想去看看那個有名的忠犬公的銅像，我小的時候，就常常聽到忠犬公的故事，同時，也想搭一次地下鐵看看，因此，就到了車站，這時，有一部電車正好要開往澁谷，因此臨時又想着，搭這部車去看忠犬公的銅像。」

「結果，有沒有看到忠犬公的銅像？」

「喔！看到了。」

已過了三十歲的婦女說着，卻像小孩一般的睜大眼睛，一副很興奮的表情，因此，又使田村主任不由得露出微笑而問：

『然後呢？』

『在車站的旁邊有一家很大的百貨公司，所以，就進去隨便逛了一下，我逛了各種各樣的販賣場，當走到販賣廚房用具的販賣場時，我就停在那裏，仔細地看了一下，所賣的用具和我們鄉下津山的雜貨店的東西差很多，款式很新穎，因此，順便買了一些東西，而拜託店員把東西郵寄到我的故鄉津山。』

『喔！這是幾點的事呢？』

『我付錢時，正好聽到百貨公司打烊的鈴聲，因此是五點半左右吧！』

在一段談論中，田村主任在備忘錄上寫着：三時——銀座，五時半——澁谷，在T百貨公司購買廚房用具——

『你逛了澁谷一帶之後，又去那裏呢？』田村主任問。

『又坐了電車到新宿。』

『喔！也是想逛街而去的嗎？』

『我到了新宿時，已經是六點多鐘，也許是下班時間的關係吧！路上人山人海，我覺得比銀

座的人還多，我毫無目的地在人羣中走來走去，這時，我覺得肚子餓了，所以，走進一家像是大衆食堂的餐廳用餐。」

『那家餐廳，叫做什麼餐廳呢？』

『店名現在我已記不清楚了，反正，就是在百貨公司後面的餐廳，這家餐廳的二樓也好像是食堂。」

『然後又到那裏呢？』

『用餐之後，我就出來了，而看到附近一帶有好幾家電影院，我隨便看看電影的廣告宣傳海報，結果，覺得其中的一幅海報很有趣，所以，我就到了這幅海報所屬的電影院。」

『叫做什麼電影院呢？』

『我也記不得了，反正，這家電影院是放映現代劇和時代的電影，我進場時，正好是現代劇演完的時候，大概是晚上八點左右吧！』

『那麼，你在電影院裏是看完那場電影散場時，才出來，是不是？』

『是啊！散場時，我看了電影院的鐘正好是九點五十五分。」

田村主任又在備忘錄上紀錄着：六時——新宿，用餐。八時——九時五十五分：電影院。

這些他行動的時間，都是很重要的資料。按照梅田安太郎屍體的解剖報告書來看，推測死亡

的時間是二十七日晚上的八時至十時之間，而靜子這個時候，正在新宿的電影院裏看電影。

『請問，你看的電影，片名是什麼？』

『是T影片，現代劇部份是「捨棄男人」，而時代劇部份是「川霧的決鬥」。』

聽了之後，田村主任大概知道是那一家電影院了，心裏想着，一定是新宿的T電影院。

『這麼說來，現代劇部份，你只看到最後的很短的部份，是嗎？』

『是啊！有一位T明星，被警察隊包圍起來，結果，站在高樓的屋頂上舉槍自殺，這個時候，和他有親人關係的K女明星，才跑過來……就是這種情節。』

『時代劇部份，你從頭到尾嗎？』

『是啊！全部看了。』

『能不能簡單地描述一下內容。』

『這是K明星主演的，扮演平手造酒的角色。最初的場面是……』

靜子描述了內容，好像對電影很感興趣的樣子，說話中，他的表情也變得很開朗，而且敘述得很好，對明星的動作、表演，都詳細地說明了。

『喔！描寫得很好。』

田村主任頻頻點頭，而掏出香煙來抽，和靜子談了很久，不過，其中的『川霧的決鬥』的劇情的敍述就佔了約半小時，敍述得很詳細。

這個時候，靜子才覺得口渴，而用兩手端起桌子上的茶杯時，才知道端出來的熱茶已經變涼了，心裏想着，來這裏已經很久了。

『你看電影的時候，有沒有發生什麼事呢？』

『喔！發生什麼事的意思是？』

『例如：在放映中，影片斷掉，或忽然停電，或觀衆中忽然有人吵架、打架等等的意外事件。』

『喔！並沒有什麼異常。』靜子想了一下才回答，然後，才又補充地說：

『我看「川霧的決鬥」不久，有一位觀衆的小孩，忽然大聲地哭了起來，因此好像是小孩的母親就抱着小孩出去了。』

『喔！那個時候，銀幕上是什麼情節的場面呢？』

『平手造酒正在某餐廳喝酒，且睡覺的畫面，有一位平手造酒先生喜歡的女服務生走進來，並爲他蓋棉被，大概是這種情節吧！』

田村主任又把這些內容記錄下來，心裏想着，等一下派刑警去求證這些事實和時間。

『請問，你有沒有什麼證據證明那個時刻你確實是在電影院裏，譬如：碰到朋友，不過，也許你在東京沒有朋友吧！』

『是啊！我在東京沒有認識的朋友，不過，等一下，我看電影的那張半截電影票的存根，也許還在我的身上，你請等一下。』

說着，靜子就從懷裏拿出小錢包打開看了一下。

『喔！有了，就是這張。』

靜子拿出來給田村主任。主任拿在手裏，看了又看，確實是T電影院的入場券，而進場的時候，收票員便撕掉一半，而把這半截票交還客人當作存根。票上蓋着電影院的圖章，也有日期，日期是二十七日。

『你這半截票，暫時放在這裏。』

這半截票的一端有號碼，田村主任心裏着想，把這半截票拿去電影院核對的話，就可以從這個號碼知道是幾點賣出去的電影票。

四

田村搜查主任並非有意懷疑梅田靜子。只是在七月二十八日早晨其丈夫安太郎的屍體在多摩

邊被發現的同時，梅田靜子正從津山回故鄉，所以想調查這整齣的情節，如此而已。

當時由於靜子未獲悲丈夫的死訊，正打算搭乘上午九時自東京火車站發出的快車『阿蘇』號回故鄉，因而和少年們發現其丈夫的屍體的時刻雷同，當然此時對丈夫安太郎逝世之事，仍然毫不知情。倘若把行程延後一天，即可知道丈夫的慘訊。

屍體的發現和返鄉的時間，恰巧在同日的早晨，或許這只是偶然，但是若把這種『偶然』加以愼重分析，也許可以查出對命案有利的蛛絲馬跡，也就是發生兇案和返鄉的事，並不是湊巧，所以警方正從此項的可疑處着手調查。

據安太郎死亡的推測時刻是二十七日晚上八點至十點之間，而此時靜子是在新宿的電影院，並非是在丈夫姊姊青木繁的家中，這也是警方須偵察之處。是否一切皆如靜子所說的情況呢？有沒有足以證明的證據呢？

田村搜查主任派渥美和原二位刑警到新宿區的T電影院內調查。

這二位刑警到達目的地後，首先找經理談話：

『可以查出這張入場票是二十七日幾點賣出去的嗎？』刑警自紙袋取出半截入場票，遞給經理。這是靜子向田村搜查主任提出的證據，票上的號爲『No. 891』。

『好，我馬上查。』經理立即召集電影院辦公處的職員及當天在賣票場工作的女職員詢問。

『按照票上的號碼可知說是二十七日下午八時售出的票。』經理馬上報告調查結果。

『警方很重視這個時刻，你所說的時間是否正確？』刑警追問着。

『正確的時間我不敢斷言，不過我敢確定大致是在八點左右賣出的。』經理很有自信的囘答。

『那麼！』刑警說着，眼光瞥向站在身旁的一位二十一二歲的女職員，她是當天在現場售票的櫃枱工作人員。

『這張電影票是男人還是女人買的，妳記得嗎？』

『啊！我不清楚！』眼睛稍大的那位年輕女職員同答，又說：『因爲買電影票的人太多，所以記不清楚每一個人的臉孔，而且我只注意客人拿出的鈔票和手而已。』

刑警覺得她所言很合乎情理，於是又喚了入場的收票員來詢問。收票員是專門在入口處對照客人的入場票，再撕掉一半，把剩下的半截票根交還客人，如此持票者才可入場觀賞電影。這位收票小姐，身材嬌小，大約十八九歲，因爲平常未曾與經理或刑警見面之故，所以臉紅的佇立着，等待刑警的問話。

『二十七日晚間八時左右是你在入口處做收票的工作嗎？』

『是！』

『這半截票是不是妳從客人手中接過入場票之後撕剩的票根？』這位小姐接過這半截電影票，放置手掌上，仔細觀察而說：

『從這撕下的形狀來看，應該是我撕的，我想不會錯。』撕入場票的形狀也會依人而定，所以收票小姐看過這半張票的撕狀，才會肯定是自己撕的。

『那麼妳把這半截電影票交回客人手中時，有沒有注意到對方的臉孔？』刑警問。

『不記得了，入場的客人很多，除非是常客，否則不易記清。』小姐微笑的回答。

原刑警從口袋取出一張靜子的照片，這是昨天靜子到警察局接受詢問時，所攝下的參考照片。

『持有這半截票的人，是不是照片中的女人？妳能想得到嗎？』

收票小姐看過照片後，睜大雙眼眺望天空，有如在回想什麼一般，不一會兒才說：『好像曾經看過這個人。』

『是否就是持有這半截入場票的客人？』原刑警緊迫盯人的問着。

『是！我記得有看到這位客人。』收票小姐肯定的回答。

『嗯！妳是指二十七日晚上八點鐘的時候嗎？』

『喔！不！我不記得是不是二十七日。今天是八月一日，大約是在五、六天前見過這位客

人，至於是不是二十七日，我不敢肯定。』

這位具有圓型臉孔，體型嬌小的小姐，有着一副睡意般的眼眸，可是聲調却出奇般的堅定。

『妳能特別記住這位婦女的臉孔，是否對她有特殊印象？』渥美刑警問。倘若未有特殊印象，又怎能在衆多客人中牢記她呢？

『是啊！』說着，收票小姐把臉微側，做思考狀，又說：

『當時好像發生了這件事。』小姐撇過頭，注視刑警才說：『這位婦女入場之後，有如不該從那個門進場，而像迷路般的踱方步，所以我才走近告訴她，而這位客人的確很像照片中的女人，不過我還是不敢百分之百的保證就是此人。』

『那時是晚上八點左右嗎？』原刑警問。

『是晚上八點嗎？』收票小姐喃喃的說，且歪着頭深思。『好像是在傍晚……』小姐輕聲的自言自語。

『什麼？不是晚上嗎？』渥美刑警追問。

『因爲那天我是從白天値班到夜間，而見到這位女人的時刻好像不是晚上八點，可能是在更早的時候。』

『更早的時間嗎？』

『不，我沒記得很詳細，而且是不是她也不敢肯定。』收票小姐很愼重的囘答。

『喂！縱使稍微答錯，也無所謂，憑你的記憶來推斷吧！』刑警催促着說。

『喔！大約是在黃昏六點半左右，因爲當時通路一側的窗口還很亮，我記得在通道上看到這位客人時，並不是靠電燈的照明，而是自窗口投進的陽光。』

二位刑警互望一眼，渥美刑警又問：『可是按照這半截票顯示是八點左右賣出的，八點太陽早就西下，更不會從窗口投射陽光才是啊！』

『說的也是，大概是我記錯了，或者是另外一位客人也說不定。』收票小姐傾斜着頭，重新整理思緖。

收票小姐並未認定那位客人是靜子，也沒確定是二十七日，只表示與照片中的人相似而已。傍晚六點半仍有陽光是因爲夏天的晝較夜長之故，不過那張票的確是晚上八點左右賣出，所以收票小姐在晚上六點半看到的客人，可能是錯覺，或者認錯人也說不定。

總說，收票小姐能提供之處，只有上述種種。

二位刑警再拜託經理，招喚二十七日晚上上班的女管理員來詢問。這二位場內的管理員都是二十歲左右的年輕小姐。

『二十七日晚間上演「川霧的決鬥」的電影片。放映片刻之後場內的客席傳出小孩的嚎啕

聲，一位好像孩子母親的人把孩子帶出場，可有此事？』二位女管理員對原刑警的質問，不約而同的點頭肯定。

『是的，我記得很清楚。』

『是二十七日發生的事嗎？』

『是！』其中一位比較瘦的女管理員回答。

『因爲我生病的關係請假到二十六日，二十七日才正式上班，所以記得特別清楚。』

『當時的情況爲何？』

『那是「川霧的決鬥」放映後不久即發生的事，大約在中央的客席上，傳出小孩的嚎啕聲，所以有一位好像小孩母親的中年婦女，懷抱幼兒走至通道。』

『當時影片如何？』

『螢幕是平手造酒在小吃店睡覺，女僕人走進爲他蓋被的情景。』

此證言恰如靜子所說之供辭。

田村搜查主任另派刑警到T百貨公司和家庭用品販賣場與其主任談話。

『二十七日梅田靜子有無到你們這裏購買廚房用品送到津山？請把當時的販賣傳票和送貨單借我查證。』主任盡速的取出，遞給刑警。送貨單上註明送到『岡山縣津山市東新町××號地梅

田安太郎』，送貨人員也寫清同住址的梅田靜子。

販賣單上寫着梅田靜子購買的商品名，包括電鍋、大、小鋁鍋、平底鍋、咖啡壺、菜刀、烘烤爐、保溫箱（小型冰箱的代用品）等等，傳票上也註明是二十七日下午五時二十五分訂購。爲了愼重，刑警特地招喚女店員來詢問。女店員說：

『確實有位梅田靜子到此購買這些貨品，還記得當我開完傳票，恰巧響起打烊的鐘聲，當時客人問我店裏是否五點半打烊且一面看腕上的手錶，我回答是。客人又問，自此處到新宿地方有多遠，我回答坐電車大約爲十分鐘左右，她聽了之後，帶着領物證，即刻轉身離去。』女店員肯定的說着，而且回答的內容與梅田靜子在警察室陳述的口供一致。

田村搜查主任聽完雙方的調查報告之後，再度陷入深思。由此可見，靜子在警察室所言不虛，那張電影票也足以證明靜子的確在二十七日晚間八時曾到過電影院。

不過當時收票小姐未把日期記詳細，且又指是在比八點更早的時刻，和有陽光投進之時便到達電影院，這是值得探索之處。

但是那半截電影票及電影院內幼兒的哭泣等等情況皆與靜子所言一致，所以上述收票小姐所供之處，可能是記錯或誤認，因此田村主任把此點完全抹殺不用。

田村搜查主任仍然細心的思考，靜子自T百貨公司出來是下午五點半，坐了電梯再走路至澀

谷車站。搭乘國營電車前，還要上樓梯，很費時，對一個自鄉下來且環境不熟悉之人，須花更長的時間，最後加上等車時間，由此計算，在新宿車站下車最快也是六點二十五分，大約是六點半吧！這又和靜子對警方所說的六點半才從新宿車站出來的內容相同。

到T電影院看電影的時刻是八點左右，這和六點半從新宿站下車，相距一時半。

靜子曾經表示她利用這一時半的時間在新宿區逛街，又在百貨公司後面的大衆食堂用餐。一時半——共計九十分鐘，倘若靜子在多摩川邊活動，時間上幾乎不太可能，縱使叫計程車從新宿通過澁谷再開到多摩川的現場，也須花上四十分鐘左右，何況六點半至七點間正是下班時刻，路上擁擠，所以應多估計五分鐘，如是按照平常的交通情況，來往也要花費一小時二三十分鐘左右。

縱使靜子在新宿車站一下車即招了計程車，從六點半駛出，開上擁擠的路上，到達多摩川邊也已經是七點十五分。之後再疾速趕回新宿區。如此才能在八點左右到達T電影院，入場觀賞電影。參照上述計算，現場逗留時間約三至五分鐘。

縱使她是在多摩川邊的現場，而只有微少的時間，又能做出什麼危害他人之事呢？

解剖醫師推測死亡時刻是在晚上八點至十點之間。倘若梅田靜子在晚上七點十五分到達現場，約過三至五分鐘之後再趕回原處，時間上並不符合，當然，死亡時刻只是醫師的推斷，並非

絕對正確。即使有點誤差，也不能證明『安太郎死亡時，梅田靜子是在他的身旁』的情況，因爲三至五分鐘之間又能做出何事呢？

實際上，兇案的現場不是在多摩川邊。而是在另一處（第一現場）。那麼情況如何呢？現在也不知道第一現場在何處，倘若是在新宿區附近的話，上述假定即會生效，但是也無法在短時間內把屍體移至多摩川邊的現場（第二現場）啊！

經過周密辞查，仍然無法查出是利用計程車或三輪車移運屍體。

田村搜查主任懊惱的用雙手緊抱着頭，繼續思慮。

終於，出現了能够證明安太郎死亡時靜子未在他身旁的事實。

五

田村搜查主任想着，梅田靜子二十七日下午六點半在新宿車站下車，直延至八點才到T電影附看電影，其中相隔一時半的時間，靜子在何處，又做些什麼事？這點値得檢討。

即使一時半的時間，她無法趕至多摩川邊的現場，也需調查她在其中做何事，田村搜查主任愈想愈不安。

田村主任派渥美和原二位刑警到梅田靜子寄居的青木繁的家。二位刑警沿着市營電車線往東

方前進，經過一條小坡路之後，繼續向前行，終於來到掛有『青木良作』門牌的住宅前。附近一帶皆是小工廠，服務於鐵路局的青木良作的房子，在這附近可算是規模不小也很突出的房子。二位刑警自大門走入，恰巧與青木繁迎面，青木繁向他們寒暄說：

『時常受到你們的照顧，實在感謝！』青木繁曾經去過搜查本部，無疑的都認識這些為命案奔波的刑警們。

原刑警表示來意是想與梅田靜子談話，因此青木繁即時轉身朝室內大聲嚷叫：『靜子啊！靜子。』而刑警們只在門口附近等候。

不一會兒，靜子走出，依他的裝扮，可能是要外出的樣子。

『要到那裏去？』渥美刑警看了靜子的打扮而問。

『是啊！我是要出去到火葬場領囘丈夫的骨灰。』靜子說着露出一副悲傷的臉色，此刻刑警們才知梅田安太郎的屍體已在昨夜送至火葬場。

『那麼妳打算何時囘故鄉津山呢？』

『我領了骨灰之後，搭乘今晚二十時四十五分自東京發出的快車返鄉。』靜子答。

『因為我丈夫是神官，所以在故鄉準備的葬儀工作很多，我必須早些囘去處理才行。』

聽完之後，渥美刑警覺得靜子囘鄉之事，應盡速報告田村主任，於是又問：

『二十七日晚上妳從新宿車站下車時是六點半，而到八點才到電影院，這段時間，妳是否在新宿一帶逛街呢？』

『是！』靜子一面回答，一面望向刑警，心裏嘀咕着，爲何把上一次問過之事再度詢問，所以不悅的又說：『沒錯。』

『因爲我是鄉下人，難得來東京，所以才在熱鬧的街上散步，不過是走那條路，現在也記不起來了。』

『妳有到大衆食堂嗎？』

『有，是在百貨公司的後面。』

『不是在拐彎處的甜不辣店隔壁嗎？是不是有樓上，而且店面很寬大的那家？』

『是啊！就是那家。』靜子思考後回答。

『是叫作燕子餐廳的那家？妳是否有看招牌？』

『喔！沒注意到，我只看了陳列櫃上的樣本，就直接走進去。』

『妳是不是吃豬排飯？』

『是的！』

『當時客人多不多？』

『因爲是用餐時間，所以客滿，我點的菜約等十五分鐘才上桌。』

『妳在食堂裏有沒有發生什麼特殊的事情？』

『喔！』靜子想了想，心裏明白這是刑警要我提出曾到過食堂的證據。

『有發生如下的事。』靜子回答，片刻後又說：『我等了許久豬排飯才上桌，可是吃了幾口却發現飯中有一隻死蒼蠅，當時覺得很噁心的馬上告訴店員。』

『喔！有發生這種事，後來呢？』

『一位頭戴白布、身穿白制服的店員幫我換了一碗新的豬排飯，他端來時還向我致歉，而且也把有蒼蠅的那碗豬排飯端走，爲了讓他們安心，我又多等了約十分鐘左右。』

『那麼你是用餐之後才去電影院的嗎？』

『是啊！因爲那邊有很多家電影院，所以我看了招牌選擇其一。』

刑警向靜子致謝，即將返回時青木繁恰巧自屋內走出，而說：

『眞謝謝你們。殺死我弟弟的那位可惡的兇手還未捉到嗎？』

『啊！我們也爲了破案正積極的調查，相信不久即會有眉目。』二位刑警安慰的說。

『一切都拜託你們，否則他的太太實在很可憐。』說着望向靜子。

『妳先生呢？』渥美刑警問。

「昨晚值夜班，我想應該快回來了，昨天他還告訴我今晚要陪靜子一起到火葬場收骨灰。」

「妳先生是在鐵路局那個單位服務呢？」

「是在田端地方的保線區擔任股長。」

二位刑警自青木家返回，途中經過市營電車線旁的馬路時，恰有一派出所，原刑警走進去打電話給搜查本部，接電話的是搜查主任。

「主任啊！梅田靜子打算帶着骨灰搭乘今晚的火車回故鄉津山。」

「喔！她要回鄉了嗎？要搭乘幾點的火車呢？」主任很吃驚的問。

「是二十時四十五分的車。」

「稍等！」主任說着好像在查些資料般，片刻之後才說：

「對，有這班車，這是快車「安藝」號。」

「是否要請靜子小姐慢些再回去？」原刑警問。主任考慮着，喃咕着說了一些斷斷續續的聽不清楚的話，最後說：

「這個問題暫且先擱一邊，你們今天辦的事如何呢？」

於是，原刑警把靜子所說的內容原封的報告。

「是嗎？那麼你們盡快到新宿地方求證吧！」田村主任下令。

二位刑警趕到新宿地方，找到寫着『燕子餐廳』的大衆食堂。經過調查，一切皆如靜子所言。

『的確有一位你們所說的客人來過。』一位女性店員看過刑警拿出的照片後回答。

『我們的餐廳大約是在下午五點半到七點多鐘的時候客滿，你們所指的那位客人大約也等了十五分鐘。那時剛好我從她身旁走過，她喚我看豬排飯上的死蒼蠅，雖然臉上表情不悅，但是她的態度仍然很和氣。』

『所以妳們又爲她換了一碗新的豬排飯？這之間相隔多久？』

『大約十分鐘吧！我覺得很不好意思所以盡快煮了一碗新的豬排飯給她，當我端去向她道歉時，她還說麻煩我們了，假若換做別人發生這種事，一定會破口大罵。』

『那位客人吃完豬排飯就馬上離去嗎？』

『不，她用完餐即坐着休息，偶爾端起茶杯喝茶，如此逗留約十分鐘才離去。』

『謝謝妳！』二位刑警道謝後，立即回搜查本部。

『是嗎？』田村主任一面聽報告，一面用鉛筆在備忘錄上記載。

新宿車站六點半——到燕子餐廳需三十分鐘——餐廳裏逗留約五十分鐘（等待豬排飯十五分，用餐時發現死蒼蠅又等了十分鐘，用餐十五分鐘，餐後休息十分鐘）——在電影院前休息十

分鐘才進場。

如此總計一小時半，田村主任豎起鉛筆搓揉着，喃喃的道：

『如此計算下的時間與靜子所言的一小時半的時間一致，並未有可疑之處。』

確實未有任何遺漏，能懷疑靜子之處只有從六點半在新宿車站下車至八點走入電影院內的這段時間，但是，無論如何推測皆無法往復於多摩川的現場。田村主任把二手肘置於桌面，而用其一手指揉揉鬢角，再次陷入沉思。

『主任，靜子說要搭乘今晚的火車返鄉。』原刑警坐在辦公座位上道：

『其實，她也沒有什麼可疑處，只是想做個參考才向她質問，所以她要返鄉，我們也不需阻止。』

『不過！』田村主任又說：『我們還是先與靜子所寄居的青木家的家人談論，你們去調查時，青木良作在家嗎？』

『不在。聽說他是田端地方的保線區的股長，昨晚值夜班，一夜未歸，他太太表示即將下班了，可是回來之後還要陪靜子到火葬場。』

『喔！那麼等他自火葬場回來，再請他來一趟吧！』

傳喚工作是由千住地方的派出所負責通知。

直到下午三點多，青木良作才蹣跚而來。聽說他在鐵路局服務只要再一年就可以退休，據此推測，大約爲五十四歲，微禿着頭，血色良好，是位稍微肥胖的中年男人。

『麻煩你了。』田村主任注視青木良作而說。

『有些事情想請敎您，只是參考用的小事，請不要介意。』

『什麼事呢？』靑木良作露出不安的表情回答。這是一般民衆接受警察詢問時，皆會有的現象。

『喔！不是什麼大事。二十七日晚上，也就是安太郎被殺的晚上，你們夫妻在家嗎？』

『不，我們不在。』靑木良作回答。

『因爲靜子說要出去逛街，所以我們夫妻也從黃昏即到上野地方看戲，直到十點左右才回家。』

『只有你們夫妻二人去看嗎？』

『不，隔壁理髮店的坂木先生的太太也和我們一起去。』

『那麼你看戲回來時靜子在家嗎？』

『不在！靜子回來後才說她到新宿地方看電影，回到家已經快十一點了。』

『次日，靜子即回津山，她事先有無向你們夫妻提起回鄉之事？』

『因爲那天晚上，靜子十一點前回到家，因此我們三人再度談論失踪的安太郎，直談至深夜一點鐘。此刻靜子表示，安太郎行踪不明，而故鄉又有些瑣碎的事情等待處置，所以要先行回鄉一趟。我們夫妻也贊成她的提議，並表示如有安太郎的消息，一定馬上告知。』

『喔！原來如此！』田村主任說着，停頓片刻後，又問：

『安太郎變成這樣，你有什麼感想呢？』

靑木良作露出銳利的眼光回答：

『以前我就覺得安太郎的行爲不大正常，而且很奇怪，想不到如今會發生此事。記得有一天我太太接到他的電話，而安太郎說「今晚我不能回去，我失敗了」時，我便開始替他擔心。』

『安太郎身懷二千餘萬來東京，到底計劃着何種事業呢？你完全不知情嗎？』

『安太郎是個很頑固的人，他從來不把有關事業之事告訴我們夫妻二人，對此點，有時我也覺得很反感，可是這畢竟是別人的事，我也無法強制過問。』從靑木良作的這句話可知他對梅田安太郎的秘密主義很反感。

『謝謝你！』

田村主任再詢問兩三句後，就讓靑木良作離去，當然暗中也派刑警到靑木家隔壁的理髮廳求證，也證明了靑木良作所言確實。

下午四點左右，梅田靜子意外的來到搜查本部拜訪田村主任。

『因爲要替丈夫辦理喪葬的事，所以打算搭乘今晚的快車回故鄉津山。這些天，你們爲了破案，確實很苦惱，眞是非常感謝。』說着，向田村主任鞠躬。

『是嗎？那麼請。』

田村主任自椅子站起向靜子寒暄，或許靜子是因爲化粧的關係吧！今天特別漂亮。

『我們很努力的偵查，但是仍然未找出眞兇，眞對不起，不過，我相信遲早一定會破案，倘若以後還有需要向妳詢問的事，希望能和我們合作。』

靜子也向田村主任表示，如果有需要，一定盡力而爲，之後，又反覆向主任致謝才離去。

這一天晚上，有二位刑警，早就到達東京火車站的三等候車室，監視靜子的行動。靜子帶着用白布包紮的骨灰盒，寂寞的倚坐在候車室的椅子上。

六

火車站的候車室裏，渥美與原兩位刑警在一角落暗中注意着垂頭喪氣坐着的梅田靜子。兩人在警署裏見過靜子，彼此也都認得容貌，因此稍加喬裝，原刑警還戴了副大鐵框的眼鏡。

『原君，青木夫婦會來爲靜子送行嗎？』

渥美問。

『依我看，也許會來。』

原刑警仍然注視着靜子那邊而答。

靜子抱着丈夫的方形遺骨箱置於膝上。沒有悲痛的樣子，但也無開朗的容顏，只是面無表情，偶爾抬頭看看候車室裏來往的人羣。她旁邊站着一位看似股票經濟人模樣的男人正與朋友聊天，鄰座則是位年輕小姐在看雜誌。化了粧的靜子在這候車室中算得上是個美人。

『來了，正如你所料。』

渥美往原的脇腹推了一下說。兩刑警從遠遠的椅子上眺望着。

來到靜子跟前的是青木良作和繁，良作手持提包，看樣子是下了班而與繁在某處會合後才一起來的。繁手持三包禮物，像是要送給靜子的。

靜子與姑丈夫婦交談了幾句話之後就抱着遺骨箱站起來走出候車室。靜子的行李則由青木良作提着。

兩刑警也跟蹤三人到月台上。快車『安藝』號早已進站，乘客也相繼上車。

靜子搭的是三等車，姑丈夫婦也跟上去。兩刑警在月台一角見到坐在靠窗邊的靜子正與站在通道上的青木夫婦談話。

開車時刻快到的時候，青木夫婦才匆匆走出車廂，再繼續與探出車窗的靜子談話。這時，一位中年婦女上氣不接下氣的從天橋上下來，環視一下月台，當見到青木夫婦時，就很快走過去。從車窗探出頭的靜子見到這女人時，也浮起了笑容寒暄。中年女人並遞上禮物。

『是青木家隔壁理髮店的女老板。』

渥美小聲告訴原。青木良作在警署曾說過，二十七日晚上與妻子及隔鄰理髮店的女老板一起到上野看戲，當時為了查證，也到過理髮店，所以還認得這女老板。

『也許靜子常在青木家逗留才認識這位鄰居，因此今天才來送行的吧！』

原刑警推測着說。

開車鈴聲響了。青木繁趕緊雙手合十，對車廂中弟弟的遺骨拜了拜，眼淚也跟着掉下來。火車開出之後，月台上的三個人仍揮着手，直到看不見梅田靜子的臉孔。

送行的人紛紛從月台上走出來。兩位刑警更是快速登上階梯。

『終於靜子也回故鄉了。』

原刑警邊走邊說。

『主任要我追蹤調查靜子，雖然她不在場的證據很確實。』

『是啊！』

渥美刑警垂着頭說。

『就像現在，也看不到有什麼可疑的人出現。若要徹底調查的話，應該我們也同樣乘這班火車才對。』

『不，依我看，這樣也還是查不出任何線索。』

老練的刑警道出自己的判斷。

『靜子還是單獨一人回故鄉津山去了。』

『回去之後就是安置骨灰了。』

『唉！這案件該如何進行呢？』

渥美心情沉重的說。

他們來到站內的喫茶店叫了杯咖啡喝。

第二天，兩刑警來到搜查本部。過沒多久，田村搜查主任也來了。

『喂！昨夜有否收穫？』主任很關心，馬上叫兩位來問。

『沒甚麼異常。』渥美刑警答道，然又補充說：

『梅田靜子還是按照預定搭二十時四十五分開的快車回去了。車子也沒誤點，送行的有青木良作夫婦及隔鄰理髮店的女老板。』

『哦？那女老板就是二十七日晚上與青木夫婦一起去上野看戲的人？』

『是啊！』

『也許梅田靜子常到青木家走動而認識的吧！我們也看到她帶了份禮物送給靜子，當然這是看在與青木夫婦的交情而送的吧！』

『喔，是嗎？』主任兩手捧起小妹送來的一杯茶喝了一口，臉上浮出很失望的表情。

多摩川的殺人事件尚未偵破，而四十天後搜查本部也解散，這就與原刑警在東京車站所預測的情況不謀而合。

兇殺時間是七月二十七日下午八時至十時之間。梅田安太郎雙手雙脚均被捆綁着，而以一條塑膠繩勒死，問題是兇手呢？

犯行現場是不是和發現屍體的地方一致？還是殺死之後才移屍至發現場所？若要搬運的話，最方便的是汽車，而警方查遍了計程車及三輪貨車，却查不出所以然。

並調查捲繞於屍體上的那條塑膠繩及捆綁手脚的日式毛巾的來源，可是這種東西到處都有，根本找不出任何線索，當時分派了許多警員至各地的塑膠繩小賣店、中盤商及批發店等等查訪過。在這炎炎夏日，連柏油路都幾乎溶解的高溫下，刑警們仍馬不停蹄的進行調查工作。

很遺憾，一切都沒消沒息。被害者携帶巨額現鈔來東京幹什麼呢？這個極端秘密主義的人，

對任何人都不露口風，而使警方調查時倍加困難，也許安太郎所計劃的是像走私或買賣禁藥之類的暗事才不透露任何消息，或許因此而遭殺身之禍也說不定，總之，從各方面都找不出一點蛛絲馬跡。

安太郎在電話裏說『我今晚不能同家，我失敗了』，接電話的姊姊聽到弟弟斷斷續續而很絕望的這句話時，不由想到『難道會演出自殺不成』？

姊姊的這種憂慮是理所當然，可是從死亡原因及屍體狀況判斷，是沒有自殺的可能。安太郎損失了大筆金錢，而在對方毫不寬恕的壓迫下被殺死的看法最多，問題是安太郎到底計劃着什麼事呢？無人知道眞象，這也是調查上最困難的一點。

借用管區警署的一間辦公室達四十天之久的搜查本部終於查不出任何線索而解散了。這段期間賣力偵查的田村主任及屬下八位搜查員舉辦了解散酒會，一夥喝了兩瓶一級酒，他們相互敬酒，相互安慰搜查工作上的辛勞，由於沒有破案，故彼此都面帶愁容，使酒會充滿了空虛感。

警視廳第一搜查課課長也特來參加，他在酒會中安慰大家說：

『爲了這件兇殺案，過去各位很賣力的在炎熱的陽光下四處偵查，實在感謝你們。旣然已經盡力了，却找不出解決的線索，這是命運的安排吧！盡人力，聽天命吧！雖是遺憾，不過到此告一段落，因爲還有很多案件有待各位搜查，請各位不必傷心，寧可振作起來，從這案子中，我們

也得到了一些教訓，請大家再次重新出發吧，謝謝各位過去的辛勞。」

課長只喝了一兩杯就表示有事，而先回去了。

田村搜查主任也儘量抑制着憂鬱的心情，平日寡言的主任，今天却變得饒舌，好像爲了激起屬下們的信心才多話吧！

「主任，靜子小姐那邊你似乎還有所懷疑的樣子。」一位刑警在酒筵中婉轉探索田村主任的看法。

「嗯！因爲發現屍體的那一天，梅田靜子正從東京出發回家鄉，時間上是一致的，所以我當時對這點非常存疑。」田村主任帶着喝了酒的紅臉很快的說。

「起初我認爲靜子是爲了逃脫才回家鄉，但結果並非這樣。發現屍體的時刻和她離開的時刻只是湊巧，且兇殺案發生時，靜子不在場的證據也已經確鑿。」

「所以可說是無懈可擊。」對調查工作最賣力的渥美說。

「那女人怎麼自己丈夫帶了兩千萬巨額金錢做什麼事都不曉得，眞不可思議。」一位中年刑警歪着頭說。

「死去的安太郎是個極端秘密性格的人，無論任何事都我行我素，也是典型的大男人主義者。」

『不過在家裏一定很威風，眞令我羨慕。』一位刑警說出自己的感觸，引來鬨堂大笑。
『他姊姊繁和丈夫青木良作眞的毫不知情嗎？』
『我認爲有此可能。』田村主任索然答道。
『總之，安太郎是標準的大男人主義者，性格又固執，隻身來東京做事時，雖住家姊姊，但對自己計劃的事却毫不透露內容，這種情況與一般人大相徑庭，不過他募集了約二千萬元的巨額到東京籌備像是不很光明正大的事業，難怪他不露絲毫消息給姊姊和姊夫知道，我覺得這也是理所當然。』
最後田村主任對大家說：
『我們的搜查本部到此解散，但並不意識着我們的搜查工作就不再進行，往後大家還是不要忘記這一案件，隨時提高警覺而搜查，如此才會使死者含笑於九泉之下，否則我們的良心也一定不會很安穩，相信也睡得不好吧。』
大約解散後不久，R人壽保險公司東京總公司的調查課長反覆看着一份從地方分行轉來的文件。
調查課的職員們各自在崗位上埋頭辦公，這天天氣很好，辦公室裏還有些陽光射入，使氣氛

更顯得文靜。課長終於抬頭想了一下才叫前座的職員：

『戶田君！』

戶田正太正翻開傳票打着算盤，聽見課長的叫聲，而來到課長跟前；戶田身材高大，走路的步伐是又大又響。課長戴上置於桌上的眼鏡，看着戶田說：

『這是從岡山分行轉來的調查文件，你先看看吧！』

說着，遞上桌上的文件。

『是！』

戶田拿起文件仔細看，課長又補充：

『這是岡山分行收到所屬的津山某代理店的文件，要拜託我們儘速調查。』

戶田正太也是反覆看了又看，除了文件之外，還附帶一張支付保險費的申請書。被保險者梅田安太郎，四十二歲，岡山縣津山市東新町××號。職業神官。保險受益人：同人妻子梅田靜子，三十一歲，保險金額一千五百萬元。

『喔！這筆保額實在太大了。』戶田正太吃驚的說。

『是啊！保險費太大，所以必須愼重求證。』

課長點了點頭。

『對岡山分行來說，確實是破紀錄的高額保險費吧！所以分行覺得事關重大，特地要我們總行調查一番。』

文件上的死因是事故死。『他殺。』

『喔！這案件我想起來了，是轟動一時，報紙也登載好久的那個兇殺案。』

戶田突然想到的看着課長：

『就是多摩川的兇殺案。』

『是啊！』課長點了點頭。

『不過那案件並未找到兇手，好像不了了之，是不是？』

『是啊！大概二三天前的報紙還登載着搜查本部在搜不出的情況下解散了。』戶田有感而言。

『想不到被害者有投保，且保費這麼高。』課長從抽屜裏拿出一根香煙點着。

『警方雖斷定是他殺，可是也沒逮到兇手，搜查本部當時有否查到這筆巨額保險費呢？』戶田說着，抬頭看看課長。

『啊！這我就不清楚了。』

課長兩手肘靠在桌上，手掌撐着下巴，喃喃的說：

『也許警方沒有查到這一點吧！』

『這麼說，這一事實也許給警方一個新發現吧！』

戶田一面整理手中的文件，一面說。

『課長，依我看，這件事還是先和警方連絡才辦理，你認爲如何？』

『當然，這是轟動社會的大案件。』

課長看着戶田，露出同意的表情。

『不過，雖然告訴警方，但我們保險公司也要單獨進行調查，就讓你全權處理，如何？』

『好！』戶田正太有力的回答。

戶田向課長行個禮，回到自己的位子上。

充滿陽光的辦公室裏仍然一片寂寞。

七

R人壽保險公司調查課員戶田正太受課長之命，正欲調查多摩川兇案的被保險人梅田安太郎的事。戶田正太首先搜集了保險公司裏的各種報紙有關這件兇殺案的報導內容，並將事件始末看了一遍之後，摘出要點寫在自己的筆記簿上。戶田正太覺得常在報上看到田村搜查主任的名字，

因此想，往訪警方時，還是先拜訪田村搜查主任最恰當，如此一切準備就緒。

翌日，戶田正太就到警視廳拜訪田村警部。

從警視廳大門進入，往左拐，沿着走廊一直走，一旁儘是辦公室。而在一辦公室門口掛着『田村警部』的名牌。

戶田輕敲着門，有人應聲來開門。戶田走了進去，見四、五位警員在自己的位子上，有的看文件，有的抽着煙，像在思考什麼。而最裏面一張辦公桌坐着一位上了年紀的警官。這警官見戶田正太走進來時，側過頭看，好像戶田正太在大門傳達室說要見田村警部之後，就和這位警官連絡的樣子，所以馬上走過來用手示意戶田到會客室。

戶田掏出名片自我介紹。

『我是田村。』

警部指着一張椅子請戶田坐下，田村看了一下手中戶田的名片，然後才問：

『先生有何貴事？』

爲了梅田安太郎的事而來訪田村警部，戶田在傳達室已經言明，可是這時田村爲了確認而再問一下而已。田村將那張名片先置於小桌上。

『你就是調查多摩川兇殺案件時的主任，是不是？』戶田愼重其事的問着。

『是！就是我。』田村點點頭。

『那位被害者梅田安太郎在我服務的人壽保險公司投保。從他的故鄉津山的代理店申請支付保險費的文件經當地的保險分行轉到東京總行來，保險受益人是他妻子靜子。我們保險公司在支付這筆巨額保險費之前就有需要了解這一案件，所以今天來拜訪閣下。』

『喔！你說的巨額保險費到底是多少？』田村立刻問。

『一千五百萬元。』

『喔！確實是巨額的保費，有一千五百萬嗎？』

田村警部睜大眼睛，好像很吃驚的樣子，喃喃道：

『難怪！為了求證，你們保險公司才派你來。』

『是啊！以地方分行所辦理的保險費來說，這是筆很罕見的巨額保費。』

一位刑警為他倆端來兩杯茶。田村端起茶杯，但沒有喝，眼睛看着天花板，像正思考什麼，臉上表情一改。

『喂！渥美君，你來一下。』田村側頭叫着。

一位瘦高身材的警員離開位子快步走來，先向田村警部行禮，然後對戶田點了點頭。

『你知道嗎？梅田安太郎的人壽保險費是一千五百萬元。』

『哦！』渥美刑警大吃一驚，剎那間說不出話來，須臾方恢復冷靜的表情。

『說起來，我們是太疏忽大意了。』田村一臉的苦悶，道出心中的後悔。

『就因爲不够細心才遺漏了這個重點，當時我們都以爲死者計劃的是與大麻煙或走私有關的犯罪性事業，因此大家都朝這方向注意，反而忘了死者投保方面的調查。其實這是我們警方不應大意的一條線索，大家只往一個方向鑽而未顧及其他，所以才導致這種不應該的漏洞。』田村似不甘心，手指不由置於口中咬着。

『請問，保險費的受益人是誰？』渥美看向坐在一旁的戶田。

『是他太太梅田靜子。』

『投保契約是何時訂的？』

『二年半前。』戶田從口袋裏掏出筆記簿回答。

『是被害者自願去投保呢？還是他太太要他去投保的？你知不知道投保當時的情況？』渥美睜大眼睛看着戶田問。

『因本公司的岡山分行有報告書轉來，看一看就知道了。』戶田正太又看看手中的筆記簿，過了一會才喃喃說道：

『津山代理店的主任和梅田安太郎的交情不錯，所以勸誘梅田先生投保，安太郎是自動前去

投保一千五百萬的人壽保險，聽說當時他太太還反對着說投保金額太大，也許每期繳納時會影響家庭經濟而要丈夫減少保額，結果挨了頓罵說：「你們女人懂什麼！」據說安太郎的性格相當固執，無論大小事都自己做主，不與太太商量，他的這種性格也記載於報告書中。」

田村警部閤眼聽着戶田的說詞，偶爾點點頭。

渥美刑警雙手合抱胸前，一臉嚴肅和專注。

戶田正太在田村警部的協助下很快的借到梅田安太郎的屍體檢驗書及解剖報告，他到刑警辦公室的桌上仔細看，並記下其中要點，然後再看看警方的搜查紀錄，同樣也將重點紀錄下來，如此一番折騰，看看手錶，來這辦公室已過了二個多小時了。

戶田在看有關資料和抄筆記時，辦公室裏仍有各種人斷斷續續的出入，時而喧嘩，不過戶田全神貫注看着搜查紀錄而未予注意，只是感覺和一般辦公室的氣氛差了很多，現在既然要抄的都抄完了，因此抬頭環視一下，田村警部及渥美刑警也不知何時出去，辦公桌上都收拾得很乾淨，戶田正太只得將借閱的文件交予坐在附近的一位刑警。

「這些資料全歸還你們，請轉告田村警部。」如此遞上資料，道謝之後才走出來。

出了警視廳，戶田方感外面的空氣眞是舒服，好像到了另外一個地方，在陽光普照下，汽車

與卡車熙來攘往，以及飛馳而過的電車，皇宮周圍大水溝邊的馬路上還有些人優閒的走着，還光景就如剛走出一道黑暗的長隧道一般。

戶田正太爲了讓肌骨輕鬆一下，信步走到有樂町。因一面覺得口渴，一面也想休息，於是隨意在路旁一家喫茶店叫了杯咖啡，裏面的客人大都是情侶。戶田拿出筆記簿，翻到剛才抄錄的部份，不經心的看看，確實抄得不少。

梅田安太郎的手脚是用日本式毛巾捆綁着，然後才被勒死。頸上那條塑膠繩捲繞了四圈，且繞得很整齊，塑膠繩繞過後頸而未綁到頭髮。又捆綁手脚的毛巾是左扣的結扣方式。身上的傷口僅頸部的索溝及索溝上的皮下出血，而舌骨並無骨折。屍體前面和臉部的屍斑用指壓也不會消失，但又上膊外側及背部的屍斑用指壓就會消失。

警方推測被害者死亡時間大約是二十七日晚上八點至十點之間，第二天，其屍體才被發現。發現屍體的現場雜草叢生，觀察地上情況，並無發生格鬥的痕跡，只有架設於河隄斜面的鐵絲網被剪開一部份。

依上述情況而判定他殺，勒死時使用的那條塑膠繩和毛巾來源尚未查出。從屍體的屍斑狀況判斷，被害者被勒死的現場應該不是發現屍體的地方，亦即殺死的第一現場是另外一個場所，然後才搬運至河畔捨棄。可是也查不出運屍時使用的車輛，更無司機與警方連絡。也許兇手簡單的

用手推車運屍也說不定，因過去也有過使用手推車的例子。

戶田正太看着自已抄錄的紀錄，偶爾端起杯子喝一口。在抄錄及閱讀文件時，也許緊張的關係，沒有時間對這案件加以思索，而現坐在這喫茶店裏就可冷靜考慮了。從搜查本部的紀錄看來，當時是追究着死者之妻梅田靜子於兇案發生時不在場的證據。

靜子從東京火車站搭車回故鄉津山是七月二十八日，而同天上午丈夫安太郎的屍體也被發現，待警方查明死者是梅田安太郎時，已是第二天的事了，所以靜子是在不知丈夫死亡的情況下從東京出發回去的。

當時搜查本部認爲發現屍體的同一天上午，靜子也離開東京，因而對靜子的行爲存疑，也才追究兇案發生時靜子不在場的證據，並派了很多警員朝這方面調查。

戶田特別詳細的把靜子那一天的行動和時刻抄下來。

從銀座到澁谷，從澁谷到新宿，然後在食堂用餐的時間以及看電影的時間等等，警方都查得一清二楚。現在戶田也檢討着靜子的行蹤與時刻的關係，他認爲下午七點以前的部份無關緊要，安太郎死亡的推測時刻是晚上八點至十點之間，所以重點是靜子在這段時間的行蹤。

經過一番查證，靜子有兇案當時不在場的證據。她在晚上七點左右到名爲『燕子屋』的大衆食堂用餐，大約過了一小時才出來，爲什麼用餐花了一小時呢？因靜子所點的豬排飯中，吃快一

半時發現有隻蒼蠅，食堂的人除了對靜子道歉之外，又煮了一碗新的給她，所以才逗留這麼久。對靜子所說的這些情節，田村主任也派警員到食堂查證，結果所言不虛，這就是很確實的證據。

還有，靜子去看八點那場電影，並提出留存的票根佐證，從這半截電影票根來看，確實是晚上八點賣出，而靜子在警方說明的電影情節也與院方所說一致，又，看電影時，其幼兒突然嚎啕大哭的事亦經警方查證無誤。

如此，案發時，靜子不在場的證據經搜查本部的調查，可謂鐵證。戶田正太看到這裏時，也覺得這兇案一點都與靜子無關。

可是戶田抬頭冷靜思考了一下；又感覺好像安排得天衣無縫。——兇案發生時，她不在場的證據似乎安排得太周到了。

戶田正太搭車往千住地方。平常和這裏沒甚關係，當然也未曾來過，因此對一些街道小巷很陌生。戶田看了筆記簿的住址，又問了幾次行人才找到青木繁的家。這一帶房子高高低低，有點混雜的感覺，附近工廠好像不少，只見幾支煙囪正冒着煙。青木繁的家在這地區算是比較好看的建築，她丈夫聽說服務於鐵路局很久了。

戶田在這家大門口敲門，很快的就有一位略瘦看上去約四十五六歲的主婦，掛着圍裙出來開門。

『對不起，請問是青木太太嗎？』

『是！』

戶田遞上一張名片，青木繁接過來仔細的瞧，然後也許想這傢伙是來拉保險，因而露出不滿的表情，戶田看在眼裏，馬上說：

『我今天是爲了解令弟的不幸事件才登門拜訪的……』

『哦？是嗎？』

青木繁驚訝的看着戶田。

『是有關保險費的事情。』

『哦，保險費怎麼了？』青木繁一臉意外。

『令弟梅田安太郎投保敝公司的人壽險，妳不知道嗎？』戶田看着木然的這中年女人。

『我什麼也不知道。』

青木繁搓搓頭，接着似有所悟而變成很緊張的態度說：『戶田先生請進來慢慢談。』

『不，在門口說說就可以了。』

青木繁只好從裏面拿出座墊坐在玄關內榻榻米上。青木繁像等不及似的問，表情和語調迥然於剛才。

『我弟弟到底投保多少？』

從這女人急忙而迷惑的表情看來，戶田相信她是眞的完全不知道投保的事。

『是一千五百萬元。』

『什麼？一千五百萬元？』青木繁不由嚥了嚥口水而嗝了一聲，張着嘴巴，楞然瞪着戶田。

『太太，妳完全不知道嗎？』戶田說。

『是啊！不但我不知道，連我先生也不知道，靜子和我弟弟從未提起這件事。』

青木繁尚未脫離驚愕的表情。

『一千五百萬確實是太大了。』青木繁說着，眼睛睜得更大。

『的確是巨額的保險費，所以從津山方面送來公文，要我們人壽保險公司總行調查令弟的不幸事件。請妳不要誤會，我們並不是懷疑令弟的事，只是手續上必須寫調查表格，故派我出來辦理一下。』

青木繁並未回答，而着急的問：

『這筆保險費的受益人是不是靜子的名義？』

『是啊！保險費的受益人就是令弟媳靜子。』戶田說着，又拿出筆記本看一看。

『哇！這是我有生以來頭一次聽到的消息。』

青木繁的臉孔在說話中，從驚駭轉變成又似懷疑又似昏迷的複雜表情，須臾即喃喃道：

『靜子，爲什麼妳任何事都隱瞞我呢？這種大事也不說一聲？』

這時一位抱着二三歲女孩的中年婦女從門前走過，隨意探頭望了一眼青木繁而寒暄道：

『太太，午安！』

可是腦中一片混亂的青木繁却視而不見，眼睛看着天花板，像是在想什麼。

剛才照射到大門口的陽光已少了一大片，一隻昆蟲正努力爬向牆頭。

八

戶田正太從青木家出來之後，逕往多摩川邊發現屍體的現場。他從新宿搭小田線電車，於和泉多摩川站下車，依田村警部所述的不必過橋，而直接走向河畔堤防上的路。如此往北走約三百公尺，堤防上的這條路兩旁儘是茂盛的雜草，心中想着，大概是夏天的關係吧！

這條河只留下中央狹窄的水流，河中還有很多沙洲，而路上約只容一輛車通過的寬度。戶田沿路望向遠方時，連一輛車也看不到，但仍有一二位行人，久久才有輛汽車駛過，戶田不由想着，這種地方到了晚上一定更寂靜，就是行人也沒有吧！從堤防路往遠方望去才好不容易見到一些民房，而附近一帶不是菜園就是草地，如果在這裏大喊救命或許也沒人聽得到吧！

沿堤防邊是看不到房子，只在遙遠處有棟像公寓般的建築物，戶田想，那棟建築物好像是某電影公司的攝影棚。戶田又抬頭看看這條河的對岸，覺得比這邊還要寂靜，只有一些散落的松林及木材，其他就是菜園和雜草了，夏天炎熱的陽光仍毫不留情的灑落在這片荒地上。

戶田正太從堤防小路往斜面走向下面的河灘，雖有幾處菜園，但大多是荒涼的草叢和垃圾堆般的空地。堤防斜坡上的鐵絲網是爲防止不法之徒偷挖河灘的砂石而設的，戶田很注意這些鐵絲網的設備而走着，現站在河灘上看，方知鐵絲網好像最近又換新的。

發現梅田安太郎時，聽說有一部份鐵絲網被剪開，警方的看法是因鐵絲網會妨碍運屍到河灘才剪開的，但戶田覺得這種鐵絲網怎會是障礙呢？又想回來，啊！管他！這和保險公司又無關。

戶田正太利用白天這段時間觀察這一帶的地形和環境，而打算夜間再來看一次。

剛才是從泉多摩站下車走來，現在回去則改一改路線。戶田先過這座長橋到登戶站搭車，換言之，從這兩站下車均可很快到達兇案現場。

登戶街上，戶田看到了很多掛着河魚料理招牌的小吃店。

這天晚上八點左右，戶田又在和泉多摩川站下車，來到這黑暗的堤防邊。八點是警方推測安太郎的死亡時刻，不過戶田覺得從車站出來時，下車的旅客相當多，看樣子都是些在東京上班的人，戶田一看，和自己走同一路線的乘客一個也沒有，當他走到堤防的馬路上時，回頭連隻狗也

沒跟上來。

戶田站在白天來過的地點，看看環境，只見遙遠處登戶車站附近的燈火，其他則漆黑一片，尤其上游方向距離很遠才有一盞依稀昏暗的燈火。若是女人或小孩來的話，一定會害怕吧！當然這裏是看不到任何人，更遑論堤防上了。

過了一會才好不容易有輛點亮前燈的汽車從堤防上的馬路駛過，由於這一帶寂靜得很，所以更顯得汽車聲很響。

當天晚上如果使用汽車搬運屍體的話，一定會因爲很大聲響而引人注意吧！當時搜查本部期待着卡車或計程車司機會提供線索，但無人出面，現在戶田從這環境加以推測就覺得這種情況是理所當然，不只如此，恐怕從車站下車往這邊走時，沒有一個人看到我吧！

戶田想着，也許兇手不用汽車而利用電車運屍來這裏也有可能。且兇手下電車的車站和泉多摩川站或登戶站均可，反正下車之後，縱使運屍至此也不致起人疑竇的感覺。

戶田又想，梅田安太郎的屍體並不是被搬運過來的，而是自己走到這地方時才被殺死的也說不定，實在是這一帶太偏僻，不怕被人看到。

戶田正太站在這裏有好一陣子了，正想着雙手雙脚被捆綁而勒死的安太郎的情況，當時一定大聲呼救吧！可是在這種寂靜的地方也許沒有任何人聽見，遙遠的民家當然是聽不到的。也許被

害者連悲鳴的時間都沒有就遭勒斃也說不定。

現場的草叢未被踐踏得亂七八糟，也沒有發生格鬥的痕跡，被害者手脚被縛時難道毫無抵抗嗎？

戶田正太想到被害者頸上那條塑膠繩。

翌日，戶田正太早早就上班，過了二十多分鐘，調查課長才來。

『怎麼樣了？』課長問，於是戶田正太報告了調查內容。

『我想今天到K大附屬醫院拜訪解剖屍體的那位醫師。』

『好！很好。』課長頗表贊成。

『還有，戶田君，你也需要常和警視廳連絡。』

『我知道。』戶田說着，拿起外衣套上。

戶田等了約二小時才見到K大法醫學系教授，這教授是位肥胖而頭髮已見斑白的人。

『我是保險公司的代表，爲了梅田安太郎的死因來請教你。』戶田說着，看看露出微笑的和善教授。

『喔！保險公司也需要調查內情嗎？』

『是！因投保金額太大。』

『多少呢？』

『一千五百萬元。』教授瞪大眼睛，吃驚得說不出話來。

『你要問什麼事呢？』

『請問，死者是勒斃的嗎？』

『當然。』

『我在警視廳也看到了教授的解剖報告，我要請教的是屍斑。』戶田正太說着，拿出筆記本看了一下。

『在屍體前面及臉部用指壓不會消失。可是右上膊外側和背部的屍斑以指壓會消失，請問這是什麼意思呢？』

教授點了點頭說：

『屍斑是人死後大約過了一二小時才會開始出現，而梅田先生的背部與前身都有屍斑。』

教授頓了一下又說：

『我查看屍體時，前身屍斑的顏色很濃，可是背及右上膊屍斑顏色較淡，這表示仰臥時間短，但發現屍體時的姿勢是俯臥，從屍斑情況判斷，俯臥的時間長。短時間裏所產生的背部屍斑，指壓的話就會褪色，而長時間俯臥導致的前身屍斑用指壓也不消退。』

『這麼說，』戶田注視着教授問：『屍體是最初一二小時仰臥，然後才俯臥的意思囉？』

『是啊！可以如此推定。』教授說着點點頭。

為什麼兇手讓梅田安太郎仰臥一二小時之後改為俯臥呢？難道兇手殺死安太郎後還在他身邊逗留一二小時不成？也許兇手先走開然後再回來把屍體弄成俯臥，可是這些狀況都不儘合理。還是行兇後從第一現場（仰臥狀態）搬運至第二現場的多摩川河灘（這時改為俯臥），但這種推測與戶田昨夜現場觀察後的想法不同，戶田想了一下，才又抬頭問：

『教授，我想再請教捲繞於被害者頸部的那條塑膠繩的問題。』

關於這方面，戶田問了很多，教授也搬出一些資料回答。

戶田從K大附屬醫院出來，一路上木然瞧向窗外的景色，不過腦中仍繼續想着剛才教授所言，因此到澁谷站時，差點忘了下車。

走出車站，戶田逕往T百貨公司欲搭電梯，由於客人很多，戶田等了一會才擠進去，戶田找到賣廚具用品的部門，這裏購物者較少，大多是中年家庭主婦。

他一面走一面瀏覽陳列的商品，有些令他看了都想買回去，戶田掏出筆記本看看梅田靜子購買的東西。

『電鍋、大小鋁鍋、平底鍋、咖啡壺、菜刀、烘烤爐、保溫箱等等。』

戶田拿着筆記本對照陳列棚上的這些東西，這時才感覺有很多新式的廚具。也擔任鄉下神社僧侶的神宮，他的廚房設備到底怎樣呢？從梅田靜子購買的這些物品看來，也許和一般人同樣完善。當然津山地方也買得到這些東西，靜子大概認爲既然來到東京就順便買回去也說不定。

丈夫安太郎失蹤而尚未找到屍體時，靜子是否有心情買這些東西呢？

『奇怪！』戶田又想，難道梅田靜子因爲好奇才買這些嗎？家庭主婦應考慮先生的嗜好而購物，也許靜子了解丈夫所好才購買這些東西吧？他家人口又少，從購買的廚具應該可以看出一個家庭的性格才對。

走出廚俱販賣部，又搭電梯下樓，忽然背後有人叫着：

『嗨！你也來了？』

戶田回頭一看，是公司裏同爲調查課的同事，他笑着說：『嗨！我們喝杯茶聊聊如何？』

『好吧！』戶田正太正感口渴，所以立即答應。

『你是調查什麼呢？』戶田問。

『我是調查傷致害死的另一個案件。』同事說着，又補充道：

『是手持凶器和朋友打架，結果反被對方刺死。』

『喔，我知道，是那事件。』戶田正太想到這幾天所登載的那一案件而說。

『奇怪，這也有問題嗎？』

『當然。』

這位同事資格比戶田還老，所以儼然一副薑是老的辣的姿態。

『那一方先動手是個關鍵，當然對方手持凶器的話，我方爲了自衞，也會隨手拿件東西來對付，否則很危險。雖然雙方明知互持凶器打架一定會危及生命，可是這對朋友還是幹下去。』

『說的也是。明知有喪命的可能而打架，是不是？』

『這問題確實很微妙。』同事說，露出很困難的表情道：

『現在正在調查中，我也很難判斷那一方對。』

又是天氣晴朗的一天，走出喫茶店，戶田又搭電車，看看外面的馬路，好像有熱氣蒸發的感覺，連照射着房小的陽光也特別刺眼。

在警視廳前下車，戶田走進去，好像置身於黑暗中。

他來到辦公室，田村警部正要出去，看到戶田敬禮，問道：

『喔，你又有什麼事找我？我有要事，現正打算出去。』

『同樣是梅田靜子的事。』戶田正太不好意思的說。

『警視廳最近有沒有需要找津山方面的人來問呢？』

田村警部聽了之後，注視着戶田臉孔：

『目前沒有這種打算。』停了一下又說：

『靜子在她家鄉過着安穩的日子，沒有什麼需要調查的事。』

九

戶田正太回到自己所租的公寓，坐在桌前休息。這是個很悶熱的夏夜，雖然房間所有的窗戶都開着，可是仍然覺得極熱，而且今天連一點風都沒有，使得戶田正太覺得彷彿連空氣都不流動了。

遙遠的地方傳來一陣陣燃放煙火的音響，而窗外的路邊不時傳來小孩們遊玩的笑聲。

戶田正太拿出一張紙，再取出他的那本筆記簿，注視着其上記載的內容，並把其中重點抄錄於紙上。

梅田安太郎——死因：勒死。

在頸子上的那條塑膠繩捲繞着頸子四圈，而且纏繞得很整齊，這條塑膠繩通過後頭部的頭髮髮尾下方。兩手和雙腳是用手巾捆綁住，而且結釦的方式是左釦，行凶所用的塑膠和毛巾的來源

尚未查出來。

屍斑——勒死時屍體是仰臥着，可是一二小時之後，背部和右上膊外側就出現屍斑。如果，殺害的時刻爲晚上八點鐘，那麼九點到十點的時候，背部就出現屍斑了。被殺害的時刻如果爲九點，那麼背部的屍斑是十點到十一點的時候出現的。

然後約一小時後，屍體就變成伏臥的狀態，死人當然不會翻身，所以一定有人把屍體翻過來。凶手是不是一直在屍體的旁邊呢？或離開屍體出去約二三小時後才再回來，改變屍體躺臥的姿勢呢？若果眞如此，那麼凶手的目的又爲何呢？

現場——到這個地方不一定要坐汽車。被害者和凶手可以搭乘小田縣的電車，在和泉多摩川車站或登戸車站下車，在沒有讓任何人看到的情況下走到現場。按照此假想推測，凶手行凶的現場必定就是發現屍體的場所，現場地上的雜草，也沒有被踐踏過的跡象，亦無搏鬥的痕跡，那麼梅田安太郎是乖乖的讓凶手捆綁了雙手雙脚，然後被那條塑膠繩勒死的嗎？按照屍體解剖報告書來看，死者生前沒有服用安眠藥。

堤防斜面的鐵絲網，是否爲兇手剪斷的呢？還是毫無關係的第三者剪斷的？

梅田安太郎的品行——相當固執的性格。他一旦下定決心的話，就不再採納別人的忠告。雖然是神官，但對此職業沒有什麼興趣，是計劃在社會上創辦一番事業。其人口才佳，是標準的大

男人主義者，在家裏對太太靜子一點都不客氣，乃標準的獨斷獨行者。

向神社的信徒們借錢，再加上變賣山林，合計收集了一千七八百萬，究竟此筆錢用到那裏去了呢？因此警方推測可能是謀財害命。連他的妻小，也不知道這筆巨款的用途去向。在他到東京之後，寄居在姊姊青木繁的家裏，而他的姊姊與姊夫青木良作，也不知道安太郎將錢用在什麼地方。

好像沒有涉及男、女之間，不正當的關係。

凶殺案發生時，靜子不在現場的證據——七月二十七日（丈夫安太郎被勒死的日子）的晚上，靜子不在現場的證據是可確定的。

自銀座到澁谷，之後到了新宿車站才下車，而從靜子的行動和時間推敲，與警方所推測的安太郎之死亡時刻對照，就可明確的證明靜子不在現場。在大衆食堂時，爲了豬排飯裏發現一隻蒼蠅，而向食堂抗議；看電影的半截入場券；在電影院裏，幼兒突然放聲哭泣……等等，都經過警方的查證無疑。梅田安太郎在七月十九日早上，從姊姊青木繁家出來之後，就行蹤不明，直到二十日晚上，他姊姊才接到電話，安太郎在電話裏說：『姊姊啊！我今晚不能回家，我失敗了。』那麼安太郎到被勒死時的時間，二十七日晚上究竟在那裏呢？靜子是接到青木夫妻的電報，才知道安太郎失蹤的消息，所以二十四日趕到東京來，結果一直沒有丈夫的消息，因此二十八日早上

又搭火車回返故鄉了。很湊巧的在二十八日早上，她丈夫的屍體也被發現了。

靜子在東京的百貨公司購物——購買了一些廚房中的用品。

保險費的問題——靜子從沒對警方提過保險費的問題，死者的姊姊青木繁也不知人壽保險的問題，但丈夫青木良作知道嗎？按照津山代理店的報告書探討，梅田太郎是自動前去投保的，而且從未與靜子商量。靜子現在還在鄉村津山，過着平靜的生活（警視廳田村警部的談話）。

以上是戶田正太從他筆記簿中，整理摘錄出的重要部份。現在他一面抽煙，一面看自己寫出的要點。天氣仍然很熱，汗水已經沾濕了身上旁的浴衣，此時，公寓的那位女傭人，從樓下端了一盤水蜜桃到戶田的房間，這位女傭人，約是中年人的模樣，她面露笑容的將水蜜桃放在桌上，看着戶田說：

「天氣這麼熱，你還在用功。」

「謝謝您！並不是在用功。」戶田說着，伸手去拿一把扇子。

「戶田先生，現在外面正在放煙火，你不想出去欣賞一下嗎？」

「好吧！等一下才去。」

女傭人下樓了。戶田仍注視着置於桌小上的那張自己寫的紙，許久，然後說：

「調查資料有種太完美的感覺，」當然戶田所指的是關於靜子不在現場的證據。

翌日下午快五點時，戶田正太到『田端』地方去。從電車下來，走上一座陸橋，眼底下呈現田端火車站的全貌，因有火車頭的停車場之故，看到許多火車頭噴吐着煤煙，往返駛在鐵軌上。戶田沿着鐵路旁的一條路，朝火車站走去。正巧迎面遇到不少下車的旅客出站，其中有幾位身穿鐵路局制服的人也走過來。

戶田走進火車站的辦公室，拜託辦事員以電話請青木良作面會來訪者。但這位辦事員只側過頭來說：『快下班了，你在此等一會，他大概馬上就會過來。』

戶田正太掏出手帕來擦額頭的汗水，耳邊仍傳來火車頭調車的噪音，也聽到搬運煤炭的起重機的嘈雜聲。

過了一會兒，有位面色紅潤禿頭而略顯肥胖的男人，其年紀約爲五十四五歲，身穿鐵路局的制服，向着此方向走過來，看到站在附近的戶田先生時，就走過來說：

『剛才我的同事打電話告訴我，有人找我，是不是你？』戶田點點頭。

『我叫青木。』青木良作簡單的自我介紹。於是戶田正太也拿出一張名片給青木先生，並說：『我叫做戶田，今天有事要打擾你。』

青木良作看了一會兒手中的名片，才抬起頭問：『請問有什麼貴事呢？』

『這是關於梅田安太郎先生保險費的問題……』

『哦！是嗎？』

青木良作說着，臉上毫無驚訝的表情，彷彿早知此事的表情，也許是昨天他太太已告訴他此事了吧！

『我今天來看你，不知是否有時間和我談一談？』戶田問。

『哦！現正好剛下班要回家。』

青木良作的腋下夾着一個小手提包。其實這是戶田刻意計劃，選擇下班前到訪。

『是嗎？那麼我們到那邊談談吧！』戶田說着，就和青木良作一起走出去。通過陸路之後，仍然繼續走着。太陽雖然即將西沉，但氣溫仍高而炎熱，再加時而聽到的火車汽笛聲和調車的噪音，使戶田覺得更加悶熱，只見一路上灰塵滾滾。

『今天眞熱。』戶田正太邊走邊從口袋裏拿出一把扇子，往胸口一帶搧涼。

『的確，天氣好熱哦！』青木良作贊同的說。用手摸了一下腋下的手提包。

『你每天在此辦公，火車進進出出的，一定覺得極嘈雜喧嘩吧！』

『啊！我已在鐵路局服務很久，早已習慣了』

『說得也是，你已經服務多少年了呢？』

『三十年。我打算明年退休。』

『哦！是嗎？』

『再服務下去仍然是老樣，沒什麼發展。』青木良作說。

『啊！你太謙虛了，你的前途似錦。』戶田笑着說，接着又補充道：

『不一定五十五歲就要退休。現代人精力好，你可以多延長服務幾年，不過青木先生啊！你是不是想領一筆退休金，以此開創某種事業？有此計劃嗎？』

『嗯！我還沒考慮清楚……』青木良作將話說到一半，注意着戶田的表情，突然止住沒有繼續往下說。

『不過，計算起來我也沒有多少退休金，更談不上計劃事業了。』

青木良作仍盼望戶田先生趕快講出來意。現在見戶田先生還繼續閒談着，因而露出微帶不耐煩的表情。此時他們已走走到電車站附近了。

『啊！你看！』戶田佇立路旁，指着一家商店說：『這兒有這種商店眞好。』

青木側頭看到那是一家餐廳，其陳列櫃上擺着些西餐和日本料理的樣品。

『青木先生，你也還沒吃晚飯，我們進去隨便點些料理，一面吃一面談好不好？』

青木良作故意的客氣一番，不過還是和戶田一起走進餐廳。

這是家簡單的餐廳，其四壁牆上張貼着各種菜點的名稱和價格。他們選擇了一張舖着塑膠布

的桌子，相對而坐。

『我們喝些啤酒好不好？』戶田正太問。

『不！我不想喝酒。』青木良作說着搖搖手。

『哦！你完全不喝酒嗎？』

『我不會喝酒。』

『哦！想不到你體格這麼好，而不喝酒。』戶田正太看着青木先生的身材，結實的體格又說：『那麼這樣好不好，我叫一瓶啤酒，兩個人分享。』

很快的服務生拿來一瓶啤酒，青木先生把他面前的那杯啤酒分成好幾次，慢慢啜飲，偶爾露出很苦味似的臉部表情。

『哦！你好像很少喝酒的樣子。』戶田說。

『是啊！我的朋友們，也常依我的好體格推斷，我應該是很能喝酒的樣子。』青木良作說着苦笑，不過心裏仍等待着戶田說明今天的來意。

『老實說，我今天來拜訪你的理由是……』戶田正太終於說明了目的，青木良作則注視着戶田的臉部表情變化。戶田繼續說：『這是關於最近不幸逝世的梅田安太郎先生之保險費的問題，全部金額是一千五百萬元。』

『哦！』青木良作好似吃驚般的說着，但臉色未變。

『你已經知道投保的這件事嗎？』戶田問。

『不！我也是在昨天之前，完全不知此事。』青木良作忽然說話極有力的回答，然後看着戶田又說：

『在昨晚我太太才告訴我，安太郎有巨額保險費的問題，而且還表示是你到我們家通知的；我太太也是昨天才知道安太郎投保的消息。』

『靜子以及已過世的安太郎先生，以往從沒告訴過你們投保的事對不對？』

『是啊！從未提過人壽保險的事。』青木良作說話時，不由得顯出極不滿的表情。

『安太郎也好，靜子也好，只要給我們夫妻講一聲，又有什麼關係呢？縱使我們知道，也不會要他們分一點給我，靜子確實也是很怪的女人。』青木良作說了之後，才有所悟的又問：

『怎麼樣！是否關於保險的支付問題，有什麼麻煩的事嗎？』

『不！沒有什麼問題才對？』戶田正太說着，拿起酒杯喝了口酒，然後繼續說：

『安太郎的死因是他殺，所以我們保險公司會付保險費的。老實說，靜子已提出保險費的理賠請求書，但手續上我們要調查，因此才來拜訪你。』

『那麼要調查什麼呢？』

『雖然是他殺，還有一些維妙的問題。』

『……』青木良作看着戸田的臉孔，不知怎麼說。

『簡言之，如果打架而被殺，也要做當時的情況報告才可以……』青木良作仍然集中精神，聽戸田談話。

『不過我覺得梅田安太郎的案子，應該沒什麼麻煩問題才對……』戸田正太說完，看見青木先生的那杯啤酒已經喝完，而問：

『啊！對不起，你不喜歡喝啤酒，我們吃飯吧！你要吃日本料理呢？還是西餐？』

『哦！』青木良作說着，巡視一下牆上的價格表，才再說：

『那麼我們吃牛排如何？』

『好吧！我們兩人吃同樣的東西。』然後，側過頭叫着服務生說：『喂！給我們兩份牛排和白飯。』

戸田已經滿足，因爲他想知道的事，已經都被問出結果來了。——

十

對於梅田安太郎的死亡，雖然戸田正太已了解三分之二，不過，仍有三分之一不明白，所不

了解的情節，即在於勒緊頸部的那條塑膠繩的捲綁方法以及屍斑的矛盾狀態。關於塑膠繩的捲綁方法，戶田正太還有一種模糊的推測。經由解剖醫師的探討，也聽了許多有關的消息，看過不少資料，這一切使戶田正太產生各種推測。

但是，屍體的正面和背部所出現的屍斑，却又與戶田的推測略微矛盾，因此，尚無法了解死亡的眞象。

另一問題是，究竟誰剪開現場的堤防斜面的鐵絲網？至今未知。戶田正太與青木良作會面談論之後，更有許多需要思考的部分了。

次日早上，戶田先打電話到服務的保險公司，說明今天會稍晚才去上班。戶田出門之後，搭電車先到千住地方的青木良作住宅。到達青木住宅的門口時，自己的手錶已近十點鐘。

『早安！』戶田正太推開了門而寒喧。青木太太的頭上戴着一條毛巾，又穿着圍裙，好像正在打掃。當青木太太見到戶田來訪時，就取下頭上的毛巾，而走到門口處，青木太太絲毫不厭惡戶田的來訪。

『昨天你請我先生吃飯，謝謝！』太太向戶田道謝。

『妳太客氣了，妳先生已經上班了嗎？』戶田正太說着，也同樣坐在門口內的地方。

『是啊！早就出門了！』

戶田是故意等到青木良作上班之後才來拜訪，不過，此時却裝着不知情而問：

『是不是有事要交代我先生呢？』青木太太注視着戶田說，也許心想大概又是爲了保險費的事才來的。

『噢！並沒有重大的事，不過，再不久我們公司就會發給保險費，我會事先通知妳。』戶田正太說着。

『是嗎？』青木太太隨意答覆着，可是，由於聽到保險費，因而眼睛睜得很大。

『一千五百萬的保險費是一筆巨款，安太郎投保這是不幸中的大幸，一個人何時會有災禍臨頭，難以預測，今天我來此的目的也是想請妳先生參加我們公司的人壽保險。』戶田正太露出微笑說：

『我們是無法像安太郎那樣參加巨款保險的。』青木太太無氣力的說着。

『不！妳參加任何金額的保險皆可！這樣比較有保障，也許我這麼說會使妳不悅，安太郎的太太經常來妳這裏，受到妳的幫忙，如果她領了一千五百萬元，也許會拿出一些錢給你們，妳就可以拿這筆錢來參加保險。』

『靜子是否會給我們一些錢？現在言之過早。』青木太太勉強的說着。

『關於保險費，靜子是從未向我提起，寧可說她是隱瞞着這件事，所以，如果她領到了保險

費，我也不敢妄想她會分些錢給我們！』靑木太太好像對弟媳有所不滿。

『是嗎？』戶田正太從口袋中取出一把扇子。

『昨天，我和妳先生會面，談話中才了解妳先生也完全不知投保的事。』

『對啊！也是我將你的話傳達給我先生，他才知道安太郎投保的事，對於靜子隱瞞投保的事，我們夫妻倆都很不滿。當初，我弟弟安太郎來東京時，就居住在我家有一段長久的日子，食和住都是在我這裏，可是，從未貼補我們少許的餐食費，而且，安太郎又都要求吃好的菜，可以說，由於他是神官，不吃肉類而只多吃蔬菜，以及不油膩的魚，可是，我先生是喜愛吃肉和油膩的食品，因此，我經常必須準備兩種菜，有時，用點心時，也是必須準備兩種，其實，爲了服侍他，我也有一份苦勞，靜子也知道這一切情況，可是，甚至捨不得拿出一百元來貼補我們，由於彼此是親戚關係，計較餐食費也是難堪的，不過，由此可見，靜子的個性是如何。』靑木太太越說越是憤怒的口氣。

『唉！算了吧！』戶田正太一面搧動扇子，又一面安慰靑木太太。

『也許靜子有她個人的計劃，或許遲早會有所表示。』戶田正太換個話題，又說：『靜子也很擔心她先生安太郎的行蹤不明，所以，來東京時也到處去尋找嗎？』

『誰知她究竟是去找丈夫或去逛街？』靑木太太仍對靜子很不滿的說。

『靜子是從鄉下來的，當然會逛逛東京，不過，聽說，安太郎在多摩川被殺死的晚上，靜子正在新宿的某電影院看電影，是嗎？』

『是啊！』青木太太談着，而嘴都突噘起來。

『就是有這種女人，丈夫失踪了，也不曉得，我們才打電報通知靜子，當初，她說東京很陌生，不敢出門，總是待在我這裏，可是，要同鄉下的前幾天，就去逛街、遊玩，我也感到很失望，畢竟安太郎是我的弟弟啊！』

『歟！我很同情妳！』戶田正太點點頭而說。

『廿七日晚上，你們也去上野地方看戲嗎？』

『是啊！因爲晚上靜子也出去玩，所以，我一直在看家，覺得很無聊，而且我先生喜歡看那種戲。』

『是啊！我也喜歡看那種戲，妳先生喜歡看幽默的戲劇嗎？』

『不！他喜歡聽講談。』

『那麼！你們是到S亭看嗎？』

『是啊！我們看的是神田露山的新作品發表會，我先生喜歡看神田先生的作品，所以，我們夫妻倆就在黃昏約六點半時去，看到散場的時候。』

『哦？只有你們夫妻倆去的嗎？』

『不！還有隔壁理髮店的太太也和我們約好要一起去，不過，後來因爲她工作很忙，因此，約九點之前才帶小孩子去，就只看了神田露山的部分。』

戶田正太心裏覺得有點奇怪，不過，不敢表現出來，仍帶着微笑。

『不錯啊！和鄰居有個交際。你們散場回來時，三個人有沒有一起去吃點心？』

『有啊！』青木太太在談話中，心情已開朗許多，此時才浮現出笑容。

『我們吃了鰻魚飯才回來。』

『妳先生喜歡吃鰻魚飯？』從剛才的談話中，戶田正太知道她先生喜愛吃油膩的食品，所以，這句話是明知故問，可是，很意外的是青木太太却回答如下的話。

『不！我先生並不喜愛吃鰻魚，他喜歡吃猪排、牛排等等的西餐，所以，那天晚上，他獨自去吃西餐，就和我們分手了。』

『那麼，他沒有一起回來了？』

『他在路上又遇見朋友，就和朋友喝酒去了，因此，他回來時有點酒醉。』

這個時候，戶田正太起來而說：

『抱歉！打擾妳了！以後有機會再來拜訪，請妳和妳先生商量有關投保的事。』

『噉！』青木太太猶如心事重重般的只簡單回答，然後，才說：

『你們公司何時才會發出安太郎的保險費？』

『我相信在十天之內就會發出了。』戶田正太道謝而離去。

青木良作住宅的隔壁是一家小的理髮店，招牌上寫着『坂本理髮店』。

戶田正太來到這家店。『請進來坐！』正在看報紙的一位四十歲左右的肥胖老板看到客人來，就站起來寒暄。

『我要刮臉。』

『好！』

戶田正太坐在理髮椅子上而仰臥的姿勢。

從裏面又走出一位三十四五歲的老板娘，細長臉型而眼尾略吊。戶田正太從鏡子裏看見了老板娘，而心裏想着一定就是這個人和青木夫婦去看戲的。以前，戶田拜訪青木良作時，這個女人揹着嬰兒從門口經過時還簡單的說了一聲：『午安！』所以，戶田曾見過這個女人一次。老板娘先向戶田正太點點頭，而將一條蒸熱的毛巾蓋在戶田的臉上。

這個時候，又來了一位頭髮蓬亂的年輕客人，因此，老板就去爲這位年輕人理髮，而老板娘就爲戶田正太刮臉。

刮臉時，戶田正太就稍微睜開眼睛，注視老板娘的眼睛和鼻孔。

『噉！』戶田正太故意出聲，然後，才說：『我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妳？』

『是嗎？』老板娘一面動着刀子刮臉而一面露出笑容。

『在那裏見過我呢？』

『等一下，我一時想不起來。』戶田正太故意僞裝在回想着而閉目，老板娘正在修戶田的下巴左邊，她的技術很好。

『噉！想起來了。』戶田正太說。

『是嗎？』

『就在電影院，而且是新宿的電影院，當然是很早以前……』

『……』老板娘突然停止微笑。

『妳就坐在我旁邊，我記得妳帶着小孩去看，後來小孩突然哭了，所以，電影仍放映中，妳就帶着孩子走出場外，對不對？』

『有這種事嗎？』老板娘浮現出一副狼狽相。

『沒錯！我記得很淸楚，我很同情帶孩子的太太，當時妳就沒有繼續看下去而中途帶着孩子離開。』

『是嗎？我忘了！』

由於老板娘專心於談話，因而手中的剃刀一滑就刮破戸田正太的下巴了——刮臉之後，戸田正太立刻趕去上班，先向調查課長報告自己調查的內容。

『唦！好！』課長聽了報告之後，凝視着戸田而想了一會，才說：

『不會錯吧？』

『我相信不會錯的！』戸田正太囘答。

『必需調查的細節很多，例如：兇殺案發生時，靜子不在場的證據，不過，關於理髮店的老板娘，我覺得好像還有疑問。』

『是嗎？』課長說着，以手指輕敲辦公桌的一端。

『或者需要警方調查？你認爲呢？』

『是啊！我們無法進一步調查。課長！我現在就去警視廳。』戸田正太說着，又注視課長的表情。

『嗯！也好！』

因此，戸田正太離開公司而搭乘車。

經過警視廳內的走廊而來到辦公室，一進門就看到田村警部正在辦公，他發覺有人進來時就

抬頭。

『午安！』戶田正太寒暄着，而田村警部注視着戶田正太。

『田村警部啊！我想和你談論關於梅田安太郎的事。』

『有什麼事嗎？』田村警部說着，而請戶田坐在對面。

戶田正太坐下之後，上半身就往田村警部的方向靠了過去，而壓低聲音說明。田村警部聽着說明時，眼睛睜大，好像很興趣。

——當天晚上，就有兩位搜查員趕到岡山縣。

梅田靜子就在搜查員的陪同下，從津山來到東京，而很快的到達警視廳，這是戶田拜訪了田村警部的次日晚上。

靜子穿著簡單且略微化妝而已。

十一

田村警部引導保險公司的調查員戶田正太到另一間房子，這是沒有辦公員的房間，又狹窄又微暗又有悶熱感的小房間，窗戶面對着另一棟建築物的大高牆壁使室內的空氣流通不良。

『你說本兇殺案是他的太太靜子與他的姐夫青木良作的共謀，有什麼證據？』田村警部目光

炯炯地問。

『好吧，我說……』戶田正太從口袋拿出筆記本。

『今天很熱，脫掉上衣，慢慢說看看。』田村安慰戶田。『好』戶田說着，拿出扇子，脫了上衣，舒服坐下來。

『究竟是如何？』田村催促時，女服務生端來兩杯冷咖啡，在殺風景的刑警辦公室裏喝咖啡算是特殊的待遇。

『那麼開始吧！』女服務生關門走出房間之後，田村警部又催促着，而以眼神示意。

『節略的說，從殺人狀況而我覺得這是家族性犯罪，』戶田邊喝咖啡邊說。

『你有什麼證據？』警部問。

『那一條塑膠繩的捲繞方法很特異。』戶田正太說着，凝視田村警部的臉，又說：『捲在屍體的頸子的那一條繩很整齊地捲繞四圈，很有和諧感，而且避開了後頭部下方的頭髮而捲在頸子上，好像不讓被害者受痛苦的憐恤和親切的關懷，是令人可疑惑的，你認爲如何？』

『……』

『我問過解剖醫師有關這方面的問題，他表示：家族殺害自己的人，還是忍不住使用狠毒的手段，換言之就有手下留情的遺跡。他舉出些實例與資料給我看，其中就有最近發生的某大學生

殺死親人小孩的兇殺事件，太太殺死酗酒滋事的大丈夫事件等等。我們討論的本兇殺案件中，那種很整齊的細綁於頸子的塑膠繩的狀況是不同凡響的手法，不偏不倚地避開了垂在頸上的頭髮，這可暗示動手時的心如刀割的太太靜子之心酸，因爲並不是憎恨丈夫才下手殺死的關係，寧可說是憂心如焚中的動手。』

『說得也是，一般的勒死狀態是頸上的繩亂七八糟的細綁，而且粗魯勒緊的痕跡明顯，是不是？』

『是，那裏會客氣呢？也管不了被害者的痛苦和嗚呼哀哉了。』

『目的是什麼？』

『當然是保險費。靜子和青木良作覬覦安太郎的那一筆巨額保險費，壹仟五百萬元。』

『爲什麼這兩人共謀？』

『我覺得這兩人有私通。』戶田正太肯定的說。

『我說明其中的理由吧！靜子在澁谷的百貨公司買東西，而寄同他的故鄉，而且都是廚房用品，其中有咖啡壺、平底鍋，烘烤爐等等，這些都是西餐的用具。可是，他的先生梅田安太郎是辭官，他應該有他的嗜好，聽說，他不喜愛西餐，平常是吃蔬菜、和不油膩的魚類，這是他的姊姊青木繁告訴我的，靜子雖然是個鄉下人，可是，一到東京，覺得一切的東西都很高貴，所以，

才買這些東西而送回家鄉，但是，一個家庭主婦買東西時，總是會考慮自己先生的嗜好才對，結果，他買的廚房用品都和先生的嗜好相反，那麼是爲了誰而購買這些東西呢？』

『說的也是。』

『而，他買這些東西的日期是二十七日的下午五點二十五分，當時，安太郎還活着。』

『你的意思是？』

『好像早就料到安太郎會死的樣子，自己的先生還未死亡，就買了和他的嗜好相反的烹調用具，由此可見，這位女人早就安排好自己以後的生活方式，而我認爲靜子的姘頭就是姊夫靑木良作。』

戶田正太說到這裏休息了一下，然後又繼續說：

『我也去拜訪靑木良作，而確認這一切情況。我是去他服務的地方拜訪，我問他知不知道安太郎投了一千五百萬元的保險，靑木良作便裝着很吃驚的樣子，而表示他也是昨天才從太太那裏聽到這個消息時，才知道的，而我於拜訪靑木作的前一天，就先去拜訪靑木繁，而保險費的事，也是我那天在他的千住的住宅告訴他的，當時，靑木繁的確很吃驚，她表示從來不曾聽過安太郎投保的事，而且，對靜子沒有把投保的事告訴她，很是生氣，由此可見，靜子從來不曾提起保險費的事，不過，靑木良作也從未對自己的太太說這件事，而我對靑木良作的確認，就是在拜訪他

之後，再和他一起去吃飯的時候。』

田村警部雙手交叉地放在桌子上，而集中精神於耳朵地繼續聽。戶田看到警部這種熱心的表情時，又繼續說：

『我帶了青木良作到田端車站附近的一家大衆食堂，而青木便表示要吃西餐，他點了牛排，也許是肚子餓的關係吧！他吃了一盤牛排之後，還好像沒有吃飽的樣子，所以，我又替他點了一盤猪排？結果，他吃得津津有味，一下子就吃光了，他告訴我，他最喜歡吃油膩的肉類料理，然後，我們又喝了咖啡，這時，良作還說銀座的一家咖啡店的咖啡最好喝，新宿的那一家咖啡店的咖啡如何，如何，看樣子，他好像很喜歡喝咖啡，而且，對這方面很內行的樣子，所以，我才想到難怪靜子會買咖啡壺而送回自己的故鄉。』

『誠然如此。』田村警部點點頭，而說：

『依你的說法而言，靜子和良作將來有同居的打算嗎？』

『是啊！看樣子，青木良作遲早會離開青木繁，而和靜子共同生活，一般而言，女人對自己喜歡的事，很快地就會開始安排，這就是靜子到了東京之後，才會在百貨公司購買一些良作喜愛的烹調用具？』

『那麼，我問你，按照你的推測而言，他們用什麼方法把安太郎帶到現場殺害呢？』

『我認爲是安太郎、靜子、良作三個人一起坐了電車到多摩川的現場，時間大概是晚上的十一點，也許是在和泉多摩川車站或登戸站下車吧！依我的實驗來看，無論在那一個車站下車，反正，到現場的一路上幾乎沒有行人，所以，以前你們警方調查計程車或三輪車，當然查不出來，因爲，幾乎沒有人會到現場。』

『喔！按照你的說法，靜子從新宿的電影院出來的時候，那場電影還未散場，然後，就和安太郎在某一個地方見面，不過，我問你，安太郎行踪不明，當時，靜子和良作也是爲了尋找安太郎而傷腦筋。』

『安太郎從故鄉帶了鉅款來東京，而想要做麻藥等等的不大光明正大的事業，結果失敗了，不過，其原因雖然很多，但是，青木良作瞞着自己的太太青木繁，而暗中進行活動也是有關係的。青木良作快退休了，因此，對以後的生活安排，也有自己的計劃，也許，他想在退休之後作生意，也說不定，當他感覺到安太郎想要做一些不正當的事業而賺錢時，就想辦法打聽，終於知道安太郎的秘密，這時，良作就表示要幫忙安太郎的事業，後來，安太郎中了歹徒的圈套，而所帶來的錢都被歹徒騙了，當然，安太郎很是傷心，而良作看在眼裏，就來安慰安太郎，並表示會替他想辦法，他就先把安太郎安置在某一家旅社，而且，對安太郎說，這種麻藥的事業，如果被警察知道的話，很危險，並交代他不要出來，我認爲這就是安太郎失踪的眞相。』

『那麼，安太郎隱藏在旅社之前，才打電話給他姊姊繁，是不是？』

『是啊！不過，青木良作有自己的計劃，這就是他早就從靜子那兒知道安太郎投保一千五百萬元的事，因此，打電報給津山的靜子說，安太郎的行踪不明，如此，讓靜子來東京，這個時候，良作就暗地裏和靜子商量，目的是要殺害安太郎，而領那筆保險費，然後，兩人才成為夫妻，這是一舉兩得的計劃，所以，良作才去看隱藏中的安太郎，告訴他靜子來東京，而乘這個機會表示應該三個人共同來商量事業計劃失敗的善後措施，當然，安太郎就聽從青木良作安排的大家見面的場所和時間而赴約，由於安太郎受了良作的恐嚇，說是警察現在正在搜查你的麻藥事業，所以，這個時候，無論青木良作說什麼，安太郎都會服從。』

『喔！很有趣，然後呢？』

『他們在什麼地方見面，我不知道，不過，靜子在電影散場前出來，而和安太郎見面，關於良作的行動方面。……』

『啊！青木良作夫妻和隔壁的鄰居，當時在上野地方看戲。』

『上野的S亭的表演至九點二十分就散場，散場之後，只有青木良作單獨行動。他離開了太太繁和隔壁理髮店的女老闆，而很晚才回家。』

『喔！有這種事？』田村警部露出驚訝的表情而問。

『這是眞的嗎？』

『那天晚上，良作很晚才回家，這是他的太太告訴我的，一點都沒錯，依我的猜測，那天看完戲之後，良作就從上野搭九點三十分的國營電車，而在新宿才換搭小田線電車，這樣，大約一個小時可以到達和泉多摩川車站，或登戶車站，所以，靜子和安太郎兩個人一定在新宿等青木良作吧！這是我的看法。』

『喔！好。』

這時，田村警部從口袋拿出一根香煙來點火。

『那麼，安太郎、靜子、良作三個人在新宿會合之後，又如何安排殺害安太郎呢？用什麼方法呢……』田村警部緩慢地吐出一口煙而問。

『他們先把安太郎帶到那個旣黑暗、又寂寞的地方。』戶田正太說。

『我認爲這個時候，又是以爲了麻藥的事業，而警方的人要來和安太郎談話爲藉口，而把他帶到那種地方，安太郎最害怕這件事，而且，聽了青木良作說，青木和自己的太太靜子會替他想出善後措施，因而，毫不考慮地跟着去，一點都沒有料到這兩個人已經有了要殺害他的計劃，如此，三個人就站在現場的河灘上，這大概是晚上的十一點左右吧！而醫師是推測安太郎的死亡時間是八點至十點，不過，這種推測通常都會有一、兩個小時的誤差。這時，良作忽然毆打安太郎

的脾腹，使安太郎昏迷，良作的武功很不錯，我已經打聽到這個人是柔道二段，這樣，安太郎就倒在地上，這就是警方到現場看屍體時，附近一帶都沒有格鬥的痕跡的理由，他們立刻準備好的日本式毛巾，而綑綁安太郎的兩手兩脚，然後，良作用手電筒照亮，而要靜子用那條塑膠繩纏繞於安太郎的頸子上，由於人倒在地上，所以，靜子毫不慌張地纏繞，而且，因爲是女人的關係，所以，纏繞得很整齊，又手下留情地，怕丈夫痛……女人就是女人，纏繞時，還特意避開後頸的頭髮，而繩子才通過頭髮下的部份，一般而言，家族殺了自己的親人時，總是會心軟，而會表現出一些手下留情的跡象。」

「喔！說的也是。」

警部又抽了一口煙，而把香煙放在煙灰缸，顯出很佩服的表情。

「這個時候的屍體是仰臥的，良作認爲這樣已經結束了。因此，催靜子趕快先回家，所以，只有靜子一個人先回家。」

「這麼說來，靜子回到千住的住宅時，也相當晚了，是不是？」

「我認爲一定不會錯的。」

戸田正太回答之後，才想到，當時應該也要問清楚靜子回到家裏的時間。

「這麼說，只有青木良作還在現場，就是在屍體的旁邊嗎？」田村警部問：

『是啊！青木也許繼續看那具屍體約一小時。』

『爲什麼這麼做呢？』

『也許，青木良作害怕安太郎又活過來，這種勒死，有時會又呼吸，又活過來，這種情況，過去時有所聞，這就是青木良作不敢馬上離開現場，而逗留了一小時的原因，確定已經沒有問題之後，才把屍體翻過來，變成俯臥的姿勢，因爲，俯臥的話，又呼吸的或然率低，說起來，青木是很小心的，這就是最初仰臥的時候，屍斑先出現於背部和右上膊外側，可是，時間短，所以，用手指壓一壓的話，屍斑就消失了，可是，俯臥之後到被發現的時間長，所以，屍斑出現於屍體的前面，也可以說，臉孔和腹部一帶屍斑，用指壓也不會消失。』

『我覺得你的觀察很有趣。』

『還有靜子就用半截入場券的存根來證明他到新宿的電影院看電影，一般人看完電影之後，都會丟棄這種存根，可是，他却保存得很好，這是良作替他出的主意吧！還有一個證據。』

『是什麼呢？』

『靜子所說的幼兒的哭聲，這是隔壁理髮店的那位婦女想出來的。』

『什麼啦？』

這下子，田村警部眞的大吃一驚，因而又問：

『這是什麼意思？』

『良作考慮得確實很週到，理髮店的那位婦女確實和青木良作夫妻去看戲，其實並不是一起去的，他九點才到的，換句話說，就是遲到。新宿的電影院裏有一位母親把哭泣的幼兒帶出場的時間是八點十五分，因此，從新宿趕到上野的S亭，正好是九點之前，T電影院放映「川霧的決鬥」時，幼兒哭的時候，是八點十五分，這也是良作利用隔壁理髮店的婦女，而作這種安排，我相信，這是理髮店的這位婦女故意捏幼兒的屁股，讓他哭泣的，幾天前，我特地到那個理髮店理髮，而他在幫我修臉時，我趁這個機會，故意說出這段事情，並看看他的臉色，果然，他的臉色，一下子變得很蒼白，這完全是爲了要證明靜子在電影院看電影而安排的。』

戶田正太的解釋，到此結束了，而田村警部一直很佩服他的分析能力，他們談話的這個房間，本來就光線不足；然而，現在變得更黑暗了。

『我很佩服你的推理分析，不愧爲保險公司的調查員。』田村警部說着，稍微點點頭。

『不過，戶田先生，我剛才聽了你的解說，覺得有些地方不大瞭解，我可不可以問你？』

『啊！請便。』

保險公司的調查員回答，不過，看了眼前的田村警部情緒很好的表情，而有一些不安感。

十二

戶田正太聽到田村警部要質問，這是聽了方才自己的說明，而有所不瞭解的地方的關係，雖然，答應了對方的質問，可是，還是免不了有不安感，這是自己推測出來的一套理論中的缺點，對方要指摘出來時的不安感。

『你說青木良作……』警部把眼睛瞇起來，而看戶田說：

『你認爲青木良作和靜子私通，可是，青木良作住在東京，而靜子住在岡山縣的津山，距離遙遠，即使搭乘特快車，也要十五六個小時，你如何認爲他們之間有男女的姦情呢？』

戶田剎那間無法回答，不過，還是想了一下才說：

『這點，也許調查的話，就可調查出來，最近，也許沒有約會，可是，他們之間很早就有那種關係，而這種情感一直放在心裏，也說不定，青木良作在鐵路局服務，坐車免費，可以隨便地利用火車，譬如：青木良作坐火車到岡山，而靜子從津山趕到岡山，這樣的約會，就有可能。』

田村警部聽了這個回答時，不由得露出微笑而點點頭。

『你的想像力很好，老實說，我們警方也曾經作過這種假設而調查，只是查不到良作和靜子幽會的證據，靜子爲了這次的案件，已經前後來了東京二次，可是，以前沒有來過東京，又聽

說，他很少離開故鄉的津山而去別的地方，不過，岡山或大阪的話，地理上比較近，也許，他可能會去，總而言之，他和青木良作的男女關係是很淡薄的。』

戶田正太聽了這番解釋，知道自己的推測不充足，所以，默然不語，可是田村警部又質問了。

『你說青木良作是柔道的高手，當時毆打安太郎的脾腹，使安太郎昏迷。可是，解剖屍體的結果時，解剖師報告，謂脾腹一帶並無皮下出血的跡象，如果，如你所說的，要使一個人昏倒的話，要有相當強烈的打擊，當然，受到強然打擊部份的皮膚，難免會有些變化才對。』

聽了田村警部的解釋之後，戶田正太又覺得自己的分析失敗了，因而，又是默然不語。

『還有，現場的多摩川堤防，爲了防止不法商人偷採砂石，而有鐵絲網的設備，可是，方才你的說明中，並未提到有關鐵絲網被剪斷一部份的事。』

『喔！這個嗎？』戶田正太好不容易才開口說話。

『我認爲鐵絲網的剪斷，和本兇殺案，也許扯不上關係，也許是無聊的人隨便剪斷的，這是很湊巧的，因爲，我認爲那種人煙稀少的地方，也許是不良分子最喜歡去的地方。』

『說的有道理。』田村警部點點頭而說：

『你所說的這種湊巧或偶然性，是不能完全否定的，不過，警方也曾經對青木良作二十七

晚上的行動做過調查。』

田村警部說完之後，戶田正太就緊張地問：

『結果，兇殺案發生的時刻，青木良作不在現場的證據是很完美的。』

『是嗎？』

『他於九點二十分左右，從上野的S亭出來，這是事實，然後，他和太太繁、及隔壁理髮店的女老闆分開，而單獨行動。按照方才你的推理說明，青木良作在晚上的十二點之前，無法回到千住的自宅，可是，他回家的時間是十一點，而且有目擊者。』

『你所說的目擊者是他的太太繁嗎？』

『不，不是他太太，而是住在附近的人，那個人正好經過良作家的門口，而看到良作時，互道晚安，有這種證人，所以，這是千眞萬確的。』

戶田正太的推測，又有一部份被推翻了，因而，很不甘心似的把一隻手指放進嘴裏，而咬着指甲。戶田推測安太郎在多摩川河灘上被害的時間是十一點，而且，青木良作還在現場逗留了約一小時，並把屍體翻過來成俯臥的姿態，因此，回到家時，應該已超過晚上的十二點了，可是，依照田村警部的說法，良作十一點就到了自己家門口，而且有目擊者，因此，自己的一切推測，便崩潰了，戶田不由得垂頭喪氣地垂下眼皮，田村警部看在眼裏，立刻安慰似的說：

『不過，你能够考慮到安太郎的食物嗜好，而懷疑靜子所買的厨房用具，關於這點，我很佩服你。』警部誇讚着而露出笑容。

『老實說，我們也考慮過這一點，你的意見確實可以作爲我們的參考，就是憑這點，而成爲調查靜子和青木繁的線索。』

『什麼？』戶田正太吃驚地抬起頭，看了田村警部而問。

『青木繁也有問題嗎？』

『是啊！青木良作二十七日的晚上十一點回家時，他看到太太繁不在家，換句話說，她還沒有回家。』

『可是，他不是和隔壁理髮店的女老闆一起回來的嗎？』

『他們從S亭出來之後，一起去吃鰻魚飯，可是，從這家餐廳出來之後，他們兩人又分開，而各自行動，你知道嗎？』田村警部說着，拿出一件卷宗而說：

『這是警方對梅田靜子的質問，所作的紀錄。這是機密文件，本來，任何人都不能閱讀的，不過，由於調查安太郎保險費的關係，特別讓你過目一下。』

戶田正太接過卷宗，而立刻翻開來看，內容如下：

『我的丈夫安太郎是很活躍的人，在鄉下擔任神官，當然，不適合他的個性，平常就說，有

一天要創辦事業，而且，認爲要到東京才好，不過，我也不知道動機是什麼，他帶了自己的財產，以及透過信徒代表而向一些人借錢，如此，總共約有一千五百萬元，他帶了這筆鉅款去東京。我的丈夫是獨斷獨行的人，一旦決定之後，不論任何人阻止，都不會聽的性格，這個時候，他也不和我商量，我自己也很清楚，即使問他，他也不會說，因此，就讓他去做，如此，他到了東京。

『過了不久，我的丈夫就回來津山一趟，當時，我就覺得他的事業一定不順利，因我看到他的臉色蒼白，他把剩下的一點山林賣掉，而得款三百萬元之後，又趕到東京，而出門時，告訴我說「我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有什麼下場」，而以前警方問我時，我沒有說出來，不過，我的丈夫說了這句話之後，又說了一句「萬一我死了，那麼你可以得到我投保的保險費一千五百萬元，你用這筆錢，還我的借款之後，還有剩餘，當然，剩下的部份就做爲你的生活費」，這個時候，我才知道，我的丈夫有一千五百萬元的保險費。

『丈夫到了東京。二十三日的晚上，東京的姊姊青木繁，打了一通電報來，上面說安太郎的行蹤不明，要我去東京一下，所以，二十四日我馬上趕到東京，而在姊夫家，和姊姊夫妻見面，這個時候，姊姊告訴我，已向警方提出搜索申請書。

『姊夫青木良作上班出門之後，姊姊青木繁才小聲地告訴我說，安太郎匿藏於某一個地方，

所做的事業是痲藥，這是違法的，可是，受了歹徒的欺騙而不能出來，而且，在這當中，他帶來的那筆錢都喪失了，而安太郎很傷心地表示，沒有辦法還錢的話，只好自殺。可是，按照平常的情況自殺的話，就無法得到任何保險費，所以，安太郎便表示，應該假裝爲他殺的情況；有了保險費的話，還了借款，還有剩餘，而剩餘的部份，安太郎表示要適當地分配給靜子和姊姊。

『經由姊姊的帶路，我終於和匿藏於某地方的丈夫見面了，而把上述的內容，亦即以前安太郎告訴姊姊的內容，強力地對我說，他還表示，倘若我不同意的話，他會想辦法拜託他人來進行這件事，我的丈夫就是這種獨斷獨行的人，反正，一旦下了決心，絕不退讓，如果，請他人殺死他，這成何體統，於是，在他的強迫下，我不得不接受，然後，姊姊和我，及安太郎三個人便商量了很久。

『去看電影而製作兇殺案發生的時刻，不在場的證據，都是我的丈夫安太郎想出來的。可是，不能不知道電影的內容，所以，二十六日那天，我和丈夫安太郎在新宿見面，我們兩個人在黃昏時進入電影院，而看「川霧的決鬥」這部電影（註明：電影院的場內管理小姐，看了刑警帶去的靜子的照片之後，表示着場內的通路，還能够依靠由窗戶照射進來的陽光而走路的六點半左右，好像看過照片中的這位女人，這就很明顯的指着是黃昏的時刻）。

『二十七日上午，我又和姊姊一起在日比谷公園，和丈夫安太郎見面，而又商量進一步的

詳細計劃，這個時候，姊姊表示，爲了強調我在電影院看電影的事實，他要請隔壁理髮店的女老闆帶小孩去電影院，然後，在電影放映中時，就讓小孩大聲哭泣，而隨着哭聲，我就從電影院出來，不過，不能向理髮店的女老闆透露這種安排的眞相，而用另一種理由來拜託他，而這個時刻中，姊姊和姊夫到上野的S亭看戲，而理髮店的女老闆從電影院出來之後，就到S亭和姊姊夫妻會合。這個時候，安太郎就給我一個紙包，裏面包了一隻蒼蠅。

『我的行動都按照丈夫安太郎的安排而進行。在日比谷公園談好了之後，我就離開姊姊和安太郎，獨自一人在銀座一帶溜達到三點，然後，去澁谷，而在T百貨公司買東西，這種行動也是丈夫的意見，不過，買東西時，又不由得摻雜我的私慾而購買。

『然後去新宿，進入百貨公司後面的大衆食堂，點了一份鷄肉蛋飯，爲了證明我來過這家店，所以，我偷偷地把丈夫給我的那隻蒼蠅，放進這碗飯中，然後，才對店員發牢騷，而引起很多店員的注意，這也是丈夫計劃中的一部份。

『我在電影院的前面，走來走去，而到了八點二十分時，安太郎才從電影院出來，而告訴我，現在放映的劇情是什麼，他告訴我，理髮店的女老闆帶去的小孩在場內哭泣的事，同時，給我一張電影票的半截存根，而且，還叮嚀着，這是很重要的證據，要我等到警方調查時，才提出來，而要我說是看了八點這場的電影。

『我們兩個人搭了小田線的電車，而在和泉多摩川東站下車，下車的旅客很多，可是，往多摩川堤防的人，只有我們夫妻，附近一帶很黑暗，所以，沒有人看到我們。

『到達多摩川現場的時刻是晚上九點半。爲了要僞裝他殺，安太郎在白天時，也是和我在日比谷公園分手之後，自己先來這裏剪斷一部份鐵絲網，他告訴我，剪斷的部份已在上流的河底，他說這種安排會更具他殺現場的模樣。

『安太郎就把準備好的塑膠繩往自己的頸子上繞了四圈，然後，自己動手勒了一次之後，才要我幫忙他用力勒緊，如果，塑膠繩相疊的話，和肌膚摩擦時，會很痛，所以，我整理了頸子上的那條繩子，而避開頸部的頭髮，使之位於頭髮下的部份，我心軟動不了手，可是，我的丈夫幾乎發脾氣地要我趕快動手，這下子，我就用力地拉緊了，我的丈夫，一旦決定之後，絕不退縮，如果，我不動手，他就要請別人動手，而達到他的目的，也許，他還是希望讓自己的太太看到自己的最後一面吧！才強迫性地要我動手。

『他斷氣了之後，我就按照他的吩咐，從他的口袋中，拿出他的毛巾，而綑綁他的兩手和兩腳，如此，做完之後，我才離開現場，回到千住的姊姊家時，已經快十一點了，不久，姊夫良作也回來了，這個時候，沒有看到姊姊，我心裏想着，他可能是憂慮而去多摩川現場一趟。

『結果，姊姊到了十二點的深夜才回來。

『姊姊也是悲傷之餘，偷偷地到我的房間，而小聲地說：「我還是很煩惱弟弟安太郎。因此，和理髮店的女老闆分手之後，就趕到多摩川現場，而用手電筒一照，就看到弟弟的屍體，我看了弟弟的臉孔時，很悲傷，而按照風俗而言，死人的眼睛不喜歡被發現的人看到，還有他的兩手綁在背後，而壓在身體下，覺得很痛的樣子，所以，我把他的屍體翻過來，變成俯臥，之後，我和姊姊到佛壇燒香，大約拜了一小時。……」』

談到這裏時，戶田正太不由得歎息着，而抬起頭說：

『由此可見，是爲了得到鉅額的保險費，而被保險者自己假裝他殺的事件，是不是？』

『說起來，就是這樣，也可以說是囑託殺人。』田村警部也感歎地搖着頭回答。

『怪不得塑膠繩的繞法很特殊，而屍體兩面的屍斑的謎底也得到解答了，不過，安太郎先生何必假裝他殺呢？即使是自殺，也可以得到保險費。警部先生，按照我們公司的規定，只要投保契約成立後一年以後，自殺也可以得到保險費。』保險公司的調查員說。

『說的也是。』田村點點頭。

『梅田安太郎不知道保險方面的這些規定，以爲自殺不能得到保險公司的賠償。』

田村警部說着，而從戶田的手裏拿回卷宗。

戶田好像有所感觸而問：

『警部先生，方才我說了安太郎的食物嗜好和廚房用品時，你誇讚我，而這份卷宗裏，也記錄着靜子在T百貨公司買東西時有私心，這是什麼意思呢？』

『喔！這個問題嗎？』田村警部微笑而緩慢地說。

『靜子在故鄉津山有一位情人，而安太郎不知道這件事，這位情人和青木良作一樣喜愛吃西餐，也許，靜子打算拿了保險費之後，一半用來還丈夫的借款，也分一部份給姊姊青木繁，剩餘的部份做爲和這位情人生活的生活費，所以，在百貨公司買東西時，已經有了這種心理準備的意識存在。』

戶田正太苦笑着而問：

『警部先生，這個案件是否會以教唆殺人起訴？』

『不，這有很微妙的地方，因爲，現在知道靜子有情人，情況就不同了，尤其是安太郎拜託自己的太太來幫助自殺的證明完全沒有，只靠那一條塑膠繩的特殊繞法的證據，太薄弱了，說不定變成謀殺親夫的案件。』

戶田正太聽着，而眼睛看着遙遠的天空，好像還在思考的樣子。

梅田安太郎也許知道太太有情人的秘密，所以，自殺時，才特地叫太太把自己勒死，這是要

讓太太犯了殺人罪的一種圈套，不過，這種辦法，確實安排得太複雜了。
保險公司的調查員連連地歎息而搖頭。

解說

多田道太郎

『天城山奇案』是從昭和三十三年九月至三十五年六月連載於『朝日週刊』的作品，而作者從這些連載作品中又挑選幾篇，出版了『天城山奇案』這本書。昭和三十年，是日本國內發生反對和簽訂美國安保條約的時期，也是推理小說受大衆喜愛的最高潮的一年，所以，『天城山奇案』就是推理小說高潮期的紀念碑型的作品。

約爲十餘年前的作品，而各作品所描述的並無極大的變更。松本淸張先生乃從生活的日常性而適當的摘取有關犯罪的材料；所描述的『日常性』是至今仍可見的日常性。

過去，我也曾解說松本文學，或作過書評，此次已是第三次了。當閱讀這位作者的小說時，總是會有新鮮的謎一般的問題吸引着我。與其說是推理小說中的謎，不如說是作品所描述的社會之謎一般的問題在吸引我。

譬如說，收錄於『天城山奇案』作品中，有四篇是與男人或女人的輕浮行爲有關，而這種輕浮行爲乃成爲事件之基礎，那麼，所謂『輕浮』的眞相又是如何呢？也許稱爲『輕浮』是不恰當

的，可是，以通姦的語句來說明，又覺陳舊，當然，也並非自由戀愛或自由作愛，而認爲是不正當的男歡女愛，也許較爲恰當。由於這種男女不正當的交往，總是有着不穩定的感情存在，隨時都可能受到社會的指責；換句話說，是不光明的，如果沒有這種不光明，則作品『證言』中的石野貞一郎的佈局就不會成立，而這部小說也就無法完成。

爲什麼男女的這種愛情會是不光明的呢？讓我們來探討一下。

也許有人認爲這是無聊之至而僅付之一笑，因爲這種不正當的男女交往本來就是『敗德』，當然會受社會指責；換言之，作品中的人物就會不擇手段的來掩蓋私人秘密，可是，這種作法豈不是很矛盾嗎？第一，在現代社會裏，自由戀愛似乎已是時代潮流，無人認爲不正常；第二，二次大戰前，常以通姦的一句話來描述，而當時勢力強的男人就蓄妾，寧可說，蓄妾的風氣幾乎公開而行，甚至，對某高階層者而言，擁有一兩位妾才能顯示男人的勢力，到情婦住處也幾乎不會動搖其社會地位或破壞聲譽，可以說，爲此而喪失地位或聲譽是屬例外的，若將這兩個事實與現代男女的不正當交往之情況比較，也許會發現現代的情況反而有着不可思議的因素，簡言之，這種因素或許就成爲『天城山奇案』的主題了。

『證言』中的石野貞一郎始終隱藏自己和情人梅谷千惠子之間的私生活，而且極端保密，其理由是此事若傳揚出去，也許會動搖石野課長的地位，而石野貞一郎自己尚存野心欲求未來能升

官。

『寒流』中的沖野一郎，他的復讐計劃就是要把桑山常務董事的醜聞暴露，在沖野一郎的想像中，可惡的桑山就會在如此的情況下挫敗，失了顏面又無法見人：『……手持「男女約會的報告表」和「男女共處一室的照片」，而面紅耳赤的在股東大會中來揭開這一對私通男女的醜聞，那麼，桑山常務董事就會面色蒼白的顫抖，狼狽而深覺無顏見人。』

男女私通之事是不便讓服務的公司知曉。男人金屋藏嬌之事，若被公司知曉，其後果終究是不好的。過去，這種男女不倫之事是會受社會指責，而現代社會、公司也都指責這種敗德之事。

從倫理上而言，也許公司是無法處置個人不正當的私生活，由於公司並非以倫理爲基礎而成立的機構，可是，公司仍會認爲這種男女關係是不正常的，必定加以指責。這又是爲什麼呢？由於公司的員工若有醜聞是會影響公司的聲譽，進而帶來不利，這種可能性是很大的。也許有人會認爲，既然如此，那麼，與其指責員工當事者，不如設法來掩蓋這種醜聞，但是，一般的公司都是會爲長久作打算。公司的員工在社會上做出不光明的行爲，而會使公司感覺不快與不安，也是原因之一。

一般而言，公司員工應互信、互愛、彼此溝通，即行動上、意志上、欲望上都必須交流。……

……爲人處世中，經常有行爲不端的員工，他們總是不會受公司賞識。公私不分或混淆不清，都是

不好的，可是，現在管理社會的傾向是公有部分逐漸侵害到私人部分；換言之，公司員工們若對組織表達了自己的公開性，才會有安全感，也才會有前途似錦的希望。

松本清張先生所描述的人物，乃是合乎大衆欲求的形象，也是欲求自己的安全感和未來發展的人，可是，很不幸的是，這些人物都在不自覺中而帶有了一些陰影。自古男人天生就有輕浮的毛病，這些書中也是無克服這種輕浮衝動者，或許人只靠公開的部分是難以度日吧！這就是陰私的根源，而書中的這些人物即無法克服這種保密的衝動。

本書的另一特徵，就是作品中並無描述戀愛的喜悅場面，也許不用戀愛這句話，而用癡情的歡樂來表達也是恰當的。

對於這些人物，與其說是待人有愛心，不如說是爲了保密自己脆弱的男女私情而不擇手段。換句話說，不願讓人知悉自己的陰私部分，可是，在社會環境下，這種秘密顯得很脆弱。在男人的情欲下而成爲發洩私慾的對象物的女人，若能與男人結爲一條心的共守秘密，則這種秘密的強韌性也許倍增，可是，從這本『天城山奇案』來看，對人的陰私予以共同體認，縱使男女合作，也難以成立。例如：『證言』中的梅谷千惠子，原本就另有不讓石野貞一郎知情的年輕戀人，而經由這位年輕戀人的吐露，使石野貞一郎和梅谷千惠子的私通秘密很意外的曝光了。

如此，人似乎都有不可告人的私人秘密；換句話說，就是有一些陰私的部分。從另一角度而

言，在這個社會的人際關係上，好像人喜愛『活動的基因』一般。

作爲組織者的『公開』和個人生活的『陰私』，對於這兩者的共存，人人都期望着，可是，其中的陰私部分還是很脆弱的，縱使是共有共存，也不會顯著增強。男人喜愛自己心愛的女人更美，喜愛討好自己的女人，同樣的，女人也是期望自己所愛的男人更好，在此情況之下，其言行往往會使秘密曝光，而導致事態的破壞。

個人就是其他人的敵對者；個人不得不墜入敵對關係。作品『紐』中的秘密，是夫妻共謀而來詐取人壽保險費，究竟是否合乎詐取的情況呢？男人了斷自己的生命，其代價的意義是使妻子能獲取保險費，而其中就含有完璧的共有秘密和共謀企圖，可是，小說的突兀性和精采部分，於後段就有所描寫了。『共有』幾乎無法完全成立，妻子僅守持着自己的秘密，而爲了私人的秘密，欲使丈夫自殺，而且，丈夫自己也了解這一切，因此，臨終時仍設法誘使妻子犯謀殺罪。在這種疑惑中，才結束了這篇小說。由此可見，個人的陰私部分還是很脆弱的，總是無法互相掩護對方的秘密，反而輕易的挖掘對方的陰私部分，終究還是被公開的社會所吸吮，如此，本書乃處處在顯示人類的道德與品行。

松本清張先生的作品平易，即包括這種深淵般的接近人性，而累積了許多男性的生活共識。